

342

489ほ



始



442-35

342-489₁₃



笹川種郎編

史料通覽

日本史籍保存會藏版

山槐記二

大正
6. 3. 7
購求

342

489₁₃

山槐記二目次

仁安二年二月.....	一頁
同 三月.....	一六
同 夏.....	三
嘉應二年二月、九月.....	五九
同 三年正月.....	六〇
承安元年七、八、十一月.....	六〇
同 二年正月.....	六二
安元々年(承安五)秋.....	六三
同 十、十二月.....	八一
同 二年九月.....	八四
同 三年正、五、八月.....	八五
治承二年正月.....	八六
同 五、六、閏六月.....	一九

目次

山槐記
卷之二
仁安二年二月
三月
夏
嘉應二年二月、九月
三年正月
承安元年七、八、十一月
二年正月
安元々年(承安五)秋
十、十二月
二年九月
三年正、五、八月
治承二年正月
五、六、閏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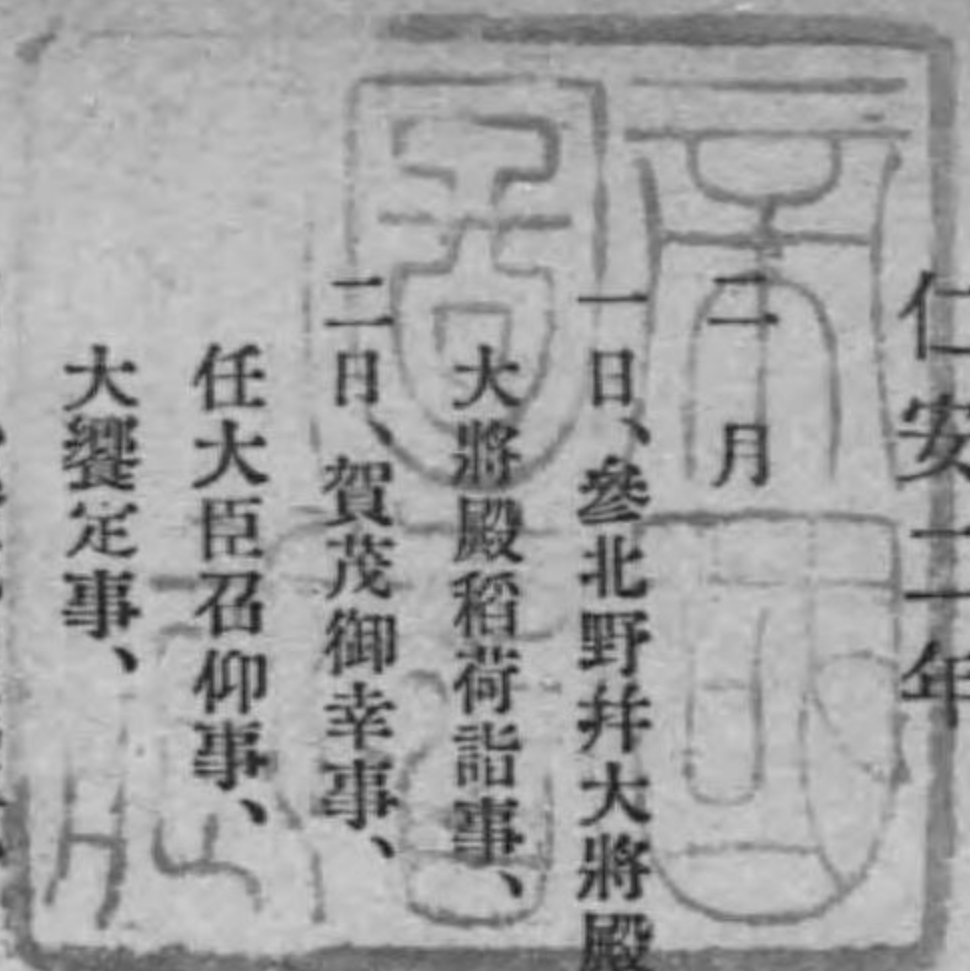
目次

治承二年十月.....	一四
同 十一月.....	一五
同 三年正月.....	一六
同 年二、三月.....	一七
同 夏.....	一五
同 冬.....	一九

山槐記 目次終

山槐記

仁安二年



二月
 一日、參北野并大將殿事、
 大將殿稻荷詣事、
 二日、賀茂御幸事、
 任大臣召仰事、
 大饗定事、
 四日、參花山院事、
 五日、着陣事、
 七日、參花山事、
 八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事、
 九日、參花山事、
 十日、同事、

山槐記 仁安二年二月

十一日、任大臣事、在儀、
 任權中納言事、
 十二日、參院內府事、
 饗祿事、
 大夫史永業來事、
 十三日、大外記賴業師尙來事、
 十四日、右衛門權佐經房畏申事、在儀、
 太政大臣清盛拜賀事、
 十五日、參院春宮事、
 補天台座主事、
 流人事、
 上西門院御所燒亡事、
 十八日、內大臣殿拜賀事、
 十九日、院御熊野詣事、

參春宮事、

法性寺殿御忌日事、

廿四日、參春宮內府事、

廿五日、太政大臣參伊津岐島事、

廿七日、私產事、

自女御殿被召紫事、

廿八日、祈年穀奉幣事、

法性寺新御堂并葺勝金剛院修二月事、

三月

一日、任中納言之後着陣事、

內大臣殿御着陣事、

時忠卿着陣事、

小除目事、

自攝政之許、給興福寺性異卜形事、

二日、初着行政事、在儀、

昇殿拜賀事、

參中宮事、

三日、宇治一切經會事、

女房母儀遠忌事、

七日、御方違行幸事、

八日、晴政事、

十三日、院自南山還御事、

成親卿所勞事、

十四日、院普賢講事、

內大臣殿直衣始事、

顯時卿薨事、

十五日、月蝕相論事、

八幡臨時祭調樂事、

十六日、軒廊御卜事、

太神宮鏢打損可被改日時可勘之由史申事、

十八日、日吉御幸定事、

內大臣殿聽院并春宮昇殿給事、

陣定神宮願宣申三位事、

十九日、臨時祭試樂事、

同御馬御覽事、

廿日、石清水臨時祭事、代始、

初齋宮御禊定事、

廿一日、小野宮炎上事、

廿三日、法勝寺千僧御讀經事、

院女御殿御幸事、

廿四日、院御所穢事、

燒亡事、

廿九日、參內事、

彈正大弼真衡卒事、

仁安二年 亥

二月

一日〔庚〕午 天晴、午刻參北野、加階事祈申、仍爲拜

賀所參也、自北野參大將殿、任大臣之間事致沙汰也、

乘燭之後將軍衣冠、密々令參稻荷給、女房同車給、深更

歸亭、于時雨下、

二日辛未 雪下、午後休、早旦有御幸賀茂、公卿以下

束帶云々、

今夕有任大臣召仰事、內大臣(清)可任太政大臣于時左大臣(經)

藏人頭太皇太后宮權亮實綱朝臣向內府亭六波、仰之云

云、不被參內也、

晚頭參右大將殿、花山院、乘燭之後將軍令出西對南面、予

三位中將(房)、在座、頃之右衛門督重、被參、可候御共歎

之由被申、然而依仰被退出畢、內豎參入申可令參內給

之由、則令參內給、於門外令駕車給、予三位中將大夫

行雅在御共、將軍令着陣給、頭權亮奉仰可有大臣之

由、次內府退出給、歸花山院、令度西對南面給、居饌、

主人御前相加菓子四本、予三品羽林前加菓子三本、此主人陪膳大

事子相尋信範朝臣、不分別主人相加菓子四本云々、膳權大夫範明朝臣、位、四於南實子陰陽頭在憲朝臣勸卜

時、文章博士成光朝臣取之覽主人、又諸大夫等立切燈

臺、成光朝臣書定文、今夜合候始宿申簡侍簡名以使辛
積等、在憲朝臣成勘文付頼保云々、又饗日諸國召物今
夜召始云々、且委可尋記、

四日癸酉 天晴、參花山致大饗沙汰、

五日甲戌 天晴、戌刻着陣、先是別當着陣、予退出之
間大宮大夫又參內着陣歟、不具前駈、

六日乙亥 雨下、

七日丙子 天晴、向花山、

八日丁丑 天晴、院尊勝陀羅尼、於法性寺殿、御導師禪喜、大
將殿不進經給、

九日戊寅 天陰、參向花山、大饗之間事致沙汰、

十日己卯 天陰、向花山、見大饗裝束、又尋雜事於頼
保朝臣、

十一日庚辰 陰晴不定、午上微雪時々降、細雨相交、
午後晴、入夜月明、今日在任大臣事、去二日有召仰事、內大
將軍殿任內大臣給、午刻參右大將殿、院、被仰曰、所々座并
公卿昇進見宣命、

饗等可檢知者、仍見廻之、親王座自東第四間中央敷

之、逼東柱令敷之、一世源氏座又一間簀子逼東敷之、

逼西柱令改敷之、後朝參之時被仰云、此座可敷二間之由、大宮少
進雅亮難之者、予申云、舊例敷二間、近代皆
如此、永保堀川左府饗日、京、上官座上三許尺引下敷之、又令
極大殿令改敷一間者也、

引下四尺餘、爲敷錄事圓座如此引下也、又饗半々幾裏

海月未居、令催居也、未始尅參內給、先令坐西對簾中

給、陰陽頭賀茂在憲朝臣入簾中、奉仕反問、退出之時、

於障子上東戶邊賜祿、白大掛一重、故美福門院非藏人大
夫保盛取之、今日御出行事也、此間

新宰相中將親、予下立中門廊外、東上南面、今日三位中將親
參議不可出現之故歟、將依不可昇進歟、堀將軍殿於中門廊南

川右府任內大臣之時、三位侍從基平扈從、

妻着沓、令出中門給、中將給、予躰居、於門外令乘車給、予

塞御車簾、五品行雅取裾、前駈人御隨身如恒、番長秦兼
仲二藍符

務垂務也、私着之、今日不下給也、御堂御流任大臣日、相具隨身參內、

於禁裏令改布衣也、他家自里亭參着布衣、是大將還宣旨後日被下之時

所爲等也、而今日任大臣之後、即被行除目、仍又有例、可被准據云々、

先例任大臣同日被除目之例不見、立后立太子日間有例、可被准據云々、

或人曰、強今日被行除目由緒、按察(公通)辭大納言中國、其國直可被

任之故也、又推量云、頭右大辨時忠避大辨可任衛府督等歟(○等歟異

本無之)云々、然者御隨身於內裏不可改裝束、可召加府生也、有移馬

之用意、番長秦兼仲轉府生、下賜可補番長歟、而第一秦兼綱無其譽、第

二佐伯近文有其譽之間、有猶豫、被召府生秦兼盛也、宣命車副二人、

之後於禁裏可候御共也、兼仲有愁色云々、今日無一員、車副二人、

今二人、御榻猶用途物金物、御退出之時不改之、黃金物備

參議、光隆、實賢、成親(宰相中將)、成頼、(已上四人去年被加予上

散三位、兼(雅)(中將)、家明、俊盛、兼房

此後召寄前駈、兼日之用意、前內膳助定輔、華人正清定、高直家

仍召、召加車副一人、又令懸下簾、難出車時、申請大將殿御下

每事簡略、且雖將輕忽、又隨時歟、宣命草奏之後、令

出隨身、改着布衣可來之由仰舍、宣命清書奏畢後、源

大納言取副宣命於笏、被進立中門、此間、別當、隆左

兵衛督、實新宰相中將、成予、少納言定宗、少外記中

原師高、右少史中原廣盛就外辨、辨不着、後日大外記稱樂師

之、件座中門廊別當召召使令下式宮、又召召使令召外

記、師高參進、別當問諸司、次少納言定宗入中門就

版、後日兩大外記曰、源大納言被仰刀別當以下起座、雁列中門

外、於此所不着外辨之諸卿等加列、少納言出召諸卿、

列南庭、

列立體、

云々、然而近例大臣皆用之、但今日猶新宰相中將、予、五品等

用塗物、拜賀日可令用黃金物給云々、

扈從、路間被止警蹕、又下給之時不解鞅、退出給之時、

之也、府記解入五條殿、五條北、東洞院東、中西門、令候殿上給、后宮

親昵之人候其御、宮大夫實長卿家也、申刻源大納言通、執政令頭右大辨時忠朝臣奏

身御直廬邊也、親昵之人候其御、宣命草、攝政御南殿、頭大宮權亮實綱朝臣起殿下御

前、來予前曰、汝已任中納言了者、此事全不存、爲宰相

中將爲參議任日第一、奉公又勝傍輩、旁雖得其理、近年

以來頗被加數輩之上、仍只仰佛神之冥助、更不出所

望、今浴朝恩、感應之至也、自去年於南園堂、令轉讀不空羅索

每月七之日令勤行也、又自去年詣北野廟、經、於春日御社令讀唯識論、是皆

淚難禁、或人曰、去夜任官事於院被定仰治部卿光隆卿任中納言、已

震筆令書付折紙給、及曉天事切之間、猶有御思惟、下官得其理之由有

仰擗光隆、傍令書予名御云々、更無引汲之人、偏佛神之力也、此事雖

不可記、爲令予孫念佛神也、不可外見也、若有

借請此記文者、書出今日儀、可止此事等也、

見任公卿、爲令見人々昇

太政大臣、關左大臣、經宗、左大將也、

右大臣、兼實、去年辭右內大臣、盛、大納言、

中納言、公保、隆季、(別當)、實房、重

山槐記 仁安二年二月

五

南殿

大宮大夫(公保)、左兵衛督(實國)、別當(隆季)、新藤中納言(實長)、右衛門督(重盛)、已上兩人可連列重盛卿下也、已上二位也、新宰相中將(盛親)、左大辨(雅賴)、平宰相(親範)、已上兩人雖為四位、可連列官也、

內辨召左大辨、自座下方賜宣命、進退儀如恒、賜宣命左足昇長押、又下西階之時、至于階半為先左足、忽覺悟、自半下為先右足又右廻揖、左廻寄北方南面立、此無軒廊、相計立也、內辨下西階之時、為先左足、左廻揖、右廻相揖宣命使加列、被加二位中、宣命使宣制兩段、諸卿再拜、但大宮大夫、右衛門督、新宰相中將、予不拜立、昇進之人宣制之時不拜之、次諸卿退出、新四人不出、大宮大夫立昇大納言標、大夫依為敷、授不解、右衛門督跪置於地上、解劍置地上、取笏又立昇大納言標、新宰相中將予同又跪解劍、離本標就中納言標、等卿跡也、四人同時舞踏、次第自上退出、劍等召使出來取之賜各從者、陣官等可取

親卿予同奉相從、我任大臣扈從人兩人忽昇納言、先跡稀歟、後日清中兩大外記來示旨又如此、良久刻、上官等參入云々、源大納言待上官之間、乍駕車在此門外云云、予申上官參上之由於內相府、被仰云、下薦隨身一人、於中門見大納言下車、可告之由可仰、又降立砌下之時可追前、上達部入暢門之後不可追、又拜了昇之時間不可追者、其由召仰御隨身了、別當、右衛門督、實權中納言、成、新藤中納言、資、予、源宰相、實、六角宰相、家、右大辨、綱、列立中門外、南上東面、新大納言、重盛、中御東宮行啓、列以前退出、藏人右中辨兼左衛門權佐長方不參、若着少納言下可無便之故歟、藏人頭權右中辨信範朝臣不參、若後經下無便宜之故歟、左少辨為親不參、左中辨俊經朝臣、少納言泰經、信保、定宗、右少辨重方列公卿後、大外記清原賴業、中原師尙、已上、左大史小槻隆職、五、以下六位外記史、列辨少納言後、檢非違使拂雜人、立明官人十人、候南庭、左右近各十人、副東暢列立、此後源大納言通、下車、經上達部列前、不揖上達部直被入中門、後、經列前、相對第一納言、揖入中門主人降立入中門歟、此儀可尋知事也、立明官人少々前行、此

歟、或說、拜了於日花門外可尋云々、然而先例皆用此儀了、見麟閣拾遺、近年人多用切平緒、至于今日於前庭可解之、仍人々用不切之平緒、予昇進事雖不存、左兵衛督左大辨着陣、被行除目、內大臣殿令候殿上給、相待大將還宣旨可令申慶給也、此間攝政殿令左少將顯信召予、被仰曰、內府除目了可被申慶歟、然者我先申慶、令被從、早欲參院者、又予慶被悅仰、予以攝政御命傳申內大臣殿、御返事云、除目了可申慶、早可令申御者、仍攝政下立中門令申慶給、右中將實宗朝臣申次之、次出御直廬有吉書歟、次令參院給、法住、此後內府下立中門給、府生秦兼盛參加本御隨身、無一、右中將實宗朝臣申次、令藏人右中辨長方、左衛門被奏饗祿事、其詞曰、上達部以下、次又同人奉仰還昇事、又拜舞畢、令昇殿給、此後辨少納言外記史向大相國亭、六波不被設、其後可參內大臣殿云々、先參饗所之後、頃之內府令退出給、為白晝者可有御前并出立也、又雖夜陰可有留御前并出立、而近年前內府能、左府能、之時無此儀、且上官可參相國亭、仍被隨近例也、此旨又源大納言被申行云々、內府令予被仰外記了、令入花山院西門給、成

後別當以下次第入中門、出東透廊西砌暢門、列立前庭、件列立儀、西上北、而上官列了後、主客再拜、此間立明、次揖讓、而重行如中門外、上官列了後、主客再拜、官人跪地、次揖讓、其儀、主人小揖引於左(○右歟)方、源大納言揖、如此三度之後、大納言離列、五許尺進出留立、主人左廻至于砌下、頗向異留立、二度揖讓、今度大納言不進、主人直了昇階着座、此後大納言進昇、永保堀川左府任左大臣時、六條右大臣為上首被向饗所、揖讓相送今日儀如何、次主人昇階西邊、脫着於、着親王座、此後家季、拂笏進寄取御香、退入西方暢外、賜侍所々司木工、次大納言以下昇階着座、源大納言脫着於地上、以下或脫一級、或脫地上、予脫地邊、為先右足、大納言被着第一圓座云々、先着第二圓座、依主人讓可着第一圓座云々、此事可尋、源宰相右大辨着座、自余若着與、予昇階居而過、是依奉致禮於主人也、不着座直至于東戶下居、行事公卿行事之時、此角簀子數帖云々、但尋近例不分明、又字治左府抄、兼長卿居坤角座、仍只居繩上行之、猶々可尋事也、次辨少納言歸出暢門、昇透廊南階、歷透渡殿着座、南四面、抑兼設非參議大辨座、件座當戶中央引上辨座敷之、無絕席、其上圓座、其體而龍盤緣用參議圓座也、無地鋪、又依為疊上、不數管圓座於下、與中辨頗有間立之、而時忠朝臣昇八座、仍客、未來之前引下登、當北持立披(○設懸)圓座也、次外記史同歸出暢門、昇中門西腋着座、史着與座、但下座末、母屋壁之時史着端座、為召史生也、抑大外記師尙云官次、云位階、為大夫史隆職上薦、而隆職與大外記賴業對座也、師尙在賴業下、頗無便宜、仍早出云々、此旨師尙兼示予者也、

次一獻

主人起座居一世源氏座、向此間宰相已下平伏、上座見及、四位家司文章博士、持參盃、權器居給折殿上、取瓶子、主人指笏取盃、入自東第一間、歷公卿座末并後座上、相從、差大納言、々々々受盃擬次人、主人起座、歷本路歸給、

次主人着圓座、以手引寄、散位賴保前、取圓座、親王座西間西柱西際去柱北二尺許敷之、兼設西渡殿、主人下菓子進西給之間敷之云、公卿盃擬辨、左中辨起座、自座上進寄、捧笏給復座、此間藏人五位一人取續杓、非經家所持之瓶子、取上官勸盃藏人五位一人、或用二人、然而引勸年々、瓶子民部大夫也、件勸盃、公卿至子辨座之間可動之也、而早以勸之云々、凡上官及、公卿座事致沙汰之上、後日大外記類業示件事、予不見願保奉行之、尤失也、次立主人机、不居、四位家司一人、大膳權大夫範明、五位一人、家季、昇居主人良方、無實儀○薦款範明朝臣爲陪膳留候、相續藏人五位二人、永清、家實、件兩人前物役始終兩人勸人○之、持參肴物等二折敷、一折菓子干菓也、干物二種、干鳥蒸飽也、一枚生物○原本此間缺半行餘、而按文章似無缺、故今接續之、二種、鯉魚也、籠器物二種、幸々濃裏海月

主人料飯一折敷、汁一折敷、件汁有副實、盛小器、又居加雜足、納言以下料飯汁副實雜足一折敷居加之、或如主人用二枚、然而就保安儀居加了、居飯之時、手長如上、右大辨候氣色、撤粉然也、此間酒部所人出、檢非違使退、

次箸下

次四獻 自此用上客料理所盛大土器重耳器例也、絹面押折敷中○料理所也、然而三獻之後、役人留置役所持參之六角宰相、儀成親卿下給者、可爲選眞之謀之故也、兼家司等成此儀、六角宰相、儀成親卿可動也、而昇藏人五位居盃於折敷持參進相公、瓶子散位行雄、殿上、歷寶子着主人、而主人讓大納言、々々々取之被奉主人、々々被擬大理也、

辨座續杓藏人五位、又上官座如上、

次居雜羹、所謂熱汁也、加生飽、壘

羞敷、加手、

次召錄事、主人披簪氣色、無指詞云々、參

殿上四位一人、左少將雅、議被傳示、又兼定其人、予備役、

地下五位二人、家季、重光也、殿上地下

已上四人參上候親王座南欄下、西上、主人仰云、左近、少將、朝臣、隆房朝臣、辨少納言祿事、四位者官朝臣、五兩

也、鹽酢着○箸、歟、範明朝臣取居之、

次二獻

侍從俊光朝臣、左少將通宗朝臣可動之由有內、勸盃、藏人五位取瓶子、其路如、大納言以下流巡、不擬主人、又無辨座續杓、藏人五位取瓶子之許也、上官勸盃如前、先是左中辨後來予前云、辨官以下辨以前向大相國亭了云々、不知其旨所參此殿也、於今者欲參彼亭者、予了、仍退出、

次居粉熟、鹿齋或不居云々、然而引勸年々、主人手長役同前、大納言手長役大皇太后宮大進雅亮、自院被催中納言手長散位爲賴、參議手長散位家季、役送又藏人五位等也、上薦勸手長、居中納言之間被止了、後問、及深更了、強不可居了、下薦勸役也、居手長前對馬守爲宗、被遣、役式部大夫等也、而民部大夫相交之由後問之、家司失也、自院被催遣之間、予其人悉不見知、定有其難歟、外記史座民部大夫役之、次檢非違使着床子、先件床子在東中門邊、看督長四人昇床子、出東暢門、立酒部所乾方北面、看督長乘燭二獻之間、二獻以前者了、

左中將宗盛朝臣勸盃、瓶子藏人五位、其路并流、巡如上、次居饗、

人承仰微唯退歸、先是藏人五位二人各取管圓座一枚、歷辨少納言座末敷之、一枚第一辨前、一枚少納言上薦勸可敷也、數右少將將經辨座末着圓座、須臾退歸、兩將奉仰退歸之間、又主人被仰云、家季朝臣、重光朝臣、外記史、座

二御酒給、兩人依爲五位、名朝臣召也、件兩人依可動祿事不着上官日尋申、被仰云、兩人奉仰微唯退歸、先是民部大夫一人取圓座敷上官座上、一枚外記上、史生座不遺錄事、只差遣外記大夫景良史大夫賴仲令勸盃、諸司二分等役送云々、

次五獻

權中納言親、勸盃、而昇大納言、仍改之、瓶子右兵衛佐盛賴、殿上其儀如四獻、今度主人取盃被擬大納言、巡行、此後可居追菓子、蘇甘栗枝、然而或不居之、兼日被止了、又有非參議大辨之時、五獻之後、主人出一世源氏座、取盃入東第一間南面、着大辨座上、西向揖乾向勸之、歷本路復座也、今日頭右大辨時忠朝臣昇八座了、仍無此儀、

五獻之間、令立史生祿案於酒部所帳乾方、下家司四人昇

家司助教廣季進出、立案西南方監臨之、知家司唱見參、案主^頭頌給之、史生手作布各三段、召使官掌同布各二段也、兼遣人、令召寄史生等、其座在西隨身所、仍歷北對北方、向東暢門參入、給之退入、不作輪作、使部祿於本座給之、調布各一段、遣案主一人令給也、

次敷穩座、先擬一世源氏座敷之、而失念取主人圓座、進之間覺悟、仍四妻敷之、穩座圓座等兼在祿所、藏人五位等取敷云々、主人料一人取之、以下兩三枚作重敷連兩階以東、主人并源大納言料敷階間、內府先日被仰云、釐中有致家禮之人之時、自管腋同敷之、又移座之時、北面居也、不然之時直南面着也、假令如大臣又坐釐中之儀也、

次主人以下着座、直○自南面着、但源相公以下北面、彈絃云々、是故實也、自余不然云々、調白自行朱器響之時、箸七并小合、辨子兩三諸物懷中之、故實云々、抑起座事自下騰起、自上可着云々、辨少納言起座在透渡殿、上官不動座、

次居肴物、折敷高杯、主人料三本、大納言以下二本、別當勸盃、瓶子民部少輔盛方、殿上人、本儀侍從成定可、陪從雅樂頭額方以下六人也、先衛府四人、賜衝重、勸盃式部大夫取紫帖（裏白布）二枚、敷兩階東階寄南、賜衝重、勸盃式部大夫役、瓶子衛府、侍所々司一人於暢外奉行此事、次置御遊具於長押上、自東第二間置之、笛室篳篥盛笛宮蓋、不入拍子、是拍子取乞誦傍人笏打之故也、選習爭和琴、已上自三位中將兼雅雅方被調進、兼置錄所、藏人五位等取之置也、先置笛篳

次大納言祿、俊光朝臣惟、進歎之、

此間又召人祿、式部大夫等取之、

次諸卿退出、緣殿、

次立明祿於東中門邊給之、

次覽吉書、於西對南面、

次宿申畢、

今日宣下事、尋取大外記賴業記之、

正二位行大納源朝臣雅通宣、奉 勅、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近衛各四人、宜為太政大臣隨身者、

仁安二年二月十一日 大舍人頭兼大外一、奉、

正二位行大納言源朝臣雅通宣、奉 勅、太政大臣平朝臣宜聽乘輦車於入宮中者、

仁安二年二月十一日 大舍人頭兼大外記一奉、

內大臣藤原朝臣、

正二位行大納言源朝臣雅通宣、奉 勅、件人宜如舊兼任右近大將者、

仁安二年二月十一日 大 奉、

山槐記 仁安二年二月

拍子源相公、此人不被參內、兼被向雲所云々、拍子事內府令語給之人、中御門中納言又參東宮行啓云々、前彈正少弼師廣參八幡、近年此三人之外無其人、忽欲事關、為之如何之由、於禁裏內府被仰、仍被語遣中御門中納言、承諾、又差雅樂頭額方、前座也、尋遣源相公之許、相公兼在雲所云々、仍中納言早以參東宮事、

置御遊具之間、賜外記史祿、先大夫史亦兼一帖、六位黃正絹各加外記末、其由令仰知取祿之人、次大外記亦兼一帖、師尙意以退出、仍不能給之、六位自正絹各一疋、已上藏人五位等取之、予向祿所加檢知、次辨少納言祿、少納言二人、辨一人祿候、仍各亦兼各二帖授之、兼辨料設紅大帶一領、地下四位可取之儀也、而時忠朝臣依昇八座止之、抑作祿或一重也、先々不定、今度猶稱定二領之儀也、又或近代殿上四位取之

次辨少納言外記史降堂下、入東暢門一揖、右廻退入、列公御座欄、次第可退入也、而出暢外一許丈退入也、次上作法太體忍事也、

次御遊、吹返律之間置宰相祿、

次中納言祿、

右大臣兼皇太子傳藤原朝臣、

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朝臣、

正二位大納言源朝臣雅通宣、奉 勅、件等人宜依官次令列者、

仁安二年二月十一日 大外記 奉、

十二日辛巳 天晴、早旦為畏申參院、示付少納言泰經、又申女房畢、次參內府、大夫史永業來、退出之時以起稱唯、

十三日壬午 天晴、兩大外記賴業、來、退出之時不稱唯如何、

十四日癸未 日向守向右衛門權佐畏所令彼次第談之、朝間小雨、午後晴、今日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畏申也、

去月卅日補延尉、昨日、已尅向彼亭、四條南、東、平寧川、洞集西、頃之人々、平寧川可申畏、而依基雨延引、兩入經延尉也、右兵衛督時忠、四位左少將倫範朝臣、左少辨爲親、右少辨重方、已上權少補光綱、春宮少進棟範、來座、寢殿東庇北三ヶ間垂母屋、治部大輔行範、兵部右衛門尉源經業延尉也、南上二行、與兼居饌、端各三枚、上達部二人料各四本、殿上人料先々例又或便所居饌、殊親昵各三本已上高杯、有菓子、

山槐記 仁安二年二月

之輩着座云々、今度不然、不待人々來集、爲親重方來之後、權佐着白張平、出居、本府差送府隨身番長二人、門部二人、火長二人雜色所敷布緣長疊二枚、居机裏四前、番長門部着之、火長等不着之無勸盃、給祿、番長門部六丈絹各一、番長門部着之、火長等不着之無勸盃、正、火長中布一段、着衣冠下家司二人左史生康定、取、官符府或前日持、次使部二人持來官符、史大夫盛職取之、依書加他人書寫返給之、賜祿、各正絹、但代、右馬允親長成宗取之、次持來兵部移、史大夫盛職取之、各、進出前庭、教正高聲數返唱之、留移返宮、給祿、史生二、掌一人、各六丈絹一疋、勘解由判官祐俊、內藏允師倫取之、使部三人、各自布一段、次權佐着束帶着座、次一獻民部大夫盛周獻盃、民部大夫久明取瓶、提、無兩三獻、次內藏允師倫取圓座一枚、敷中門廊、權佐居圓座、次看督長二行相分、各十餘人、參進前庭、持見參囚交名立、左右上、各一人、持見參井囚交名、等於弓、張弓、弦與弓之間橫揮之、右衛門尉宗季下逢取之、權佐被見之、不返給、次、中門、兼立車、兩相公命也、○之、於門中於門外、駕車、出門之時火長追前、看督長前行叱呵雜人、路次行列、

車、新調小八用如例、牛童背仁黃衣、次小舍人童、白張、縹衣、下裾、門部隨身二人、白袴、袴、火長二人、赤袴衣、雜色六人、白張、平禮、笠持、白張、權佐裝束、冠、袍、赤、下襲纒着、表袴、浮文、袖、赤、單衣、同、帶、野釵、蒔師等、○于敷、平緒、紺地孔雀丸、右、左衛門權佐長方借進之、參次第、自去十三日令入熊野御精進屋、有犬防、可准門外敷、又御物忌之時、不拜、先任辨官拜賀之時、御坐御精進屋、仍不拜之由、被記置、而雖有犬防、近代人々拜之、就中御坐御精進之間、當御眼路、尤可拜之由、人々諷諫、今度拜云々、上西門院、申次佐、東宮、申次大、女御殿、同、已上一所御坐、內、申次、人光利、中宮、申次、侍長、攝政殿、職事、申次、

參中納言殿、向別當亭、慶季、

今日不申藏人方吉書、又不被向府督許云々、

兵部省移 右衛門府、

正五位下藤原朝臣經房、

右人去月卅日任權佐、仍移送如件、移到任用、故移、

仁安二年二月七日正六位上行少錄大江朝臣範重

正六位上行少錄卜部宿禰基忠

正三位行藤原朝臣、在列、

從五位上行大輔藤原朝臣、

從五位上行權大輔藤原朝臣、

從五位上行少輔兼伯耆守平朝臣、

從五位上行權少輔藤原朝臣、

太政官符右馬寮、

正五位下行右衛門權佐藤原朝臣經房、

正六位上行右衛門權少尉藤原朝臣爲範、

右太政官今日下右衛門府符備、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兼

左兵衛督藤原朝臣實國宣、奉 勅、件等人宜爲檢非違

使者、府宜承知依宣行之者、寮宜承知符到奉行、

從四位下行權右中辨平朝臣、在列、

修理左宮城判官從五位上行左大史兼備前權介小槻宿禰、在列、

仁安二年正月卅日

太政官符右衛門府、

正五位下行權佐藤原朝臣經房、

正六位上行權少尉藤原朝臣爲範、

右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兼左兵衛督藤原朝臣實國宣、奉

勅、件等人宜爲檢非違使者、府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

奉行、

從四位下行權右中辨平朝臣、在列、

修理右宮城判官從五位上行左大史兼備前權介小槻宿禰、在列、

仁安二年正月卅日

太政官符彈正臺、

正五位下行右中辨兼行左衛門權佐藤原朝臣長方

正五位下行右衛門權佐藤原朝臣經房、

正六位上行左衛門權少尉大江朝臣遠重、

正六位上行左衛門權少尉橘朝臣盛康、
 正六位上行左衛門權少尉平朝臣成房、
 正六位上行右衛門權少尉藤原朝臣爲範、
 右太政官今日下左右衛門等府備、正三位行權中納言
 兼左兵衛督藤原朝臣實國宣、奉勅、件等人宜爲檢非
 違使者、府宜承知依宣行之者、臺宜承知符到奉行、
 從四位下行權右中辨平朝臣在列、

修理左宮城判官從五位上行左大史兼備前權介小槻宿禰、在列、

仁安二年正月卅日

秉燭太政大臣被申慶云々、東宮權大夫、邦、藤宰相、成、
 右兵衛督、時、六角宰相、等扈從云々、隨身府生二人、
秦兼成、同類文、番長二人、中臣近武、院御隨身、
 院御隨身被給也、下毛野友武、
 十五日甲申 天晴、未剋着直衣參院御精進屋、次參東
 宮、亥剋上西門院御所燒亡、中御門南、烏丸東、稱松殿、四分一、
少將基家、參詣熊野給、入御精進屋給也、法性寺殿、被補天
朝臣宅也、法眼宗延配流云々、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注
 送日、

被補座主事、

上卿藤中納言資長着仗座、職事就膝突仰之、不在僧正、
不吉之由、有上卿召大內記光範仰云、可草宣命之由、次
 內覽奏聞如例、次召少納言定宗給宣命、爲勅使登山
 云々、

次流人事、

經房仰上卿、々々仰史、辨連參、令成官符、於結政所請
 印、唯六角宰相少納言泰經等參仕行之、

十八日丁亥 天晴、今日內大臣殿令申慶給、可委注、
 十九日戊子 雨下、今晚院令參詣熊野御、上西門院同
 可參詣御、而令留給、不知其由緒、或曰、左少將基家朝
 臣致沙汰之間、輕服出來、彼朝臣不參者於事可無便云
 云、若又御所燒亡之故有御思慮歟、已剋參東宮、次參
 法性寺新御堂、故入道殿御忌日也、東宮權大夫邦綱供
 養千體釋迦繪像并千部法華經、加心經阿彌陀經、於御堂五百部、
 於例時御所五百部也、僧一口、別預一人運之、及一時
 揚題名畢、御導師法印公舜也、

廿四日癸巳 天晴、未剋參東宮、法性寺殿、次參內府殿、晚
 歸亭、

廿五日甲午 天晴、今日太政大臣濟、被參安藝伊津崎
 島云々、

廿七日丙申 天陰、午剋有產事、兒不快、先々殊祈申
 熊野、今度每事相違、彼御山祈懈怠、依可有此事歟、予
 出東亭、

一昨日爲右兵衛督時、奉行、自女御殿被召紫日向國、仍
 作六角外居十合、口一許歟、高三寸許算足、青二合畫
 梅櫻、紅梅二合畫藤罌麥、白二合紅葉蘭、縹二合菊、蘇
 芳二合松竹、所志四季探色也、三角立美麗色々薄樣、
 入紫上積、以色々薄樣結之、有御感云々、

廿八日 天晴、時々小雨、今日被發遣祈年穀奉幣、翌
 日右兵衛督注送日、上卿左府、經、入幡使右衛門督、實、
 賀茂藤宰相、成、松尾新三位、朝、平野右兵衛督、時、秉燭
 進發云々、藏人方事頭中將、實、今夜法性寺新御堂道殿
 也、有修二月、自北政所被觸仰、仍參上、春宮權大夫、

野宮本與書
 元祿第三八月十六日書寫校合了、
 文化十年七月廿七日會讀一校了、
 大炊御門本與書
 野宮羽林定成朝臣本借請之書寫、其後水戸前黃門本求出于不慮、
 再校畢
 元祿五辛申年仲冬中旬
 右大臣經光

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定基、
 定靜、

三月

一日己亥 天晴、任中納言之後今日始可着陣也、仍一昨日仰大外記賴業真人大夫史隆職宿禰可着陣之由也、外記者爲召諸官人、史者爲相儲申文也、依爲里內不仰宜陽殿裝也、先日參內府之時、以消息可示歟之由申合、被仰曰、家司消息可宜歟者、後日又大外記師向來之時、問近來人々所爲、答曰、多以我消息被申送、又以六位外記史被仰者、予案之、至于上藏家司可宜、近代之法不可守株歟、仍以造酒正祐安(仰)賴業真人、祐安爲賴業弟、又予家司也、且依爲親呢、內々令傳仰、以右少史三善尙光仰歷職了、尙光又予家、又可被候陣申文并下吉書之由、觸頭權右中辨信範朝臣、申申文者大辨可候座也、又中辨一人可爲直辨也、而左大辨雅賴朝臣、加階之後未着陣云々、右大辨實綱朝臣(參職也)先日相語、未候陣申文、二日申行政可候陣申文云々、而今日內大臣殿令着陣給、未候申文云々、此事如何、新申納言着陣、宿老大辨宰相候申文近古流例歟、未知其由、但大辨有障之時、中少辨直辨相候申文又常例也、仍所觸頭辨也、凡上臈着陣自官可備辨、而近代之法非私會釋者不參也、今日內府着陣給、自官隨之、頭辨一人可參、乘轎御毛車、前之由、一昨日大夫史示送、仍使所相語也、申剋參內、乘轎御毛車、前也、先着束帶出客亭、造酒正祐安真人衣冠、持來着陣日時、入覽、予披見之返給、次又持來吉書、入管、任納言後未見政所吉書、今日見之、見了又返給、又其後參內、三條東丸南行、於五條下車、自東洞院雖可參、未越內府、歷敷政門代、與立着陣給、爲不奉送故也、着陣日不遇上臈也云々、

一六
 謂之問也、其東有路、當公禰參入路也、件路可准左背禰門歟、歷敷政門代雖爲強事、故法性寺入道殿任大政大臣令申慶之時、於四條殿令用此路給、仍予今日用此路、立宣仁門代外、召官人仰殿上時可問之由、歸來曰、申時者、予入宣仁門代、至于與末揖脫、懸壁方之膝昇、着大納言座程揖、內府被仰云、向端方遠可見遺者長樂門與、奈止可見者、三息速可昇進之由思連、先可着宜陽殿也、然而里亭無之、居直即又揖起座、至于座末突膝、着脊立歸揖、歷參議座後并柱內、至于座下揖着座、乍向與揖居直、向座下引直裾、以扇攪直脊之後喚官人、音稱唯參進候小庭、予仰曰、膝突、官人稱唯退歸、取膝突敷之、頃之頭辨來參議座下、第一宰相、頗氣色着座、右少史中原廣盛插申文於書杖、立宣仁門代外、頭辨申云、申文、予揖、頭辨顧面史方、史趨出跪小庭、予小揖、或見可、史稱唯着膝突、差寄杖、此後予置笏於與方座下、以左右手拔文、以右手當前持之、史居直、伏杖之後、予直文於前、乍付疊披展懸紙、以右手押付端上方、次押付同下方、頗插表衣下、次以右手付懸紙、乍三通押遣端方、以左手押付懸紙上下、次披見鈞文、一通出羽、一通長

一枚、奏令置懸紙、左方二通如此、次取馬料文、在續文也、又同並置、次以左手攪下文於疊上、以左右手取懸紙半、頗令有音、以右手取懸紙置板敷端、以懸紙左方給史、史取展杖上、予取鈞文、頗披見卷之、取文首頗付板敷賜之、史結之、予仰曰、申給、史稱唯奏文置之、予又下鈞文、仰詞同前、但強不令聞、微音仰之、次又下馬料文、史給之、予目之、次史卷之退歸、雖三通無紙給也、此事先日奉尋內予申云、若有紙給者爲之如何、命曰、可奏之文者、解紙給置、其上展懸紙、上宣文者取紙給、自中押折テ、中ヲ子テ置傍、見了下文結申之後、以笏攪遺之賜史、出小庭後予取笏、次頭辨起座出宣仁門代、即又持藏人方吉書、公用十解也、着膝突下之、予置笏取結之、其儀如陣申文、雖一通猶押遣端方、予稱唯卷之加懸、此間頭辨欲起、予示之留、即返下頭辨結之、予仰曰、宣旨、不違仰詞、辨稱唯退歸、次予向與方揖着脊、立歸揖、歷本路退出、不令撤膝突、着陣之時不可撤云云、先日尋申內府殿、被仰云、殿原着陣之時不撤、被撤之云々、一上不撤之波心也云々、可尋、史廣盛三日相具二日陣申文目錄持來之、有懸紙無裏紙、入管、留文返給笏了、爲後陸續之、

仁安二年三月一日陣申文、長門國司申請被給鈞匙開檢不動倉事、奏、出羽國司申請被給鈞匙開檢不動倉事、奏、右大史大江久兼申請馬料韓橫捌合事、依、右少史大江廣成、今日未剋內大臣殿着陣給云々、又同剋右兵衛督參議時、着陣云々、今朝有小除日云々、今朝自攝政殿使前下總守信成家職事云、遣下形、予着直衣相遇、書寫返上之、宣憲時晴卜之云々、興福寺言上、今日五日丑時修二月間、堂內虵出來事、占、今日五日甲戌、時加丑、勝先臨申爲用、將騰虵、中天岡、六合、終功曹、青龍、御年上河魁玄武、卦遇傍茄斷絕、推之、惟所并氏御中丑未己亥御年人可慎給御病事之上、氏長者可慎御失物動搖事歟、期惟日以後

卅五日內、及來五月六月七月節中、并庚辛日也、殊被致祈請、至期慎試、其咎自銷乎、

仁安二年二月廿一日

二日庚子 天晴、今日始着行政、去月十一日任權中納言、昨日始着陣、今日政可着行之由、非兼日支度、右大辨宰相實綱今日始着政、即又申行政、上朝相語三條中納言實房、有故障、件人去年任中納言、未着行政也、九條大納言師長可被着之由云々、又不可然云々、仍昨日自內退出之時、以右少史中原廣隆右大辨被示云々、彼人々不可被着云々、必可着者、又去夜重被語送、依爲方、午一點參上、入陽明門、經路北、自外記北邊召使二人前行追前、昇左衛門陣北沓脫着座、座末、方也、先是頭權右中辨信、在南座、依無人暫休息歟、予參入之時下立砌外、此事如何、予示之令昇、談雜事、頃之六角宰相家、參入、此間頭辨退下畢、良久右大辨着結政、於外角北邊下程、自角南方一左中辨俊經朝臣、權右中辨信範朝臣、左少辨爲親、右少辨重方等同着之、少納言定宗參上、結政座事畢、由、申時事上稱下知之、召使進可申也、猶不可然事○事野木、而近代事具畢且隨上稱命中之也、無之歟、于時未一點、予仰戶可曳之由、召使引之、入廳西由、予見遣少納言仰云、給、少納言稱唯、史生外記少納言退出後起出廳後、宰相出立後、予經西庇中間、出歟外記門、在北於門外三許尺立留、乍向西相揖辨少納言、中辨不出立○立、次右足ヲ頗退後方、向乾小揖、外記史又野本無云々、次立向南相揖宰相、入南所小屋、巽角柱南去五六許尺、文イ東南向相揖宰相、入北庇、西戶外着淺履、昇中門着座、取未納言座也、件座近參議座、依無宰相着座、相次人密々仰召使、令引上机同上立之、宰相着座、相次右大辨又着座、少納言着座、末、着畢召大舍人、令居物、申文遲々、予示其氣色、右大辨示召使、此後右少史廣盛參、進立東壁下、予如見左肩、史不覺悟、予鳴笏、其後進來、予向座上居直、置笏於左、以左右手微々拔取文、當前持之、史退立本所、予又如見左肩之後、置文展懸紙見之、次第如昨日陣申文、史立杖於本所進來也、懸紙於長押上披之結申、予每度揖許、其詞近代不、仰、只揖云々、史退之間予取笏居直、又置笏於左氣色、於座下立箸、次少納言召大舍人令居汁、盤一枚、小土器入青菜、又有指物、又居加湯盃、居畢大辨覺悟取笏向予氣色、不伏箸如何、予取青菜小土器、如入

相揖、自北庇東行入中戶、更西行着取末納言倚子、相公相次着之、申文頗遲々、予顧而問子細於召使、召使曰、大辨若可着廳之由被待上卿仰歟、予答云、專不可然事也、上卿示事者無他參議之時也、於今日者殆大辨申行政進被着也、大辨宰相着廳事有曰歟、我始着政時、年始政辨一人參有申文時、皆是進着之、無他參議時依上稱命着之等也、可見形勢也者、歸來云、辨少納言已着深沓之間也者、少納言、左右少辨、外記師隆、史信時、尙光、廣盛等列立、皆立定後、予正笏曰、又、稱唯各着座、左少辨申文之由、予不答、次信時申之、予仰云、與、次尙光申、爲上、次廣盛申、予仰云、尙光申度、師隆不稱唯失也、次各退出、次少納言定宗又參入着座、外記師高捧筥入第四間、自母屋內更西行、置予前案上、着東第二間床子、此後予置笏於右尻下、押之時加端袖押之、懸袖笏落、取之又無用心之所致也、後々可有其心、次以右食指引寄筥、以左手次第見文、有三枚、與方以紙檢附合大臣時昇進人々、太政大如元置之、見遣外記方、後以左右手臣以下參議以上官符也、推筥、此間外記來取筥、退間予取笏、次師高召史生名、定、賜之如恒、史生申可印之由、予仰云、印、了又申其

飯食之、取湯器以箸搔廻湯如飲立箸、此後予暫不伏箸、右少辨重方在座、新任辨少納言始着南所之時有勸盃歟、依非式日子不催、相待人々所爲、辨等相示少納言令勸盃、定宗取盃來擬予、々問曰、何會御酒會、定宗不覺悟、仍只取盃畢、定宗取續杓次第下之、右大辨盃擬左中辨、々々來臺盤南揖、受之復座、擬頭辨、至于少納言、此後予伏著、辨少納言出立、予起座出西門、當北柱去西五許尺相揖辨少納言、自樹西方北行、於建春門前程取裾、向陽明門、此間年二、丁經北路、出立儀如恒、委細見長寬二年三月廿七日記、仍只注上卿作法許、自餘依爲恒儀不注、次參內、五條右大辨并上官等相引、予着與座、依無申文也、右大辨着橫敷、昨日着陣之時、見陣申文了、內府御着陣之時、右大辨候申文、仍無申文、於諸政始者必有陣申文歟、此事於左衛門陣、以召使內々示合朝力大夫史、先々或無之、或有之、可隨命者、此事又今明申內府、仰云、昨日見了、強不可見歟、里內之時、政了或自陽明門分散、然而依爲初度所參內也、次右大辨相共

進中門邊、招藏人右中辨長方申昇殿、歸來仰勅許之由、大丞相並舞踏昇殿、

次參中宮御方、主上出御、給櫻作花、申終剋退出、今日右大辨必可着廳也、於陣大丞曰、近代着座斷了、以政可准、而六角宰相爲上臈、有憚不着也者、此事專不可然、於上卿者爲上首着行之、於參議者雖有上臈全不憚、予任參議之時、右衛門督實、爲上臈被參也、史廣盛三日相具一日陣申文目六持來之、各有懸紙無裏紙、入筥、留文返筥、爲後鑒續也、

仁安二年三月二日南所申文、左中辨、

下總國司申請、被給鈎匙開檢不動倉事、奏、出羽國司申請被給鈎匙開檢不動倉事、奏、右大史惟宗定景申請馬料韓積捌合事、請、

右少史大江廣盛

三日辛丑 天陰、時々小雨、昨日於左衛門陣頭辨信談曰、宇治一切經會今日式、爲皇嘉門院御沙汰被行之、依爲別當參向可奉行之由被仰下、仍俄可罷下也者、予問

云、非攝政御沙汰歟、答曰、令嫌讓給歟、又問曰、四條宮御時爲彼御沙汰歟、答曰然也、今日女房母堂遠忌、奉圖千手像、請清嚴閣梨供養之、七日乙巳 天晴、今夜有御方違行幸、八日丙午 天晴、時々小雨、今日權中納言師始被着政、於南所門々問召使令列門南腋云々、此事近代不見、是注北山抄儀也、嚴閣左府曰、無此事云々、又向陽明門之時經樹東、又於陽明門自溜內南行云々、此事不知事也、右大辨着結政之時、史未着之前着之云々、大失也、九日丁未 天晴、未剋參東宮、十三日辛亥 天晴、院自態野令還向給、傳聞、權中納言言成、自社宮受重病、萬死一生、今夜歸京云々、送使訪之、十四日壬子 天晴、已剋參院、午終剋普賢講被始行、內大臣殿、任大臣後今日始令着直衣給、帶師子鬘輪御銀、持笏、赤色袴、皆新調給之、雖佛別當、中御門中納言、宗、右衛前、依爲御所不令解劍給、

門督、實、予、五條三位、廣、新三位、方、六角宰相、家、右大辨、等參入、御講畢中納言以下取布施、此後右府、左兵衛督、被參、今夜民部卿顯時卿薨、年五十八、去夜出家云々、前中納言也、

十五日癸丑 天晴、有月蝕、宿曜師經範勘送曰、虧初申初剋、七分、加時申六剋、七分、復末酉五剋、六分、大子十五分之十半弱、

後聞、陰陽道同可現之由勘申云々、而算博士行衛不可現之由申、果不現云々、

今夜有石清水臨時祭調樂云々、月蝕夜如何、

十六日甲寅 天晴、今日有軒廊御占、伊勢豐受宮正殿、東黃鳥昨拔事、去正月上旬比云々、不注進日時、以御下時召之、福宜解狀有印、其端卷重宮司解狀、其端又卷重祭主解狀、其端有印續文、又別副外記勅文、以懸紙一枚卷籠之、藏人左衛門、昨日自內大臣殿被槽佐經房奉下內府、々々下左少辨爲親給也、仰云、御下事可行之處、有故障、汝參陣可行者、雖非我奉語行之例也、今日又見參次被仰云、故中院入、仍去夕送書於大夫道右大臣祇候鳥羽之間、遲々被語付我者也、史隆職之許云、御下事內府被示付、可召給奉行史者、即右少史中原廣盛來、予令仰云、御下剋限內府令仰下

給哉、申云、午剋之由奉仰、仍其旨下知了、又仰云、官寮等參入哉、申云、可參之由所申候也、又仰云、左少辨依民部卿顯時昨夕、事定有障歟、內府被仰他辨哉、申云、未承其旨者、仰云、早相尋實否、且申大夫史、且可申內府歟、又仰云、外記者自官觸示歟、申云、官外記示公事、相互所觸告也者、午終剋參入內大臣殿、今間令度錦小路大宮亭給之由被告仰、仍參彼殿申承雜事、未剋參內、用網代車先於陣腋内々官寮參入哉之由問史廣盛、申云、所參入也者、又問云、辨如何、申云、未被仰下、又大夫史申云、如此之時、或又遲參之時、被仰史爲常事之由、所申也者、今日大夫史不參、次着奥座、召官人仰云、藏人、官人參殿上邊、招藏人、次藏人源——來、予申云、御下候、幼主時奏聞之條雖不審、近年皆被奏之、藏人奏之、歸來仰云、聞食、次着端座直沓、次召官人仰云、膝突、

官人持來敷之、此次仰云、其者持文取可參、
次官人持來、此次仰云、外記召也、

次權少外記大江景良參進小庭揖、伺予氣色、其後仰云、

官寮候也、外記申云、候了、予目、外記稱唯退出、

次召官人仰云、史召也、須辨仰、申不候之時、史可召之由可仰也、然而辨不參之由勘問、又一人行事之時、只可隨宜事也、

次史參進、跪小庭揖、伺予氣色、其後仰云、座令敷也、史稱唯退出、可仰辨也、然而依不參仰史、又例也、

或次第曰、御下座令敷也、此旨申內府、被仰云、只座

令敷下仰也者、仍隨彼仰了、

次掃部寮座於砌外當座絕席東西行敷、五條殿儀陣座北向、以東爲上也、

次召官人仰云、外記召也、

次外記參進、仰云、官寮召也、外記稱唯退出、

次官寮着座、神祇權大副下部兼康、大祐兼友、少祐同兼貞、大中臣爲定六位、春宮々主兼衡、

已上着東方座、以西爲上、縫殿頭賀茂宣憲朝臣、圖書頭同周平朝臣、陰陽博士安倍季弘朝臣、宣憲已上

着西方座、以東爲上、自座後着之、此間又神祇官令

置分饋於座前、主水司盛水於大土器、官寮座前各一兩坏置之、主殿寮生火、置官座前、

次官寮着座畢後、予召之爲定、云力々々經座後末參進、

就膝突、予取文外記勘文相具之、下給之、仰云、豐受宮惟異吉

凶令下申也、依大神宮事召中臣仰之也、他事先召官

第一人下文仰子細、次又召寮第一人仰之、召詞云、

假令神祇權大副一朝臣、五位、兼康朝臣、可召也、

但又雖神宮、中臣不參之時、召官寮第一人事如此、

爲定六位、仍不加朝臣召也

次爲定復座授解狀於兼友、又兼康披見之、宣憲朝臣又

乞取之、次第披見之、兼貞燒申、兼衡下形、依御物忌

書紙屋紙、寮方之宣憲、書下形、上臈子加推之、

官下申云、神事不信、淨所致、可有天下口舌病事、

寮申云、自惟所并震良方可奏口舌事、期卅日內、八月、明年二月節中庚辛日、

次官先卜了、挿下形於橫蓋鑑金、爲定持參之、

予披取之置座前、返給蓋、爲定復座、予披見御下形、

予申內府云、暫不返給蓋披見之歟、若有可仰事者、

如此可宜歟、被仰云、只取文返給之、不知下子細之

人無益歟、仍隨被仰畢、但猶案此事、雖非卜子細、若

有落字書失等事者、更召之令改直有煩、猶披見之後

可返蓋歟如何、

次宣憲朝臣乞合蓋、挿下形、經座後末就膝突、

奉之、予披取之置前、返給蓋、宣憲朝臣復座、予又披

見下形、

次召官人仰云、外記爾筥持參也、

召外記、々々參進可仰也、然而一人公事以早速爲

善、又此儀常事也、

次外記持參筥置予前、予本解等并下形二通入筥、

次召官人仰云、藏人、即藏人來、予示曰、藏人右衛門權

佐被參之時可被傳奏者、此事常事也、又懷中退出、筥自藏書消息送職事之許事也、

人方返外記也、

次召官人仰云、外記召也、

次外記參進跪候、仰云、官寮令出也、

次官寮等起座退出、

次召官人仰云、膝突、官人撤膝突、此間掃部寮撤座、

次退出、

右少史三善尙光於陣腋示予曰、太神宮之宮鐮打損、可

被作改日時、今日可被勘、御下次可被勘之由、內府有仰

旨、左少辨所被申也者、予答曰、今日參內府、無其仰、

又職事奉誰人命可勘乎、又無辨、今申狀太荒涼、爲之

如何、尙光曰、以辨申狀所申也、雖勘日時、辨未定之間

無人沙汰歟、寮十八日可有陣定、內府令參給、若其大

可候歟、予依不承慥仰退出畢、

十八日丙辰 天陰、臨昏時々雨、秉燭之後大雨、即又

休、夜又降、今日日吉御幸定、來廿一日可有御幸、此儀一員、又可有競馬、上皇連々令參給、然

而於今度者始可有一員、法住寺殿、駕毛車、一昨別當、機也、寬治保延等例也、日主典代來備短限也、別當

被候殿、頃之左府經、被參、申剋內府令參給、任大臣之

後不被聽昇殿、令申慶給之間、院御野詣御轉、進座、又其時不令東宮昇殿也、仍暫令候東對

邊給、其後又攝政直、令參給、秉燭之後、東宮權大夫前宰相也、參入、上皇密々御幸他所、被相待還御之間及秉

燭、此後內府兩方令申昇殿給、可許之後令參殿上給、拜舞之由披露、依暗者無其儀、攝政、左內兩府、別當、予、春宮權大夫之外、無參上之人、大臣雖非院司只被召也、大理示予曰、攝政可召日時歟如何、予答曰、可被驚申歟、大理云、可無便哉、予曰、今者可被召歟之由、令傳申內府、何事有哉、仍隨此議、攝政被仰云、早可召者、仍別當召教盛朝臣、攝政直、可召歟、仰日時持參之由、即仰主典代大藏權少輔兼召之、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勸之、教盛朝臣取之、覽攝政、令留置之給、次別當令藏人召硯紙切燈臺、藏人範實今度從可奉、居柳筆筆二管墨小刀續紙續飯板、非參議院司書立後覺悟、又別當稱音恒之由、又立切燈臺以下掌燈移居之、取出柳筆覽管差入臺盤下了、予又立切燈臺以下掌燈移居之、不用別燈也、仍先書定文、有被議定事等、別當兼奉行問人

一、片舞有無事、
寬治有之、一度依雨止之、保延有議止之、子細不分明、人々云、不可有定上之儀、只相議可被申者、然而又被問、仍先申之、予申云、一員御幸必有片舞歟、

若依可有競馬有猶豫歟、於片舞者不可有其程、先被行之、其後可有競馬歟、人々皆同、左府又如此、若又雖有可被止之儀、設其儀被停止、不可有煩事也云々、
一、馬場諸衛胡床可立哉否事、
寬治式無之、然而慥者事無記錄、又臨幸馬場之時進退如何、
予申云、寬治式被作載了、是可付御在所經馬場何不立之、版說其儀可宜歟、攝政殿令同此趣給、左內兩府猶不被同心、
一、勅使何々度可被奉哉事、
寬治二度、藏人頭宰相、無翌日、但見參不詳、保延一度、予申云、可被用一員御幸例、猶二度可宜歟、於見參實否者不可為例歟、
攝政被仰云、召可依先例歟、
左內兩府、只一度何事之有哉云々、
一、延引由可被告申諸社哉否事、
去年雖未勘日時、已被仰座主了、先例或被申之、或

不被申、如何、

此事兩府只可在寂慮之由被申畢、別當依奉仰只示子細於人々、別不定事、春宮權大夫又無申事、

次子取例文、次第傳上、令留攝政前給、

次子書定文、別當兼被示曰、定已可及晚、定文太多、只兼可書設、但舞人通規有障、可有議、又乘尻內可有議、置件許可書之者、仍予尋取紙筆於其兼、於通所書之、攝政關白與奪之時、中納言書之例也、大納言與奪之時又有例、然而為中納言可謂難堪、參議書之又恒例文也、寬治匡房、保延顯賴書之、今度隆季卿可書歟、然而固辭讓予、又補院司之後未書定文、仍別書也、

舞人侍從通親有障、別當與予密々相議、入侍從俊定了、乘尻左舍人入左、又右入右也、是非手番、先只書入定文也、而保延兼弘為右御隨身入左也、右將曹兼賴追彼例令入左歟之由、別當申攝政、々々被仰云、吉例相叶、可然歟、仍兼賴入左了、

書畢令見權大夫、予下、權大夫見了返予、予授別當、次第傳上、攝政披見之、令加入日時宮給、次召教盛朝臣被奏之、返給被下教盛朝臣、下主典代基兼、此後人々退出、不令撤硯切燈臺等、猶可撤歟、
今夜競馬念人可被定也、左頭藏人頭左中將實家朝臣、

右頭中將實守朝臣、兄弟也、仰(○御方)今度競馬儀、依為一員御幸、可准行幸競馬、天仁高陽院競馬准行幸行

○行野本無之、儀、可申被例之由被仰下、今度頭為房實隆共藏人頭也、今度若前辨信範可奉歟、而為御定被仰實守云々、兩方頭可催執筆人歟、又為奉行別當兼內辨令觸示、而無其沙汰、忽點左衛門權佐、保延度侍從二、通為通書也、而長方祇候、遣召經房、使者未歸定畢、仍今夜不定念人、別當云、有定者頭着殿上座末、執筆人可着橫敷、硯二可設、一可用殿上硯、左衛門權佐長方云、兩方頭駒取念人只隨思、先左一人取之、次右又一人取之、相互如此、仍亂位階取之間、先如此書後清書之、仍續紙各二卷可相設、但端書樣有不審者、後日云、尋申按察、通、依少年不覺悟、但競馬左方念人、書樣所覺悟也云々、次參內、內府殿別當同參陣、又右大辨實綱、又在座、有定、太神宮禰宜俊定、正四、中三位、(二)○(一)條院御時禰宜各可加一、外宮禰宜申同階事、階之由雖被宣下、被免三品事也、大略皆難裁許之由定申了、人數太少、仍內府密々被仰云、此定勿論事也、右衛門督、實、六角宰相、可參之由被申云々、只一同可書者、後日清書可給之由、被大丞、各分散、于時雨下、

十九日丁巳 天晴、今日臨時祭試樂也、昨日當御衰日、仍今日被行之、頭辨信曰、代々引勘、無御衰日之例、但代始擇日次、仍今日被行之也、未剋參內、申剋有御馬御覽、左少將脩範朝臣候毛付、左右各五疋、右御馬乘不足、仍召渡左舍人時廉、落馬絕入、從者來扶持之、即蘇生、左大將隨身兼正難澁不渡右、仍頭辨預給馬部、有主似無會尺、晚頭攝政殿東奉行、秉燭試樂始、舞人等着樂所、進見參云々、攝政合着御前座給、頭辨來殿上召公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右衛門督實、予參着御前座、舞人左中將賴定朝臣、右衛門權佐經家、中務大輔長明、侍從俊定、少納言定宗、藏人右衛門尉菅原義盛、藏人右兵衛尉橘親長參入、以竹枝爲挿花、山舞人了退出、公卿退下、自下退去、賴定朝臣令頭辨中攝政曰、四位一人候無對揚如何、猶可立之由被仰歎、仍列了、此事賴定示予云、申合左府、被命云、先例不分明、但不可立歎、予曰、不可立之儀不存、但又可被仰頭辨者、此事猶無謂、六位三人着、五人有例、而五位定對

揚歎、勿論事也、此後與右金吾口中宮御方、談女房、即又相共於中門廊閑談、及晚天退出、廿日戊午 天晴、今日石清水臨時祭也、爲始、五修殿儀、藏人頭權右中辨信範朝臣奉行之、使參議右兵衛督時忠朝臣、依爲代始、舞人左中將賴定朝臣、右少將通能朝臣、侍從俊光朝臣、右少將伊保朝臣、右衛門佐經家、中務大輔長明、侍從俊定、少納言定宗、藏人右衛門尉菅原義盛、藏人左兵衛尉橘親長、陪從修理權大夫賴輔朝臣、前左衛門佐實保朝臣、前右馬權頭能定朝臣、皇后宮亮賴輔朝臣、爲賴、加倍、重光、同、賴方、宗行、範光、經盛、藤仲俊、同有賴、人長右府生泰兼清、攝政、隨身、午始剋參內、車、內大臣殿、六角宰相兼被候殿上、及未刻人々參集、攝政殿、殿、大宮大夫(公保、大納言、三條中納言(實盛、藤中納言(忠光、予、源宰相(實賢)、右兵衛督(成範、非參議)、六角宰相(家通)、右大辨(實綱等也、先御觀、有出御、頭中將宗、陪從、藏人右中辨長方役之、幣案南向、御殿南、使着、起居無揖、御拜之間取膝三捧立、第一三五案、二、脚各三捧立之、御拜了使着陣、內府又合着陣給、令頭辨被着宣命於陣給之、使直自座前進給之云々、次數

庭座、攝政先着殿上、起座合着壁下座給、今日無公卿之儀、攝政自由合着之、間、以下被引參入、依無所予不着之、頭中將召使以下經舞人座後如何、又歸參之時着沓、太不可然、使以下自東中門參入也、一獻、使座內藏頭敬盛朝臣、瓶子所衆、陪從、二獻、內大臣殿、座藏人左衛門權佐上方、瓶子所衆、將顯、內府令勸盃給、作法、取盃至于使座上後方揖、脫左沓如脫右、實不脫之、着座揖居直、自座下方盛酒、顯信居上、之、令廻、擬使、拔笏使盃傳第二人之時、揖乍跪着左沓、次又如着右沓、實本自不脫、有頃、起揖着垣下座、少納言信保之、故不令脫給歎、備前守隆職居衝重於內府御前、次攝政起座壁下座、令着垣下座給、令加內大、臣上給也、此間舞人退蹲座後、使不動座、又不平伏、依奉使節歎、人長兼清退座跪候、三獻、大宮大夫、瓶子、使受盃奉擬攝政殿、又盛酒置前、捧笏、自座前徒踐參進、獻攝政、瓶子相從、拔笏揖退、自座前復座、攝政此間合擬賴定朝臣給、賴定自座前參進給盃、奉擬內府、經使座上、自後復座、內府合擬通能朝臣給、通能自座前又參進給盃、經使座上、自座後歸着巡行、次藏人置螺盃銅盞、次四獻、三條中納言、其儀如三獻、但使獻盃於攝政

之後起座、其儀然凡、其儀使傳垣下人、其人傳舞人之後、次人可着垣下座也、二度不可飲之心也、然而至于今度者不可着垣下、可歸着壁下座、然者早以雖起何事有哉、五獻藤中納言、瓶子今度、盃流行、必二獻也、次雜色所衆敷重盃料圓座、予右兵衛督勤之、陪從座頭辨勤之、予於中門捧笏取盃、小土器、重耳土器八九、許取重、藏人授之、經舞人座後、自倍從座上出前方、若使前圓座、無揖、向座上方、瓶子左衛門佐信基居御前方、予示之令居舞人前方、予置盃於地前取一重、小土器一、下、重耳土器也、頗向使方盛酒擬之如恒也、如此三々度了、殘土器兩三枚捧圓座下、次拔笏向座上揖欲起座之時、押披土器、押圓座、廻御前方、自本座退出、次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賦挿花、攝政令取使料給、內府不令取舞人料給、於殿上被示云、或記曰、大臣二人參殿上度、次大臣不取之、直着殿上、若大臣不可取舞人料歎、次三條中納言以下次第取之、次舞使引禱立東方、此後事如恒、仍不勞記、舞間無御出、予相伴六角相公、立車於六條坊門京極見物、舞人少納言定宗雜色合着當色、無取、義盛有取物、但並立之如何、親長

無取物、此外人々不令着當色、使裝束如恒、鞍黃鏡、泥障懸伏輪、紫打交差繩入總、右將曹秦兼賴、院御隨身、付左府生秦兼國、院御隨身、着褐衣襖袴也、給院御馬、八副八人、隨身四人、給院御隨身、以紙薄押聖食文如恒、令負平胡、鑲給當懸緒打、多掛鑲負、雖有例、先達不甘心、雜色十人、取物四人、當色薄青白裏、次蘇芳濃藤付杏葉文、薄色衣、白生單衣、次陪從等、次共人九十人、民部大夫、五位八人、六位二人、文官十人、顯時家、初負尉十人、兵衛尉十人、馬九十九人、瀧口十人、人相催、武者所十人、給之、東宮所衆十人、帶刀十人、給之、渡院御棧敷、七條河原、於彼邊改裝束可下向云々、其人等於七條朱雀御所也、又改裝束之後可相具武者云々、

有初齋宮御禊定、來月十日御諸司也、大宮大夫公保、上被定申、右大辨實、書定文云々、
廿一日己未 夜半有火、小野宮云々、右京權大夫師光相傳東宮權亮實守朝臣近日所居住也、
廿三日辛酉 天晴、今日於法勝寺千僧御讀經、可有御幸、又女御殿東宮、駕毛車、御所法住寺殿、東宮御同居、午剋章御車於北織戶中門內、西面、依爲東宮御所、自中門內不出御也、件禮戶內號

件筵至于公卿座爲辨少納言座、其南又一丈餘敷筵、件筵半以四敷之、外記史座正面以西公卿座之處敷筵爲殿上人座、左大臣、經、左大臣、兼不供奉、道內大臣殿、右大臣、大將、左大臣、被參御寺也、右大臣、經、左大臣、兼不供奉、道內大臣殿、右大臣、大將、左大臣、被參御寺也、重盛、大前源中納言、師仲、候、別當、藤中納言、忠、中御納言、宗、右衛門督、實、子、中納言、治部卿、光隆、春宮大夫、邦綱、前源宰相、實、左兵衛督、盛、○成範、新三位、方、參議、源宰相、實、左兵衛督、力、非參議、六角宰相、家、右大辨、實、右兵衛督、忠、下東北之廊南階、歷座末後揖、脫沓突膝於筵端、更起着筵半、筵太弘、仍帶御人於東廊解、持笏許進着也、人々所爲如此、(頭註)後日內府仰云、先々無文記事、突膝脫沓行着之、絕不着筵半、前々多有所也、然而隨上作法、不練只徐步也、攝政不着給、令立東階邊給、(頭註)後日內府被仰云、攝政稱有脚氣不成立、先々執政被立禮之時、用有文帶、今日不被用之、左府依脚痛不被練也、先々大臣皆所練也、又人々先々所步來也、今日人又三條中納言實、不着、依奉禊祭事云々、然者又不可入門內歟如何、次藏人頭權右中辨信範朝臣、藏人右中辨長方、左衛門權佐也、位次在爲親下、(頭註)依位次承二年關白家拜禮左少辨有紫列、右少辨重方、左少辨爲親、少左中辨實親上、時人屬目云々、右少辨重方、左少辨爲親、少納言定宗、着座次第如此、次大外記賴業、師尙、大夫史隆職、六位外記一人、師、史三人着座了之後、殿上人猶

御鞠盃、太無便宜、攝政以下經東宮御方女房局北地被、先寄女御殿參此所、人々徘徊、馬(○部脫歟)或群居、相待出御、御車、院常御車也、鹿和連子也、御車副車黃上下薄色、白春宮大夫重盛、大、立御几帳屏風、候簀子、左大臣以下皆居地、攝政不下給坐開所、女房車三兩兼遣立御精進屋貫貫前、東宮權亮實守朝臣、右中將實宗朝臣、左中將宗盛朝臣等車也、女房衣紫青染之紅打、以白泥染之、紅卷染單衣、衛府各二人在共、半物車、裝束、次寄院御車、攝政令塞御簾給、出御西面北門、車宮御方也、北面無門、先院御車、次檢非違使信兼、尉、次女御殿御車、次左京大夫定隆朝臣、家司御後見也、檢非違使等、次出車、次北面輩等、次攝政駕車參給、大臣被塞御簾、次寄女御殿御車、上皇令塞御簾給、春宮大夫參進御簾、次寄出車、右兵衛督、時、寄之、金堂南面東三間有打出、紅薄綠立通雲綾也、白地窠文、件窠文以紫絲縫之、其中堅食文也、青地錦唐衣、以銅薄付窠文、裝腰白地錦、以餘薄付窠文、有句、王表着、紅打袴、地絹雲綾也、頃之有總禮、人々不着堂前座、相待總禮之間、俳伺東北之廊邊、敷總禮座、其儀、正面以東去壇十許丈、東西行敷筵、東方不及迴廊二三許、丈、其筵弘一丈餘也、爲公卿座、其前一丈餘又敷筵

不進出、仍別當召院御隨身、招之不參、仍放音召之、御寺上編大理依爲院執、遣催殿上人、又別當以笏攬示、放音仰可着事行之也、此後左少將通家朝臣以下廿餘輩着座、次公卿以下置笏三拜、次左大臣起座着沓、歷大路退歸、已次皆從、天承二年或記云、法性寺入道殿自座後令退歸、而件年取沓置皆從、前、自前方令退入給、被仰云、白河院仰云、自後退入有便宜之樣見者、仍被院御覽之時、年來用其儀、然故入道大相國、次攝政以下可退前方之由、雖有其命、仍今度自前退之由被仰云々、攝政以下昇東階、着欄下座、不持笏、邦綱朝臣持之、予持之懷中、但左府、治部卿、源宰相、右兵衛督不着座、次堂童子、藏人五位、人、着座、賦花宮、次行道、衆僧復座之後、左京大夫定隆朝臣、院、歷公卿座前、昇正面間、就導師右邊仰御願之趣退歸、次同朝臣歷公卿座前就簾前、御南、申度者使參入之由退歸、次藏人頭左中將實家朝臣正劔笏昇東階、歷公卿座前昇正面間、就御導師座仰之、此間藏人取圓座敷、中納言下蒲座前程敷之、右衛門督、頭中將退歸着此圓座、西、次定隆朝臣取祿、自掛、給之、中將懸右肩、下東階、徒跳、此事不審、可着沓、又賜祿徒跳者、假令昇中門、着座給也、着之條、追垣下巽庭、頗向坤拜舞退入、次備後守雅隆朝

臣院、申御誦經使參之由、其儀、內藏頭教盛朝臣、不持參
上圓座、度者使、次雅經朝臣取祿白掛、給之、取右手、左歎、退
歸拜舞、不持笏、又次行香、藏人取火舍、人數外公卿起
徒跪如何、座、次賜布施、讀師被物右大臣取之、內大臣殿不取給、
公卿可取僧網布施也、御幸之時自東方可取之歎、而可
渡西方之由、頭辨觸人々、然而無行向人、別當招頭辨
仰事之時、辨歷座前參進奉之、依爲藏人頭歎、自餘自
垣下參進、又事了還御、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殿、三
條中納言不被供奉、秉燭以前令入法住寺殿了、
攝政隨身袴如恒、但番長中臣季近以紫菊間、左大臣隨
身如恒、右大臣隨身崩黃狩袴、股立入錦、股、內大臣殿
官人秦兼仲白唐綾窠丸袴、股立入錦、番長中臣近文
今日始被補也、二藍貫布付櫻押伏組、下崩貫布白狩袴、權二人
同給之、件權着藁沓、

亡云々、
廿八日丙寅 雨下、
廿九日丁卯 天晴、未刻參內府、晚頭歸、彈正大弼從
四位下行菅原貞衡死去、年七十二、氏長者也、

(野宮本奥書)
元祿第三八月七日合書寫了、
元祿九月一日一見了、

左親衛亞將藤原定基

仁安二年〔夏〕

四月

一日、日蝕、
二日、平座、燒亡、
三日、政、
五日、平野臨時祭宣命事、
六日、軒廊御下、伊勢別宮並宮御裝束調進事、
七日、依未被行列見無擬階奏事、
八日、灌佛、
九日、出車并御禊前駢定、禊祭等事、
十日、祭除目、
十二日、長方持來御禊點地并禊祭日時等事、
十四日、院中卅日穢事、藏人權佐示禊祭延引之由事、
十五日、依穢御禊延引、
十八日、依穢賀茂祭延引、
十九日、乾方燒亡、自興福寺持來牒狀事、

山槐記 仁安二年四月

廿三日、朝負應年始政始事、
廿四日、長方示來廿七日可被改禊祭日時之由事、
廿五日、院中穢昨日了、今日須辛(○參カ)也云々、
廿七日、齋院御禊事、
廿八日、實國參陣召仰警固事、

五月

一日、賀茂祭還、日吉御幸御馬馳、依可有競馬也、內藏
〔助〕貞經落馬事、
四日、參法勝寺卅講、法住寺殿菖蒲菴沙汰事、執聲所
菖蒲菴間沙汰事、
五日、左近真手結、
六日、稻荷祭、右近騎射真手結、
七日、衆徒訴可有仗議之由宣下、
十日、參法勝寺、
十三日、陣定、
十七日、大相國濟、上表、

內也、但可有前駢定、并供奉官可被任云々、六角宰相為書之被祇候、禊祭上宰相也、而頭辨參內、定除目又延哉云々、

亥剋南方有火、六條南油小路東、故美福門院御乳母伯着尼公宅也、去月廿四日大炊御門朱雀宅燒亡、連々尤不便歟、于時雨下、

三日庚午 雨下、今日有政、僧正快修可為、妙香院檢校事、午終剋參着左衛門陣、源宰相實賢、今日始參政也、初度多着晴政事、但公保宗家始着雨儀政云々、六角宰相兼在陣、于時其雨、仍於陽明門着深沓、懸表衣前、人座起春門北、居也、脫之、着淺履、下前裾等着座、召使曰、史定景申云、右少辨重方、可參入、而不定云々、近代有官符請印之後日取辨判之例、仍着廳、于時雨脚頗微、仍於小屋着沓、外記不法中、予所存、若外記始勤廳事歟、而事了而召使申云、景良兩度勤仕了、外記所申者、依無辨云々、此事不可然事歟、少納言定宗着廳次第如恒、但予今日先推宮見外記方、是雖為一說、非所習也、見外記方可推宮也、依為恒事不引見次第事也、出西庇之間、召使申南所物忌之

云、頭辨先獻御笏、次供御贖物、頭辨候陪膳、藏人光能秀才一職也、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可參云、此間予着殿上、居長臺盤上方、御禊了、次予召內記、出納傳、々々入宣命於宮持參、予取之置座上方、自小板敷方也、然而無其、仍自第二間方取之、撤御贖物之後、予招頭辨、令奏宣命、乍入宮、歸出仰云、聞食、予微音稱唯、次召使信康來、昇居小板敷揖、此揖不然、行力、予取宣命了給之、自御座覆懸、外方給之也、次召內記返給宮退出、于時及黃昏、

頭辨曰、禊祭事去今兩年同奉行、而去年着故殿御服中間有障、猶可有其憚之由、自本院令申云々、仍藏人右衛門權佐可申定件事云々、

松尾祭延引、七條西大宮旅所有死人之故也、去一日藏人右衛門權佐宣下云、以下申可行者、予仰大外記賴業了、

六日癸酉 天晴、今日可有軒廊御卜、去月三日平野第一殿言、雅、奉行也、而依障頭辨下予、御攝裏返事、源大納言、仍仰右少辨重方令尋御卜日次也、又伊勢別宮並宮御裝束調進日時可勘也、此事內大臣殿令奉給、而今日御卜次可令勘之由、去夕有仰、仍今日參內、越限今朝示送右中辨長方之計、彼

由、仍於件齋改沓退出歸家、

五日壬申 雨下、今朝藏人源仲盛送書曰、平野臨時祭宣命可奏下者、仍未剋參內、仲盛云、今日事藏人藤邦兼十一、為分配、而不致沙汰、又申所勞籠居、日者又無尋驚之人、去夕頭辨信、被尋出、其後仲盛致沙汰、每事懈怠、依卒爾催使、兩人共以參內、少納言信康、螺鈿、紺、魚袋、二藍下重、後開、頭辨相繼消息云、可帶螺鈿魚袋、地、平緒、付者、信康體之云々、雖似有會釋、此程事爭不存哉云々、中宮權大進信國、付魚袋、以誰人可為使哉者、予答曰、件事更非上卿進止、頭辨參上之時、可被隨彼命事也者、申終剋頭辨參入、被示曰、參平野祭上卿源宰相實賢也、被用神態云々、去年任、件人遲參之間、只今社頭事了所參入者、仲盛申使事於頭辨、々々曰、少納言可勤仕也者、又藏人藤光能申頭辨曰、攝政殿不參給、又春宮權大夫御乳、不被參、無可奉整御裝束之人、於簾中可有御拜之由、女房所被申也者、頭辨仍下庇御簾、五條殿儀、殿南面、四向也、以此擬孫庇、下母屋御、自西第三間供御座、簾、卷庇御簾、而臨期下御簾也、依雨儀西中門開、西向立幣案、其東方敷宮主座、件座南方敷使座、頃之出御々座云

人可奉行云々、未剋參內、五條着與座、令官人尋藏人、歸來曰、職事一人祇候、依召參攝政殿了、只今非藏人一人所候也、是為申御卜候之由所相尋也、先日內府仰云、近代勤雖、移着端座、令敷膝突、仰官人云、右中辨、々々着軾、予仰云、並宮御裝束可被調日時、辨歸出、此後令官人召外記、少外記中原師澄跪小庭、問官寮、此後右中辨持參並宮日時、不取笏、助予披見、卷之間欲起、予目之令留居、卷勘文置前、取笏仰云、御卜座令敷、右少辨重方可參、參社頭、可申付右中辨之由、今朝示送、此、而依梅宮寮旨尋右中辨、稱未申送之由、然而仰了、辨退出仰之、此後予召官人仰云、外記宮持參、即師澄持宮直着軾進之、退歸、予入勘文於篋、令官人召右中辨、置笏引廻篋下方授辨、仰云、內覽、辨參攝政御宿所、外、次召外記師澄、參入、令召官寮、官權少副卜部兼康、權祐卜部兼友、大中臣後宣、雖非書頭同周平朝臣、主稅助、伊勢事、中臣依能參入歟、寮縫殿頭實茂宣憲朝臣、安部時晴朝臣等所參也、着座了予召云、兼康朝臣、五位名朝、兼康稱唯着軾、予下解狀仰云、平野御楯裏返事吉凶卜申也、兼康復座、次予召云、縫殿頭朝臣、依四位召、官朝臣也、宣憲朝臣着軾、仰之、兼康、御卜間右中辨歸來返下勘文、予結之、

辨仰詞、予稱唯卷之下勘文、不入辨結之、予仰云、依勘申、辨退、官寮各進卜形、官寮友燒甲并書卜形、予取之入筮、入日時勘文筮不察時晴朝臣書卜形、返給、暫留也、次令官人尋頭辨、歸來曰、未參者、仍令召外記、師澄參上、仰云、官寮令出、次官寮退出、次召外記、々々師澄跪小庭、予目、稱唯着軾、予取出文返給筮、師澄稱唯退入、今度稱唯不可然歟如何、次召官人令撤膝突、又賜文於雜色退出、於陣腋右中辨曰、請奏未書出、密々直可奏下歟者、予曰、若暫可候歟、可隨命、答曰、追奉下何事之有哉、仍退出了、梅宮祭右衛門督實、被着行、辨右少辨重方度、云々、

後聞、前齋院長官高階泰盛死去云々、

七日甲戌 雨下、依未被行列見、今日無擬階奏、

八日乙亥 天晴、有灌佛事、攝政參給、平相公、觀、右大辨實、參入、次有中宮御方儀、灌佛、次參皇嘉門院、早事了、今只殿上人兩三云々、不被待公卿如何、晚頭歸家、今日用毛車、

九日丙子 天晴、有出車并御前駈定、禊祭事三條中

藏人方不存可奉行之由、前駈注文相加出車注文、遣右中辨之許了者、此旨答右中辨了、去夕又示送曰、藏人方事可奉行之由不存事也、仍前駈折紙已返遣頭辨之許了者、凡此事上卿不可知、然而若有可申上事者、爲之如何、猶申事由可被定奉行之人歟之由、昨日示頭辨、頗有承諾之氣、未剋右中辨被來、帶野飯、平示曰、禊祭藏人方事相兼可奉行之由、今朝有院宣、少納言奏經奉然而辭申了、官方事奉行之上、勤仕御視前駈之故也、若又奉行職事被定仰、又有任官事者、明日々次宜云云、今日定可思案歟者、予答曰、前駈定事奉行職事雖未定有何妨哉、若明日有任官事、兩日出仕雖可有其煩、每事下知了、猶今日可定申也者、仍右中辨參本院了、辨出之間覺悟、付定輔朝臣被返上覆奏文、齋院司申物事也、昨日相加內藏寮申祭幣、相次予參本院、用毛料、藏人源仲盛於祭裏所下也、相次予參本院、入東門而平門也、可用兩歟、然并內鳥居、東向、辨并左大史中原信而近例如此云々、予當史前程下裾、雜色時降立客廳巽庭、詩丈、已上北面、西行當辨南向相揖、西進經客廳北、至于西第一間北

納言實、所被奉行也、而觸院穢了、去月廿三日夜乞食、宿院中死去之穢也、可奉行之由、今朝有院宣、藏人右衛門權、以不肖之身奉行嚴重神事、旁有恐之上、任納言之後未行諸社祭之由申、而藏人右衛門權佐云、無他人可奉行、仍被仰下了、猶可致思慮者、仍申可奉行之由了、

大納言五人、雅通、師長、定房、公保(經服)重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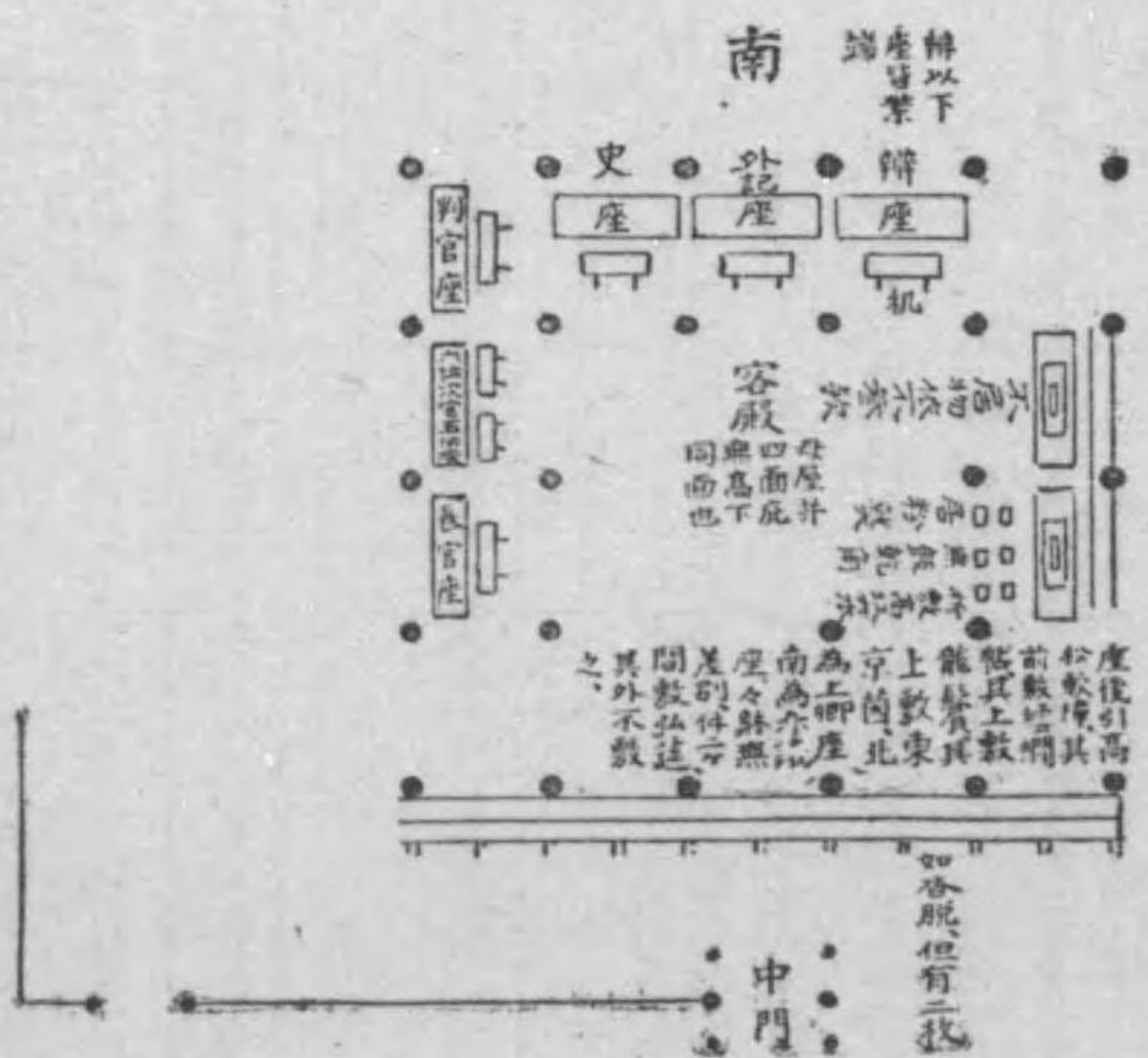
中納言八人、隆季、實房、光忠、宗家、(已上觸院穢)、實國、(初齋宮上)、成親(所勢)、資長(經服)、子、大中納言如右、仍被仰云々、

神態以前行此事如何之由、申合內大臣殿、被仰云、如聞及者、他人多有障、神態以前奉行他事吉例多歟、早可奉行歟者、昨日右中辨長方也、藏人左衛門權佐、示送曰、出車定日次相尋陰陽頭在憲朝臣之處、九十兩日可宜之由所申也、可隨命者、予答曰、期日近々、雖一日早速可宜歟、明日可定申者、

又示曰、前駈定可何樣哉、藏人方事頭辨、奉行也者、此間予候內、便招頭辨問子細、答曰、官方事本奉行之、而自本院可有憚之由申上、懸故攝政殿御、仍改定、然者又

砌下揖、昇杏脫、々杏懸膝昇長押、着西庇北茵、次辨史着南庇座、外記座雖、相儲不參、

客廳圖



次長官散位有房、次官元定、位、某、位、六、判官某着東庇座、長官以下頓退着、座前兼各居饌、內府仰云、先着殿上、經南庭出門、予示辨令催之、着客殿、退出時直東行者、而下給、次第無其儀、又強無用事歟、若早參之時、客殿裝束遲々者、所爲如此歟、隨宜今日直着客殿了、

次一獻、長官勸盃、常盃也、大土器、下重耳土器、次官取瓶子、瓶、經庇來、予座上前方勸之、長官取次杓、予擬盃於辨、々起座來、巽方、捧笏受之、予不下、座授之、復座傳史、此間判官取次瓶子、史起座、經座前來辨前受之、復座止盃、件盃巡行事辨有不

何之由、史申不知之由、可傳院司歟之由、擬歟、予示曰、盃擬史、々止之歟、辨了、

次可有定之由催之、次官^五取例文、盛柳宮、結付之、一卷出、當院卜定以後歟、經東北庇置予前、

次判官取硯、居折敷、加紙、經南庇、置辨前、

次予取笏目辨、次辨摺墨卷紙、伺予氣色、染筆、何之、

次予披出車例文與奪之、先讀上端一行也、今年可入定文人、辨內、而依奉上可被改定之由、辨示辨、仍收入源宰相也、件注文書改可令加例文之由、辨仰史、々令史生書之、而早以遺例文之後、史生令辨等付史、予曰、爲同事、只召取可被書入也、○之イノ者、仍辨召之、史生取之自座後進、辨合書之、辨示其旨、予示與狀等、

定文書樣

可被出禊祭兩日檳榔毛車六兩事、

源大納言家、
右衛門督家、
源宰相家、
大宮權大夫家、
左大辨家、
右大辨家、
車副各六人、可着冠
褌袴布帶自院可受、
仁安二年四月九日
書樣如此、右大辨雖四位、書樣無差列也、布帶下爾先々皆書等字、今度不書之、依無強用不問子細、又見先々定文、院字或有闕字、去年頭辨信範所書之定文、家明卿^ヲ從三位家^ト書^テ、注^ニ家^ト書、先々書藤三位、可尋、又顯長資長卿共書權中納言^テ、注爾顯、又資^ト注、行隆書時六兩事三字次行引下書之、依字大也、自余皆一行書之、

次辨又卷紙氣色、
次予披出馬例文與奪之、其儀如出車、

書樣

可被勞祭日童女騎馬四疋事、

讀岐守朝臣、

土佐守朝臣、

備前守朝臣、

、守朝臣、

陪從各二人、口付各二人、

可副菅笠雨衣深沓等、

仁安二年四月九日

書樣如此、皆雖五位書朝臣字、是皆殿上受領也、先々書樣皆如此、但朝方卿書時口付^ヲ注^ニ書、其理不可然歟、

次書了辨取副定文二通於笏、經南西庇^{如受}持來之、去
信範朝臣撤硯、盛折敷云々、

次予取笏目長官、々々來予前、置笏於木座、爲奇、

山 槐 記 仁安二年四月

次予定文并例文授長官、仰可被催之由、長官取之復座下之、主典歟、此事予失也、今度定文許可授長官、於例文者召次官可令撤也、至恩也、

次判官撤硯、

次二獻、汁居、可下箸也、予示合辨曰、可有二獻歟、辨曰、近代只一獻歟、仍予起座、

此間長官以下降立北屏下、西上、南面、史又立前所、辨不列屋南方微行、予正笏東行、於屏東邊取裾、於東門乘車、於此所史信時來曰、大夫史可進此宣言之由申者、予取披見、可奉行禊祭宣言也、

書樣

仁安二年四月九日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忠親、
右中辨藤原朝臣長方傳宣、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實國^{脫カ}宣、奉勅、中納言藤原朝臣實房辭退替、宜令件人^賀賀茂齋院禊祭事者、

宣下之後須行諸事也、然而如此卒爾被仰事不可守株、仍所定行也、此文不可返給歟、而思渡返史了、其後夜陰又持來里亭、仍留文返宮了、

次參內、五條殿、依可有前駈定也、昨日奉仰之後、今日可有定之由、書消息示告大外記賴業真人、又前駈注文頭辨渡右中辨云々、仍可被觸外記歟之由、昨日示送彼辨、仰外記云々、然而此事以辨不可傳、仍直又所仰大外記也、先着與座、六角宰相相次着座、件人禊祭宰相也、次予令官人召藏人、々々左兵衛尉橘親長來、予申云、前駈定候、

次藏人奏聞、返來仰聞食之由、予微音唯、

次着端座、予屬忘置車、密乞〇々々、取相公屬爲直書也、人歟、件人無内外之故也、於他人不可然、以笏可直也、召官、令敷膝突、便仰云、外記召也、

次少外記中原師高跪小庭、予仰云、例文、レイフミト召也、或又レイ硯、外記稱唯退出、

次師高持例文宮置予前、武官補任帳一卷、是爲令見前駈衛府等、左右察差文等重卷之一、歟、例文一卷、仁平以後定文也、四府并卷代官注文一通等也、

左馬權助源仲房、

右馬允、

仁安二年四月九日

件代官注文書其人、傍ニ其佐代ト注也、仍次第令書也、先々定文披見之處、不論位階、從下五位ヲモ爲右衛門佐者、正下五位左兵衛佐上ニ書也、

書了宰相持來定文於予前、予取之披見、宰相歸座、次例文以下文書皆取之置帖上、寫與留定文許、令官人召外記、次外記師高跪小庭、予目之、外記着膝突給宮、仰云、內覽、外記取之、不唯、持參攝政御直廬、五條坊門高、倉陣中也、頃之返來返上之、

次召官人仰云、藏人辨、即右中辨來、與定文、不入宮、付也、令奏、即返下、予給之藏人辨、仰詞云々、

次令官人召外記、權少外記景良跪小庭、予目之、景良着膝突、予如元加入例文等於定文下給之、仰云、令催、次外記取重宰相座硯於例文退入、外記退之時予且、示仰其由於外記、

次權少外記大江景良持硯置參議座前、當時座前、仍予示之、令置第一宰相座程、次予目宰相、々々着第一座、

次宰相氣色、予目之、宰相摺墨卷紙、取副笏氣色、予目之令書、

次予取例文讀上之、取差文又讀上、其人令書之、書樣、一通書、連之、

賀茂齋內親王禊日、
前駈、
左衛門權佐藤原朝臣長方、
刑部大輔藤原朝臣憲實、
對馬守高階朝臣俊成、

佐渡守藤原朝臣重賴、
左衛門少尉中原清教、
右衛門少尉藤原友實、
左兵衛尉紀宗時、
右兵衛尉藤原遠平、
次第使、

次召官人令撤膝突、先是宰相復本座、

次予退出之間、於陣腋持來頭辨消息、披見之處、前駈定明日可被行之由、有御氣色、件次可有除目者、此事如何、猶藏人方事奉行歟、前駈事定申了、於今者勿論、但爲被行除目明日之由被命歟、愚案如此、仍明夕可參陣之由申了、退出之間、於四條烏丸邊、見巽方有火、春日京極縫殿頭賀茂宣憲朝臣宅云々、

自今日立札潔齋、後日尋申、被仰云、或自朔日潔齋、不獻灌佛布施、是全不可然之由、故宇治左府被命、或自如前駈定潔齋、或自御禊日齋、我付宇治左府命、自御禊日齋之、予又雖付彼御說、今更難止之、未案得之間、猶自奉日齋之、又被仰云、佛經月水等他屋不可憚、又如腰護不可撤、予無此仰以前佛經送隣宅、又出月水女了、

十日丁丑 天晴、可被行祭除目、去夕頭權右中辨信、範示送參陣之由、仍乘燭之後參陣、六角宰相座中許并宰相座前有掌燈、大臣、參陣之時有三燈、又主殿察立明、云々、今夜、丑刻子時頭辨來與座、下折紙申文等、先下折紙、次自懷中取、

出中文下之、廿三通、無裏紙懸紙、以紙捻結之、予結之了後、又自懷中取出中文三通下之、亦籠一懸紙、止位記辭書讀功等也、愚案、中文等不可懷中、空手出陣、自懷中取出種々文不甘心、於折紙者爲備忘物(○却歟ノ)也、尤不可出現、於中文者雖多々持手可出也、又先下折紙不可然歟、先下中文後可下折紙、予頗居直座下方、置笏於左方、披見折紙、懷中之下申文、又解紙捻結申文一通、如元結之、又申文也、見上、解結緒展之、其上披懸紙、次第結之、奉仰詞、如元卷之結之後、申文等置座前方、如元向端後日內府被御云、猶雖多々可取副笏也、座方、取副申文於笏、取副之也、但無他中文者、雖除目申文多可取加、起座着端座、夕歟、召外記、少外記中原師澄跪小內府被御云、紙下召何事之有哉、但折紙下可召也、庭、仰云、硯紙、外記取硯入折紙、置宰相座、予目相公、相公着第一座、予目相公、々々來、予授申文折紙等、相公書除目、置申文於硯前外方、先擧墨染筆置之、卷返紙取副笏氣於硯右方、披申文一通讀上小伏、予曰、乍披申文置硯左方、此間大外書除目、鈎申文副硯置左方、讀上之、此後只守折紙書之、此間大外記賴業、大夫史隆職密來宰相座後、見折紙退歸、於宣仁門代邊賴業真人云、史可有轉任歟、此事宰相取上卿氣色可召勘文也、又予存知、且可示宰相也、而臨其時忘却、至愚也、賴業內々不見折紙者有後煩歟、自今以後必可覺悟事也、仍相公召外記、々々師澄參相公後、

召轉任勘文、即持參之、召大外記、々々々賴業着軾、下左馬允源季經辭書、從五位下藤親行止位記申文、二通一禮紙、御親行去正月被御、令下名之後、歷數月止位記、今度始例也、彼申文所載之例者、左兵衛尉忠清等也、件忠清七日節會被止之、是先例未嘗有、賴業揮笏給之、披笏取副之、外記不結文云々、仍予仰云、左馬允源季經辭申所帶官、藤親行被止位記、各依請、賴業稱唯退入、次召辨、頭辨着軾、予下以大江國時兵衛尉功讓平盛業申文、無禮紙、頭辨下之時卷籠辭書禮紙、結之、予仰云、依請、辨稱唯退入了、相公書了除目之後、整成柄等、予示曰、已及曉天了、內覽之間可被整、先可給除目也、仍相公持來、予取之置座前取笏、相公復座、此後予披見除目、須先披見其後取笏令復座宰相職書皇太后宮職上、予示此旨返授相公、有起座之煩之上、不可爲例、隨相公召外記師澄、令切續之書改、々々書先揮懷中、此間又成柄整了、以本紙捻結之、直結其上引墨、此後二若鈎了、差加轉任勘文突點、相加除目授予了復座、予召外記、々々師澄跪小庭、予仰云、宮、是恒儀也、但令官外記及曉天之時可、師澄進宮、予卷任式、兵并鼓位等、卷籠、無禮

賜師澄、仰云、封、師澄自懷中取出紙捻小刀、真結切紙捻末、了又自懷中取出筆、取加除目進之、予取之、結目引墨、入宮返給筆於外記、又取宮給外記、仰云、內覽、攝政坐外直廬也、雖自陣口內、頃之持歸之、置予前、予取除目給外記、令解封、外記解之、取副三通返上、予取之、又入宮給外記、々々取之立小庭、予起座、就御所付藏人左兵衛尉橋親長、相尋頭辨、早以退出云、予揮笏、外記跪進宮、予取之付藏人、即返給、予又揮笏、取宮返給外記、復座、外記置宮於予前退入、予又召外記、々々師澄跪小庭、予仰云、式、省兵省、候、外記申云、式省候、兵省錄陣外、候、予不仰左右、外記稱唯退出、即又師澄跪小庭、只伺予氣色、更無申事、予仰云、可有三度事也、師澄不存歟、申云、三度申、問予、々々示可申之由、只退入了、又參入無申事、云々曰、式省兵省候由可申也、而又只稱唯退入了、總不存歟、凡三度申作法、初度外記依召跪小庭、上卿仰云、式省兵省、候、外記稱唯退入、第二度外記參上申云、式省兵省候、上卿仰云、

令候、外記稱唯退入了、第三度外記參上申云、式省兵省候、上卿仰云、召、已上三度申予所存也、此事又有說々、初度上卿云、式省兵省、候、外記申云、式省兵省候、上卿目、外記唯退、次外記又申候之由、上卿無答、又外記申候之由、上卿仰云、召、此說一也、又上卿每度仰云、召、云々、是又一說也、又初度問、外三度申也云々、雖有說々、未知今夜外記作法者也、次予與方居宮、成柄二同引寄前方、此後式部丞參入立小庭、入宣仁門代之間、予取文官除目副笏持之、予問所書如此、自袖外目尻二見下、宛テ可下云々、云、誰曾、式部丞稱名、問之也、予仰云、マウコ、依一省參如此、召、式部丞稱唯着軾、予以右手取文首三寸許、自右腋下微々給之、笏當胸、不搖之、式部丞給之立本所、予仰云、マケ、式省退出、不唯如何、此後予居直座下方、引寄宮召外記、入武官除目許於宮下給之、兵部丞不參、次召內記下給鼓位、令撤膝突、此次成柄令官人賜從者、退出歸家之間天晴、今日午剋宰相入道、入滅、於綾小路南油小、住臨終正念云々、年四十六、

十二日己卯 天陰、午剋許右中辨長方持來御禊點地、并禊祭日時持來、予結見之付同人奏之、上下不必、奏云々曰、此文又可返下文也、予示曰、只直可下者、有火、四條河原邊云々、今日稻荷祭延引云々、松尾祭延引、仍七條人等申事由令延引、先々松尾祭以前行之天下不靜之由申云々、且此條公家不知食、仍只職事仰彼七條人云々

依有其疑、於藏人所有御卜、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奉仰問之云々、時晴來申此旨、卜形書取之、

院中有穢氣、觸來內裏否、并被行賀茂祭如何、

右今辛巳、時加午、功曹臨子爲用、將大裳、中天岡、

大陰、終勝光、天○一缺歟、

御行年之已上小吉勝地、卦遇蒿矢、

推之穢氣觸來內裏、被行賀茂祭不吉乎、

仁安二年四月十四日

陰陽博士賀茂朝臣濟憲

主稅助 安部朝臣時晴

陰陽頭 賀茂朝臣在憲

亥剋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奉仰示送曰、只今可參者、可有小除目云々、即參陣、六角宰相、大夫史賴職之外、陣下無人、頃之藏人佐參入、相續大外記賴業參陣、予暫候殿上、六位外記參入云々、仍予着陣、藏人佐下折紙解狀等、予着端座行除目、次第見一昨日記、仍不委注、和泉重任、季、秀才宣旨、給料藤、光綱召大夫史於賦下之、結申、稱唯、依無辨也、但可傳右少辨之由仰了、右馬助長經辭書、藤親行止位記事、下大外記了、親行去正月綾、下名以後經數月也、今度始例也、未曾聞事也、二省不參云々、外記師澄傳錄、子終事了退出、

十四日辛巳 天陰、去月廿三日夜院中法住、寺殿、有卅日穢、天下不可混合之由、雖被仰下、觸穢之輩十之及八九、

十五日壬午 天陰、依穢御禊延引、子細見昨日記、
十八日乙酉 陰晴不定、依穢賀茂祭延引、子細見去十三日記、

十九日丙戌 天晴、申剋乾方有火、西京云々、自興福寺持來牒狀、寺力中、家申放火事裁斷遲々、仍衆徒來廿三日可上洛、大明神可有影向、可參向御迎云々、獻請文了、

廿三日庚寅 天晴、今日鞞負應年始政始云々、于今懈怠、廳底陵遲之基也、佐右經房、尉左遠重、右爲範、志左章貞、府生左友忠、右季光等着行云々、今日南京衆徒不上洛、藏人右權佐經房示送曰、南都事被勒罪名云云、仍不上洛、

今夜爲御方違行幸鳥羽北殿、先々幸八條堀河顯長卿家、而彼近邊有稻荷旅所、仍有此議、秉燭之後參內、五、條、攝政令參給之後、頭辨信、下日時於予、懷中日時來與座、先仰云、行幸鳥羽召仰諸司、次取出日時、予結之、仰云、勘申依、予卷之後仰云、路了、次仰云、留守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左少辨爲親、懷中文、未剋事已、若彼家習歟、但範家爲職事之時不然事也、予移端座召大外記、即師尙參上、予下日時、師尙結之、次第仰了、次出

御、在憲朝臣奉仕御反問、予、藤相公、成、六角宰相家、列立、少納言定宗奏鈴、頭中將實家入劍璽於鞞中、東洞院南行、六條西行、大宮東行、七條西行、朱雀南行、入御北殿北門、於鳥羽有鈴奏、近年於旅所有之、可尋、

又持版位置之、可尋事也、即還御、於羅城門邊天曙了、廿四日辛卯 天晴、右中辨長方示送曰、來廿七日可被改勘禊祭日時之由存知、早可隨命者、答曰、早可被勒、但勘文不可持來、直可奏下也者、

廿五日壬辰 時々雨下、院中穢昨日了、今日須參也、然而堅固物忌也、仍不出行、

廿七日甲午 天晴、一昨日時々雨、昨、今日齋院御禊也、去五日中、而去月廿三日夜、乞食參宿法住寺院御所死去、後朝見付之、件穢不混合世間、仍被行平野權宮等祭了、其後穢氣自然迴避、猶依有其疑、去十四日於藏人所被行御、午終剋沐浴解除、參齋院、請卜、申不吉之由、仍今日所被行也、內府御車乘之、去二月任大臣之時被新調車也、雜色十二人、牛飼青仁上下敷冬衣、車副二人、賜裝束立烏帽子也、入東面門、經北方鳥居着殿上、于時無人、招六位次官某相尋之處、申云、長官未參、康光、太皇太后宮屬也、齋院年預云々、依女子死去候門外者、後長官有房云、康光女先年不孝了、明法申不可有、服之由云々、然而猶不可參人之由、院中有沙汰者、可觸遣

次左衛門權佐長方、藏人右中辨也、即行事辨也、日、螺鈿細劍、景欲暮、仍不論次第先渡了、馬、自院給、相院御隨身左府生秦兼國相副、虫襖、紅打、具居飼、立南方、持

次御藏人小舍人宗時、立北

次門部隨身二人、禊壺、

次隨身二人、鑿繪青朽葉牛比下重、萌木末濃、袴、藍腰巾、標懸緒、貢胡露、

次看督長四人、次火丁二人、

次雜色六人、白、次取物四人、種淺黃雨衣、熊皮、行膝、淺香、菅笠

檜笠八本、着白當色八人人取之、副路北、是看督長

等料也、兼國馬令引之、又門部隨身馬欲引、侍出來

止之、猶不拘之引了、今一疋猶止之、

此間馬寮車渡、或前行、或取、未可渡也、

次左兵衛尉藤宗言、有取物、每事華美、

右兵衛尉某遲參、仍且令催渡了、右衛門尉渡之間右

兵衛自傍前行、

次右衛門尉藤、不具、雜色、

次左衛門尉大江清教、有雜色、無取物、

次右兵衛佐代宮內少輔重賴、佐渡守也、相具童許、但著、白張雜色三人適在後、

次左兵衛佐代刑部大輔憲實、相具、童許、

次右衛門佐代對馬守俊成、相具童許、已上、蘇芳綾手綱、

次々第使左馬助仲房、

次所乘四人、代始二人、雜色、四人云々、可尋、

次雜色二人、

次長官、

次御車、此間下子車、又取榻令置、木於地、令過給了後又立榻、

次次官以下、御辛積等、

次女別當車、

次宣旨車、

次次第使馬允、

次出車六兩、女房五兩、童女一兩、

次自猪隈歸亭、於近衛堀河舉松明、

後聞、今夜權大納言長、潛出室家九條亭、故民部卿顯賴卿之後被嫁也、被經禮所(土佐)之間、室女也、彼卿與室家母堂三品教殊志等、歸京之後歸彼家、被渡若狹守經盛朝臣白

河宅、大納言母與經、盛母為姊妹也、其時家中人不知云々、已離別云々、

人又不知其由緒、或人曰、可為大相國濟之因緣也、但詭言歟、不知實說、

廿八日乙未 天晴、右衛門督實、參陣、召仰警固事云云、

廿九日丙申 天晴、有軒廊御下、去應保三年被調進豐受宮、別宮高宮御裝束、而無假

裝束之時、不奉改、相待彼時之間、于今不奉用、而先帝御宇被調御裝束、當今御時可被用否、先例不覺之由、外宮司等去年九月之比奏上、而令本宮司可令勸先例之由被宣下、而又太神宮司等申無例、內大臣

之由、其後去年十一月猶可蒙裁定之由言上、仍被行御下也、殿令奉行給也、而依有故障、參陣可申行之由被仰付、

去二十七日今日々次宜云々、御禊日依窹屈、今日所參

內也、先付藏人左兵衛尉橋親長奏聞、伴侍中依警固帶

弓箭來陣、今日辨不參、仍仰史令敷座、官兼康、兼友、

兼定、寮在憲、周平、時晴參上、御卜仰詞內府被仰遣

云、伴御裝束可被用哉、可被改哉者、此旨仰官寮、與在

憲朝臣申云、只被用伴御裝束吉否之由可卜申歟、若被

改調同不吉者所為如何、本御裝束不吉者無疑可被改

之儀也者、申旨尤可然、又兼友申云、其理尤可然、但先

年春日御草鞋、可被用舊哉、可被用新哉之由被卜之、

然者被問兩條者非無先例、然而此事猶可有斟酌事也、如在憲申被行可宜歟、仍隨申旨了、官寮共卜申不吉之

由、相具卜形退出、以消息進內大臣殿了、

卅日丁酉 天陰、已剋以後甚雨、今日賀茂祭也、中西依、子細見御、

禊祀、已終剋沐浴解除參齋院、車副以他車、候殿上、六角

宰相兼在此所、頃之右衛門督實、為御與寄被參、被命

曰、御禊日參河原、但還御之時不參本院、今夜可參下

上并神館、又明日可參神館云々、長官參入、其後着客

亭、裝束如禊日、以前並座為、使之座、今日又居粉熟、座出南并小戶、內府可出中門之

由被仰、仍存其旨、而召使云、御與安中門、無其所、仍

用此戶、或又用此戶云々、後見中門有出入路、如何、召

使取笠、予懸裾、至于溜下揖、昇脊脫下裙、着辨座、辨依、卷續、康和三年顯隆卷之、次年依為房諷諫垂之、依有信時範卷之、依彼

例卷之、而參結政人垂之、奉使之人又垂之、參入神社之人以之、以案可

垂之由為房示云々、外記史兼在座、予着座之間下立南庭、

令催着院司、檢非違使等不見、雖有一獻、示合辨止之、

依兩傍馬履子絲鞋不覽、御禊日者雖雨下午許覽之、與

辨相議止了、予問使々參否於外記、申力、皆候列見之由、實者、不候

歟、又問本院事具否於長官、答曰、大略具了、但出車一
 雨未參、予示曰、隨參入早可被寄也、其間定參會歟、又
 予示曰、於今者出車且被寄歟、早申事由可被寄御與
 也、其間定駕了歟、日景漸下、早可罷向列見、於彼所又
 可及敬旭、其間少々遲怠事可被催具也者、仍長官參御
 所、予起座、於溜下懸襪入中門、立東屋南庇、北上西
 面、相公從、辨入東小戸、有後列、外記史早以向列見了、
 列予後可向歟、早可寄御與之由、以召使下知之、歸來
 曰、未覆雨皮、示辨令召廳沙汰者、康光令尋之、駕輿丁
 等食物未下、仍抑留雨皮云々、康光譴責之、令覆寄御
 輿、此後予出中門向列見、先置辨乞請暇向列見了、次
 第使遲參、行事官渡之後出來、先辨不出袖、依甚雨不可出歟
 嗣着檢笠、辨侍、御倉小舍人、府隨身二人、已上着白柄笠、看督長、召人
 火丁二人差檢笠、白張雜色六人、南第一雜色持平胡羅、御願日所
 相具之物等、止鬘續隨身、於予車前抑車、令召使早可被過之
 由示之、次外記、次史、今日、次看督長、早可渡之由令仰、申
 以打出、次檢非違使、府生季光於予車前留馬、早可渡之由以勞示之、
 渡也、次檢非違使、仍過了、先例廷尉下馬也、然而近代無其儀云々、
 此後更不存行列、依甚雨使々供奉諸司懈怠、相待次第

乘燭齋王渡御、女使車過了、予自大宮歸亭、

五月小

一日戊戌 天晴今日賀茂祭還也、有日吉御幸、御馬馳
 云々、依有競馬也、於七條殿新馬場可有此事云々、相
 尋別當釋之、今日不及廣云々、仍不參、後聞內藏助
 貞經祭日落馬、仍今日不渡紫野云々、
 三日庚子 天晴、自今日令奉轉大般若經、請良祐師、
 四日 天陰、及昏雨、未剋着直衣參法勝寺、卅講也、藤
 中納言光兼被參、被始朝座了、夕座始之後退出、副鴨
 河東參七條殿、院自昨日令參籠今熊野給、女御殿御坐
 云々、次參法住寺殿、東宮御坐也、
 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示送曰、執事所三ヶ年不葺菖蒲
 之由有巷說、如何者、答不知之由了、不憚事歟、是越後
 守時實爲聲、仍相尋歟、
 法住寺殿葺菖蒲、去年十二月御移徙也、新屋三ヶ年不

者可及深更、且院御棧敷密々渡御修理大夫、早可令渡之由
 有御使、仍隨出來列見、且云々催次第使了、而寮使、
 兵衛使、內藏使、車、騎兵、春宮使、中宮使、此間又檢非
 違使一兩相交、凡行列散々、無例事、
 近衛使右少將光能、
 備、左府生秦賴文、院御隨身、
 右府生秦兼仲、大將殿御隨身、
 引馬備、左番長秦公景、院、
 右番長中臣近文、
 中宮使權亮國雅朝臣、
 備、左府生中臣季近、
 右府生秦兼清、
 引馬、右番長下毛野敦景、
 武成子、已上四人攝政御隨身也、
 春宮使亮教盛朝臣、車不見、
 備、左將曹兼兼賴、已上院、
 右府生秦兼成、太政大臣隨身、
 引馬、右府生秦兼成、太政大臣隨身、
 右府生下毛野敦經、左大將隨身、
 馬寮使能賢、
 內藏寮使貞經、
 山城介久兼、
 長官有房、有手振取物等、

葺之由有闕巷訛言、仍所記也、不憚事也、

今日右近荒手結、次將不參之間及曉更、中將實守朝臣
着之云々、

五日壬寅 雨下、左近真手結云々、

六日癸卯 今日稻荷祭云々、去月依穢松尾祭延引、件
 祭之後可行之由、七條人等申、今日祭之也、
 天陰、夕小雨、即休、今日右近騎射真手結也、任大將初
 度大將有見物事也、可奉相伴之由、先日有內府仰、仍
 未剋參花山院、召取八條院判官代賴成車乘之、車副牛童令尋常
 具侍、只我許可相具、腰預左衛門尉信景、頃之令出給、烏帽子直衣、
 也者、仍且可來之由、仰含子共侍了、
 輔車給、令持黃金物揚、牛飼遣之、退紅仕丁持、令乘侍從保
 兩皮、令卷籠給、信景在御共、無前驅御隨身等、
 將車、他人車也、次前兵衛佐賴實車、次皇太后宮亮賴輔
 車、次五品行雅車、次家司職事等車、
 冠、保盛、永清、家實、
 御力、
 立上三人東帶、爲取、
 次將祿也、則基等也、至于馬場埒西去乙殿屋十四五許丈立
 予車、頗向立立解鞍、於馬場末令下、去御車五六許丈立予車、
 御力、
 立構、此事於花山院、內府被仰云、皆可立構哉、予申云、被立御車以下人
 立之何憚之有哉者、令諸給、而三位中將被示不分明之由、仍於馬場
 羽林、々々令賴保被中案內、其南次第又立連、家司職事等下
 被仰可被立之由、仍立構也、

車、列居御車與予車之中、束帶職事等在此所、臨可取
祿之期向乙殿屋、少將通親兼在座、見物車十餘兩在三
的南邊、良久被始行、居饌、有盃酌、少將泰通朝臣可着
云々、遲參之間、依大將仰始行歟、次將以下十四五人
許上馬大將御隨身初度着奴袴云々、但番長近文不着之、將軍被仰云、
去衣近文申請奴袴、淺黃可見苦、仍不給者、又大將御隨身等相
具居飼舍人、副行、

此間泰通朝臣參着、不申案内、只於御車西邊下車、經
帷西方入乙殿屋了、次五人射之、次有片舞、此後還給、
次將未退出之前也、予自一條大宮歸亭了、

七日甲辰 天晴、南京衆徒訴申前別當惠信罪名勘文
可仗議之由、藏人右衛門權佐經房宣下左大臣云々、

十日丁未 天晴、未剋參法勝寺、早以事了云々、藤中
納言忠、新三位方、祇候、人々被退出了云々、仍即又退
出、

十三日庚戌 天陰、今夜有陣定、

十七日甲寅 雨下、今日大相國清、有上表事云々、

廿一日戊午 自今日被始寂勝講、證義者、尋範、講師、

次予目右大辨、々々起座上、此間外記
置視實

次予目大丞、々々來、予取勘文授大丞、空宮留、大丞復座、
予前也、

次大丞書除目、外任許也、所謂伊賀守因幡攝等也、件外任勘文可
懸勾、而思渡不勾、予奏除目之間、覺悟勾了之由大
丞所被、大丞取笏觸予曰、可字可摺歟如何、予答曰、有兩
說、可隨合存、大丞曰、近代不摺歟、予答可然之由、者可
復任下書、勘文可字也、書了勘文等如元欲返上、予示曰、外
任勘文并懸紙可被入硯宮歟、大丞諾入硯了、除目并京
官勘文二通取副笏授予、取之入宮披見之、

次召外記給宮、除目并勘文同入也、勘文先度雖
奏、猶奏之蒙可計改書之儀歟、令退立小庭、
予起座就御所奏聞、即返給復座、外記返上宮退入、今先
可內覽也、然而猶省略、
予細見右、不可爲例、

次召外記仰云、式、ツカサツハ、ヘン、ツカサ
ハ、省兵省、候、外記申云、式省候、
兵省錄陣外、予不答、外記唯退入、是三度申一說也、但猶
爲善歟、

抑予今度問兵省失歟、復任除目無兵、只可問式省
也、至于下勘文者別事也、又其時可問兵也、

又外記參上曰、式省候、予仰曰、令候、外記唯退入、

公舜、覺珍、教緣、惠珍、覺長、聽衆、弘雅、性靈、忠雲、明通、行輝、
廿七日 天晴、今日有着欽政、左右權佐、左佐藏人右中辨
長方、右佐藏人
房着行云々、

今夜有復任事、乘燭參內府、次參內、今日非
予衰日、右大辨
在陣腋、相共着陣、與座、

次令官人招藏人、即右衛門尉菅良盛來、予申云、復任
候、藏人奏聞、歸來仰云、開食、

次着端座直查、召官人令敷軾、即又仰外記可召之由、
次權少外記物部宗言跪小庭、予目外記、稱唯着軾、予
仰云、勘文奉、外記唯退、外記可召着軾之由、申內府、被仰
之也、此事雖不多、猶召軾可仰也、如御讀經出居
堂童子幸進雖多、又乍居庭仰之行習事也、

次外記進勘文、予於宮內披懸紙見之、春宮權大進經房、右
資康、因幡大丞基明、秀才、京官文、
武各一通、外任一通、合三通籠一懸紙也、如元卷之返給外記、令
退立小庭、予起座就御所、此間主殿官人
取松明前行、令藏人良盛奏之、

返給復座、外記又返上宮、須內覽也、然而攝政坐五條坊門高
倉、皇居爲土御門東洞院、往反間甚
運々歟、非大事、且密隨近年之非例、下二省之後外記取之持參、於除目
者不覽、只可申請內覽之由可申之由、內々示仰外記了、但攝政之時猶
不可爲事歟、硯可持參之由、便又仰外記了、

又外記參上曰、式省候、予仰曰、召、兩丞參者、外記式省兵省
省召七、可仰也、是給除目之故也、有外任之時書除目、仍有三度申
也、外任不可有兵除目、仍只式省召七、仰也、抑又復任除目不可有兵
只初度式省、候、候、候、三度申了、下勘文事者、又別事也、兵
省、候、候、候、外記候、候、候、召七、可仰歟、猶可尋知事也、

次式部丞經盛參上、直欲着軾、予示之令立小庭、又着
淺履可着靴也、給勘文許之時如此、若不存有外任之
由歟、外記可令示知事也、

次予問曰、誰曾、丞稱官姓名、此事予失也、二省雖臨暗
不問、予仰曰、末字古、一省參時、
如此仰也、丞着軾、先是丞入宣仁門
代、其間予向與方、宮同置前、除目中卷籠京官之文官
勘文、取副笏、予以右手取除目見、宛目尻微々給之、
或次自腋下給之云々、然而
只自袖外給之由有內府仰、丞給之直欲退入、予示之令立本
所、予仰云、未計給、丞唯退入了、先下除目、又令外記召同
下給之由、見或次第、
且依及夜陰省略了、

次如元向座下方召外記、々々跪小庭、予目令着軾、兵
部勘文下入宮給之、丞不參、仍傳給錄也、丞參者、同向座
會召七、仰、兵部丞參、進取出勘文許下給、次召外記可返給許也、無
除目之時、只下勘文之時、無三度申、即硯可取重之由仰外記、便取重退入、

次大丞復本座、予又退出、先撤軾可退出也、失錯也、

予奏勸文之間坤方有火、退出之間下人云、三條油小路云々、仍馳向、右少將通能朝臣宅東方也、炎煙太近、人或送使、或來訪、三位中將、皇太后宮亮賴輔朝臣、中宮大進光長被來入、又右大辨綱、刑部卿重家朝臣來門下、依無風無恐、又少將宅遁了、件所北對東方纔去一許丈有小屋、件屋火起、南至于三條、北至于油小路半、油小路東西燒亡、橋逸勢社燒了、

六月小

廿五日辛卯 朝間天陰、時々小雨、午了晴、今日列見也、近江國料米難濟、自東廬戶間入朝、自柱外、相續仍式日所延引也、未始剋參官、西行、入柱內着取末兀子、六角宰相家、參入、頃之別當參入、又右大辨綱、兼參入云々、召使云、造實所立、召使來別當前、別當召寄座下、依爲內、不可堪、仍被候朝所者、中宮權大夫雖可被參、依攝政上表事被參陣了、此外人不可被參云々、召使不申時、近代如此、

大理召々使、音、召使於廊東稱唯、參進戶東間砌外、大理被仰云、外記召々、召使唯退、次權少外記物部宗言自東方立砌外、召使唯所也、大理被仰云、上臈被參哉、外記申云、此外不被參、大理被仰云、辨少納言候々、外記申云、候々、大理又被仰云、二省候々、外記申云、云々、式丞兵輔、大理云、誠タリヤ、外記申云、誠テ候々、大理云、候々、外記唯退歸、守治左府次第、歸入更出申代、候々、記爭不申代官哉云々、可尋、次大理起座、辨着西廊之間、辨侍追前、相彼聲、於屏北東邊着靴、予又於西邊着靴、

次大理經房東方着廳、予歷屏西入中戶、着倚子、六角宰相同着、右大辨又着、次有申文、少納言信康、右中辨長方、藏人左衛門權佐也、帶沃懸地、右少辨爲親、少外記中原師高、右大史中原定景、三善章貞、右少史中原廣盛、良景等就版、揖時上官等不同失也、三段揖無相違、少納言着床子後引直第二床子、不可然事也、史良景左方披文失也、申文了少納言

退出之時、自母屋西第一間出庇與巽、出庇二間、大失也、又少納言早至于版下、右中辨庭下立階下、少納言

先揖退出、三段揖不同、又失也、左少辨爲親至于本立所左廻揖、又左廻退出、失也、後日子下宣旨於彼辨、其次彼辨家之先達如此、偏非不存也者、此事不得心、雖先達不可追失禮之例歟、又在二說之由者不可尋、次有請印、少納言定宗令掃部寮下部令直床子、申文之時子也、如元令立也、此事有先例歟、未知此、着之、權少外記物部宗言覽文、大理見之、有威儀師盛仁官符、件名字訓通二條院御諱、仍外記來前之時、懸右食指於宮外記警屈立、大理被仰可跪之由、外記跪拔笏候、盛仁事若有沙汰哉之由被問、而申旨不明、仍可相尋大外記之由被仰、仍稱唯經本路問大外記、歸參申云、爲自上被下之

文、被印可宜歟、上卿被命曰、相尋沙汰之有無也、然者可印之由、示之返給、先日此事相尋博士師元朝臣、答曰、被尋仰尋仰、大外記參上後方申子細、或令六位外記申也者、予此旨示大理、云々曰、自後方尋之猶有其理歟、但先例不覺悟也、後日大理云、此事申內府、自外方被尋仰不可有難歟者、可勘知事歟、請印了少納言以下退出、次列見、先外記入參議後戶、歷參議後、跪上卿右方、取

出式置机上、自予前方欲進出、取空宮退歸、上卿被置机中方、式部權少輔定正、丞藤經盛、今一人代參上、第一錄

召唱之後、經盛參進至于輔前、予觸示上卿曰、第二丞持參家司短冊之後、第二錄唱了可參歟、上卿可被示可然之由、仍經盛退歸、次第如恒、式部退出之後、兵部輔代散位爲實、丞藤仲俊同之、生年十四五歲許者也、參上次第如恒、上卿以下退出、上卿經屏東入造曹司東門、逼帳東方北面立、予經前立西方、上卿通、若被存四上之由歟、予曰、曰、東上也、上卿頗進寄東方、六角宰相立予西方、右着淺杏、大辨經大理後來予後、可歷前歟、後日大丞被陳失、着淺杏、

次着朝所、上卿着西座、仍予昇南階、依可着東座、着本座、青緣、是納言座也、一獻勸盃右大辨、史取杓、大丞飲令擬大理、々々不受盃、史良業結文於左方、失事問右中辨、爲辨少納問其人歟、史失可問勸盃之人也、隨大辨見之、着床子之辨依爲後不見之、旁可問大辨也、翌日大理被送書之次示此旨、後日謂之時被示曰、先示大辨、依不分明又示右中辨之機覺也、定失、右中辨申不見及之由、大理被示爲失之由、仍大丞又飲之、盛酒授大理、々々受之、次第傳之、右中辨取盃復座、問六角宰相云、罰酒歟、相公被答然之由、仍二度飲之、擬右少辨、此座右中辨

次左少辨、次少納言着也、辨少納言同次第皆各二度飲之、罰酒多自二獻行之、失禮多之時又自一獻行之、若猶一獻不行之、二獻以後相重可行歟、可尋知、二獻右中辨、今度又有罰酒、少納言信康出一間事被問彼少納言、々々々申失之由、仍被行也、大辨以下又同飲二度、居粉熟、三獻左少辨、不取尻居、是一說歟、未知勝劣、可尋、又有罰酒、三段揖相違也、左少辨曰、於身者不失者、此事如何、史失猶大辨以下飲之、而陳無我失之由、未得其心、又陳子細之時、先居孟於前、拔笏可申也、乍持孟申之條可謂失也、難歟、陳他人失行罰酒之由、大理以下各被示之、仍飲之、自大辨又兩座飲之、居飯汁、此次居水、盛大土器、破水也、非削水、後日左大辨家若依無甘葛不居、雅稱曰、內々可居削水之由仰了、厨歟、道恨事也者、此事先跡不分明、列考者二八月行之、然者不可有此儀、延引之時雖有六月例、所見不詳之由、隆職宿禰申云々、然而六月之間厨家有水、官中公事居之、不可有難之由、左大辨內々評定令居云々、此事大理粗聞及、於造曹所尋右大辨、大丞申用意之由、然者大辨內々相催可令居之由被示、仍所居也、予後日勘見

之、寬仁四年八月十一日記居水、已有先例、四獻少納言信康、樣器不加尻居如何、今度可用春日土器也、予此旨示大理、々々大辨諾、然而被受了、今度又有罰酒、左少辨版下左廻退入事也、左少辨曰、是兩說候歟、大理云、歸立本所左廻揖、右廻退入、是一說、又右廻揖右廻退入、是又一說歟、共左廻事不知先例、若先蹤憶存又爲家習者、勿論者、左少辨曰、然者失候歟、仍被行之、左少辨披陳旨無始終如何、又不伏箸申子細如何、居餅餠、官掌爲宗入西戶、立南庇西一間、申云、廳乃御裝束改了、此後上卿以下起座、次宴座、先上卿經廳後屏東、於北壇上着靴入中戶、立東第二間中央、頗退北坤面立、予廳屏西入物內、予案此事西廊戶間歟、雨至于西廊戶北東腋着靴、六角宰相至于西腋、予問子細、答曰、上卿東腋、已次西歟者、予答曰、雨儀時起東廊着廳之時儀也、相公諾來東腋、辨少納言於北庭暢西方着靴、於戶西方可着歟如何、予入西廊、即西廊也、暫立南方、令召使見上卿立定哉否之由、召使告上

卿被立之由、予入廳西面庇、入此間路不分明、今立南庇西度、自廊柱內東行了、立南庇西第三間、當上欄眼路、北面揖立、辨少納言列同庇、當右大辨後程、外記史列壇下、立定後上卿以下再拜了、上卿座後予又揖離列東行、自中央間入母屋、歷臺盤西着與座倚子、六角宰相着予下、相公欲進南座方、予以咳聲令覺悟、仍着與了、相公後日南座無納言倚子、見咳聲着也者、大辨必可着南、今日南北立納言宰相床子、右大辨着南座、一獻右大辨、於上卿左方勸之、各一立也、次自六角宰相左方勸之、有藍尾、大辨取酌、入酒於盃、退立摩靴唱平、次予以右手取盃飲之、如元置之、不沃案遣、次又大辨盛酒、次第如先、予又飲之、如此合三度也、謂之藍尾也、抑取盃之時、先置笏、上卿寄立臺盤足如節實之時、此事予不相尋、所注次第者、擇腰或置座者、稱擇若古儀歟、書置座若如政時擇尻下歟、予今可尋如此、右中辨取酌勸大辨及辨少納言、有藍尾、又左大史信時勸右中辨及史外記、有藍尾、二獻左少辨、三獻少納言信康、次立箸、即伏之、上卿退出北中戶、此間辨以下暫立座前、予又自母屋西行、出中央間北庇中戶、歷壇上至西廊、本着靴所也、着淺沓、入自屏東方着東廊、右大辨同着之、但入良方、大丞後日曰、我入自幕良方了、是猶失也、使部取松明在前扈、此、抑二獻之間使部等立明、予觸上卿曰、上卿前官掌歟、上卿披見次第曰、然也、此

旨被示大辨、々々下知大夫史隆職、令右大史定景中大辨曰、先例全不然事也者、上卿曰、上卿前官掌、辨少納言前使部也、仍官掌爲宗取松明所參上也、六角宰相不着東廊退出、依忌月不可着穩座之故云々、次右少史中原廣盛於東暢邊申裝束了之由歟、其音不聞、暗然之間路不見、仍上卿被尋大辨、々々相等之處、申了之由、史來申、立戶東間、可申歟、次着穩座、上卿以下起座、自屏內着之、上卿入中戶、自庇東行着西面座、予同入中戶、自庇東行、入東第二間、着南座、右大辨入西戶東行、自中央間入母屋、字治左府大臣、答可入三間、出庭西脫沓、不突、着東面座、辨少納言着座、居着物、次一獻、右大辨歷母屋柱南、至于上卿座下、昇床上、於北方勸之、上卿被擬予、々受之目右中辨、々々來座西方、昇床上受盃、辨先居床下、隨退歸、二獻中、右少辨、居粉熟、相加水居之、上欄被與言曰、上欄料三獻左少辨、餅餠、召史生、四十人許參列、再拜着西廳座、召近邊諸司、二人參上着座、元史外記座不撤、着件座也、上欄曰、令食遣云々、可勸盃之由

大辨下知之、可有藍尾也、然而強不仰、融召雅樂舞、左右各二曲、無龍王納蘇利、近代之例也。此間有挿花事、大辨至于酒部所、進取上卿料藤、指左方、如臨時祭使也。右中辨取予料櫻也、如臨時祭舞人挿花也。挿右方、左少辨取右大辨料、兩辨起座之間兩少納言又起座、若誤歟、非可取料、是何故哉、各至于酒部所邊挿花復座、於辨者復座之後史取之、右第二舞之間有申文事、右大辨左少辨相共着東壁外座、大辨復座、右大史定景候申文、上卿於東廊示予曰、外記宗言不動朝所手長、土御門右府爲左衛門督之時、不動朝所手長之外記除見參、今度欲進彼例之處、依公事參陣云々、勿論事也者。事了上卿退出、副床西行、自第二間出底、此事失也、後日相尋之處不覺悟、若然者失也、自房內東行退出了、召使取松明前行、至于東門、其外至于郁芳門火丁隨身等舉松明、今日事具不注次第、只爲後粗記之、予去長寬二年任參議以來、未被行宴穩座、件年依法性寺入道殿御事、列考共止宴穩座、同三年列見依九條太政大臣伊、薨止宴穩座、同年定考不被行、七月廿八日、二條院崩。永万二年列見依諒間止宴穩座、同年定考依攝政薨止宴穩座、今年猶爲舊年之由、若可被止哉之

由、予昨日內々問大外記賴業真人、答曰、康和元年後二條薨給、雖中陰之外、猶件年定考被止宴穩座、次第列見如此被行宴穩座了、帝外祖一井之間止之、外戚不然也者、大理於廳後問賴景真人、陳此旨歟、仍被行宴穩座等了、法性寺殿御事之時一井止之、賴業不甘心、康和三年京極殿薨給、件年列考共止宴穩座、依外祖之儀也、四年列見雖非年之由不止之、賴業曰、不可及三度之故歟者、
廿六日壬辰 天晴、午剋向東山、故攝政殿御月忌也、講演了云々、又被敬白、千部轉讀各一品讀誦云々、有金泥一品經、又被供養百部素紙經、中宮權大夫、定房、藤中納言、實子、春宮權大夫、邦、左大辨、賴、右兵衛督時等參入、自官送餅餠、
廿八日甲午 天晴、御幸取勝寺、午剋出御、予於七條殿門外參會、即騎馬、於金堂被行、脫力公卿座敷南庇、近年依仰云々、行事右中辨長方、藏人、左佐、帶劔正笏自壇上參上

嘉應二年

二月

九日庚寅

初參後日須申行政也、而列見可參、仍今日申行之、有例云々、依相語予參、六角宰相遲參、仍示左大辨令着廳、申文了六角宰相着廳、外記門出立間、依位次少納言定宗立下、光力經房示之令立上、而兼口立定宗上、若存北上由歟、經房示之令立兼光於經房下云々、請印之間、史生取印盤退出之間、拔笏懷中、迷惑歟、於南所着座之間兼光同時着座揖如何、經房受光力揖、次起座、忽覺拔之、於陣開有申文、予慣公卿昇進之時不存申文、左大辨於南所觸予之間、不可然之由答了、仍大丞退出、經房差專使招取有申文、

九月

卿後、乍立奉仰申承雜事、不然歟、自座前可參歟、又不可着劔歟、敷壇上之時、自壇下參上可如此歟、
廿九日乙未

(野宮本奥書)

元祿第三七月十二夜於燈下一校畢、

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定基

元祿第九八月八日又一見了

二日己卯 大夫史隆職示送酒正祐安真人許曰、日向重任宣旨一昨日已成官符、所相待政也者、仍內々令觸祐安觸大外記

○右嘉應二年二月及九月依進獻記錄抄纂收之、以洞院家記一校了、

嘉應三年(承安元)

正月

四日己卯 有御元服後宴事、

內辨宣、大夫達召_レ、此間右大臣以下雁列左兵衛陣南頭、少納言出召、諸卿入承明門東扉就標、于時及黃昏、左大臣降自東階加列、經大臣後大納言前、加右大臣上、上壽者權中納言資賢卿離列、經王卿列上到南階下、此間采女撤御臺盤

承安元年

七月

五日丁丑 有政、上卿、定房、參議、左大臣、少納言定宗、辨經房等許也、次又有御卜、又有內文云々、

八月

十七日己未 陰晴不定、乘燭後小雨、有政、申剋參衙、六角宰相、家頭、少納言信保等參入、辨不參、少外記中原師方法申、請印如恒、法印成清并阿闍梨解文三枚也、事了參相國、

十一月

十二日壬午 天晴、有政并陣定事、昨日可被行、今日之外無日、是新嘗會御稻官符請印也、可參由、稱大外記賴業申狀、召使來催、依風病發動難參勤之由答了、而他人又不參、仍今明兩日可被行之日也、今日者爲休日、雖有例、可謂希代、明日被行哉、乍恐可洩申之由、稱賴業真人申旨、召使來觸、予曰、明日有故障難參勤、今日休日、進退非可示左右事、隨催可參也、若爲今日

覆、不撤酒臺覆云々、上壽者未離列之前可撤之、歟、又御酒臺覆同可撤也、上壽者昇自階東頭、入自西第二間、到御酒臺東頭北面立、後取采女進出、取御酒盞授上壽者、々々取之、近則御帳間西邊授陪膳采女、々々取之置二御臺盤、上壽者跪南庇祝曰、祝詞之俛伏、起再拜、群臣同再拜、了上壽者跪、次陪膳采女取御盞奉主上、々々舉酒、陪膳采女受御盞授後取采女、々々受盃置酒臺上、此後上壽者退下、經本路加列、左大臣以下拜舞、公卿稱萬歲儀、左大臣昇殿復座、右大臣以下同着座、無謝座、謝酒、

○右依進獻記錄抄纂收之、

者、依陣定參隨次可着行也者、早申定、大外記今日猶可被行者、早々可申其旨、爲早參也者、召使即歸來曰、今日可被行者、仍未剋相具侍從參前相國殿、花山院、侍從向中納言兼雅方、其間予依近隣參攝政殿、上御門北、東洞院東、那網、即退出、過花山院前之間、侍從連車參內、入侍從於左衛門陣、次着左衛門陣、于時日沒之程也、權右中辨出左衛門陣、雜色不相具、於、經離內入外記門、此後左大辨_實、又入外記門、頭辨方、於官人座砌邊氣色、予許之、仍入左衛門陣、雜色不相具、自、令召使示予曰、爲御使參內之間、不著結政者、此後左少將有房朝臣懸裾、相具數多難人、出左衛門陣、主殿察取松明立櫻樹下、結政事了之由、召使來告、召力使申時曳戶、只今他宰相不參、仍仰召使云、大辨可被着廳之由可申者、即予着廳、主殿察取松明前行、當予座間、中、立南庇東柱下、召使來後方云、權少外記師朝可覽文、而爲初度法申可申請之由申者、予諾之、左大辨着廳、少納言定宗着床子請印如恒、御稻文一枚之外無他文、事了出外記門之間、召使

中南所物忌之由、予入内、昇温明殿東壇上、自南^第南行入巽角、出間着淺沓、不歸出、仍又不揖、此事猶歸出可揖之由、先日左大辨執之、予存不可然之由、經南壇上越溝板橋之後、下裾入敷政門、口座無人、仍昇南殿、亥剋有陣定、在彼^部

承安二年

正月

十七日丙戌 申剋參殿下、今日政始、花山院中納言、^兼六角宰相家、參入云々、付禮源中納言^類、新宰相額參入云々、

〔安元元年秋(承安五改元)〕

七月

廿八日、丁改元事、^{改承安五年、爲安元元年、}

一、詔書廻覽事、^{但悉不取、見下子細、}

一、詔書文從御所有御不審、仍上卿被尋于大内記、大内記陳答、仍被仰清書事、^{使左衛門權佐}

一、光雅^{五位}藏人、帶劔笏着軾奉赦事、^{召仰列、官等事、}

一、權右中辨^{經房}、於陣被下吉書給事、^{結力、官等事、}年料文之時持笏之由、左大辨被尋問經房事、^{不知由、答給事、}

一、吉書^ヲ左府披見之樣失錯之由雖自稱、還善說事、

一、吉書於殿上御侘子前令覽于關白、^{直衣、}已後挾杖奏聞事、

一、奏聞之時前後揖數事、

一、光雅藏人方吉書奏聞、依爲職事無揖事、

一、計在位年限有三說事、^{或自受禪年計之、或自即位年計之、或自改元年計之、}算博士行衡勘之持來事、

八月

五日、^{癸丑、}

一、改元以後政始事、

十日、

一、時忠卿始被渡饗應事、

一、以細劔爲贈物之時付平緒事、

十二日、

一、建春門院自他所還御之便路、臨幸中山堂事、

十四日、

一、放生會參向人々事、

十六日、

一、法皇若宮^七爲天台座主明雲^{行力}爲御弟子御入寺、扈從公卿不可令踰居、但可依時宜并先例等事、

一、於座主房饗應事、

一、被獻御贈物事、^{以俗被獻、子細事、}

一、太上法皇明年滿五十御算、公家可被行賀禮由事、

外記經明跪小庭、左府云、可被參人々今ハカク歟、外記申云、前大納言、右宰相中將可被參也者、左府云、早重可申者、外記稱唯唯退歸、此後前大納言、新大納言、右宰相中將參入、勘文至于中宮大夫許被見了之間也、仍卷之被授前大納言、其後次第披見之、新大納言不見之、至被授前中納言于左大辨許、見了取笏候、左府云、可讀申、則讀上之、左府頻不聞之由被示之、然而微音讀了、取笏候、左府曰、可被定中、

左大辨定中云、養治、治和、

右宰相中將、安貞、

六角宰相、大應、治和、

左宰相中將、養治、

左兵衛督、養治、治和、

源中納言、安貞、

予、安貞、

藤中納言、養治、

新大納言、安貞、

中宮大夫、養治、長親、

源大納言、養治、安貞、

前大納言、安貞、

右大臣、安貞、治和、

左大臣、養治、

已上取條詞、源中納言以下或云、文章博士敦周朝臣、光範、右大辨藤原朝臣等勘申、或云、右大辨藤

原朝臣、文章博士敦周朝臣、光範朝臣、予以上云、年號字事、

各定申畢後、左府令官人召光雅、々々着軾、左府云、各被定申儘不覺悟聞、聞カ各被申之旨可被奏者、人々定申字等示光雅、々々聞之奏聞、可カ關白殿令候御所、內覽奏聞許也、光雅歸來仰云、一同一定申者、光雅退、左府被命此旨於人々、又云、有難者各可被申、但養治安貞兩字多被定申、就之可有難事歟、於養治者定申畢、難申左右者、右中將云、安貞厥文吉歟、先々難、不候厥座之間不審子細、何様候乎者、左府云、安貞難事、年號者可象天、而此文易坤卦文也、偏有地無天、又末文二夫二主之文有憚、永萬度此難出來、殊難避歟、至此條不可有憚之由、會釋可出來也、中將云、所カ一門引之文誦十餘行依爲吉所定申者、此外強不被申也、被定申此字之人等閉口不言、左府殊執之被出難、又中將申子細之故歟、但一卦之內爭無吉凶之文、只所引之心彌可有沙汰歟如何、安貞者、永萬度左大臣被定申號也、中宮大夫曰、○符歟、或元部所引無此字、其時難之、而今強吐詞被誦出此難、前後

之心如何、今夜中宮大夫曰、其時我殊所難申也者、思其事歟、左府曰、養治難可被申歟、中將云、漢文帝德及四海、彼聖代事雖不及左右、依他事帝歎息之詞也、甚不吉歟、左府中宮大夫等曰、蝕者雖不吉事、又此事今案候歟、又藤中納言云、元ハ首也トハ始ト云也、カウヘト不可讀事也者、又右府曰、件實殊事歟、儘元ヲカウヘト讀事見何書哉、宰相中將云、漢書以元讀首者、中宮大夫曰、始心也、カウヘトハ讀マシ、不可自由、元ハ首也ト云ハ、其コソハカウヘヨト被命、藤中納言啞不言、若不及沙汰之由存歟、又如何、左府以光雅又被奏曰、安和之外上安不見、又人々所難申如此者、光雅奏聞、歸來仰云、改承安五年爲安元々年、任嘉保二年例此事仰誤歟、今度ハ寛治ノ○ノ本同之、オ本若又嘉保ヲ被改例ナラハ、三年歟、嘉保ニ改ル例云々、然者元年ト可仰也、右府後曰、若三年歟、被在此旨歟、合作詔書、但觸神社訴者非赦限者、先是左府被尋取勘文、左大辨傳上之、依左府命不傳上薦宰相、只直自與座方至于左府召內記、大內記業實就軾、被仰詔事、其詞如、此間人々多退出、源大納言、子、左兵衛督、左大辨、候、草奏間兩亞相退出、業實持參詔草入、候軾、左府被見之、

乍入宮被授源大納言、源大納言被傳中宮大夫、見了返獻、先被氣色中宮、大カ有承諾氣色、詔書者大事也、被見合識文之人、是間有先例事也、仍左府之心在中宮大夫歟、而源大納言又有氣色、仍恐被授之、亞相如形披見、令被傳中宮大夫、々々委被見之、無被申事、次被授予、々不取之、申云、皆悉可見下歟、大夫曰、不可然也、其マテ可候歟、予然者同事候、不可見給、大夫猶不可授之、左府同不傳亞相、直被返獻左府也、即返給業實、被命內覽之由、業實云、關白令候御前給歟、仍左府留之、召光雅被示內覽并奏聞之由、光雅歸來仰云、仁風未扇八年于茲ト書、相加受位三年歟、若自元年計之歟、然者可書七年、先例有沙汰之様令覺給、是又有例歟者、左府召業實曰、依存先例所書也、但猶所相具之文書引勘可申者、業實歸參、持參申云、以寛治八年爲嘉保元年之度、九年于茲ト書、今度被用彼年例、仍所書也者、此間光雅在宣仁門代邊、左府遙被示云、以旨可被奏也、草召取雖可獻、有煩、可爲同事、直取之可被申此旨也者、仍光雅召取草

於內記、持參御所奏聞、歸出仰清書之由、有寬治例者
 可依彼例、伴年事不合覺悟給之間、所被尋仰也者、是
 皆博陸御命也、召業實被仰清書、須史持參之、本白書、又
 乍居陣付光雅內覽奏聞、返給、令外記召中務權大輔、
 經家朝臣帶劔、若軾、左府出詔給之、經家朝臣取副笏退
 出、左府召內記、業實參上、返給宮、左府召光雅、帶劔、
 參上、左府被仰云、依改元事被行常赦、常赦、由、詔書
 書之次被、詔書施行以前令免囚徒、但觸神社訴之輩非赦
 限、光雅奉之退出、先是左右尉以下東門內北腋二行列
 立、光雅相對上臚尉仰此旨、尉以下駒取向獄門免之、
 非常赦時佐所向獄門也、此後權右中辨經房朝臣不持笏
 殿上左大辨經房朝臣云、申年料文之時持笏之由承之、如何、且幸
 相入道成願被示此旨之標所覺悟也者、經房云、件條不知給也者、
 吉書加賀國、覽左府、々々披見之被返授、經房朝臣結之、
 經房退入之後左府云、是吉書也、奏聞下之、而我不結之、只見之下了、
 大失錯也者、此事實不然也、年料文先覽一上、仍覽之、然者左府所為自
 然也、而被存奏下
 之由、還備案也、此後左府令官人被尋藏人方吉書有無、光
 雅申云、只今可候也、左府云、非所望遲々如何、此後良
 久不下之、予起座參殿上、方關白、令坐御倚子前給、經

房朝臣覽吉書、取、退居小板敷、結中之後進寄御倚子
 下、取杖拜之、出上戶參進之處、未出御々、倚子立中
 門廊、東府西面爲畫御座、仍此間光雅內覽藏人方吉書、內藏
 門廊、中門廊不當御眼路、此間光雅內覽藏人方吉書、察臨
 時公、歸出無名門代、此次第如何、辨奏了返置杖之後、取件杖可奏
 用、歸出無名門代、也、然而時廻推移、殿下久御坐、無心故歟、所爲
 如、來中門廊、經房朝臣來、出御之由示光雅、光雅令藏
 人申事由、此間關白令參御前給、主上出御、御直經房進
 參、當御眼路跪揖候、主上令目給、經房唯揖、自贖西贊
 子北行、長押下突膝、々々行入御所南間奏覽之、主上御
 覽吉書、如元卷之、令置御座上坤方給、經房副置杖於
 長押、依非弘庇參進給之、退下長押下結申、取杖揖退、
 總揖四々度也、經房曰、入道大納言光賴猶可有二度之
 由被申云々、然而故光房朝臣次第有四度、仍隨彼次第、於南弘庇授
 杖於光雅、々々奏覽吉書、依爲職事無揖、先是左府退
 出云々、他上卿不候、依光雅命予着陣、經房下吉書、即
 返下之、次光雅下吉書、召經房下之退出、于時子終剋、
 計在位年限有三說、後日算博士行衡勘之持未、仍續
 加之、
 計在位年限有三說事、或自受禪年計之、或自即位
年計之、或自改元年計之、

寬弘五年七月十日戊辰、藏人頭左中辨道方奉勅問曰、
 先年算博士茂明所奏易勘文、廿二年丁未廿六日辛亥
 御厄年事、自改元年計之歟、自即位年計之歟、子細可
 言上者、算博士厚範申云、去年所奏二十二年、自即位
 年計之、易軌術自受禪年勘之、茂明說云、當代准反正
 之主、自即位年計之、是流演文也、已奏此由、野本
〇野本
 無之、仰云、村上先帝御記、應和四年直幹作仁〔王〕會咒
願文二九年、被問此由、申云、唐宋本朝以改元年、文時
所作咒願文廿年由、與直幹依異、令問其由之處、自即
位年可算在位之數也、直幹所申不得其理云々者、厚範
申云、易軌術即位時同爲正云々、此者非子孫受禪之
義、因受禪而爲正者、子傳父位云々、當代非連又父傳
子之儀、故自即位計之、光仁光孝是也、或自受禪之年
計之、或自即位計之、易術之心也、自改元計之他之
一說也云々、
 一條院圓融院長子也、用反正、光仁光孝或爲人臣登皇
 位、或群臣相讓即位、仍以即位同用之、反正君草創主

也、治安四年明法道真清賴隆等當中與厄之由勘申、後
 一條院非繼體之君、仍不可當彼厄歟如何、繼受主也、
 背注說蒙竊、感歟、或行衡注也、爲散
後鑿不審也、
 八月大
 五日癸丑 天明、今日改元、去月廿八日改承安後政始云々、
源中納言、雅賴、任納言後今左宰相中將、家、左大辨、實藏
人頭左中辨長方朝臣、選參、上卿以下着南所之後、參入着結
政、吉書加裏文、不着南所退出云々、權
右中辨經房朝臣、左少辨兼光、少納言信季等參入、上
卿於南所令召使放座後立蒞、暑月或放之云々、事了南
所門經築垣與樹間北行、依可出陽明門也、至于陽明門
立歸揖之時、當南間北柱之程、今日必可有陣申文也、
而上卿忘却歸家、左大辨以下參陣雖相待、數尅不被參
入、仍權辨送使於上卿亭、忽覺悟營參、而問大史不參、
小史座頭例不分明、仍遣召之處、大史清信參入、晚頭
事了、各々分散云々、

十日戊午

天晴、中宮權大夫、今夜始渡、去二月三日女房廿八日女房并予始向彼亭、四月十日權大夫可被渡此亭、而自前驅既比重儀及今日但不例之後未幾出仕、來十六日可被出仕云々、前驅二人、布、車副一人遣車、左少將時實帶、在共、被入門之間、前越中守行雅、侍從兼季、散位親家下立中門廊外庭、予平禮、向客亭實子、相共着座、面謁之後被入簾中、侍從兼御籬、數尅對面、出二棟廊東面、此所稱差敷、上達四本、飯皆(實例飯也)汁依(○武力)等也、殿、兼居之、陪膳親家、上人前三本、但物員同上達、汁居折敷也、兼居之、陪膳親家、役供諸大夫等、一獻、二獻汁、三獻、每度權大夫被取盃盞固辭、時如此、即、紫檀地細細細、紫草裝束赤地錦袋、即以細銀爲每度取之、付平緒者也、然而風(○爲之)轉儀、又三位中將基通元服之時、宗、兼季取之置大夫前、又引馬、自關白右府爲加冠、不付平緒也、兼季取之置大夫前、又引馬、自關白兼給之、自與方可引出也、左馬允家高取松明前行、今一人然而隨便只自中門引入之、右馬允高清引之、一廻之後、中門、不參、右兵衛尉久良、右馬允高清引之、一廻之後、中門、前驅請取之、時實朝臣取劍前驅、此後被歸了、于時半漏云々、抑劍此亭設長橫令入之、令持仕丁、相副出納送彼亭、夜半許伊豫內侍(前肥前守保說女、實)死去、年三、當內侍也、聊病邪氣之上飽瘡云々、

十一日己未 天晴、建春門院密々御幸相模守業房淨

始令渡彼房給、予爲屢從、先日內々自女院有此仰、中可已尅參院御所七條殿、着直衣、乘侍從兼(宗)車、頗馴之故也、差綱車副笠時等、當色新調雜色十一人、午刻差御車、院底御車、袖外於寢殿但御棧數前渡七人、皆垂簾、午刻差御車、有畫之御車也、於寢殿東廊南面、新大納言、候御籬、若宮、例御直衣、其色甚濃、御物、色々女女郎花單、乘御之間如踰居、先出東中門外、宰相重、瀧下袴、無引部、乘御之間如踰居、先出東中門外、宰相云、無品位、又非親王、而公卿可居如何、予云、雖非親王、至于公卿何階哉、但法皇自御所被奉出女、院有御籬子之儀、不可有式法、雖奉居不可有厥難、覺法親王者、白河院御存生之時、公卿皆居之、崩御之後不居、覺性法親王之時、公卿皆又居之、只可隨時宜、又覺快親王法印之時、三條太政大臣同內大臣被奉居、是相國奉育之故歟、他人不居、只隨便可斟酌者相公云、可然事也、所々參入之由、不御着(○御着大木作着御)不定之體、被(被)御、大納言候御車後、以前並合立御可存事歟者、此間殿留御車、大納言候御車後、榻、脫香於地上、自盡御乘之、大納言前驅有二人、皆着布衣、猶、脫香於地可着衣冠、車遙在公卿車後、牛童遣之、車副可遣歟、予并宰相中將於馬場殿北方乘車、宰相中將車自中門頗高、車副當當色、牛童同皆垂、藏人右少辨新宗、右衛門權佐、騎馬候御車後、右近將監秦兼賴同候御車後、次公卿車也、出南殿西面北樓門、
北門行更入小殿西面南方樓門、渡御棧敷前給、御棧敷在仍出御此門者、御見物之間難詞、出北方西面樓門、經河原、瀨々、京極大路北行、三條大路東行、此間所々有見物、廻座主房、北東、入南門給、大納言於門外下御車、先押御下簾、卷上御

十一日庚申 天晴、院昨日密々御幸相模守業房淨土

寺堂、院明可有還御、女院今夜還御云々、
十二日庚申 天晴、院昨日密々御幸相模守業房淨土寺堂、今朝還御之便路、臨幸予中山堂、兼下知其旨、後聞之驚思給之由、申建春門院女房、御返事云、還御之即渡御此御方、殊有御感、少々有見取事等之由、所被仰也、又後日資賢卿云、伴日候御共、地勢殊勝、佛壇之體神妙之由、於御前西光所申也、又聞、西光依仰忽取差圖云々、蝸舍之面目也、
十四日壬戌 天晴、放生會上卿按察中納言、實、左宰相中將、實、辨藏人左少辨兼光、左中將定能朝臣、右少將雅賢朝臣、左衛門權佐光雅、右兵衛佐資時下向、自餘代云々、
十五日癸亥 天晴、但雲層間聳、夜月不明、後日左衛門權佐光雅曰、初度下向之時、就顯隆卿記留立中門外、然而其後任近例只入立舞臺邊、
十六日 天晴午後小雨、今日法皇若宮(建春門院御籬子、實)遊女一藤腹、被丹波局、御年七歲、藏人爲天台座主權僧正明雲(故大納言、顯通卿子、弟子、右少辨親宗奉養之)爲天台座主權僧正明雲、顯通卿子、弟子、

願下御簾并下御車差中門廊、大納言被候御籬、此間予相願於上着香、
公入門、下御之間即昇中門廊、若宮經透渡殿、令入寢殿南庇東向障子給、座主(着香)兼母屋西方東向被坐、其內儀不見及、南庇御籬被垂也、公卿着寢殿東庇座、殿上人等在中門南廊座、源大納言(定)被坐北面簾中、依座主親昵內々被來訪歟、供御膳、陪膳權少僧都實修云云、頃之依右少辨命、大納言以下移着寢殿東北廊、(兼)供菓子、飯(○餅歟)、油物、菓子、柿、菓、野老等、根糖居前、中居菓子、不似常禮歟、依次飯、次菜二、高坏今四本也、人々着座之後卷御簾、乘之一獻居冷汁、下箸、二獻居熱汁、三獻居粥漬、伏箸復本座、役人僧也、此所非御前、強非後事歟、今案、座主若以大納言御預儀之儀、於仁和寺御室如此云々、彼者法皇御息、被獻御贈物、證也、爲親王、是爲凡人、雖准歟、聊可有會釋之詞歟、被獻御贈物、證大御御手跡、納銀篋、裏紫地、源大納言被取之云々、先年號院道錦、以青絲結之、付銀松枝、源大納言被取之云々、先年號院道主弟子、實成範卿子云々、仍座主被奉送、仍故改彼儀以俗被獻之云々、右少辨取之賜御共廳官、次座主令差御車於寢殿南階間、大納言候御車簾、此間殿上人騎馬、予相公下立中門外、于時小雨、上下擁笠、但御車不覆雨皮、於河原雨止、經本路還給、今度不廻馬場、直令入七條殿西面南門給、入中門差御車、所也、予

相公不進出南庭、下御之後昇中門廊、此後上下退出、予參關白殿、松殿、於三條京極、牛、令童遣之、又令留雨皮持、依北政所御不例也、今晚殊煩給、今朝聊令落居給、石屋上人自閑所參入奉加持、是前太政大臣殿召寄令聖法師候護身、御所中似無便、可奉渡大宮殿北政所之由、相國令申殿下給、然而全不可有其儀、大宮殿有光物之由、士女等稱之、依御病爭令渡、脫力所給哉、不可然、只可召寄彼聖人之由被仰、仍被召寄、近年所蜂起之轉申病加護之法師也、自去五月姪給、其後及物不食、其上時々有溫氣、身內辛苦給、殊憔悴、頗有怖畏云々、次參大相國院花山奉謁、我家女子不幸也、而此人只今似有本意、雖悅思、宿運令然歟、更不可憑御有樣也者、申終廻歸家、窮屈甚無術、太上法皇明年滿五十御算、仍公家可被行賀禮、是延喜康和仁平等例也、今度被用康和例、但又少々可在時宜云々、今日被仰上卿始行事所、傳聞、未始廻、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雅帶劔革緒把笏、今日殊無奉仰之義、只兼日上卿事仰定、仍行向仰之由、後日光雅所談也、向中宮大夫大納言、大宮西、四條、大夫、冠直、出客亭、權佐着座、仰云、明

年御賀事令行、行事所始日被仰上卿事仁平例云、云、已上大夫後日被注送旨如此、權佐歸參內、閑先是陰陽頭賀茂在憲朝臣於藏人所勘申日時、擇申可被始、院御賀雜事日時、

今月十六日甲子、時申、

安元元年八月十六日 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

藏人頭左中辨長方朝臣內覽奏聞了、下藏人左衛門尉藤原尹範、檢非違使一職也、後日子問光雅云、尹範一職也、明年正月時申此旨於院歟、然而當時侍中等之中堪其辭、頭辨申定行事之故被仰之、若可被留歟者、是又有例事也、尹範下出納佐伯久親、二職、次頭辨、藏人左衛門佐光雅、藏人尹範、出納久親、小舍人矢田部文則、國守小舍人、相率、于時未向行事所、大膳職、此事兼日申事由、任康和例可用一本御書所之由、依有便參入、奏聞云々、仰云、如然事只可隨時宜者、乃頭辨此所、是且點定云々、頭辨、昇南階入南庇、帶劔笏、著母屋東壁下座揖、西、權佐并尹範已上兩人、昇同階、自南簀子西行、入西第一間北行、副母屋北障子東行、着東一間座、南面、頭辨座、尹範着其西間座、南、出納着南庇西第二間庇、北面頭、已前、雖敷小舍人座不着之、藏人頭着座之時、小舍人不可着座之由、頭辨被命云々、道々細工着西庇座、北、東面、

各着座了、出納盛道々細工見參、無懸、於柳宮、

道々細工見參、

銅細工右馬少允藤井貞永、

塗師造物所官人代中原有貞、

木道物部兼國、爲安、

平文師清原貞安、

蒔繪師清原則季、

安元元年八月十六日

持來尹範座前、尹範取文許授權佐、々々傳頭辨、頭辨披見之、次第返下之、次出納成吉書加判、加賀國○精脫、歟、好絹五疋、是不見用途、如法吉書、

藏人牒 加賀國、衛、

應早速進上精好絹疋疋事、

使

牒、件絹爲宛明年三月院御賀用途料、所仰如件者、國宜承知差綱了於使者早速進上、用途有限、緩怠牒到准狀、以牒、

安元元年八月十六日 出納左衛門府生佐伯久親

別當左大臣藤原

藏人左衛門少尉藤原

頭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

左衛門權佐藤原朝臣

修理左宮城使左中辨藤原朝臣

盛柳宮持來尹範座前、尹範加判返給、又至于權佐座前取判、至于頭辨座前取判、復座、次道々細工前居衝重、大膳職、次勸盃、遣酒、不居頭已下前、次小舍人自北庇取薦一枚、經西庇敷母屋內、其上置木退、次木道進寄遣始御脇足、次頭已下退出、于時日沒程云々、已上後日備佐所、和仁平無詳記、仍頭御賀用途料准絹十萬疋、談也、今日儀、康辨相讓計行云々、御賀用途料准絹十萬疋、越中守盛俊募重任功可進納云々、今日米布材木少々云々初進行事所云々、須進物總數解文之所、行事雖仰遣其旨、不進之、如何、今日駒引也、上卿源中納言、權、宰相左大辨、定辨左少兼光、少納言顯家、近將左中泰通朝臣、右少隆房朝臣、馬助云々、後日左大辨被談云、上卿不令開函、可令外記開、乍封於陣招藏人源基行奏聞、事了可內、密被試○誠力云、基行歸來、仰聞食了之由、上卿云、可返云、就御所可奏也、

給也、藏人有執氣、猶被示其旨、仍退歸持來、遂不開返給之、又可令入御馬之由仰外記事、不召立乍居座被仰之、以召使召外記可仰也、大內兩儀里內門內儀仰之、依入中階內也、取御馬之時、引分使泰通朝臣、隆房朝臣自取件御馬出、不可然事歟、院、新院、關白殿也、隆房朝臣兼兩所云々、賜御馬之時、上卿乍立捧笏取網拜、左大辨跪挾笏、更立取網拜、

十七日己丑 天晴、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雅奉仰云、御賀童舞事、各仰父卿、源大納言房、子、八、中御門中納言家、子、十、不仰其舞、只童舞可用意之由、仰遣云々、但內儀、陵王中納言子、是康和祖父右大臣息宗重者爲客被刺之人也、爲父吉例、爲子敢不吉、人々被尋其子之時、隱之各申不候之由、先例童舞人久我大相國、中院右府、是皆胡飲酒也、爲身爲吉例、其外康和宗重季輔、仁平定家雅仲不吉、仍人々隱之歟、隨有經營無其益事也、中納言先度辭退、容顏異體、且可有實檢之由被申、頗有御興言云々、大納言童只今無胡飲酒之儀、權佐爲令存其故、御教書懸紙曰、陵王中御門中納言息也、先

是雖不仰其舞、爲令存納蘇利也云々、而胡飲酒可舞之由、獻請文、此旨權佐申院、仰云、重代舞胡飲酒、大納言所存非無其謂、件舞今度可御覽之由存思食、何事有力旨哉、康和仁平父丞相取勅祿舞其曲、至于件條今度世以不珍歟、如何、又御意不思食、又大納言其條有存旨歟、至于童胡飲酒者只今雖無其仰、存其旨可然歟者、

十九日丁卯 陰晴不定、中宮自去八日御不例、

廿日 令增給、溫氣令相加給、仍今夕自閑院行啓土御門亭、五條中納言家也

廿一日己巳 天晴、日向國遷任功申請宮城大垣三町修造宣旨今日到來、隆職宿禰內々所送也、仍不致便祿沙汰、

廿二日庚午 申剋、雪雨、酉剋着直衣參中宮、土御門亭、母儀二品以女房被悅示、御不例猶同事云々、權大夫被謁、數刻閑談、月出後參北政所、御不例猶重云々、謁女房退出、今日依侍賢門院御忌日、院御幸法剛院云々、廿四日壬申 天陰、午後雨、頃之休止、晚頭藏人左衛

門權佐光雅奉仰示送曰、今間有可被仰下事、可令參陣、懸紙曰、流人事也者、仍秉燭參內、院、候殿上相待辨之間良久、藏人左少辨兼光參入、仍着陣、與光雅來仰云、鴨御祖社祝鴨縣主祐季擗留延曆寺釋迦堂衆僧侶、有罪者須經奏聞、恣致陵辱、已背朝憲、宜解却見任者、延曆寺惡徒大法師辨圓治部省令還俗、仰本寺令召返度緣、宜處中流者、祐季事仰詞書、折紙懷中、有其氣色、仍予乞祈口宣下之讓所見給也、自持出之無其理之懷思給如何、予云、此事不可然歟、但先例目錄體六下之云々、先往年故九條大相國(伊)被示此書懷、其時定位置層歟、可書立紙歟、祐季事任上社神主重繼例、可止社務之由、以右中將光能朝臣被仰光雅、而件宣旨依光雅內々相尋官之處、解却見任云々、此旨內々又示道光能朝臣許、仰趣可解却見任之機、有御氣色、而止社務之由所讓仰也者、仍仰旨如此云々、抑此事起去比法成寺久住者居住祐季領後、而辨社領聖有破云々、而辨延曆寺釋迦堂領、彼堂衆立梓榭、而祐季云々破棄之、仍堂衆忿怒、惡僧十餘人引率行向新造宅、致狼藉切舍屋、祐季候御社之間、從者并工等打伏之謂取、祐季相具之參院、賜檢非違使、件事山大衆訴申、仍被行此罪、又辨圓者件事下知僧也、阿闍梨云々、件僧非此一事、十條惡逆在彼一身、座主出門皆春知云々、仍有流刑、但不被勘罪名如何、光保朝臣以後如此事問出來、鴨社董務事誰人可行之由不被仰云々、予移着端座令敷帙、召左少辨仰以前兩事、即持來領送使差文、在懸紙、無裏紙、爲東山道左衛門尉所差進也、予披見之返給、不奏文也、辨結之、予目辨、稱唯、此次申云、檢非違使所參入也、可追京內之由仰

歟者、予云、職事不仰此旨、然而爲恒例、早可仰歟者、又曰、中流國伊豫信濃兩國注申、而伊豫爲院御沙汰、信濃可宜歟之由、且職事所申合也、如何、予曰、職事內內被示其旨者、早可遣信濃也、持來官符、入符、一枚記送使予披見之返給、外記伺氣色、仰可持向結政之由、外記稱唯退、是又無內覽奏聞文也、次令撤帙、退出之間、六角宰相家參陣、爲請印也、宰相候橫座、上卿目、起座可向結政、而遲參也、近代間直自里亭向結政云々、少納言信季同向結政、今夜大夫史隆職不參入、妻喪之後未出仕、大外記賴業依故障不參、後日付舍弟造酒正祐安尋送今夜次第、曰、先被仰解却見任之由歟、被仰配流事歟、董務事長平奉歟、件事職事仰上卿歟、希代事爲散蒙云々、子細答了、大外記師尙依父喪不出仕也、參殿上方、於鬼問謁女房退出、

廿六日甲戌 時々雨、未剋參院、七條、次參中宮、土御門殿、御惱猶不滅云々、次參殿下、北政所御不例又猶不滅云云、秉燭之後歸亭、

廿七日乙亥 天晴、已剋權少外記經明持來諸道勘文、安樂寺出來事也、來廿九日可有仗儀也、上卿左大臣云云、披見返給之、向東山堂、行恒例彌勤講、今月布施供養事、隆遍阿闍梨沙汰、秉燭歸亭、藏人左衛門權佐光雅宣下云、鴨御祖社禰宜未補之間、禰宜鴨縣主長平爲代官令勤行社務、卽下左少辨兼光畢、

廿八日丙子 天晴、近日脚病更發、仍令主稅頭知康朝臣加灸治、今日先灸上方、與衣一重、又侍從灸頭腹等、廿九日丁丑 陰晴不定、未剋大雨、頃之止、日出程參鞍馬寺、昨日七八所加灸治、不及爛、仍所參也、未始剋歸亭、此後雨、晚頭灸腹、今夜安樂寺梓事有仗議云々、

九月

一日己卯 雨下、先考遠忌也、佛阿彌經法、送觀音寺、依參カ灸治不參向、前大相國又依北政所御不例不定向給、

屋無一全、

後聞、橫河根本相爲大風被吹仆、或山僧云、慈覺大師滿四十年齒落死相現給、仍避東塔飛寂窳之地至于此所、伴地爲體、向在三尾、彼中尾上有龍穴、彼穴上被建立橫河之中堂、謂之三鉢峯、伴峯隔谷西方南北亘有峯、是被埋如法經之所也、伴三鉢峯北尾末邊谷路傍有此相、其體高五丈許歟、南方有穴、其內一丈許也、高許尺、往年見始之時、其穴口切立格子、近年見之、立板二枚、其廻有針貫立鳥居、其內人不入、鳥羽院御幸之時、於針貫外令禮給、伴樹々ノ程ヨリハ不高シテ枝ヲ指也、今不枯、有青葉、慈覺大師籠居此內、令行法華三昧給之間、夢服甘露、覺猶餘味在口、其後命延、建立堂宇、入唐給也者、予今聞此事、佛法滅相染肝悲者也、大概計之、慈覺大師年四十滿給者、天長九年歟、然者自彼年至于今年三百四十四年歟、其時此相爲舊樹、內有穴、居住給之程也、推量之、其以往經四五百歲歟、都合給及千歲歟、彼橫河僧綱以下評定、先爲寺中安穩、始

夜半南方有火云々、風雨烈

院御幸鳥羽、自明日依可被始行成菩提院御念佛也、

二日庚辰 雨下、自去夜至今朝大風、日向遷任功宮城西面瓦垣三町令取損色、今夜天有光氣、

三日辛巳 自今日主上御祈被始行七壇北斗法、仁和寺、伴僧、八人、法印行海、已下伴僧六人、醍醐、法印任覺、仁和寺、權少僧都仁隆、同、權律師俊隆、同、法橋寬敏、同、阿闍梨寬顯、同、於三條鳥丸院御所被始行也、近日皇居開院也、後聞、三

七箇日以後、御室令行金輪法給、余皆金輪供云々、

七日乙酉 今日先妣御遠忌也、佛迎攝阿彌陀、經法華、依灸治不參向、

九日丁亥 雨下、院女院令入熊野御精進屋給云々、院去三日可入御之處、中宮御惱重、仍延引、女院本今日可令入給也、

十七日己丑 時々小雨、亥剋女子十五〇逝去、數月所勞、於乳母家有此事、

十八日庚寅 天陰、自亥終剋至于丑終剋大風、京中舍

百日仁王講、或曰、其跡可立塔、伴樹可造佛像云々、又前大僧都章實議曰、天竺菩提樹爲王被伐、其跡積石云云、准彼例如何云々、人々稱不似例云々、爲人被伐、爲風被吹折、所詮同事之由、章實執之云々、或曰、如元可推立云々、又聞、天王寺西向鳥居懸額鳥居也、顛倒云々、十三日或僧參詣、後日歸來云、可作改之材木十四日所引置也、後聞、山階寺南圓堂廣目天梓柄自下一許尺、并手指三、爲大風被吹折云々、件事山階寺別當前權僧正覺珍即言上旨、不空羅索御手被吹折云々、殿下令驚給、被尋問先例、猶委可注進之由、被仰遣之處、被申云、以大童子師童說言上遊無實也、廣目天手并梓云々者、仍差遣有官別當被實檢之處、伴梓本自所折也、以紙之、而大風吹開扉之間、伴梓紙捻切、所令取其梓之御手引之所折也、但伴御指折目有釘、是又本自取令折給歟者、聞九月下旬之比、前皇后宮大進光長依自願、參詣春日御社之次見之、伴御梓寄立御肩、未奉加修復、其後無沙汰歟之由、所談也、

又曰、東金堂修理功終、是太皇太后宮權太夫俊成卿遠江功云々、其外私奉修造南圓堂、又北面大垣修造大功之上、又修造加彼等、衆徒殊嘉悅、俊成卿參詣春日御社之時、衆徒爲訴其事行向宿所、相共泣涕、不堪響應、及猿樂分散云々、抑南圓堂內壁所奉圖之大師等影消失間々皆塗新壁、纔所殘者不塗之、令塗圖外云々、又曰、別當僧正爲減多年住寺之間不慮罪業、偏以別當得分宛修理料、修南面大垣廻廊百餘間堂宇等、修造功畢辭申別當、猶居此職者、不慮貪佛物歟云々、然而無勅許、實清淨之善心也、抑依此事可蒙勸賞之由不存、然而勤之體爲被聞食、申請實檢使、仍遣有官別當、々々下向、僧正與祿物、參言上大功之體云々、又後聞、春日社若宮御前鹿向北鳴、頃之寶殿震動有光明、其後大風吹出云々、九月廿二日依此事有不書、今夜亥剋女子葬船岡西野、最密儀、土葬也、乳母、賴成朝臣偏致其沙汰也、聖人三口所令籠也、於西隣賴成宿所可行佛事也、

十三日辛卯 陰晴不定、夜月不明、今日被仰三月院御賀舞人樂人等云々、

舞人、

右近衛權中將藤原賴實朝臣、左大臣一男、年廿一、正下四位、

右近衛權少將兼中宮權亮平維盛朝臣、右大將一男、年廿一、下皆同文、、從下四位、

右近衛權少將兼丹波守藤原成經朝臣、別當一男、年廿一、從下四位、

左近衛權少將兼信濃守藤原實教朝臣、故中納言家成、年廿一、、從下四位、

左近衛權少將平朝臣清經、右大將四男、年廿一、正下五位、

侍從藤原朝臣成宗、別當二男、年廿一、從上五位、

右、

右近衛權少將藤原隆房朝臣、中宮大夫一男、年廿一、正下四位、

右近衛權少將兼備中守源雅賢朝臣、按藤原孫、故右少將、年廿一、、從下四位、

散位藤原朝臣季信、故前備後守季、兼朝臣一男、

散位藤原朝臣盛定、入道中務權大輔、季家朝臣二男、

打物樂人逐可被仰下云々、抑以侍從被入舞人者、逐可被任衛府也、康和例如此、

後日舞人被催之御教書相尋中宮大夫、隆、彼賢息隆房朝臣依入舞人也、即被送之、

明年三月院御賀右舞人可令勤仕給、爲用意内々所仰遣也、者依

天氣執啓如件、

九月十三日 左衛門權佐光雅、奉、

謹上 大宮右少將殿

謹請

繪旨事、

右明年 院御賀右舞人宜令勤任之狀、謹所請如件、

隆房頓首恐惶謹言、

九月 日 右近少將隆房、請文、

御教書到來之時、此定可令出請文給、好歟吉方上洛之後、

十月八日辭退、有持病上不堪其骨云々、仍被替入

侍從藤原朝臣公守、前大納言、一〇二才男、年 從上五位、

右近衛權少將藤原朝臣家光、故從三位家、明卿一男、年 正下五位、

侍從兼伯耆守平朝臣時家、中宮權大夫、二男、年 正下五位、

樂人、

笛、

左、

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泰通朝臣、故入道大納言、言成通卿男、

侍從藤原朝臣公時、新大納言、言一男、

左兵衛佐源朝臣資時、按藤原、二男、

侍從因幡守藤原朝臣隆保、中宮大夫、夫二男、

笙、

中務權大輔藤原經家朝臣、大貳、一男、

左近衛權少將兼周防守源有房朝臣、故入道大藏卿、師行朝臣男、

刑部少輔藤原朝臣隆雅、中宮大夫、夫三男、

筆、

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定能朝臣、故從三位季行卿、一〇二才男、

早々所令尋舞師事給、

是嚴親亞相所示遣羽林之許也、同相副被送之、仍書留也、

童舞二人、大納言定房卿子、去月十七日被仰下了、後聞、大納言之子童師右近大夫將監多忠節以男將曹景節又付之云々、

裏書、

仁平元年辛未、十月十六日、壬午、天晴、時々雨降、於南六條

殿有御賀樂所始事、仍行事左宰相中將宗經以下舞人、左

方左近少將家明朝臣、四位少將實長朝臣、源少將定房

朝臣、右兵衛佐實定、左衛門佐忠、右方四位藤少將

公保朝臣、右少將公光、樂人左馬頭隆季朝臣、源中將

師朝臣、脫力、雖參不上總介資賢朝臣、頭中將伊實、不六位右

少將行通朝臣、中宮亮季兼朝臣、土佐守季行朝臣、前

少納言師國朝臣、中務權大輔季家朝臣、攝津守重家

朝臣、讚岐守成親等參集、以殿上廊爲其所、行事藏人

縫殿權助賴業豫仰所司鋪設裝束、其儀、二行對座敷紫

端帖、爲舞人樂人座、兩上對座敷之、宰相中將東方西蔀懸垂

布、緋、西緣敷黃緣帖、爲近方以下舞人樂人座、十餘人宰相中將先着座、次殿上人之舞人樂人起中門廊、各向樂

所、次第着座、于時申刻、各着束帶、各執持笏、兼居饌、內藏寮諸

有二獻、無勸盃、所雜色々持參盃獻宰相中將、次第傳

盃、瓶子同雜色、件所衆次召近方以下舞人樂人着緣座、

次衝重撤之、內藏人撤也、○之、件次上垂布、雜色行事

相中將以下次第、所衆連盃、宰相中將命也、撤除、始從諸本存之、

(大炊御門本奥書)

山槐記(一册)、借請花山院大納言(定說卿)本、令書寫校合畢、

延寶二年四月上旬

權大納言經光

(野宮本奥書)

山槐記安元元年八月所分、借請左中將宗尙朝臣本、令書寫一校

畢、訛失之所、未及改正、抑去此記類十五卷令書寫了、而此卷

不足、今求出之令書寫之條尤欣然、保元平治仁安元曆等之記猶有

之由、所聞及也、追々尋出之可加書寫者也、

于時元祿第三初夏廿四日

羽林郎定基

安元元年

十月

五日壬午 晴天、有政、未剋着左衛門陣、宰相不參云

云、近年常事也、未代之陵遲每事如此、頃之藏人左中

辨兼光參入、史列立外記門北方、兼光入外記門內、不

着結政、以召使示予曰、史三人候之時辨着結政、二人

之時不着之、而只今史二人所候也、寬治之比史二人參

入、辨着結政之由、粗雖覺悟、口記不分明、爲之如何

者、予答云、先例忽不覺悟、大夫史隆職宿禰參入者、相

尋例之有無可被着歟、但以往例史二人立申文、寬平四

之由粗覺悟、件日留結政哉否之由不分明、可被相計事

歟、召使歸來曰、隆職宿禰未參入、問大外記賴業之處、

申云、其例不分明、但外記不足之時、以史爲代、以如此

可被准據者歟、如此申之間、史今一人參入、於今者不

及沙汰着結政了者、此後結政座事了之由、召使來申、

即召使申時曳戶、予着應、召使自後方密々申云、外記

宗康新任始勤廳事、不可法申之由、所申請也、予許之、

仍無法申、少納言信季着床子、北、權少外記宗康捧筥、

史生取印盤相從、外記甚早定、作法甚異體、予前置筥、

着廳床子、予披見之、香取社司并任僧綱官符也、神事

佛事同時請印不打任事也、然而又是爲常事、仍殊不尋

之、猶太神宮事可避歟、見了之後、外記來、給之、立印

机異方、甕無音之間、史生遮稱唯、其後外記召史生、前

後依違可謂奇異、

印了退出、次參內、開依可有內文也、其儀在

彼部、

十二月

廿五日壬寅 天晴、有政、雨儀、無請印前和泉守季長朝

臣勘公文、季長任飛騨、任中去年、爲行任之經一年、又季長

南所可覽之文等、彼朝臣先日來示、仍予所着行也、一

昨日藏人左少辨兼光示送云、政日可參衙也、而依法華

會可參圓宗寺、事了歸參且隨仰、剋限早晚可存知者、

答云事具了可告送、其時可參入者、酉剋召使來曰、左少辨曰、只今自圓宗寺所參衙也者、即參入、六角宰相懸榻、至于建家、一許町前着左衛門陣座、予追着、春門砌下、須史頭右大辨長方朝臣入外記門着結政、此後觸乘觸、主殿官人取松明在建春門東砌北邊、召使來曰、結政座事了、次召使申時已二及晴、○暗力申狀不敵然而近代如此、曳戶、予相公相共着廳、次第如恒、主殿取松明立予、外記法申、印可據文無之由申之此後可起座也、然而結之音猶聞結政方、夜陰向南所經數剋有恐、暫相待事了之處、史以召使自後方內々申送云、座事了者、於左衛門陣召使所申已虛言也、次第、於左衛門陣開結政了之由着廳、即外記法申、即起座向南所、少納言所向也、起座向南所、於西庇砌取經樹東、此問召使二人取松明前行於北庇改查、此次仰召使遣取筒小使、著座、先令見辨少納言座物居不、召使云、居否依暗不見也宰相同着之、少納言信季着座、即召大舍人、此間右大辨左少辨着座、大舍人居予并相公饌、申文史遲參、左少辨頻催之、史立東壁下、予左顧、來獻文、予頗向坤置笏、於左拔取文、取立挿文、拔落置橫挿文、不與狀也、大卷五卷、一卷內藏、二卷、○脫文歟、又一卷

內藏、次帖紙結、立挿文許當胸持文、之方向坤、史退立本所、予左和泉飛騨兩國、立挿文許當胸持文、之方向坤、史退立本所、予左顧、此後史可着床子也、依暗不見歟、猶立、雖示氣色不覺悟、仍予見文、其時史着床子、見文次第、先披展懸紙、罷乾、四通押付如恒、次以左手抑懸紙左方、以右手皆推遣文於右方如恒、取續文、繕持續文、先見本解小狀、次見右狀及望請之所、次見年月并人名、次見續文、自端見入、或白與見出之、置懸紙上左方、一々如此、今夜文六通、三通無、次取不與狀、置前文左方、解延結緒、取上一卷見之、依及暗一々不見之、只各上卷文許略也、可見次第者、上卷文付板數開展テ、內二籠文チ一卷少、見了大後、上卷文又見テ、如元可籠卷、今一籠○卷、此後取文懸紙、以左手抑文、以右手引取懸紙、以置座力如此、此後取文懸紙、左右手引展令有聲、置長挿上、置座右長挿上、史來取懸紙、更開展長挿上、予取文頗開見之、取上方一々給之、只○心ト隨當取之給之、史取文頗回予方令見、予目之、續文チハ、仰曰、申給ハ、上宣文チハ、一々稱唯、史許也、然而隨之間其○無力、詞只目之、一々稱唯、史卷懸紙了之後、予攪遣不與狀等、史又乍五卷披覽之、予一々目、是又下所司ト仰也、以扇攪遣結緒、今一兩卷未覽了予給之、失也、稱覽了之由也史取之、如元結之、退歸、取書狀退出、次予南面居直取笏、先見遣西戶方、歲末之比依有二三番申文也、近代

無此事、然而聊存故實見遣、但杜伯山古文歟、置笏立箸、宰相同立、少納言召大舍人之後立箸、此間右大辨拔箸起座、次居汁、盛小土器湯器居、如茶碗土器也宰相上歟、予曰、人々所爲不定歟、相公云、今夜且可存省略歟、予食汁、即飲湯伏箸、左少辨少納言下座、立西簷、當南孫庇北面雁列、少納言頗寄西、合眼上竊立也予西簷內當母屋北柱、揖辨少納言出砌、懸襦出門、皇居爲開院之時無入內之儀之故也出陽明門、參關白殿、殿、松退出、後日史盛景來申文、安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申文、口少辨、大和國司申請、給鈎匙開檢不動倉事、奏、和泉國司申請減省、前々司守藤原有成任終以後至于嘉應口年并五十七々年間急年公麻雜稻

事、

同國司申請勘判、報符未下間、暫置勘出勘濟前々司藤原有成任終已後至于久壽元年、并三十五々年間公文所注無符立用紙謬失錯、及諸司雜稻等事、依請、同國雜掌調成安申請、雜符未下間、暫置勘出勘濟前

前司守藤原有成任終以後至于嘉應元二年并五十七々年租帳事、

同國司言上、不與前司藤原光成解由事、口○下力所司、

同國司言上、不與前司藤原口綱解由事、下所司、

同國司言上、不與前司惟宗貞光解由事、下所司、

飛騨國雜掌調成安申請、雜符未下間、暫置勘出勘濟前々司守藤原貞憲任終以後至于長寬二年并十七々

年租帳事、依請、

同國司言上、不與前司藤原高尹解由事、下所司、

同國司言上、不與前司源季長解由事、下所司、

右少史大江盛景、

安元二年

九月

五日丁未 天晴、中陰以後政始云々、御冊九日間用平敷、今日如尋常儀立倚子也、上卿中宮大夫、季、宰相中將、實、少納言、信、辨仗頭右大辨長方朝臣、藏人右少辨光雅云々、後日中宮大夫被談曰、申剋許參入、召使來向云、可追前敷、大外記賴業真人申可追之由、如何者、被仰音奏了、然而私前猶不令追、人々又不令追敷、而頭辨自被仰音奏之日令追前云々、然而依有疑不令追之、着左衛門陣、召大外記、問他事之次問前事、申云、至于他年不詳、嘉承追之由所注也者、入外記門之時、辨退出之時、召使前令追了、但至于雜色前者猶不令追也、頭辨退出之時先問召使前事、仍令追辨侍前云々、此事如何、彼人雜色前日來令追了、不可尋、召使前任存旨可令追也、又右少辨令追辨侍前、然而不令追火丁前、又曰、右少辨之外他辨不立、辨一人參時、參議大辨着

應有申文、是例也、而右大辨雖參入、依爲非參議不可着廳、先例如何之由、召外記賴業於左衛門陣問之、賴業真人出外記門昇候南庇、參議後長押下也、申子細、件事入中柱北云々、先例問存、但年記不分明、凡者大辨着結政、雖不着廳、於中文不可有妨、其理可然之由所存也者、仍辨一人列、申文行了、翌日相尋其例於賴業之處、永治宇治左府被着行之日、俊雅爲非參議右大辨着結政、右中辨雅綱一人參入、其時參議大辨無、廳外記辨一人候之由法申了、已以辨一人可有申文儀也、其間左中辨資信參會、然而以一人何被行儀了、是可備一人別敷、又今度平座政始辨一人參會、此兩度所勘進也者、又曰、辨一人雖參入不法申、先々此政不法申、若憚初度敷、又曰、南所秉燭之後事了、仍無出立儀、而辨少納言如雨儀雁列南簷、我不取向、於乾角柱下、以召使問子細少納言、所陳不分明、辨又隨少納言命由返答、仍示不可有此儀之由、辨少納言歸入壁中了者、

安元三年〔八月四日改爲治承元、〕

正月

仍立此所、今又依入夜無出立、仍又立此所、其理叶敷、大夫曰、政抄等不設其儀云々、予曰、政剋限早且事也、何設夜陰儀哉、近代及晚者臨時處分也、敷、只可勘見年々例事也、

左宰相中將云、自南所退出之時、上卿經樹西、予云、參大內之時其路可然、直出陽明門之時可經樹東敷、其理相叶之上、故宇治左府所爲如此、又中御門右府如此者、

十七日戊午 天晴、時々小雪降、有政始云々、傳聞、藤大納言、實、堀川宰相、今日始、新宰相中將、實、宗、初度、右中辨經房朝臣、右少辨光雅、少納言師家、信季等參入、未上被始行、有所々出立、向南所、參議列立門內之時西上、近代多東上、依政始敷、先例又如此、然而無可爲吉敷、如何、陽明門出立之時宰相等雁列之間東面云々、

今朝新宰相中將被借深沓、仍送了、被尋問曰、外記門出立之時揖有無如何、答曰不揖也、但中古或揖云々、然而不爲例、又問曰、陽明門雁列之間立定之時揖哉、答曰、立定之時不揖、上卿出之後南面立、直欲離列之時揖者、翌日被悅送此事、

治承二年

五月

十七日丙辰 天陰、時々小雨、依大極殿燒亡廢朝後今日始有外記政始、日時任例、兼日自外記告使應、仍又有應政始、

正月

一日丙申 陰晴不定、申剋以後時々小雨、午終剋着束帶防劔、文、參關白殿此間二行缺文、御靴加修理未持參、遣召了者、殿下仰云、密々只可供御草鞋者、仍供御草鞋、出御事了、內府、土御門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左衛門督、中將御酒敕使、宰相中將宣命使云々、

八月

九日丙子 天晴、改元後去四日改安元爲治承、今日可有外記政始、任例又同日有使應政始、其儀暫略之矣、翌日左佐示送曰、昨日外記政臨暮延引云々者、驚尋處、右大辨長方、右少辨光雅參結政、藤大納言、實、參議候內、未參結政之間少納言師家依頓病不參、仍延引、不知其旨行使應政了、不便事也、外記使應同日行之、或使應後日行之、希例也、而先行使應政、於不慮儀何爲、已下又略也、(〇之シ)

後取、越後守雅隆朝臣云々、今日予未出之間、紙立菓子各十合賜看督長火長、歸後賜酒肴、今日參入檢非違使大夫尉康綱、兼綱、六位尉

〇已上安元々年十月十二月、同二年、同三年據洞院家記採收、

章貞、仲頼、兼敏、盛隆、志清重、資成、重成、府生兼康等也、大夫尉遠成志季光依重服不來、六位尉基廣不出仕、盛

右少將公時朝臣、侍從成家、

澄總不動應事、出仕有無不知、府生經弘參熊野、齋宮三、無御戴餅、供御齒固云々、是齋宮例也、上西門院御時如此云々、〇已上一日之文、底本及諸本缺之、今據野宮本補之、

太皇太后宮權亮能保、地下、侍從公衡、右馬頭定輔、侍從信清、美濃守定經、

二日丁酉 天晴、未剋着束帶沃懸地螺鈿、銀、隱文帶、參院、隨身看督長火長如昨日、檢非違使左尉源仲頼在共、侍從兼宗繪繪、九又在共、次參前太政大臣殿、花山、御脚氣發動、仍不令出給、隔遣戶奉仰、次參關白殿、々々出御了云々、

次居飼、行、次舍人、同上、青仁上下、款冬衣、黃單、不禮、次府生、

參臺盤所、女房勸菓子、次參內、次參中宮、御方、有打出三間、一間萌黃句裏濃紅梅表着赤色唐衣、一間紅句萌黃表着櫻櫻唐衣、一間(殿上方妻戶)紫句裏款冬表着萌黃唐衣、次歸亭、于時及晚、看督長火長賜酒肴、

次將監、次前驅八人、下、爲先、前伊賀守雅亮、

殿上淵醉云々、今日左大將實、被申慶賀云々、傳聞、先被參院云々、路頭儀、

前下野權守親行、式部大、散位懷綱、夫、散位範實、

先殿上人、下、爲先、藏人頭右中將光能朝臣、

上西門院藏人業綱、皇后宮大進、範實子、太皇、太力、后宮權少進雅經、雅亮子、次番長中臣重種、

左少將實教朝臣、

前皇后宮大進範實、備、太皇太后宮大進仲頼、不隱、藏人、

出中門、又階下座兼不敷、舞間敷之、甚懈怠也、左衛門佐保盛朝臣、權佐光長、右衛門佐經仲、一臈判官長俊等着之、後聞、舞左萬歲樂、蘇合、拔頭、陵王、右地久、新鳥蘇、崑崙、納蘇利、御遊拍子中御門中納言、付哥右少將雅賢朝臣、笛右少將維盛朝臣、笙六角宰相、筆策左頭中將、琵琶新宰相中將、箏侍從佐盛、和琴左宰相中將、陪從雅樂頭賴方、範仲、範光、維成、範信、々賢、大夫已上皆式部、候砌、御贈物御本三條大納言取之、頭權大夫請取之、御馬二疋、右少將公時朝臣、公守朝臣引之、右大將叙正二位、院御給左頭中將仰內大臣、依無內記被傳仰外記、還御供奉公卿左大將、土御門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右大將、花山院中納言、左衛門督、右宰相中將、左三位中將、上西門院御坐、然而晴方無打出、仍又有議無勸賞云々、

五日庚子 天晴、有敝位、予依故障不參、傳聞、右大臣、執左兵衛督、成範、依清書上權中納言、綱、實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左宰相中將、實新宰相中將、宗、實右大辨長方、參

入、權中納言、皇太后宮大夫、右大辨取宮文、翌日午剋清書了云々、後日左兵衛督曰、入眼之後內記入簿於位記宮進上、請印之時取宮者、答無先例之由了、後聞、秉燭以後、藏人頭、皇太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參入、於畫御座撰申文、須臾起座、可然之樣可計沙汰之由、示付藏人左少辨兼光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等、兩人評定成敗、六位付短冊如恆、未曾有事也、撰申文事及午後、猶爲違例歟、及夜陰撰始之、末代之極也、藏人頭左中將定在朝臣在鬼間邊、不着此座、昨日內々示予曰、無申文、不可奏、而奏吉書如何、答云、何事之有哉、且有例者、又聞、昨日左少辨問頭權大夫曰、吉書何日令申給哉、答云、同七日以後可奏者、左少辨大驚示云、明日可有敝位、其前如可候事也、或以敝位申文用吉書有例、又只如例以內藏寮請奏之更不可有煩事也、頭權大夫曰、然者明且可奏也者、藏人右少辨光雅依遠忌不參云々、

又聞、王氏申文不入宮文、執筆被問外記、申云、顯行以

云位階上臈放舉、仲資以云正親正又放舉、仍申文二通出來、爲隨仰所不入也者、執筆被仰云、先例如何、又不奉宣旨猥各放舉、不可然歟、外記申云、先例不分明、可在勅定、放舉事近代不承殊宣旨、只上臈致自由沙汰可被舉也者、今夜無沙汰被止王氏爵、

正四位下源有房、院御給源通資、臨時、

從四位上平忠度、同平保盛、八條院

從四位下藤基輔、皇嘉門院源師家、

正五位下小槻廣房、菅原在茂

從五位上源季定、藤兼良、臨時平有盛、御塔供養中宮御給藤公國、上西門院御給

從五位下源長俊、藏人藤忠友、式部

大中臣盛實、民部清原隆業、外記

源定俊、同藤經通、氏

橘正元、氏藤教隆、大宮御給

藤親光、皇太后宮御給藤清時、女御殿御給

平時定、白川殿御給藤能成、策

中原爲成、書博佐伯爲家、諸司

中原重頼、同宮道式康、同

藤定親、同三善兼房、同

同行成、同藤基能、同

藤成光、同藤家經、臨時

外從五位下磯部行職、史

六日辛丑 天陰、今夜祇園北大谷清水邊西京三ヶ所有燒亡云々、

七日壬寅 天陰、去夕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送書曰、午剋可出御、可早參者、今日午剋召使來曰、藏人次官仰云、早可參入者、仍未剋參內、院、隨身壺、看督長火長相具、侍從兼宗昇殿之時、在共、陣下無人、頃之人々漸參集、中宮大夫、隆三條大納言、實藤大納言、國、實中御門中納言、宗花山院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時忠、故女院御子、左兵衛督、成右兵衛督、盛權中納言、實皇太后宮大

夫、朝方、六角宰相、家、右宰相中將、實、新宰相中將、宗、右大辨、長、等也、或着陣、成候殿上、予候殿上、不見陣事、藏人次官仰內辨於中宮大夫、有加彼、從四位上高階信位上藤原親能仁安大、內辨申下彼位簿、令右大辨書入之、天皇御南殿、內辨進立、於宣仁門代外着靴、更歸入、經陣座前、內侍給下名、內辨於階下、下名退下、於階下、按笏左廻、內辨着宜陽殿代、北廊、兀子、出軒廊、當中門入砌內、更北行着之、北方有便、又理下、叶、然而大略也、後日前大相國被仰云、不甘心路也、退立陣座方、令押笏紙、近衛引陣、天皇出御、內辨着兀子、內侍臨檻、內辨謝座、開門關司着、內辨降立軒廊召宣命、陣官人來中門召內豎、杖於內記、歸昇召內豎、々々參上、召二省、內豎退出召之、輔代參上、給位記宮、後日前大相國被仰曰、中宮大夫被問解哉、答曰、仰候御後職事、召出藏人令解之、表職事、可令誰入之失也、願ハシメナキ説也、又召內豎令解之也者、置案、內辨召舍人、少納言惟基參入、內辨宣、刀禰召、此間外辨進立中門外、少納言召之、此間主殿立朗、外辨參入、藤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左衛門督、予一列、已上、左兵衛督、右兵衛督、權中納言在後列、已上、皇太后后宮大夫、六

角宰相、新宰相中將、右大辨一列、納言末、此外人密々在軒廊邊不立列、立定之後、藤大納言咳嗽令悟、內辨依暗不可見故也、內辨宣敷尹、謝座謝酒如恒、諸卿着座、端方三條大納言、藤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皇太后后宮大夫、新宰相中將、右大辨、與方花山院中納言、左衛門督、予、左兵衛督、六角宰相、右宰相中將也、花山與三條對座之程也、右大辨無座之、間、間、暫立軒廊、內辨尋之、必依可候座之故也、內辨尋云、日、敝人ハ罷寄スルカ、上官等傳催之、申立之由、式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少納言惟基、兵左少將有房朝臣、通資朝臣、帶弓、列立、自餘不見及、內辨召右宰相中將、內辨先右宰相之由、問三條大納言、召之雖見之、爲體尋次人故實也、以下召參議之時、每度如此、後日前大相國被仰云、中宮大夫被問云、實守、實宗、右宰相中將、也、也、脫敷、同姓、召之如何、答云、初度宣命使可召、遂授賜後宣命使可召、右兵衛司雖爲同名不可動兩役、仍自可存之故也、宣命、諸卿降殿列立、寅剋兩段再拜復座、六角相公退出、內辨又曰、敝人爾位記トク給ヘト申セ、上官又仰傳之、內辨顧示之、日、敝人式兵共舞踏退出、內辨曰、位記宮取ト申セ、又仰云、案撤スルカ、上官等又仰之、撤了內辨以下降殿拜舞、諸卿復座、藤大納言、右宰相中將退出、內辨不歸、昇立軒廊、取白馬奏付內侍、後書、後日前中宮大夫被問云、可見奏哉否、答曰、非大將之人不可見者、後問、中宮大夫猶見之、存有先例、坊家奏又如此、非別當之人不可見之由答之、發

披見、左廻降殿、令取標版位等、內侍奏白馬奏、天皇拔取文御覽之、令置机上御、內侍持空杖退御後、內辨歸昇、凡內辨下知事之時召外記、計、々々進立內辨前、奉仰稱唯、內辨仰云、馬寮トク罷渡レト申セ、馬頭代左少將實教朝臣、右少將顯家朝臣、取銜着淺履、不下襪、內辨曰、御後ニ職事ヤ候、采女撤御臺盤把ト申セ、此間采女撤之、內膳自南階供御膳、聞警蹕聲諸卿立、供了內辨仰陪膳采女曰、腋御膳トクマイラセヨ、采女供之、供了內辨降殿、作臣下粉熟、粉熟トクハヤト仰內豎歸昇、此物謂粉熱歟、謂案餅歟謂饅餠歟、先達未決、歸昇了、右大辨正笏氣內辨、々々又正笏頗乾向居直テ候氣色、御箸下、臣下應之、供鮑羹、御飯、進物所御菜、御厨子所御菜等、此間內辨問采女曰、進物所御菜ハマ、イラセツルカ、後書、此詞可尋、後日前大相國被仰云、未聞事也、只腋御膳ハ供了歟ト問ニ、後汁供了之由、籠故也、采女申供了之由、內辨示大辨曰、飯、大辨乍座召內豎仰之、大辨即又仰曰、汁トクツ、キテ可居、各居了、大辨內辨氣色如先、御箸下、臣下應之、內辨七立內、着立外方、是一説也、諸卿皆七立外、內辨問采女曰、三節マイラセツルカ、采女催之

供了、內辨示大辨被催一獻、先一獻供了歟之由問采女、可催臣下一獻也、此間采女供一獻、又給臣下、內辨拔箸、下殿催國栖、々々高聲出訴訟不奏之、免田停廢事云々、退可訴申之由、外記顧仰之、國栖曰、如此雖被仰下、全無御沙汰、於十六日者不可參也、良久發歌笛、此後內辨歸昇立箸、二獻供了哉之由問采女、示大辨催二獻、次內辨拔箸取笏、坤方傍行兩三度、乾向磬折申曰、大夫君達ニ御酒給ハ、御目了、微音稱唯、又傍行着座、尋、三獻了、花山院中納言拔箸退出、內辨下殿、取內教坊奏、留御、復座、內辨仰顧云、樂トク仕ト申セ、外記傳仰之、良久不參、樂人等候樂所云々、樂人等列立舞臺東方、大內儀立弓場可立西方也、而此殿々上并弓、發樂、此間舞妓不見如何、樂了樂人退出之後、舞妓自西出來登舞臺、退出了、先是內辨下殿、示三條大納言曰、着陣可見宣命、不可立拜者、仍三條大納言以下立拜舞踏還昇、內辨奏宣命見參目錄、已上、返給下殿下、返杖復座、召新

宰相中將賜宣命、召右大辨賜見參目錄、諸卿下殿宣制一段、再拜、宣制又一段、舞踏、宣命使內辨中御門中納言復座、自餘停立西對邊、天皇入御、內辨以下降殿、到祿所賜祿、乍跪一拜、諸卿多左廻、予右廻退出、後日前大相國被仰云、大藏輔不參、其代用內辨前駟有先例、而不用之、可謂遺恨之由、中宮大夫示送之者也、先々無輔之時、或內辨不賜祿、自腋退出、常例也者、南殿儀、先々下東格子、今日上格子、副東欄立々部、打木綱於長押、着與座之人路用東實子、重成志々於北陣取雜犯二人、右一人、左尉源仲賴、同尉源季貞彈之、見參左尉仲賴、季貞、右尉源康綱、五位中原基廣、平兼隆、志中原重成者、有春日遷官日時定云々、二省給下名之間、土御門大納言綱着陣、藏人左少辨兼光仰之、如奏聞、自殿上邊往反云々、今曉巽方彗星出、天文參陣、付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奏之、去十二月廿四日出、其後不出、今曉又出也、頭權大

夫光曰、尋無事之時例、被行之時、御祈之後可有沙汰也、依此事、爲御使參院、所歸參也、後日聞、今夜以後又不出云々、泰親朝臣稱彗星、子息等并時晴非彗星、客氣云々、天喜四年七月廿八日、彗星見于東方之由、主計頭師任朝臣奏聞、陰陽頭章親朝臣奏客氣之由、先例有相論事歟、抑依日數之長短、定咎徵之輕重、宗明說、數日見爲輕、兩日見爲重云々、師遠依之勘申漢書志云、彗星其出久者爲其事大也云々、同申云、以久見可爲重歟、以早沒可爲重之由未習傳、天仁三年五月彗星出見之時、匡房卿申說院云、件星早沒之時灾少、久見之時灾多、此間若早沒者、可爲公家御慶之由、人々申之、然者今度兩夜見、其灾可少歟、但宗明說可尋事歟、凡彗星者希代之變、除舊布新之象也、本文所載兵喪水旱疾疫謀反飢饉等之類、隨行度有其徵、彗星年々、舒明天皇、

六年八月見南方、

七年三月見東方、八年火災、大旱、

十一年正月見北方、是歲天下大飢、十三年十一月天皇崩、

文武天皇、

五年七月見東方、六年天下大飢、

十年九月見、

十三年七月見西北、

元正天皇、

養老二年十一月守月、三年正月一日大風、四年八月右大臣不比等薨、閏九月有蝦夷事、

稱德天皇、

神護景雲四年六七月入於北斗、寶龜二年二月左大臣永平薨、

嵯峨天皇、

弘仁十四年正月有孛于西南、三日而不見、

同年二月天下大疫、同年閏四月十七日天皇遜位、

仁明天皇、

承和四年三月見東南、同年十月右大臣夏野薨、

五年十月見東南、須臾而不見、庚戌又見、

十一月見東方、起十一月廿二日至今月十七日每夜見、

六年正月見西方、淳和院崩、

八年十一月見西方、同月伴健岑、橘逸勢謀反、同廿四日廢皇太子恒貞親王、

文德天皇、

仁壽二年二月見西方、同年十二月參議小野篁薨、

清和天皇、

貞觀六年三月見東、

同八年應天門等有灾、大納言善男配流、

同十年正月成良親王薨、

二月參議良繩薨、

九月從三位輔嗣薨、

十一月池上內親王薨、

閏十二月左大臣信薨、

又東西諸國疫死無數、

十七年四月見東北、

同十八年十一月天皇遜位、

延喜五年四月見乾方、

同年五月皇大人溫子出家、

七月有內舍人夏貞事、

同六年七月右近大將定國薨、

七年二月見酉戌方、經八ヶ夜、

同年二月^六中宮溫子崩、

十二月中納言有穗薨、

同八年六月大納言國經薨、

八月大納言貞恒薨、

同九年春夏疾疫發、

四月左大臣時平薨、

十二年六月三日見戌亥方、經三ヶ夜、

同十三年三月右大臣源光薨、

八月一日大風、

十八年十月見西南、經三ヶ夜、

同廿年大納言道明薨、

同年齋內親王宣子薨、

康保三年十一月廿五日見南方、

四年自三月至四月東宮有病、

五月天皇不豫、同月遜位崩、

七月先帝女御庄子爲尼、

同月先帝女御等子薨、

天祿三年正月十四日寅刻毎月、

同年十一月太政大臣伊尹薨、

天延三年六月廿二日見經五ヶ日、

〔傍註〕七月十二日仁王會、

同月十六日後山階村上山陵使、

八月九日奉幣諸社、

八月十七日奉幣諸社、

同年春群盜滿京都、

五月十一月內裡燒亡、

貞元二年十一月八日太政大臣兼通薨、

永延三年七月十二日見東方、

同年八月八日改元永祚、同月十三日夜大風洪水、

正曆元年二月二日西寺燒亡、

同五年正月天皇遜位、

寛仁二年六月廿三日見、

同年十二月敦康親王薨、

同三年前太政大臣道長出家、

四月刀伊賊來候、

八月廿二日夜大風、

九十兩日天皇煩疱瘡、

長元二年二月二日見、

〔傍註〕閏二月廿九日廿一社奉幣、

三月十八日大極殿百口仁王講御讀經、

同年六月可追討忠常之由賜官符、

十月太政大臣公季薨、

同三年十二月伊賀守光清配流、

同四年六月甲斐守賴信鼻忠常首、

十二月上東門院燒亡、

同年齋院選子內親王依病辭退、

同六年二月見東方、

同年三月藏人經衡與左少將資房朝臣於殿上有

五月四日太政大臣兼家依病辭攝政八日出家、

六月天皇不豫、

七月二日入道前太政大臣薨、

長德四年正月見東方、

同年七月東三條院不豫、

七月天皇疱瘡、有大赦、

同月參議扶義薨、

八月廿日大風、

今年天下疱瘡疾疫、

同五年正月改元長保、

六月十四日內裡燒亡、

長和三年正月見、

同年二月九日內裡燒亡、

三月參議正光薨、

七月東宮御藥、

同四年四月一品資子內親王薨、

五月依御惱疫病大赦、

鬪亂事、

同七年九月參議朝任薨、別當、

八月九日大風、

天喜四年七月見東方、

同五年賴義與賴時合戰、

十二月少納言能季與右兵衛佐通宗於藏人町有

鬪諍事、

康平元年二月廿三日法成寺燒亡、

同月廿六日夜內大極殿燒亡、

四月三日賀茂齋內親王依病退出、

康平三年十一月廿七日見南方、經七ケ日、

(傍註)十一月廿日仁王會定、

十二月六日於神祇官被立伊勢幣、金銀幣、唐綾二疋、御馬二疋被副奉、是依度々怪異天變也、

同月十八日仁王會、

同四年二月敦賢親王薨、

同年四月大納言信家薨、

六月春宮女御茂子卒、

同五年十月賴義朝臣言上虜貞任狀、

同月主上不豫、及數月、

四月關白煩病十餘日、

九月改元嘉承、

十二月賀茂別雷社燒亡、

同二年七月十九日天皇崩、

天仁三年五月見東方、

同年六月洪水飢饉、

七日僧靜實等配流、依謀危國家也、

同月改元天永、

閏七月參議顯實薨、

同月源滿實并男遠光移鄉、

同月以後攝政右大臣煩病、

二年正月權中納言國信薨、

十一月五日大藏卿匡房卿薨、

同月明圓配流、

天永三年五月高陽院皇居燒亡、

大治元年七月見口方、

治曆三年三月見東方、經廿ケ日不見、其後又見西

方、

同三年正月十日吉社燒亡、

同年十二月天皇不豫、

同月大納言資平薨、

同四年四月十九日天皇崩、

承保二年十月九日見經五ケ日、

同月中旬以後民庶頓滅、

同三年三月參議師兼薨、

同四年二月十七日右大臣師房薨、

同年七月以後痲瘡流行、

永長二年九月一日見西方、

(傍註)九月廿三日於延曆寺被行千僧御讀經、

同年十一月改元承德、

十二月儀子內親王薨、

同三年六月廿八日關白師實薨、

八月中納言通俊薨、

長治三年正月見坤方、

(傍註)七月九日未冠親之百餘人奉薨、

同月廿六月賀茂齋內親王諱子依母喪退出、

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神祇官、郁芳門、陰陽寮燒

亡、

同日入道前太政大臣薨、

夏間天下愁赤班瘡、

長承元年八月見北方、同廿七日見巽方、

(傍註)九月十三日天台座主忠尋修熾盛光法、

廿一日仁和寺三山聖德親王蒙牛車宣旨、以弟子寬曉爲法印、

同年九月主上不豫、

九月入道大納言能實薨、

十二月前齋宮善子內親王薨、

同二年十月十日一品積子內親王薨、

保延四年七月見、

天養元年七月見、

海橋立六條面、此間打向飛礮有狼籍事、依爲予近邊、

仰檢非違使右尉基廣令止之、自今朝令居下部於辻、今

日不打、

八日癸卯 朝間雪降、及晚晴、晚頭參太政官、

去年大極殿燒亡、

仍於此可被行 依御齋會始也、用毛車、隨身看督長火長等御齋會也、相具、入郁芳門、檢非違使左志重成、右府生兼康、已上東帶、自南門方來向壬生辻、於此所舉松朋入東門、欲着東廊之間打鐘、諸卿進出、仍予暫留立、東廊東面北三ヶ間爲公卿座、西二ヶ間爲辨已下座、諸卿經東北壇上、入卯酉廊戶、着廳座、廳儀、懸大帳、母屋中央間構壇、高二尺許、四方也、不作高御座之體、高御座者八角也、香欄塗朱、其上四角立柱、方一寸許、白木也、其上又四方結渡木懸、奉安本尊、講讀師昇之間吹調子、舞欲出、藤大納言止之、先吹登樂、次第如恒、行香了、人々不解、藤大納言咲曰、欲解如何、予問云、何故說、大納言曰、欲與儀、予曰、大極殿去年已後有此儀、大納言咲不解、近代者略不、人々退出、予至于大炊御門京極相待御幸、供奉火長四人、次看督長四人、次隨身四人取松朋前行、雜色二人又取松朋在馬後、入法勝寺西門加列、右大將出衣帶劍持笏、立定揖、左大臣爲大將之時如此、前大納言咲曰、大極殿去年已後有此儀、大納言咲不解、近代者略不、相國納言大將之時不揖給、被候御車簾、土御門藤大納言在座上、下御之後、予不着堂前座退出了、

土御門大納言、邦綱、

藤大納言、實國、

九日甲辰 天晴、申剋參花山院、申承雜事、晚頭向東山、依方違也、今日關白殿松卅日穢出來、宣旨局下有小死人、奇犬所爲云々、

十日乙巳 天陰、午後雨、已刻自東山向三條亭、見作事、歸左女牛亭、小女二人有戴餅事、三ヶ日分今日一日混合也、

左頭中將定在朝臣送書曰、今日左大將實着陣也、可着本陣之由、所被觸送也、爲貫首之次將先例有不審、內大臣更任官之後、被着陣之時、中將泰通朝臣依彼命、俄着陣、少將成賴朝臣同又俄着陣、其時定能本自所着陣也、而無其命、今度已相違彼例、如何、所爲各別之間、不審出來者、予答曰、法性寺入道殿御時、京極大相國當時關白殿御時、下官共爲頭中將所着也、先例如此、但若執政家異他歟、只可在當時之會釋、縱雖着給、不可及難事也者、

今夜中宮吉書云々、權大夫時被參入、駕毛車、後日權大夫被談云、先候宮殿上、權大進宗賴持、日時勘文、入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

右大將、宗盛、任大將之後、於修正初度供奉也、帶劍持笏、出裏歟、冬衣、番長中臣近武青打上下紅衣、下藤隨身色、結染、花山院中納言、兼雅、

左兵衛督、成範、

右兵衛督、賴盛、

皇太后宮大夫、朝方、

六角宰相、家通、

新宰相中將、實宗、

右大辨、長方、

持明院三位、基家、

左京大夫、信範、

新三位中將、知盛、

新三位、實清、

法勝寺寄檢非違使、左大夫尉遠業重服、仍假可差定代官之由、今日未剋、右中辨經房朝臣行事奉院宣、以消息仰子、予仰道志重成差進右大夫尉康綱、遠業之下、日向國所課被召下薦猿樂裝束一具、一昨日調進了、藍摺柿狩衣、紺葛袴上下、文皆鞆繪、柏茜衣、藍摺帷生下袴、裏白布、帶、烏帽子、沓、假裏雜掌書送文、付奉行前下野守仲遠、

前左衛門督從二位藤原公光卿自去年病惱、遂出家云云、

披見之、令宗賴啓之、返給下之歟、次持來吉書、加賀國御封庸米百對解文、又披見之、令同人啓之、返給、又下宗賴、々々於便宜所書下書、賜屬資成、令成返抄、亮以下七人書署所、覽大夫、返下之、大進基親、權大進宗賴、少進尹範着廳行請印、着饗、有三獻云々、亮雖可着今夜不着者、

十一日丙午 天陰、右大辨經房朝臣來、奉行院御灌頂事、自來十四日被始御祈者、

十二日丁未 陰晴不定、左衛門權佐光長衣冠、來、申剋入道前左衛門督公光卿薨、年四十九、去八日出家、

十三日戊申 天晴、今夕相具侍從兼宗參賀茂、被行女被位云々、

十四日己酉 天陰、有修正御幸、予依故障不供奉、依爲近邊、於六條河原密々見物、花山院中納言、兼、右兵衛督、成、皇太后宮大夫、朝、右宰相中將、實、修理大夫、信、左京大夫、信、大貳、信、新三位中將、知、殿上人頭權大夫

光能朝臣以下廿八人許、北面輩十四五人許供奉、後日覺親阿闍梨來曰、真言院後七日御修法大僧正禪

喜被勤仕、罷入伴僧、真言院未造畢、去年四月廿八日大極殿燒亡之時同燒失、藏人左少辨兼光受領功、以攝津國中替上野國、造進之堂、并阿闍梨宿所、行事所屋、四足門等、雖合造、未構彼伴僧宿所供所、如九間屋未造、仍用行事所屋、於鋪設者先々自東寺運之、但於簾者本自在真言院、而依燒失、付功致其沙汰、疊如先々自東寺渡之、幕不似例修法儀以紺布三幅縫之、三帖引之、上方引續、并九幅引之、而今年只一帖引之、伴僧十三口是例也、其中權律師延杲勤增益、護摩壇法橋惠任祐僧正後見也、勤之、小行事者中間法師勤之、朝日中伴僧饗夕粥皆爲行事沙汰、淨衣先渡五領、緇依諸國難濟、及結願日漸々渡之、不宛淨衣僧者只着椎鈍色勤之、僧正秉燭之後乘輿被參向真言院、其後藏人高階仲國相具御衣、白生御單、裏打平裏納筥蓋、相具小舍人來昇、居阿闍梨宿所弘庇、權律師延杲申次之、藏人取御衣授延杲、延杲取之置客亭、不置机上、藏人依招引着客亭、僧正不被出逢、先々或出器、藏人前居菓子、塗高坏、折敷置盃、銚子入酒、房官持之勸酒、藏人退出、菓子賜從者、又小舍人給

菓子、雜菓子詰也、天酒、次奉渡御衣於堂壇右邊置案上、高二尺許、無之白木机、後夜時者曙放之、放底本作被、據野本、野本無上置之、云、放之程、一本作被始、程行之、稱イ、構鳥、後夜日中午時許行之、初夜戌時行之、承仕調事了之後、三切許吹法螺、召大衆螺、聞之伴僧等入室也、一時伴僧滿反數事有七讀、各百反許也、後聞、於東廊取滾亂入之間、大外記師尙落冠云々、今日右大夫尉康綱、志重成、府生兼康參太政官云々、十五日庚戌 天陰時々小雷、自淨土寺東山持來卷數、使云、左右大將檢非違使別當爲恒例所進也者不及賜祿、覺親阿闍梨來曰、大僧正後七日御修法了、今朝持參牛王杖、十二三許、神訓調被持參、以之令打女、房給云、野本云、打女一本作持安、今日辰時許、爲奉迎御衣、藏人參向真言院、大僧正被出逢、先於客亭被蓋菓子酒、并小舍人賜結菓子如去八日、次藏人取御衣歸參內裏、自十二日加持香水、淨水入桶居案、其上覆去夜被線絹、三々日加持也、被參內、被候加持香水、前駈十人、威儀僧五人、伴僧之中被泰通朝臣、右少將隆房、事了退出之時、令左中將召僧正、々々被參御所、令觸御手於祈并念殊御、件兩種弘法大師以後爲長者之人今年

着之所參內也、但穀納是也、僧正於關白御宿所閑院南殿也、撤件祈念珠、納宮付威儀僧等返送真言院、着私衣取念珠參法勝寺修正、次被參最勝寺、依有御幸也、今晚被歸真言院、十六日辛亥 陰晴不定、秉燭之後參內、閑院東、乘毛車、侍從兼宗在車後、隨身着褐衣、相具火長、今日不召具看督長、入陣之間召使來向云、內辨已爲着兀子被進出之間也、左兵衛督、右兵衛督、堀川宰相着外辨了者、參仕人左大將、實定、用紫、三條大納言、實子、左兵衛督、成、右兵衛督、賴權中稱言、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左宰相中將、實右宰相中將、實堀川宰相、右大辨方等也、不着外辨之人々、密々於便所伺見內辨作法、右宰相中將曰、藏人右少辨光雅出陣仰內辨、初度也、先年未許大納言之時不動之也、左大將、々々起與座、出宣仁門代外、令押笏紙、歸入着端座、召外記問云、諸司候哉、外記任候奏哉、外記申候之由、大將仰云、進禮、外記持參外記奏、付右少辨奏聞、返給下外記、次諸卿着外辨、次大將於宣仁門代外着靴、歸入、經陣座前出屏西、入中門、着宜陽殿代中門北廊、土門、兀

子者、內侍臨東檻、內辨起頗謦折稱唯立揖、入軒廊內、更出練步、此後隨身、至于左仗南、向乾深揖、次二拜、次深揖、右廻練返、於南殿巽邊練留、此間隨身、入軒廊、昇殿堂上、着兀子、第二齋盤、此後良久無音之間、於軒廊邊問子細於右宰相中將、被答曰、尋候御後之職事、召女官、令直掌燈也者、昇殿之後見之、無改事、若指油歟、頃之內辨曰、開門、仕カ、官人左廳頭於巽砌下申云、開門仕候、又開司罷寄候、又內辨曰、開司罷寄カ、官人申上不被聞及歟、但又此事內辨必尋事也、而官人進申、仍如不聞被尋歟、官人申罷寄之由、內辨召舍人、二音、ト、三字之間、大舍人稱唯、少納言信季代參入、內辨宣、大夫達召セ、少納言稱唯退出召之、外辨參入、內辨宣敷尹、諸卿再拜、酒正授空盞、次第如恒、着堂上座、采女撤御臺盤把、內辨不罷、采女八人進立南階上、此後良久不供御膳、又無人催行、內膳適進出、稱警蹕、諸卿立、采女傳供、內辨曰、自西間可役送者、然而采女猶不從之、自階間供之、供了諸卿居、內辨下殿催粉熟、未歸昇

之間、内豎等參進居之、大臣座定居之、又内辨未歸着、居其座前、大臣座前專不可居、於飯者、雖無其人居之、於粉熟者不可然事也、又内辨催之即可歸着歟、内豎役送中間被昇、相交内豎、似無便宜、居了右大辨氣色、内辨頗居直向乾方正笏氣色、御箸下、臣下應之、立箸許也、先如食也、内辨問采女云、腋御膳ハ進カ、采女申供了之由、又問曰、蛇羹進カ、此次又有被問事、分明不聞、内辨示右大辨曰、物可被居者、右大辨乍居座、不蒙免、只催飯、汁居了大辨氣色、内辨又氣色如先、御箸下、臣下應之、立箸許也、不如食也、内辨問采女曰、三節供了歟、采女曰、未供、即供了、采女申供了之由、内辨曰、一獻進、采女催之、供了之後申其由、内辨下殿催一獻、復座、給臣下一獻、

々々於弓場殿、以出納尋子細、猶難堪、問答數度、殆及半時、發歌笛、國酒不參多例、又内辨催之、昇行二獻之間發之被止之有例、此後内辨復座、内辨問采女云、二獻ハ進カ、采女隨命催之令供了、内辨示大辨令催二獻、今度内辨不下殿、大辨又乍坐催之、内辨伏箸取笏起座、頗立向乾方、去七日中宮大夫傍行兩三度、今夜不然、只立也、向馨折、奏云、大夫達爾御酒給、主上令目御、内辨徵音稱唯、其音不聞、復座、問參議於三條大納言、召左宰相中將、々々進立内辨後揖、内辨仰之、中將揖右廻下殿、取勅使交名歸昇、立南簀子東第二間東邊揖二顧、此事兼示二顧歟、召大司別當之時一顧歟、揖右廻復座、次内辨示采女云、三獻進、采女供之、内辨示大辨令催三獻、内辨下殿令官人催立樂、歸昇奏舞樂、參入音聲、次左右舞各二曲、中舞、舞了退出音聲之時、内辨下殿立殿巽角砌内、被催坊家奏、左少將有房朝臣、不持袴、垂令持奏於官人、來南殿二許丈、取奏進寄、差寄杖上方、大將揮笏於左腋内方、拔取奏、少將持空仗、去一許丈向大將退立、大將

笏於腰、恒、目少將、々々取成杖上於大將左方授之、大將取之昇殿經奥座後、當御屏風南第二枚程南方、頗傍行、杖ヲ立サマニ左手ニ持テ授内侍、内辨進之間、主上侍取奏々、主上令拔取奏、御覽了合置西置物机、内侍持空杖退入御帳後、先是内辨頗退立、拔笏右廻復座、可左、此後妓女良久不退出、内辨曰、階下ニ上官ハ候、妓女トクス、メト申セ、大外記頼葉令召使仰、然而更不進出、堂上堂下默然經時刻、藏人方無人致沙汰不便、内辨仰候御後職事可令催也、舞妓者藏人方沙汰也、群集西釣殿邊全不出、官掌爲宗曰、爲藏人方沙汰雖不能口入、先可敷筵道者、催掃部寮、此後小舍人出來催之、掃部寮適出來、一丈餘筵四五枚、東西行西並敷南階前、兩歟、彼是曰、如作輪可敷廻也者、仍又作輪敷廻、又曰、可撤胡床也、仍又撤之、如此事内辨可被成敗歟、此後妓女進出、其間甚狼藉可巡廻、而相並昇筵道、自南北行合、還又逆行、着衣冠小舍人出來扶持、堂下啖之、過半又昇南階、自簀子西行、未曾有事也、自余又指西方競走、

不足言事也、庭中巡行三匝了自庭可退入本方也、昇殿不可說、雨儀之時自西階昇、於庇巡行也、若慣彼時歟、此事總無誠仰之人、此間内辨以下退下列庭中、西西北上、諸卿拜、内辨二拜、早以退、三條大納言予置笏於地左右之間、内辨退、納言問曰、如何、予〇答ノ曰、於今勿論可退入ノ野本無之歟、仍半舞、内辨直着陣、見宣命見參目錄、到東階下、取杖參進奏之、右廻退立了、引直裾返給、下殿返杖復座、召堀川宰相、其詞曰、參議藤原朝、宰相進立、不給宣命、不復座、内辨罷不修置之間參、又召右大辨賜見參目六、進退有直着祿所、諸卿列立初所、宣命使就版、當日花門、揖進退共無也、亦陰略之常例也、宣命左二披ヲ指上押合右、宣命使復座、内辨復座、諸卿不歸昇、佇立軒廊邊、主上入御、内辨下殿、賜祿左廻、予右廻退出、不見次人々作法、右宰相中將與内辨有父子禮、昇降之時每度退座、兩度者同下階後ニ立入東簀子北方、坊家奏之後歸昇退出、凡宣命使帶劍人多勤之、今夜不然、舊例又有此例、然而近年不帶劍之人勤御酒勅使、帶劍人勤宣命使歟子刻、事了、

自風爐東奉文事、

待右大將歸出行立事、

右少將雅賢朝臣取奏進寄、右大將賜弓於隨身、揮矢於腰、隨身也、拔取奏文、雅賢朝臣持空杖退立、右大將引懸紙二陪ニ押帖テ、右人指ノ外中指ノ醫師指并小指ノ外爾揮テ、披文テ見テ、如元卷テ加懸紙テ、目雅賢朝臣、々々進寄差寄杖、右大將文ヲ縱揮片鳥口、雅賢朝臣退立、次右兵衛佐基範帶劍、取奏進寄、右大將拔取奏文、二通如左、基範持空杖退歸、右大將取文一通指カ右イ、其機如近衛、今一通引懸紙賜隨身、々々懷中之、大將披見文卷之、左爾揮文爾取替テ、又引懸紙テ、揮左指、如元披文見之テ、如元卷テ加懸紙テ、其懸紙ノ内ニ、左ニ所持之文ヲ加テ卷テ目雅賢朝臣、々々進寄差寄杖、大將文ヲ今片ノ鳥ノ口ニ縱ニ揮、雅賢朝臣持文立、右大將奏了歸之時、右大將取杖、雅賢朝臣取直杖以杖上當、授之、左大將出暢門之後、右大將出暢門、此所聊有說云、經座西入射場西中門、於砌外一度

磬折、又如元立直步入テ、御前ヨリ頗東へ過テ、北折テ磬折シテ參進シテ、突左膝テ、次ニ右膝ヲ均突テ、左右各三度膝行シテ、落居テ、左膝頗長向爾居直テ、自風爐東奉文、主上令拔取文御テ、即令置右置物机給、大將逆行起右廻、經本路出暢門、抛杖取弓復座、拔矢置脊上、尻在御前方也、以南可爲尻也、不審事、

揮懸紙指次第事、

於砌外門一度磬折事、

自御前過東事、

良向居事、

右廻退事、

左右大將作法相違、不知可否者也、左大將見日記次第不審事被問左大臣云々、右大將偏左大臣教訓也、去十五日夜半許人定之後、右大將着束帶密々參内、即又左大臣着束帶、携手於一院判官代清光、雜色一人取松明、又密々參被習禮云々、後聞、右中將賴實

朝臣示頭中將曰、習禮一事無相違者、

予今加愚案事等、

左大將懸紙揮右、又揮所右大將揮所可尋知事也、常本儀揮左小指歟、可尋、左大將文内又籠文、可尋知事也、右大將作法可善歟、

兩大將籠中之文端不卷重、只籠云々、有落失之恐事歟、揮杖之文及兩三通之時、各端ヲ頗披テ、卷續也、爲不令落也、一通文、自中差鳥口、及二三通、懸紙許テ差也、懸紙端方當鳥口揮與之時披之故也、兩大將經的付座末、可案事也、大内儀經的付座後并座上、今日儀座上方彌有便宜、未得其心者也、

左大將奉文之時口揖、可尋知、似揖非揖、不知其故、右大將於砌外一度磬折、不知其故、但左大臣如此云々、

合間南行、西折自風爐北尤有便宜、今日儀入西間東行、北折行過御前、自風爐東可奉文哉、西方有便宜、又有其理歟、不必自御左進歟、右大將良向居直奉奏文、未知其故、可尋、又右廻不知其故、若用右廻者、彌自風爐西可奉授也、左大將待右大將歸出良久佇立暢外、可尋先例、左大將番長居右方、右大將番長居兩大將中、若左大將番長可居左歟、可尋、四府將佐不列立、依所狹歟、可尋、

取奏參進、天覽了各復座、主上取文引懸紙、押帖持右御手、如左大將作法、披文御覽、次第如此、了懸紙一枚之内籠近衛兵衛射手奏、自風爐西方差及、令置南方板敷上御、

左大將取弓不取矢揖、此揖先々、跣踐自座上方、大内儀自座前、復座揖置弓、引懸紙、不引懸紙、懷中、左近左兵衛奏加右近右兵衛奏加置座前、

方、時實在北、左大將取右奏賜時實朝臣、以右奏賜左、給之

公時在南、左廻退之間、公時朝臣進寄又賜奏、置弓於右方給

上賜之、右廻退、左廻退、各於暢門取硯、居柳宮、筆奏結付、置奏并

云、右廻退、有、各於暢門取硯、浸紙於水、置硯上、置奏并

弓於硯上、入暢門各着座、北將着東、右大將着西、各右中將

通親朝臣取弓任上卿氣色、仰云、的懸、仰也、マートーカケ、如此

ト字カ字又同、カケ字カカケサカ木工寮上期而紺布懸的、

省掌着床子、

員刺着座、

矢取近衛十人渡、

已上出暢門、矢取佐渡布、員刺座西、方積置也、過、通親朝臣乍居

座令催也、

左少將有房朝臣、持弓揮矢出暢門、經的付座後并上方、跪

左大將座坤方、申カ於腰、射手障、其詞不及、左大將取弓目左頭中將

定能朝臣、持弓揮矢於腰、頭中將跣踐來居座上、大將奏

之、大將不被申、更門、有房令歸入無名門代、自御後奏之、不

申云々、後日頭中將曰、次將申詞ハ、政人ト申、職事於御後申之、只政人

ト可申歟、次將ノ申ハ、我府ナレバ、只政人ト申有謂、職事申詞、若左

ノ近キ衛ノ司ノ政人ト可申歟、此事案之如此何事有哉、余案歸出仰

之、此定ニ申ハ、兵衛ノ左ノツハ、モ、ツカサト可申也、

人放矢、甚狼籍、殘射手追入了、通親朝臣佐不候歟、此

條如何、佐不候者、次、元以左右衛門佐着近衛將令申之例

也、如此之間、左兵衛佐資時、持弓進出申射手障、作法

如近衛、付頭太皇太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記之、奉仰右

廻退、次右佐基範又申射手障、左廻退、

兵衛射手又進出射之、

二度近衛進出射之間主上入御、多者此間入御、諸卿取弓

平伏、射手跪地、入御了即立、射殘事仰上卿、或事了入御、々々被仰

之後、起可射也、內待出取劔璽、或事了取之可何儀哉之由、頭

注進次第可取之由被此間予退出、

後聞、左頭中將進出仰三條大納言云、令止兵衛射手、

以三度爲限者、大納言奉仰、不召寄、乍居々々通親朝臣、(〇)无居字

座仰兵衛射了之間、通親朝臣申大納言云、兵衛射手可

止歟、大納言云、被仰度數之時其旨申了者、

左兵衛奉行季射的、有矢論、三條大納言取弓目頭中

將、々々進居大納言座上、大納言被奏云、矢論候遺藏

開食之由、大將仰有房朝臣、々々左廻出暢門、次右中

將賴實朝臣申射手障如左儀、但右廻退出、射手進出、

也、儲人繼手相次并四人立射場射之、繼手射間左大將起

座、第二繼手又進出之間右大將又退出、

公卿出居的付等賜衝重、(〇)之イ、人々不立弓、頃之覺悟

立、後供御膳、左頭中將取一御臺、小土器上置御箸二雙、頭中

雙、此後前々或居空小土器一口、故中御門內大臣爲頭之居東置折

物机上、北藏人右少辨光雅取二御臺、次越後守雅隆朝

臣取干物、御盤、頭中將取居一御臺、備中守光憲朝臣

取御菓子、御盤、頭中將取了居二御臺、此間射手跪

地、供了射手立、供了出居將可頃之新宰相中將、自射遣

所參上入暢門着座、先例或於此座被仰下、仍起座出暢門、自射遣

於橫敷直仰宰相中將云々、實者近衛射手一度皆射了退出、

近衛矢取員刺相替、

近衛射手二人進出立射場、三條大納言示出居云、不申

射手障如何、此間射手放矢、頻止之、不拘制止猶兩三

人者、頭中將奏之、遣藏人大膳亮源時長、奉行藏時長出

無名門代、跪居大納言前、隨命副暢內方、北也御、行向的

下、加檢察、自暢外方也、池歸參、入暢門、經的付座前、可

也、後跪居三條大納言前、申中之之由、歸入無名門代、

大納言目頭中將、々々進居座上、被奏中之之由、頭

中將奏之歸出、仰云、令中之、大納言仰出居將、不召

乍座次將令近衛官人仰之、次中之云々、三度了之間亂

聲舞龍王納蘇利、依右勝納蘇利相共奏也、

的付兩將着沓、以的付文取副弓、起座進寄三條大納言

座前、奉之退歸、取硯出暢門、大納言付左頭中將奏之、

舞了人々退出云々、

今夜左右兵衛督不參、是例也、今朝右大將有勞事不能

參入之由被申、次又左大將同被申云々、是故實也、頭

中將兼依示置、行事藏人時長差內豎遣右大將、被相扶

可被參之由申、又左大將被申之時、頭中將參會、仍又

差內豎遣之、仍兩大將參入、此後大將未參歟之由、主

上令尋頭中將給、任例遣內豎之由申之、

廿日乙卯 天晴、今日外記政始也、仍又有使廳政始事、

兼日道志相尋大外記、同日所行也、去十六日節會日於

禁裏召使申政始候之由、仍午剋可參之由仰畢、但上臈

被尋者又可告剋限之由、仰畢、未剋參外記廳、毛車、隨身

督長火長等相具之、予年來有所召具看督長、隨爲晴儀、又有陽明門出

立之間、殊存威儀、抑今日同行使廳政、看督長可皆參觀其廳也、而召具

子共、若可無其謂歟、但剋限可相違歟、又有准事等、何事之有哉、兩儀

政日不可召具之予補大理後、自然未着政、今日着行之、適當年始晴儀、

仍刷、陽明門內經北路、外記廳北小門邊召使三人來向

追前、自此所止火長雜色等前、權中納言實綱、兼被着左衛門陣、

仍予於外記角南行一丈許、許野本下裾、加着權中納言

上、右大辨長方、在結政座、他宰相不參云々、予召々使

令見座事了哉否之由、歸來曰、座事畢、但大夫史隆職

申云、雖座事了、右中辨經房朝、今日遂不參、申可參之由

未參、權右中辨臣也、右少辨光雅、參入者、此事勿論、更

不可待右中辨事也、兩辨可立申之、仍可申時之由、內

內仰召使、可申時之由非可仰之事、召使申時曳屏、予起座入

外記門、於小屋內着深沓、兼隨身一人取深沓入此、歸出、相揖

權中納言着廳、權中納言着深沓、於小屋外、着廳、着自下第二

人

逆行揖也、請印如恒、少納言出西戶之後、予以下一度

起座自下出、抑請印之時、少納言着座之後、召使助貞

來予後、密申云、檢非違使重成爲土佐、左歟、使參入、

有申事者、予暫不答左右、史生捺印之時、密々召寄召

使問子細、申云、重成申云、左佐申云、使廳政欲始行之

處、無可入吉書之囚、十二月十七日蓮華王院御

塔供養日被行非常赦也、先例忽不分

明、初太神宮訴之輩非赦限之由、追被仰下、依神宮論宜訴

六日改詔被、則員丸觸彼訴被禁右獄、件國原免之後未召

取、當時雖不候獄、申入彼囚如何者、予仰曰、早可被入

彼囚也、詔書也、被改了當時不候獄者內々儀也、淮禁

囚被入之可宜者、行外記政之間成敗使廳政、希代事

歟、朝家文武政一身兼行、公事之間面目在此時歟、光

雅、南、信季、北、外記史等出立外記門外之後、權中納言

右大辨出立、予出門揖向南所、納言大丞列立門內南

腋、納言西、予入門一許丈相向納言揖、經侍從所西砌外、

入北庇脫深沓着淺沓、兼隨身取淺沓在、先見辨

盤、仍所着也、不居之、權中納言、右大辨着座、少納言信季着

時、令居之後可着也

取未納言也、頃之右大辨着廳、召使助安來予後密申云、右大辨於

不可然歟、於壁外所承也者、予曰、政始日者上臈不觸之、大辨進着也、

仰歟云々、若不審者、內々可告、予氣色召使、向結政申其旨、仍大辨着之、凡大

辨不被罷廳事有三々條、我初參日政始日辨一人立、少納言信季、權

中文日也、隨解着事(○第)一、無他宰相之時也、右中辨親宗朝臣、藏人右少辨光雅、少外記清原良業、

史三人列立庭中、予召之、辨以下稱唯、親宗朝臣離列

着北床子、次信季離列、入砌之間、光雅離列、兩

人着南床子、爲先者可進左歟、外記史着座、申文了下臈退

出如恒、光雅出西戶之間右足、此後權中納言曰、謂非無小語

者、申文之後歟、請印之後歟、予曰、申文之後、次請印

了者可起座、不可及小語、納言語、予召々使、非高聲事、

音寄、令催請印事、少納言惟基入西戶、着北床子、權少

外記中原國、經庭中、置文於予前、退着南庇床子、此後

予置笏於右尻下、依帶劍、見文、作法如恒、右大將宗、彼

正二位官符、造八省國充官符數十枚也、見了推宮、次

見外記方、此事有兩說、小右抄云、見外記方之後推宮、予年來用此

說、今日思忘先推宮、是非失禮、違先々所爲也、後々猶不

可用、外記稱唯趨來、此稱唯未知未聞事也、外記不屈

行、先取宮揖後屈行退、此事又失也、屈行參進取宮、又

座、即召大舍人、此後權辨、右少辨、着信、新少納言等著

之、予以下前居盤、權辨催申文、頃之史持書杖立東壁

下、予頗左顧目、史移來、自予右方進文、予置笏於左拔

取文、持史移歸立東壁下、初立、予如見左方、史即可着

床子也、而猶立壁下、予仰可着床子之由、史猶不覺悟、

予又問納言并大丞、有不分明之氣色、予猶不見文、大

丞示之、令史着床子、納言偏取出次第見之曰、如仰也、

史所失也者、史着床子之後、予見文、引取懸紙、展置右

方長押上、史趨來立、不取懸紙、予示之令展置長押上

下又如恒、史退歸、予取笏、更又置笏下箸、以下應之、

信季召大舍人、了立箸居汁、大辨不申上、或申、予如食

汁立箸、即如飲湯伏箸、無勸盃、大辨以下疑有無、予示可有之

者皆行之、雖可行此事、節日新賀有之、改始日前例多有之、又識

更無政始文歟、仍予先々不行之也、辨少納言起座、出立南所

門外、予以下又起座、出門揖北行、經樹東也、依可出陽明門

內之時可

經樹西、到左衛門陣程取裾、經北路至于陽明門、召使前

行追前、此間隨身以下副式曹司并、於左近衛府南邊、隨身以

下等令出陽明門北間、予於門南間砌外立歸揖、出門乘

車、南行之間、左衛門權佐光長使應政了退出之間、於
郁芳門扣車東向立之、予又下簾扣車問政了歎之由、答
行了之由、予過佐車前、參內、院、着陣、不經數政門代、只隨
便宜着陣與座、先是供掌燈、權中納言右大辨同着陣、右大辨曰、申文
可候歎、答可然之由、大辨起座着床子、予着端座、史候
門前之時可着也、而此陣便
數政
宜不見、仍相計移端座、令敷軾、此間權中納言起座參殿
上、右大辨着橫敷申云、申文、召史覽文、作法如恒、史
退後大辨退出、予令撤軾、起座參殿上、令女官申女房
退出、於陣口留看督長歸亭、

今日使應政始也、外記政同日行之例也、兼日道志重成
尋其日於大外記賴業、催佐以下、左權佐光長朝臣、尉
中原章貞、源仲賴、志安倍資成、府生大江經廣、右尉中
原基廣、志重成、公文、左案主笠俊兼參入、供給在左
記、重成無免物、依無囚也、去年十二月七日蓮華王院
御堂供養被行非常故、秉燭之後
重成持來政申文、吉書囚事、見外記政記、仍重不注之、
延曆寺衆徒蜂起、三塔會合、催末寺庄園兵士、是為燒
蘭城寺云々、法皇來月十日於蘭城寺、以前權僧正公顯

未見如此大雪、

廿三日戊午 天晴、辰剋凌大雪、昨日雪不消、今日不降、自中山堂參
鞍馬寺、於美土呂坂逢右少將維盛朝臣、折烏帽子、着直垂
小袴行腰騎馬、侍五人騎馬在前後、又十餘人下居波太枝堂、今曉為狩
獵向樸原野云々、犬十五疋在後、鹿二頭、猪一頭、鴉一
羽取之、或以弓為枋、或以竿荷之、凡鹿五頭射云々、少
將見予下馬、予令昇居輿、少將勸力者令昇之、仍過之、
午剋參着、雪深一尺五六寸許也、供燈明、即還向中山、
今夜猶宿此堂、

於法住寺殿有尊勝陀羅尼供養云々、傳聞、御導師山座
主、覺快法親
王也、參仕公卿內大臣、源大納言、定房、土御門大納
言、邦、中御門中納言、家、花山院中納言、兼、左兵衛督、成
綱、右大辨、長藤三位、家、新藤三位、隆、堂童子左中務大輔
高實、刑部少輔泰房、右治部少輔隆保、左兵衛佐盛實、
衝黑申了還御七條云々、
廿四日己未 陰晴不定、於堂行彌勒講、五品親家致布
施供養沙汰、申剋歸左女牛亭、

為大阿闍梨可令受傳法灌頂給、仍來月一日可有御幸
平等院、寺也、然而叡山衆徒鬱之、可令受天台灌頂給者、
於延曆寺可有御灌頂也、又於寺被遂其事者、彼寺自往
昔宿意也、依此賞被立戒壇歎、不如只依有寺有此事
也、速可燒拂蘭城寺之由議定、此事風聞及寂聞、然而
不進奏狀、仍雖不被仰子細、事已火急之由聞食、今日
辰剋許、以右大將、遣入道大相國攝津福原亭、被仰合、
又召延曆寺僧綱等、以右中辨經房朝臣、院近習人、奉、被仰
行御灌頂事、子細於僧綱等、元、蜂起何故哉、疑申戒壇事歎、全不可、其
儀、此事於奉致障者、以山不可令用御、早令登山、
可申仰旨於衆徒之由、被仰合云々、

廿二日丁巳 天陰、自己剋許雪降、即及三四寸、今日
二女食百日餅、五十日混合、仍儲餅百五十合、前物折
敷、高器九本、打敷龜甲白織物、有女房衝重、侍雜色所
院飯等、不儲客饗、去十六日滿百日也、然而有相障事
等延引、今日依吉日有此事、
申終剋向中山堂、為眺望雪也、今夜宿雪及五寸、近年

廿五日庚申 天陰、來月一日寺御幸遂依山大衆暫停
止之由、令頭權大夫光能朝臣自院被申內云々、奉妨御
灌頂也、天下只衆徒宿也、

廿六日辛酉 雪降深三寸許、今日被始行除目、乘燭後
參內、院、候殿上邊、頃之右大臣、兼、出臺盤所被着陣、仍
着陣、右府被移着端座令敷軾、藏人頭皇太后宮權大夫
光能朝臣出陣有召仰事、右府召外記、大外記賴業參
進、被仰之、又召辨、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參進奉之、次藏
人大膳亮源時長召執筆、右府召外記、可召大外記之
由被仰官人、賴業
真人參進、被仰宮文、賴業申云、外記三人候、今一人不
足、史生不候、可被召加史歎、右府召權右中辨親宗朝
臣被仰之、仍史取之、外記遲進出、仍右府示堀川宰相
一人候座、右大辨
立陣腋不着座、被催宮文、宰相召官人被催之、即宮文列
立、右大臣以下列立弓場、右府東面立、三條大納言、實
房、花山院中納言、兼、予、左兵衛督、成、西上北面列立、堀川
宰相、賴、右大辨、長方、西面南上列立、外記取宮文在
納言列後、右府被着殿上、即起座被參御前、關白殿不

令參給、自去九日、納言四人取宮文着御前座、參議良久不着座、右府鳴笏聲數度、猶不參、予仰傳之、右宰相中將守參進之間、右府起座着座、主上令引寄御簾給、右府起座、步圓座南方着第一圓座、召藏人、被立直掌燈、此間予起座、被奏關官帳之間也、硯宮以下皆被押座下方、關白雖不參給、猶敷圓座也、東座敷二枚、南簀子雪積、然而猶自簀子執筆被參進、不見此後事退出、抑昨日頭中將定能朝臣示送曰、關白雖不令參給可有勸盃哉否、予答曰、不可依關白參否、可有勸盃、但又關白雖令候給之時又無勸盃、只隨時事也、宇治左府執筆之時、每度被催勸盃、其時法性寺殿不令候座給、御中不快之比也、予爲五位藏人所見也、故冷泉院中納言雅、予時爲藏人頭、左府被催勸盃於鬼間邊、事次被申法性寺殿下合止之給、不請之餘歟、其外常有此事、今夜參入公卿、

右大臣、三條大納言、院花山院中納言、雅、予、左兵衛督成範、權中納言、實左宰相中將、實右宰相中將、實新宰相中將、實右大辨

兼藤大納言、實左兵衛督、實源中納言、實權中納言、實左宰相中將、實右宰相中將、實新宰相中將、實右大辨長參入云々、清書上卿權中納言、

廿九日甲子 陰晴不定、大宮權大夫以下卅日乙丑 天陰、大宮權大夫經盛卿示送曰、本宮許可申慶事也、答曰、可申內院、又曰、本宮可有吉書哉、答曰、大夫無吉書之由答了、今夜被行下名、諸司三分、二分、內舍人等十三人被任、敍位三人等也云々、無殊事、抑經盛卿除目任大宮大夫、仍被改權大夫、所衆除目任左京進被改修理進、

(野宮本奥書)

于時元祿第六暮春中二夜、宿衛之間竊問染毫末畢、抑右本以中山黃門本書寫之、亦以或本略正之、雖然字形猶不分明、追々可加校正者也、

千牛將軍藤原定基(春秋廿五)

同九年南呂十二日再見了、

相中將、實堀川宰相、實新宰相中將、實宗、實加階、實右大辨、實友、

今日未剋可被始行之由、召使來催、然而人々皆秉燭之後參入、頭權大夫、藏人大膳亮源時長奉行也、予參入之後見之、未奉仕御裝束、懈怠之甚也、

今日孔雀經法結願云々、自去十八日、於禁裏閉院、南殿爲壇所、西中門西中宮被始行也、結願、是去十二月廿四日并去七日兩夜慧星出、泰親朝臣奏慧星之由、樂後同申此由、御祈也、大僧正禎喜、法務東寺一長者也、修之、於御殿西面、有御加持、着座之、即左頭中將定能朝臣進寄仰度者、頭中將送云、何程可仰哉、答曰、若座即可被仰歟、故御室仰如此矣(○定)、次即又相次藏人右少辨光云々、御加持了、頭中將帶御持笏、此事又被問予、可然之由示了、取祿進寄之間、僧正起座被下簀子、於其所給之、予於座可給也早速起歟、

廿七日壬戌 天陰、今日不參內、廿八日癸亥 天陰、今日不參內、除目入眼也、右大臣、

治承二年

五月 月大建 戊午

一日甲午 天陰、主上法皇

故(○殿)故女院御所不

所、於寢殿母屋有御鞠、其後召侍臣、同於此所有御鞠、次於東御所有雜藝、土御門大納言、實按察使、實花山院中納言、實左衛門督、實大貳、實殿上人五六輩候座、法皇出御簾外、實主上御法皇御、實上西八條兩院又御坐、有盃酌、左衛門

修之云々、後日被談云、繪析櫃立薄樣、鮮物廿合、二合別居居列、青瓷高瓶子二口入酒居御前、其外折敷備饌、居公卿以下前、公卿前付折敷備饌、藏人二人役送之、左衛門尉實重、故女院召仕者、廣言、主上召、若布衣取次之、不出御前、至于砌下傳藏人云々、內女房彈箏、被止之、只偏雜藝、チナイ、等巡哥之云々、法皇令奏、主上御着御布衣

云々、不供御膳、兩主供御相設被進入御所、

三日丙申 天晴、未剋御幸法勝寺、依卅講也、行

難渡六條末、仍今日御幸被用此橋、恒例京極爲御幸

路、而依橋便被用東洞院、左大將實定、土御門大納言、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左兵衛督、

東帶、皇太后宮大夫、朝方、左宰相中將、實家、左京大夫、備範、

大貳、親信、殿上人十餘、奉、多束帶、申剋還御、予不

供奉、

四日丁酉 天晴、

五日戊戌 天陰、右近荒手結、少將時家朝臣着行云々、

六日己亥 天晴、

七日庚子 天陰、午刻向三條見作事、申刻大雨、頃之

休止、及晚歸了、

八日辛丑 天晴、

九日壬寅 天晴、今日新日吉小五月云々、法皇自今熊

野有御幸、右少將時家朝臣來語云、競馬有五番、一番、

左府生奉頌文、二番、左右府生奉頌宗、勝、三番、左右府生奉頌

右府生下毛野敦佐、右府長中臣近武、勝、兼仲、右府

賴、勝、四番、右府長中臣近武、勝、五番、左右府長中臣近武、勝、

上人纏頭衣、或生、或練云々、多者練衣云々、

十日癸卯 陰晴不定、

十一日甲辰 雨下、關白殿并北政所渡御法眼章玄白

川房、三條南、如先々於右京大夫泰經朝臣高辻猪隈宅、

後六月可有御產、而自松殿彼所有方角忌、仍於此所可

被過四十五日云々、

十二日乙巳 雨下、

十三日丙午 朝間雨下、午後晴、

十四日丁未 陰晴不定、自今日被始院供花、改例年

所、壞本御持佛堂被新造云々、

十五日戊申 朝間小雨、午後陰晴不定、

十六日己酉 天陰時々雨、山大衆蜂起、依不被召取勝

講之日云々、其故法皇於三井寺去二月可有御灌頂之

處、衆徒奉障障之故歟云々、自去十二日起云々、

十七日庚戌 雨下、

十八日辛亥 朝間雨下、午後休止、

廿日癸丑 天陰、今日取勝講始也、開院儀藏人右少辨光雅、

今朝天台衆徒差所司令參陣訴申旨者、今度最勝講依

不被召山僧也、其故、去二月法皇於園城寺、以前權僧

正公顯爲大阿闍梨、可令遂灌頂之由、有豫議、而山僧

等訴申之、可令受天台灌頂御者、可山門灌頂之由也、

臨期遂被停止了、此事法皇殊有御鬱結不被召也、但禁

間有如法五壇御所、其內御修法一壇大僧正讀喜、邊四壇法印全支、

成、定通權大僧都兼亮、已滿頂、等也於全支者山僧也、誠願宗許歟、

不得、藏人右少辨光雅爲御使參院云々、傳聞、全非被棄

置天台、奉始院御願、爲令積知其事、不可被召之由、自

院所令申給之由、被仰所司云々、或園城寺僧語云、今日自山

護國宗殿重御願也、而被棄置天台宗之處、園城寺人々可被參之由有其

聞、以何宗被參哉、法相歟、天台歟、可承也者、園城寺衆徒無返答詞、只

自是、未剋參內、毛車、召具看督長、不賜裝束、先々雖暗騎馬之時

申云々、未剋參內、給之、火長同不給之、去月廿六日關白若君元服

日給之、人々漸參集、關白殿中宮大夫、隆季、着白單帷、但朝座

座、花山院中納言、兼雅、予、左宰相中將、實家、六角宰相、通、

右宰相中將、實守、右大辨、方、新三位、隆隆、等也、申剋關白殿

令着殿上給、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不帶朝、頭皇太后宮權

大夫光能去比參熊野、

未還候小板敷、殿下令問僧參否給、申皆參之由、令申事

之由給、頭中將奏之、出上戶、此便如此歟、歸出居小板敷、

申發願之由、殿下被仰可召辨之由、頭中將召右少辨光

雅、々々參進候小板敷、殿下令仰鐘給、光雅歸出弓場、

令歟、之圖書打鐘、出居昇、右中將通親、左中將泰口、少將隆房、左少

將有房、右少將維成、顯家朝臣、實時等也、

人數多座、仍相替、公卿着座、僧昇、從僧置香爐、證義者法

著之、下藤經上藤後、法印權大僧都玄緣、與福寺權別當、持皆

念珠、無裝束、印覺智、念珠、持皆水、覺憲、與、慶智、道

兩人兼講師、講師權律師藏俊、與、持皆水、覺憲、與、慶智、道

顯、寺、已講璋獻、寺、勝詮、與、覺辨、與、行舜、寺、聽衆乘

繼、隆英、同、圓榮、三、尋忠、與、公雅、同、覺乘、與、慶範、三、

公胤、同、範雅、與、成實、東大威儀師維禪、邊在顯覺後去二日死

下等也、講師覺智着右方高座、不依御所便、是先例也、

問乘繼、問答了覺智於高座即仰嚮退下、堂童子右方左

衛門權佐光長、勘解由次官宗賴、隨御所上、左方藏人勘

解由次官基親、右兵衛佐基範、朝座了有行香、見參

公卿八人列之、事了縹素退下、殿下又令頭中將奏聞

給、歸出奉仰聞食之由、召光雅被仰鐘、次第如朝座、講

師玄緣、問圓榮、問答了覺智仰啓、秉燭以前事了、次有
壹岐國條事定、中宮大夫、上花山納言、予、六角宰相、

右大辨着陣定申之、僉議了召史被仰硯可持參由、之

退出、法印信圓雖入定文不被參、法印爲證義不

不可勤講師許之故歟、又本寺探題未勤之前不

證誠云々、後聞、天台衆徒獻折紙云々、彼狀云、

最勝御八講者、寬弘之

明時所被始置也、自爾以降

星霜既經百六十餘廻、

天台法相之學侶瑩才幹

而爭鋒、王公卿相之花英

樞衣襟以列座、誠鎮護

國家御願、我朝希代

之勝事也、存舊貫敢

無新儀、而今度抽賞三井

之末流、棄置四明之本源

之由、所風聞也、折掄才幹

若抽圓宗之教法者、三井

又以同流哉、但用捨之道

叡慮爭知、非當背累代

之佳例、已難休吾山之

沉滯、早達鶴唳於天聽、

宜待風銜之新因而已、

今日亦南京衆徒着三綱五師等、權別當玄緣以春日

行幸賞、可被任權僧正之由訴申云々、

廿一日甲寅 天陰、午剋參院、依供花結願也、前權僧

正公顯爲御導師、未剋事始、申剋事了、賜布施、導

各僧二人各一、

參仕公卿、

中宮大夫、隆季、直衣、

藤大納言、實國、

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布衣、

左兵衛督、成範、

皇太后宮大夫、朝方、

左宰相中將、實家、

土御門大納言、那綱、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已上束帶、

予、

右兵衛督、賴盛、

左宰相中將、實家、

六角宰相、家通、

左京大夫、脩範、布衣、

人々多參最勝講、仍着束帶、帶、

廿二日乙卯 天陰、午剋向東山堂、爲逢懺法也、午後

雨、及晚歸了、

廿三日丙辰 天陰、時々小雨、

廿四日丁巳 天陰、時々雨、今日最勝講結願也、已剋

許內豎收並來曰、殊可早參、仍午剋參內之間、關白殿

令參院給、予暫不出門、令過六條方之後出門、參內候

殿上、頃之頭中將定能朝臣不帶、來殿上、觸事具之由於

左大將々々付頭中將奏之、頭中將歸出仰聞食之由、即

仰鐘事於彼中將、々々於小板被召藏人仰之、朝座了又

被奏事之由、頭中將奏之如朝、頭中將仰度者、有行香、

左大將、源大納言、三條大納言、土御門大納言、左衛

門督、予、左兵衛督、六角宰相、右宰相中將列之、行

事藏人大膳亮源時長取火舍、事了賜祿、次予着陣、依藏

少辨開示也、直令敷軾、藏人右少辨光雅取勝講、依藏奉行人、阿闍梨外文

着端、省略也

新藤三位、隆輔、已上束帶、

十六通龍懸紙一枚結之、今度雖不被召山僧、此外○解歟、下之、

即返下之退出、于時申剋、

參仕人、

左大將、實家、源大納言、房、三條大納言、實、土御門大納

言、那綱、藤大納言、實國、左衛門督、時忠、予、左兵衛督、成範、六

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守、

堂童子、左方藏人右少辨光雅、右方侍從實相、少納言惟基、

隨御所上臈勤右方也、○註、

中宮御所二間、證、有打出、菖蒲掛、紅梅、二藍唐衣、朽葉、

先々初後五卷三々日皆被改之、而八條二位、有卅

日穢之間相違、仍今年自初日不改之云々、抑此道場方

有打出事不任事歟、爲御所何可出女房袖哉、大進基

親曰、先年有沙汰被問左府、任近代例可被出道場方之

由被申、仍所被出也者、

左衛門督、時忠、中宮、於內被示云、中宮御孕事大略一定歟、

來月可有御帶歟者、

廿五日戊午

廿六日己未 天晴、有過狀改、秉燭之後明基改申文、

廿九日壬戌 午上雨降大風、晴時以後休止、今日着欽

政也、左權佐光長、尉源季貞、志中原清宣、右大夫尉源

康綱、六位尉中原基廣、源基行、(○政)、去廿六日不着過狀改

志中原明基、府生安陪久忠等所着行也、右權佐親(○親

下脫、依重服母、不着、雖有例猶成憚云々、基行依爲初

參可被免輕犯者之由、付明基令申、仍合點因注文也、

返給、抑左廳初參之時有免物常例也、但又或無之、着

欽政日初參官人申請免物事非常例云々、但應保爲信

初參有例云々、秉燭以前申了云々、夜陰明基持來改申

文并勘文、不返給之、今日依齋日不行袴云々、今朝左

佐示送曰、着欽政雖有雨儀例、如今者甚雨、實難叶歎、

爲之如何、予答云、及晚着有其憚、今日被遂行尤可宜

者、予不見物、(○三箇字請本

院所衆等爭下向河尻、法皇渡御棧數御覽云々、子剋許

前權僧正公顯房燒亡、放火、件房在觀喜光院南、後

朝以使者訪之、本尊聖教皆取出、以之爲慶之由、所

宜之由申云々、

二日乙丑 陰晴不定、入道大相國自福原上落云々、

午剋向東山、晚頭歸了、

三日丙寅 陰晴不定、入道大相國被參院云々、所疑中

宮御姪間事歎、早且左尉中原章貞來曰、左京大夫泰

雅(高辻北 惟朝臣宅(強盜 強盜入、大夫參詣八幡之間、留守侍射

返答也、

卅日癸亥 天晴、已剋向東山堂、行彌勒講、左衛門權

佐光長來、今日彼人致布施供養沙汰、安房守定長、阿

闍梨光玄等來、定長曰、未剋許參內、依御作文也、題

云、詩境多脩竹、(中、左近衛督、(成範、宮內卿、(永範、左大

辨、(後經、殿上人、(七、應製、講師非藏人藤原道業、(給、讀師

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御製講師藏人右少辨光雅、讀師左

兵衛督、御製落句云、豈忘一字勝金德、可慙白頭把卷

師、宮內卿左大辨垂淚、(兩編爲師、講了雲客退之間、宮

內卿降東對(御也、南階、左大辨又借請左武衛劔、同降

階、去於一許丈拜禮、(宮內卿二拜、經南庭出東門北戶、其

氣色忽如蒙恩賞云々、予秉燭歸亭、亥剋地震、

六 月 小 己 未

一日甲子 天晴、左衛門督(時忠、中宮、召寄陰陽頭在憲朝

臣於與亭、中宮御着帶日內々被尋聞云々、今月廿八日

進上 別當殿、

私言上、

今日可被行位記請印云々、其次可給位記之由殊

歎申候也、行幸之時依服、脫不關賞者候、服日數

已過了、

卽下大內記業實了、

七日庚午 陰晴不定、時々雨下、

八日辛未 雨下、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六月

陣之由、仍右大辨相共着陣、予着頭權大夫來仰云、左近衛少將藤原師家、從五位下平清邦、予着端座、令敷軾、召外記令進硯紙、目右大辨合着座、大丞書除目、予示之、

太政官謹奏、

左近衛府、

權少將藤原朝臣師家、

治承二年六月十日

大丞持來之、予取之、大丞退、予披見之置前、予召官人、仰外記筥可持參之由、外記持參筥、予取除目入筥給外記、々々退立小庭、予起座、就弓場付頭權大夫奏聞、予示權大夫云、殿下合候御前給、先可被內覽者、即返下着陣、外記置除目於予前歸入、予召外記、々々跪小庭、予仰云、兵省候也、外記申云、兵省候、予揖、外記稱唯退、次亦外記參上申云、兵省候了、予云、合候、外記稱唯退、次亦外記參上申云、兵省候了、予仰云、召七、外記稱唯退、次兵部丞參上立小庭、入宣仁門代之

間、予向與置筥於前、取除目副笏、承立定、予仰云、末字古、丞着軾、予以右手自端袖下微々給之、退立本所、予仰云、未計給、丞退、予向座下方召外記、返給筥、取重硯退出、此後予起、清邦被備事、中宮安元々年未給云々、而職事不下彼御申文、予乞取之、除目書之間召內記下之、予仰云、合被從五位下、內記退、伴御申文未給也、雖可下勘、如此之時直被下內記爲常事之由、大外記賴業真人所申也、仍下之、伴清邦者、土御門大納言綱子、入道大相國盛爲猶子云々、執政人子息多任左近少將、仍一定可爲左近歟之由、問權大夫、示可然之由、仍任了、而權大夫內々尋申殿下云々、被仰云、天喜京極、被任左、又我任左近少將、仍可任左也者、亦任官之時任只一人雖有例、不担任歟、知足院殿合任侍從給、藏人邦宗被任兵衛尉、法性寺殿合任侍從給、藏人顯行任掃部助、先例被加任人歟、當時殿下任大將之時、被任少將任人多之、此事內々尋賴業真人、示旨如予言、抑不歷侍從直任少將例、故法性寺

殿御子息等也、今夜殿中無別儀云々、法性寺殿嘉承二年四月廿六日元服、十八日任侍從給例也、

事了參殿、退可辭申檢非違使別當之由內々示付頭權大夫畢、來十四日可上辭狀也、今夜內大臣重、表被返遣、去春上、中使左少將清經朝臣、內府息也、內々可用清經之家儀、宮先日內々返遣云々、今頭權大夫能、內々尋取之納歟、返遣云々、上表事無殊事、被存高滿之由歟、而中宮有御懷妊事、內府有父子之儀、以前官供奉吉事、若有思慮歟、

十一日甲戌 天晴、

十二日乙亥 陰晴(不定)、今夜可有行幸土御門亭、御門南、東、來十四日祇園神輿可渡御院二條面之殿也、是洞院東、來、乘燭之後參內、人々參集、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可有召仰之由觸源大納言、仍被着陣、基親云、無留守、內侍所同可渡御之故也、來十六日可有還御云々、頃之出御南殿、右將渡、大納言列立之後、右大將自階前渡西、關司着候、少納言惟基奏鈴、出東門、至于二條

東行、東洞院北行、入御土御門西門、寄御與於南階、與寄階前、其高機四五寸歟、然而公卿不跪地、下御之後惟基奏鈴、名謁了人々昇堂上、即予退出之間、於近衛以北奉逢內侍所、下車深揖、次參前大相國院、申此事、尤可下車也者、申承雜事、即又歸亭、

參仕公卿、

殿下、源大納言、定三條大納言、實土御門大納言、那參會、藤大納言、實右大將、宗中御門中納言、家子、左宰將中將、實右宰相中將、實新藤三位、實

後開、中宮行啓、行幸後、東洞院北行、應司東行、高倉北行、入御土御門西門、大夫、權大夫、時、皇太后宮大夫、朝三位中將、知盛、供奉、啓將左中將清通朝臣、右少將時家朝臣云々、後日聞、今日未剋坤方星墜、其體如水精落地、其尾二許丈中絕、亦七八尺許有光云々、大膳權大夫奏親朝臣後日進奏云々、

十三日丙子 天陰、夕小雨、

十四日丁丑 天陰、申剋雨、已剋向東山、晚頭歸亭、雨

拾遺不獻馬、外祖父光繼得業去月晦日入滅之後也、
 檢非違使別當辭狀、以消息付頭皇太后宮權大夫、光去
 年正月廿四日任右衛門督、即有別當宣旨、即雖有謙退
 之志、朝恩難謝、仍慙行廳事、然而天下狼藉追日重疊、
 誠是非器之者居此職之所致也、此事自去年冬申合前
 大相國之處、有不許之御詞、去頃重又申子細、有御許、
 仍所上也、抑右衛門督今度不辭中、其故、前大相國雖
 令辭申別當、不令避左衛門督給、後日以下官被申任左
 近中將也、欲追彼吉例也、辭狀文章博士敦周朝臣草
 之、清書安房守定長、書狀中名字兩所月日下字書其狀意趣、
 只嫌退之由許也、一昨夜前大相國被仰云、上辭狀之後
 暫不可出仕、有殊仰之時可出仕歟、我上辭狀之後有
 召、而裝束進退未承左右之間、無便宜之時、內々示職
 事之處、相具火長猶可出仕之由被仰下、仍如元參入、
 其後所被納辭狀也、辭狀留御所了者、召道志令撤赤辛
 櫃者也、元

十五日戊寅 天陰、權右中辨親宗朝臣示送曰、一條、

堀川、鳥羽三代、晴時令吹笛給、三條、後一條、後朱雀、
 後冷泉、後三條五代令吹籠笛給哉者、予注進曰、後一
 條院長元四年正月三日行幸上東門院、主上令吹笛給、
 後冷泉院長久三年九月廿一日行幸高陽院、于時為太
 子令吹笛給、此外今不覺悟者、

十六日己卯 天晴、

十七日庚辰 治承二年六月十七日天陰、午後雨降、早
 且向東山堂、乘燭歸畢、

今日被發遣奉幣使於安藝國伊都岐島社、無先例、今是中
 宮御產御祈云々、當五ヶ月、來廿八日可有帶也藏人中宮大進基親申沙
 汰也、中宮大夫、隆季、第三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參陣行事、
 中宮亮重衡朝臣、殿上、殿上四位如何之由、衛士持
 幣、二〇一人後聞、廿日使出京云々、宣命、

天皇我詔旨度、掛畏支伊都岐島大神乃廣前爾、恐美恐美毛
 申給者久申久、夫大神者、拓社擅於海涯天、施靈威於天下
 志給布、列代乃聖君毛皆鎮護乎所憑奈利、況以庸昧且忝守
 洪基留、今翹欽仰之誠天、將致馭俗之化須、因茲天、近年

寂情爾殊有所思食且、仰神德天、於本社天令祈請給古止
 然毛驗久冥感潛通志且、宿念相叶倍利、彌御祈願乃事等、
 廣支御恤美御助乎施志天、御寂念乃任爾令果遂給倍止、所
 念行天奈、故是以、吉日良辰乎擇定天、官位姓名乎差使天、
 禮代乃御幣乎令捧持天奉出賜布、大神此狀乎平久安久開
 食天、椒房月閉爾、闌殿風穩爾、誕月之期乎疏天、懷日之慶
 乎開天、天皇朝廷乎、寶位無動久、常磐堅磐爾、夜守日守
 爾、護幸倍奉給天、國家安穩爾、人民快樂爾、口給倍止、恐美
 恐美毛申給者久申

治承二年六月十七日 大內記業

今夜有內御作文、當代初度也、主上御年十八、自去春入々有御作
 時書女房名、或時不被後日中御門中納言被談曰、秉燭以前
 人々漸參集候殿上、院、太政大臣、師、普直衣、延久三年土御門
 列也、肩骨如冬、左大將、實定、大納言、已下皆束中宮大夫、藤
 大納言、實綱、依御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依御藤中納言、實
 權中納言、實度、依延久例被召公卿六人、仍六角宰相、遊參入、依御
 右宰相中將、實守、追被召、式部大輔、永範、非參、後經、

山槐記 治承二年六月

御侍讀、東對南面、常途、南面母屋廂
 三位也、等也、御殿御裝束儀、西面為畫御座、南面母屋廂
 卷御簾、廂西第二間供畫御座、同第四間副母屋廂子立
 四季御屏風、御座間廂柱內當南北柱供掌燈各一本、南
 廂西第三間通南長押東西行敷南面端帖一枚、為大
 臣座、其前立掌燈一本、同第四五間通南長押東西行
 敷連綠端帖三枚、為納言以下座、大臣與內言座間有路、北
 一間副東布障子敷紫端帖一枚、紫如何、為殿上人座、乘
 燭之後出御、御直衣、令侍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出殿上
 召公卿、大相國以下着御前座、依座狹或五位殿上人、從
 伊輔、右衛門左經、藏人一藤判官基行、取硯紙置公卿前、硯
 仲、美乃守定經、藏人右衛門尉家實、等取硯紙置公卿前、硯
 紙屋紙二枚加盛之、件紙不卷、只如元帖也、若可用納殿白色紙、其路
 經大臣與納言座之間、不置非文人前、但又雖文人悉不置、中宮大夫文
 人前皆可置之由被仰藏人、召名哉大相國伺御氣色、召式部大輔、々々參
 進跪簀子、大相國仰題可獻之由、式部大輔揖、唯、復座
 摺墨染筆書題、禁庭備撤硯并雜物、盛題中取、於柳宮、
 懷中笏仍懷之、起座、經簀子、亦跪大相國座後簀子、此事
 殿上人、被不齊、左大辨曰、為公卿可懸膝於長押也、殿上人可跪簀子
 事、予案此事、雖跪簀子強不可為吉、舊例除目之時召院宮御申文、執
 筆座雖左與、猶跪簀子、近代此事稱凡卑之作法、皆跪長押、獻題、自大
 上也、今夜儀大臣座在長押端、永範、永範、永範、永範、永範、

座下方復座、大相國取柳宮起座、踏合奴袴、經簀子入御座間唐庇、跪廂長押下、先突左膝、次右逼長押突、次懸膝於長押昇膝行、先右懸長押座下方、奏覽題、乍柳宮、大相國逆行候長押下、主上御覽了返給、大相國參進給之、逆行下長押、長押下不突膝、直下立、若、經本路復座、召式部大輔、々々參上、大相國被仰可付韻之由返給題、大輔給之復座、付韻情、亦獻之、復座、大相國又奏之、題留御前、大相國取柳宮復座、召人給題、大相國如前召式部大輔而大輔確執不參、仍式部大輔書之、次第傳上、大相披見、次第傳下之、非文人、次大相國召藏人返給柳宮、藏人授柳宮於式部大輔、次居衝重、殿上五位役之、役人同上經大臣與納田國止之、先被仰可置御遊具之由、仍不居終、而不置御遊具、有勳孟、遂不居藤大納言以下衝重如何、延久先置御遊具、仍大相國有此命、次有勳孟、頭中將定能朝臣取孟、不取次酌、依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取瓶子、次置御遊具、殿上五位役之、御笛宮、次有御遊、有主上可令吹御笛之議、然而如此事、拍子中御門中納言、笛藤大納言、笙中宮大夫、篳篥定能朝臣、候殿上、第六角宰相、琵琶太政大臣、不被^有和琴右少

將雅賢朝臣、候殿上、呂安名尊破、席田、賀殿、律伊勢海、萬歲樂、五常樂急、人々難被示、不哥云々、御遊了非文人公卿退座、雖不可必然、次召文臺、土高坏上置朝、藏人右衛門尉藤原家實持參之、當御座立唐廂、一尺許在之、自下薦獻詩、文人公卿太政大臣、左大將、中宮大夫、藤中納言、權中納言、右宰相中將、爲式部大輔、左大辨、殿上人左中將雅長朝臣、右中將通親朝臣、權右中辨親宗朝臣、藏人左少辨兼光、坊時學、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今日奉、藏人右衛門尉藤原家實、延久例公卿六人、殿上人四人、藏人二人也、今文人十等也、人々取副詩於旁、經簀子參進、入御座當間、跪文臺前、願詩、被旁退、他人不然、次立切燈臺、有打數三文臺、仲、基行家實役之、敷講讀師圍座、藏人役之、讀師座當南、讀師左大將經簀子着座、西、至于此時伺見、不知後事之由、納言所被示也、後日又問藤中納言、被語曰、講師兼光正笏着座、侍臣不可持笏、而爲侍讀人雖殿上人持之、亦許講師兼光正笏、猶於他所持笏、永後經經共持笏之由諷諫、仍令持之、讀師取文臺置御前長押上、亦土高坏引寄前方

副長押立之、此間大相國以下參進群居、大相國被候切殿上人同近歎、讀師取集詩、被授宰相中將、左大將有父子之儀、仍有此事歎、中將重詩、依彼次第自下薦一々披展文臺上、後日中宮大夫被談曰、兼光講之、其音聲甚神妙云々、又蓋依置長兼光退座、左大將撤臣下詩退座候傍、式部大輔着講師座、太政大臣賜御製、依御氣色頗押遣切燈臺於東方、依西方、參進賜御製、退下披展文臺上、不着讀師座、於本可展狹也、一弄過了、讀師院有御會、大臣以下參上大會也、院御半座中、臣下詩講了、讀師院治左府、其時此事人々傾中、仍後日尋之處、被仰云、問攝政之處、如此給也、下、被示授體、其後引見北山抄、重陽宴所注授給之由、法性寺殿若御覽此事令給歎、尤有興事也、今度不然、召賜也、披御製有語云々、今度如臣下、御製發句下七文字、同中宮大夫候、有管有絃有頌、大夫驚騷、滿座感歎、太政大臣取御製懷中、人々復座之後、大相國數反詠御製落句、左大將左大辨同詠之、次被詠令月德是等、式部大輔密示基親曰、奉作合御製之時、尤可有勅詠也、此旨觸大相國、自御後以內侍奏聞彼例、各申云、他中納言賜勅詠之由雖語傳、年月不詳、可依時宜云々、如此沙汰往反數剋之間、基親詩落句亦曰字同御製、可賜祿之由申、

而大夫曰、賜勅祿事同日不及二人事也、御賀舞之時有此沙汰可有儀者基親可給也、於我不可給、甚可見苦者、後日或人云、基親就、及天曙遂以停止、只任例大臣以下給樣、大臣御半比下重、納言片殿上四位、治部卿顯信朝臣、中務后宮亮經、五位、侍從隆保、右取之、事了各退出、今日奉行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右衛門尉藤原家實也、祖父資長卿、嫡男兼光、嫡孫家實應勅喚、誠希代之美談也、今度被用延久三年十二月六日修竹雪中詠例也、今夜今上第二姬宮局、前治部卿光隆卿奉養、御二歲、內給、取密儀也、閑院東西北門被作出車寄、自彼所令參御云云、先日參給之時、自西洞院面遣入御車可被寄之由、治部卿被申、而先例不分明、京宮參給之時敷筵道、自小門令下給之由、自中宮御方被仰、仍不參入、自陣令歸給了、今度猶無遣入之儀、被寄後門車寄也、此宮中宮有御猶子之儀也、十八日辛巳 天陰、十九日壬午 天晴、關白殿少將(師家)基被申慶賀、可參

入之由、有兼日仰、仍午剗着束帶參松殿、參入臺盤所、
 殿下侍從忠季被仰云、此間面腫、仍不謁者、中御門中
 納言、宗、藤中納言資長、已被參入、依暑氣各候中門廊、
 未剗少將出給、赤色下裳、縮緬綾表袴、中御門中納言以下降
 立中門外、前大相國於中門廊外腋戶內伺御覽、殿下令
 坐寢殿簾中、前相國被仰云、御沓候人可獻之由被仰
 哉、顯家朝臣問藏人左少辨兼光、奉行御兼光答不承其仰
 之由、相國被仰云、職事可獻歟、仍親光取御沓入中門、
 於中門廊南妻母屋也、非實子、獻之間、殿下被仰出云、殿上人可
 獻也者、仍顯家朝臣獻也、下參中門給、被申慶於殿下、
 兼光申次、於同所被申北政所、申次同、次出中門外令乘
 車、御元服時被顯家朝臣乘御簾、親光奉抱乘、侍從忠季
 乘御車後、御牛黑、牛童千手丸、赤色上下、平結、前皇后、宮權
 大進長經、非職事也、前馬助季佐爲少、括狀冬引陪木、遠江權守親光、職事騎
 車在御車後、本府隨身二人、實持胡、以繪緣、中今一人賜緣返遺歟、是例可尋、
 小隨身二人、殿下御隨身左府生兼清子、藤芳上下帷、同御隨身
 小舍人童一人、同御隨身左番長下毛野武守子、雜色長右番長

中臣種友殿下御隨身、白襖上下、同在御共、右少將顯家朝
 臣、左兵衛佐盛定、侍從兼經扈從、先令參院給、七條、後
 日忠季注進曰、於中門有舞踏、讚岐守季能朝臣申次、
 被召御前、次令參皇嘉門院給、九條、於中門拜舞、此院近衛
 備歟、仍舞踏、其後有二拜、可有舞踏之、右馬權頭基輔朝臣申次、
 由、顯家朝臣奉教云々、殿仰歟、可尋、令參御前給、有種々贈物、琵琶入袋、寬治嘉承少將慶之時無
 參給、之參、始有、所々贈物、有此院、若御元服日不取之降立中門下授顯家、院人也、友、次令參內給、院、左頭中將定能朝臣、出逢時不帶劍、出之申次、被召御前、次令參中宮御方給、於中門二拜、大進
 基親申次之、令參御前給、次退出給、無日時勘文、內々
 兼光問之云々、今日兵部省移文不持參、去十七日參入
 云々、此間事左衛門權佐光長雖可奉行、依脚病不出
 仕、仍兼光奉行云々、
 今日院若宮、母皇太后宮母屋、仁和尚若宮弟、爲大僧正禎嘉
 法務、東寺長、故仁操僧都女云々、弟子、爲中宮御猶子自禁裏、院、向彼檀所給、三
 北高倉東、故師元、光、朝臣老、大僧正依、傳聞、申剗渡給、先

旅宮殿上々方簾中令着裝束給、二藍直衣、二藍織物、大進基
 親、權大進宗賴奉整之、主上御渡此所、若宮出簾中給、
 於殿上西妻皇太后宮亮經正朝臣奉抱、非幼稚、可出右衛
 門陣、油小路面、前庭前、於南小門南邊、可至于押小、合乘車、左
 門督車雖尋常、今度不調、車、左衛門督時、被塞御簾、雅亮扣御
 榻、御劍御護宮兼自車前方入之、若宮乘給御車、至于
 陣口抑之、左衛門督被乘御車後、共侍囊車、前庭前伊賀守
 雅亮、散位朝宗、親長、保行、但馬權守長俊、已上、夜前大
 參、是皆中御共人皇太后宮亮經正、中宮、朝臣、中宮大進基
 親、權大進宗賴、安房守定長、中宮、油小路南行、三條東
 行、入御檀所南門、先日大僧正云、舊例依御本尊御座、阿闍梨於
 門內給、於門外放牛、門外乘車、然而近代不然、況若宮御車可令入次愁牛遣
 入之、寄中門車寄戶、左金吾被塞御簾、大僧正被出向
 中門廊、入御寢殿、左金吾同參入、殿上人着二棟廊南
 面座、前驅着障子上座、供御膳、左衛門督饌同居御前、
 次居殿上人并前驅饌、有一獻、人止、居削冰、左衛門
 督以下退出、若宮令留給云々、

木工權頭季時入道建立堂於觀音寺供養、導師權大僧
 都乘、觀力讓衆宮云々、依示還調遣被物一重、皇太后宮大夫
 朝方卿書願文云々、
 今日於院有火打角合云々、一方公卿殿上人僧并四十
 餘人、一方北面下簡等也、公卿方鉅海浮銀船、都合
 云、其日納角北面下簡厨子一脚上、置銀手箱二合納之、
 此事近日天下經營、諸人愁歎、或下知庄園、切生牛角
 數十、適雖持來稱下品棄之、罪業之因緣之由、或人來
 談也、
 中宮御產御祈自今夜被始行千手供、阿闍梨法印全玄、
 二品沙汰云々、此事內々沙汰歟、
 廿日癸未 天晴、未剗左衛門督相伴右少將時家朝臣
 五品時家并女房、被渡東山堂、聊致其設、右中辨經房
 朝臣、中宮權大進光綱、安房守定長兼在此亭、深更
 被歸引馬、左兵衛尉盛長、內舍人清實、各水干袴帶劍
 引之、上下皆着水干裝束、但金吾子着小狩衣吉也、龍
 劍一腰與五品、金吾入內方之間、又與馬於時家朝臣、

此間金吾被出見、依被創時家下危上自西、

廿一日甲申 天陰、被返下大理解狀、

廿二日乙酉 天陰、午剋於堂行恒例懺法、次行彌勒講、中宮大進光綱致布施供養申敷由沙汰、晚頭歸左女牛亭、自去十九日所寄宿此東山也、

廿三日丙戌 陰晴不定、午後大雨、辰剋東方大以鳴動、如打大鼓、或曰將軍墓云々、十二度鳴之、後日又或曰、山階御陵云々、無一定、

廿四日丁亥 時々雷雨、

廿五日戊子 天陰、時々雨、卯時左衛門督忠、女房產男子云々、

廿六日己丑 天晴、左中辨重方朝臣來、又左衛門督被渡此方被談雜事、

中宮有千度御被云々、於御前無此事、被憚禁裏院、歟、

點油小路面小屋宮侍左兵衛尉、被行之、召陰陽師十人、縫殿頭賀茂宣憲朝臣、主稅助安倍時晴朝臣、陰陽助賀茂濟憲朝臣、掃部頭安倍季弘頭臣、天文博士安倍業俊朝

爲內親王、左府召藏人右少辨光雅仰之、次頭權大夫出陣、仰可令勘申卜定賀茂齋王日時之由、左府仰光雅令勘申之、仰外記令進宮、納勸文付頭權大夫奏聞、返給下辨、召外記令撤宮、頭權大夫又仰云、以範子內親王可爲賀茂齋王、宣令卜申、左府召外記令進硯、左府書齋王名、令外記封之、左府書封字、召辨令敷神祇官座、令外記召神祇官、仰外記令進宮、入卜串賜官人、令卜申、卜了、返上之、官人退出、彼座左府令持外記、就御所奏之、頭權大夫奏之、卜串留御所、返給空宮、即於弓場殿仰云、任卜申以範子內親王可爲賀茂齋王、上卿權大納言藤原朝臣、辨左少辨光雅、史勅別當雅隆朝

臣、左府復陣、令外記召中臣官人、以範子內親王定賀茂齋王、予任例可奉行之由被仰之、召寄又仰之、外記撤硯、左府退出、次頭權大夫仰上卿藤大納言、卜定之由賀茂奉幣并大祓日時可令勘申者、藤大納言持着端座行此事云々、右少將有房朝臣爲勅使參卜定所云々、後日中御門中納言曰、存古儀雖參卜定所、齋王未渡

臣、圖書頭賀茂在宣朝臣、權曆博士賀茂憲定、前天文博士安倍隆茂、陰陽大允安倍泰茂、左京權亮清科範時、備御贖物十前納長櫃運之、召使相副、有宮侍上日輩、結番取之、自臺盤所方獻女房、事了陰陽師各賜樣、各長絹以權少僧都實全被始行藥師法、伴御修法并千度御祓母儀二品內々所被致沙汰也、是御產御祈云々、去廿三日將軍墓鳴事、頭權大夫光、內々以書狀問陰陽師等、占申口舌兵革公家御憂之內云々、○云々、諸占友人所可被問歟、

廿七日庚寅 天晴、頭權大夫光、奉院宣來臨、予着烏帽直衣謁之、有齋院卜定事、今上第二皇女、範子內親王、母左兵衛督成房、號小督殿、御歲二歲、前治部卿光隆卿奉養、日來坐彼御七條坊城亭、中御門南、京極大夫重賴宅、路次掃除橋事可下知之由、一昨日頭權大夫光、示遂、仍仰志朝基者也、今夜卜定之間可參陣之由、先日召使催、依故障不參內、後聞、秉燭人々參陣、左大臣、藤大納言實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左兵衛督、成範、齋王右宰相中將等也、頭權大夫出陣、仰左大臣以範子可

御、經數剋、仍退出了、

近年依無其人、無齋宮齋院、爲未曾有例、而皇女連々誕生、共爲齋王、有神感歟、

中宮造立如意輪觀音像於六角堂、內々被奉供養之、又被調進御帳云々、

廿八日辛卯 天陰、朝間小雨、中宮德子、御年廿四、六波羅于時閑院爲皇居中宮、傳聞、內大臣、重盛、大夫、隆、土御門大納言邦綱、右大將宗盛雖參入、被候、權大夫、忠、左三位中將、知盛、彼候臺盤、宮司、權亮、權盛、大進基親、已上、冠綱、衣所着直衣、進宗朝亮重朝臣爲奉幣使參伊都岐嶋、權大進宗朝、大夫進尹、不進、○參力云々、殿上人等兩三人參入、母儀二品被候、又獻御帶之後、右大將北方被參云々、大進基親、束帶持笏、或人云、後解不持之例、大進爲御使也、或着衣冠、然而依爲五位藏人着束帶歟、此人妻教盛卿女元、去年逝去、雖爲周忌內、其服過了、於子證不闕、仍爲御使歟、如何、

臺盤所中將局左中辨重方朝臣女、未嫁、其以上打糞人云々、其裝束着物具、取御衣宮、裏之、亮新

山 槐 記 治承二年六月

爲內親王、左府召藏人右少辨光雅仰之、次頭權大夫出陣、仰可令勘申卜定賀茂齋王日時之由、左府仰光雅令勘申之、仰外記令進宮、納勸文付頭權大夫奏聞、返給下辨、召外記令撤宮、頭權大夫又仰云、以範子內親王可爲賀茂齋王、宣令卜申、左府召外記令進硯、左府書齋王名、令外記封之、左府書封字、召辨令敷神祇官座、令外記召神祇官、仰外記令進宮、入卜串賜官人、令卜申、卜了、返上之、官人退出、彼座左府令持外記、就御所奏之、頭權大夫奏之、卜串留御所、返給空宮、即於弓場殿仰云、任卜申以範子內親王可爲賀茂齋王、上卿權大納言藤原朝臣、辨左少辨光雅、史勅別當雅隆朝

臣、左府復陣、令外記召中臣官人、以範子內親王定賀茂齋王、予任例可奉行之由被仰之、召寄又仰之、外記撤硯、左府退出、次頭權大夫仰上卿藤大納言、卜定之由賀茂奉幣并大祓日時可令勘申者、藤大納言持着端座行此事云々、右少將有房朝臣爲勅使參卜定所云々、後日中御門中納言曰、存古儀雖參卜定所、齋王未渡

臣、圖書頭賀茂在宣朝臣、權曆博士賀茂憲定、前天文博士安倍隆茂、陰陽大允安倍泰茂、左京權亮清科範時、備御贖物十前納長櫃運之、召使相副、有宮侍上日輩、結番取之、自臺盤所方獻女房、事了陰陽師各賜樣、各長絹以權少僧都實全被始行藥師法、伴御修法并千度御祓母儀二品內々所被致沙汰也、是御產御祈云々、去廿三日將軍墓鳴事、頭權大夫光、內々以書狀問陰陽師等、占申口舌兵革公家御憂之內云々、○云々、諸占友人所可被問歟、

廿七日庚寅 天晴、頭權大夫光、奉院宣來臨、予着烏帽直衣謁之、有齋院卜定事、今上第二皇女、範子內親王、母左兵衛督成房、號小督殿、御歲二歲、前治部卿光隆卿奉養、日來坐彼御七條坊城亭、中御門南、京極大夫重賴宅、路次掃除橋事可下知之由、一昨日頭權大夫光、示遂、仍仰志朝基者也、今夜卜定之間可參陣之由、先日召使催、依故障不參內、後聞、秉燭人々參陣、左大臣、藤大納言實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左兵衛督、成範、齋王右宰相中將等也、頭權大夫出陣、仰左大臣以範子可

御、經數剋、仍退出了、

近年依無其人、無齋宮齋院、爲未曾有例、而皇女連々誕生、共爲齋王、有神感歟、

中宮造立如意輪觀音像於六角堂、內々被奉供養之、又被調進御帳云々、

廿八日辛卯 天陰、朝間小雨、中宮德子、御年廿四、六波羅于時閑院爲皇居中宮、傳聞、內大臣、重盛、大夫、隆、土御門大納言邦綱、右大將宗盛雖參入、被候、權大夫、忠、左三位中將、知盛、彼候臺盤、宮司、權亮、權盛、大進基親、已上、冠綱、衣所着直衣、進宗朝亮重朝臣爲奉幣使參伊都岐嶋、權大進宗朝、大夫進尹、不進、○參力云々、殿上人等兩三人參入、母儀二品被候、又獻御帶之後、右大將北方被參云々、大進基親、束帶持笏、或人云、後解不持之例、大進爲御使也、或着衣冠、然而依爲五位藏人着束帶歟、此人妻教盛卿女元、去年逝去、雖爲周忌內、其服過了、於子證不闕、仍爲御使歟、如何、

臺盤所中將局左中辨重方朝臣女、未嫁、其以上打糞人云々、其裝束着物具、取御衣宮、裏之、亮新

山 槐 記 治承二年六月

爲內親王、左府召藏人右少辨光雅仰之、次頭權大夫出陣、仰可令勘申卜定賀茂齋王日時之由、左府仰光雅令勘申之、仰外記令進宮、納勸文付頭權大夫奏聞、返給下辨、召外記令撤宮、頭權大夫又仰云、以範子內親王可爲賀茂齋王、宣令卜申、左府召外記令進硯、左府書齋王名、令外記封之、左府書封字、召辨令敷神祇官座、令外記召神祇官、仰外記令進宮、入卜串賜官人、令卜申、卜了、返上之、官人退出、彼座左府令持外記、就御所奏之、頭權大夫奏之、卜串留御所、返給空宮、即於弓場殿仰云、任卜申以範子內親王可爲賀茂齋王、上卿權大納言藤原朝臣、辨左少辨光雅、史勅別當雅隆朝

臣、左府復陣、令外記召中臣官人、以範子內親王定賀茂齋王、予任例可奉行之由被仰之、召寄又仰之、外記撤硯、左府退出、次頭權大夫仰上卿藤大納言、卜定之由賀茂奉幣并大祓日時可令勘申者、藤大納言持着端座行此事云々、右少將有房朝臣爲勅使參卜定所云々、後日中御門中納言曰、存古儀雖參卜定所、齋王未渡

調進之時、壽龜松宮、賜基親令持仕丁、着退廳官右衛門志上野
 資時衣相副、右大將亭、入條北、大將冠直、出逢客亭、取御
 衣宮入內方納御帶、練絹一丈二尺也、幅半折、又三倍爾帖、
 押折之、細切檀紙、授基親、基親取之持參宮、自臺盤所方獻
 之、中將局持參御前、解平裏開蓋、宮開檀紙御覽、
 了返給女房、賜基親、々々持向前權僧正憲覺、年八十四老
 行步、伴人當今御降誕之時加持御帶、爲吉例之上、承曆堀川院誕
 生給之時、隆明(○助イ)參入加持御帶、追彼例被用園城寺人、房、
 白河東光、僧正不出逢、以法橋乘智令請取之、入持佛堂、不
 敷御使座、不儲盃酌、元永寬助僧正房、加持了返上之、以五
 葉松一枝、長一尺餘、折枝也、當今御時此僧正持引小松三本、件松
 年正月五日壬子寬助僧正以引小松三本被捧之云々、後日仁和寺宮
 被仰云、持松引大御室始令捧給也、着帶人不覺情、件帶加持日當正月
 日、仍有此事、其後雖不若子日、猶春日可捧之由、故御室所被仰也、我
 門跡所在如此、而今度六月也、不知其謂、凡他門不可有此事歟、但其人
 心閉存說之由、雖他門捧來歟、可尋申也、持御帶上、又加納童子經卷
 結、引小松三本捧之、(○御御帶上以下本文歟)又加納童子經卷
 色糸、以白薄襪裏之、件經今日一日之由書寫供、
 兼、兼日進支度、爲右大將沙汰昨日被送禮物、於御衣宮、基親持
 參宮、候殿上、宮御晝御座、權亮惟盛朝臣就晝御座簾下
 申事由、歸取出御衣宮進入簾中、女房中將局取之置宮
 御前、東、此後自宮御方被申事由、主上御引、渡御、密儀、
 女房候

御次女房召權亮被問吉時并吉方、權亮召陰陽頭賀茂
 共、在憲朝臣於殿上西方上戸邊問之、在憲朝臣未初參云々、
 申云、問甲方寅卯、午時可着御者、無勘文、權亮申此旨、
 中將局開御衣宮退、母儀二品、彼御方、二品弟、內、右大將
 北方、二品弟、皆出障子外、主上令奉結御帶給、主上令坐宮
 御左方給、求男之人其夫居左、取御帶、二倍六尺爾天、自御小
 袖左方袖引入、御後方ヲ引廻、諸輪奈爾被奉結云
 云、此事被奉開關白、諸輪奈之由令申給、仍今日被尋申院之處、皇太后
 宮之度片輪奈之由令申給、二品聞此事驚恐、今度被用諸輪奈、皇
 太后宮者、屢屢之人也、抑雖有記內事之
 恐、備存後代之奉土、此事不可出口外、次宮主雅樂(頭)助卜部
 兼濟奉仕御祝、陪膳權亮、役基親、次在憲朝臣亦奉仕
 御祝、八足自別納所進之、陪膳役同前、於宮主者一月三ヶ
 度、十ヶ日、當月每日可奉仕之、陰陽師者自今月每日可
 奉仕也、陰陽頭賀茂在憲朝臣、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
 陰陽權助賀茂濟憲朝臣、在憲朝臣(○掃部頭安倍季弘朝
 臣、陰陽大允同泰茂已上二人奉親朝臣子、五人結番、各五ヶ日可參
 勤云々、縫殿頭賀茂宣憲朝臣、主稅助安
 祓、或後日被始之、抑亦依先例、陪膳四位職事、役五位

職事結番被催之、此間事大進基親所奉行也、
 御着帶之後、典藥頭和氣定成朝臣衣冠、男主稅頭、持參仙
 沼子、二七粒、其裏襪裏也、自臺盤所方獻之、中將局取之
 縫付御帶左方、亦御藥并禁物禁忌注一通、假名書之、副進
 之、權大夫於御前談申之、定成朝臣陣邊占宿所、自今
 日可伺候云々、
 定成故建春門院御事奉療治之人也、去年七月諒開了、
 於今無憚、

陰陽師、先年皇后宮虛姪之時、在憲泰親等所奉仕御祓
 也、內々有議、而法皇仰云、其後彼輩奉仕、當今誕生御
 祈已雪其耻了、更不可憚歟、
 後日聞、右大將室自廿日腫物在髮、詮不治療、今日參
 入、閏六月十五日及危急、遂出家、善惡實如繩歟、
 自今日被始行御祈等、
 本宮沙汰事、
 宮主御祓、
 陰陽師御祓、已上、
 見右、

阿梨底母供、雜事內大
 十五童子供、(雜事女房彼御方
 二品弟)沙汰、

已上二壇大僧正禪喜法務、東支度、件二體、佛師
 法眼頼源相率小佛師等、於大僧正壇所、內御持僧也、
 也、三條北、今日之中奉圖繪之、頼源兼日進支度、御
 高倉東、衣絹以下用途爲二品沙汰被下行、受領功之內也、

院御沙汰、

藥師法、阿闍梨權少
 僧部寶全、

二位殿沙汰、

太神宮、每月三千(〇ヶカ)
 度奉幣、
 石清水、大般若御讀經、以僧三口、一月可奉轉讀一部觀音經御
 讀經於若宮寶前、以僧三口、每日一卷可奉轉讀、
 光明真言念誦、於寶前、以僧三口、每
 日別可奉誦千反、

每日御誦經、被始百日御精進、
 賀茂下上、每月七ヶ日仁王
 講、每日御誦經、

松尾、每日御
 誦經、
 平野、每日奉幣、每月七ヶ日轉讀
 大般若一部、每日御誦經、
 稻荷、每月御
 誦經、

春日、每月七ヶ日傳、
讀大般若一部、

日吉十禪師 每日仁王講、每日御誦經、
祇園 每月七ヶ日仁王講、
今熊野、每日御誦經、

伊都岐島 五條坊門宮小路判官每日御誦經、
諸寺、於內陣每日轉

中堂、讀藥師經、

廣隆寺、每日轉讀藥

清水寺、每月七ヶ日、以僧三口轉讀

六波羅、每日御誦經、

觀音寺、同

長樂寺、每日轉讀觀音經六

中山、每日御誦經、

河崎、每日轉讀觀音經六

六角堂、同

行願寺、每日御誦經、

得長壽院、同

蓮華王院、每日轉讀千手經六卷、每日御誦經(〇五字一本無之)

因幡堂、每日轉讀藥

日野、每日以十二口僧、於內陣奉轉

御修法、讀藥師經百廿卷、口別十卷、
北斗阿闍梨權少僧都良弘、

藥師、法眼

聖觀音二壇、大僧正讀嘉(〇)千手、法印全

十一面、法眼榮 陀羅尼菩薩、權少僧

不動、大威德、法橋

愛染王、阿勝房 六字、法印全

阿梨底母、法印 星、宿曜師法

星、宿曜師

御祝、

每日三度、陰陽大允安倍泰茂、曆博士賀茂宣、有御撫物、侍

五位有官上日輩每月三日結番爲使、辰剋可參勤

之由催之、陰陽師不參也、

咒咀、每 日、左京權亮清科範時勤之、

令禮百拾、全支良弘全真

土御門大納言綱、沙汰、

七星如意輪供、實殿阿

右大將宗盛沙汰、

不動供、前權僧

三位中將知盛沙汰、

北斗供、讀支阿

權右中辨親宗朝臣沙汰、

泰山府君御祭三座、掃部頭季弘朝臣、天文博士慶俊

每月一夜三度可行之、自御所有御撫物、使侍男等、

今日關白殿少將家、召主殿司賜祿、先例童殿上之後給

之、而今度童殿上元服同日有此事、而被過五月之間、

及今日也、可參入之由、兼日有仰、仍午剋着束帶參松

殿、頃之中御門中納言直宗家、被參入、亦頭權大夫、能、右少

將顯家、藏人左少辨兼光、民部權少輔宗雅、已上東、祇候、

未剋殿下、冠直衣、出坐客亭、主殿司六人候障子上、奧三人、

着之、第一千鳥

兼光、參進、跪御座次問簀子申云、主殿司參テ候フ、殿

下被仰云、トク、兼光退歸催祿、諸大夫冠、取之、先是殿

下入御寢殿簾中覽之、自西南戶當納言予居上戸邊見之、

頭權大夫同在此所、兼光居主殿司座上板行祿事、置各

前了、第一千鳥加給別祿、是先例也、次召侍、兩三人參

入撤祿、賜從女等、次千鳥申恐畏之由、權左少辨頗祝

言相加、辨微咲、主殿司退出、

主殿司、

小千鳥、弟、妹、

念若娘、大千鳥娘、小千鳥娘、

祿法、

人別、

六丈絹貳疋、上品

綿壹屯、八兩、兼光曰被法下色目如此、當時

已上不裏之、帖紙結合絹綿、絹綿非各別、一

千鳥別祿、

八丈絹貳疋、上品

綿貳拾兩、

已上不裏、結合同上、

殿下又出坐客亭、暫有雜談、納言稱所勞退出、予犯祇候、兼光參入、申頭權大夫申賀茂社司事、傳補事此間予退出、

殿下并北政所今夜可渡御右京大夫泰經朝臣宅、高辻北、猪隈東依七月可有御產也、少將殿以下三ヶ度於此所皆有御產也、日來爲被避方角忌、渡御章玄法眼房、三條北、白河、西河面被過四十五日也、泰經朝臣宅自松殿爲南方分也、

酉剋小女食魚味、其儀最省略、有前物、母堂令舍之、予有所憚、女房衝重侍雜色所饗庄々勤之、不及賓客、次又有引出物、

廿九日壬辰 天陰、午後大雨、無節折、諸家又無六月祓、閏月可行也、在家或今夜祓云々、先例不同云々、閏有六月年之例、

大同元年、閏在六月 貞觀元年、同、延喜元年、同、
廿年、同、 長和四年、同、長元七年、同、
永保三年、同、 久安四年、同、
大同元年以後迄于久安四年、之カ閏在六月二歳大略如此

歟、延喜元、長和四、長元七、永保三、久安四等之年、皆以閏月被所行之云々、然則八ヶ度之中已於五ヶ度者以閏月被行之歟、

閏六月 小

一日癸巳 天陰、時々雨下、

二日甲午 天晴、清水寺濫行之間、惡僧脱カ玄付阿闍梨辨忠、法勝寺住學生准(〇雖カ)被召、不召進、仍可付隨使之由有院宣、仍仰基廣云々、

三日乙未 陰晴不定、午剋雨、即休止、

四日丙申 天晴、

五日丁酉 朝間雨、午後天晴、今夕有仗議、去五月十三日午時見付伊勢初齋院御所一本御書所邊狐被射殺、是宿直人前瀧口競郎徒伴武道所爲之由、敕別當前相模守

隆盛言上、仍被問例於外記、大外記清原賴業、中原師尚、各進勘文、兩人所勘申、延久四年於伊勢齋宮寮前大和守成資三男藤原仲季射殺靈狐、誠白、事女、勘罪名在仗

儀、而流土左國云々例、并天承二年齋宮寮同院中御殿前、專女子直例等也、此後仰明法博士之令勘申所當罪名、中原章貞勘之、衛禁律向宮殿內射之文、所引之所據勘延久有一年、無所見、准減之處、基廣不加罪、被過文書、今夜被加基廣別勘文、衛禁律向宮殿內射之文所引也、太略本條同章貞歟、見勘文所勘、向內放矢處杖一百、向外放矢可杖八十五云々、(殺白書女)不異、神靈、准傷議貫之條可處斬刑歟云々、(〇恐有誤脫) 乘燭參內、院、依神事不見腰護、中宮大夫、隆源中納言頼被候御殿南弘庇、暫雜

談之間、左大臣被着陣、相續左大將實參入、被候小板敷、此後良久無參入之人、左宰相中將、實右宰相中將、實可被參云々、雖時剋兩相參陣、召使來觸、仍人々同着陣、見下文書、右宰相中將并不披文書把笏候、左大臣被示曰、非大辨之人相替可勤使兩役歟、然而相兼之亦當例歟、共可被勤者、其後見文書讀申、見文書者不可依常力、如何、左大臣曰、不可被讀本外、勘文、勤役、先可見歟、許可被讀也、仍先外記次明法讀之、次定申、發語右宰相中將、書定文、同、

先是左府召外記令進硯、宰相問申口作書樣於左府、々々粗被答、只相計可被書也、被咲曰、有如此之間者、可術盡也、相公書之、左府曰、只如形取目六、明日可被上歟、相公曰、其體不可候、可書上也者、是被表才幹歟、

左府稱無術之由起座退出、於宣仁門代邊、被仰可撤軾之由於官、中宮大夫云、大臣令撤軾、予答曰、上不撤軾、又命曰、故中院曰、大臣皆不撤者、左將軍右羽林頗有不當之氣色、左府退出又被表宰相運參之爵歟、此後予退出、于時丑剋、文書宣下、初齋宮上卿權中納言實奉行、仗儀左府奉行之、

今夜可有僧事云々、仍源中納言被留候、後聞、納言及曉天祇候、遂無僧事云々、
六日戊戌 天晴、
七日己亥 天晴、午後雷小雨、即休、今日有直物、ノ元左右大臣、中剋被過、予門前、右宰相中將實參陣云々、權中納言實雖參入、事未始退出、直物次有小除目、其後可有僧事、仍源中納言、留カ陣云々、
除目、
左近中將藤原師家、五位也、去四月廿六日元服、即日就正五位下、六月十日任左少將、十九日被申慶、少將勞廿七日、
尾張少目中原吉文、
備中少目物部平安、豐前權介清原助忠、
正四位下藤原良通、本位從四位下、不歷從四位上、右大臣一男也、

從五位上平行盛、播磨守也、伴國右

僧事、

僧正房覺、元權

權僧正覺智、元法

實寬、元法印

玄緣、元法印、山階寺權別當、去二月春日、行幸賞不被任、乘徒訴申、仍被任、

權少僧都藏俊、元律

公祐、元法

權律師幸範、

法橋兼覺、

辭退、

權僧正教緣、山階寺別當

八日庚子 陰晴不定、於院長講、次有往生講、大相國已下參入、可有管絃云々、

九日辛丑 天晴、

十日壬寅 天晴、鷄鳴參鞍馬寺、於裏里日於、午剋歸洛、

十一日癸卯 天晴、卯時右二位中將基、室家入道大相國女、產女子、去年產男、但彼兒卒、時晴來云、前內藏助有親成勘文、又內藏助勝光勤職、陰陽師二人所候也者、

今夕行幸三條殿、三條北鳥丸西院御所、昨日可幸土御

門東洞院大納言邦綱卿家之由被仰下、先々如御方違常有臨幸之所也、而今朝議改定中宮、御懷妊之後、六月、御物氣不快、仍可被渡御物氣之處、后宮於禁中被渡物氣事先例不快、承香殿女御、皇嘉門院等云々、此事強事歟、然而時經年於里亭可被渡之處、御着帶以後初出御來月廿八日吉之由、有沙汰、彼以前不出御之故、念イ、忽主上臨他所、可被渡中宮御物氣也、人々不甚云々、乘燭參內、頃之有召仰、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於陳敷、伴仰左大將、次出御南殿、公卿列立之後、左大將經列前被進立如何、聞司着後少納言惟基奏鈴、寄御輿之間予騎馬、御輿出御東門北行、二條東行、東洞院南行、三條西行、入御鳥丸面南門、下御後即內侍所渡御、於門外先申事由之後參入御也、左少將實教朝臣、右少將時家朝臣、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供奉之、

供奉公卿

左大將、實定、

土御門大納言、邦綱、參會、三條殿歟、

三條大納言、實房、

藤大納言、實國、

予、

權中納言、實綱、

十二日甲辰 天晴、

十三日乙巳 天晴、早旦紫十外居進院、去春有召、而依盡了不進、今隨出來所進也、付西景近日有大功神妙之由有仰、其剋向東山堂、今夜宿、

十四日丙午 天晴、於東山堂終日避暑納涼、晚頭歸亭、

十五日丁未 天晴、今夜右大將宗盛、中納言三位、內御乳女、年三十三、即將、室盛、中納言三位、內御乳女、年三十三、即將、母也、贈左大臣時信公軍外戚姨母也、、出家、去月廿日煩腫物、而不加療治及數日、依危急遁世了、于時在八條北高倉新亭、

十六日戊申 天晴、法皇一昨日御幸山科殿、被修理大峯、被奉迎入條院、有御儲、女房廿人賜裝束、有御遊等云々、

十七日 天晴、

十九日辛亥 天晴、中宮御產御祈、僧正房覺始行金剛童子供、二品沙汰云々、

廿日壬子 天晴、爲方違向楊梅小屋、

廿一日癸丑 陰晴不定、於神泉苑有祈雨、藏人爲救

使、其後爲頭權大夫能光、示送曰、祈雨人夫任何可被催者、仍仰道志明基了、仰左右獄之、早旦向東山堂避暑、

廿二日甲寅 天晴、行恒例懺法、午後大雨雷鳴、其聲太猛、祈雨驗歟、晚頭歸左女牛亭、

廿三日乙卯 天晴、官人等來問犯人禁獄者、今日不可遣獄所、明日可遣由仰了、依齋日有存旨也、

中宮有千度御祓云々、是御座淨許也、

廿四日丙辰 天晴、午剋向三條見作事、申剋歸亭、入夜雨、今夜伴武道配佐渡國、去五月初齋宮御所一本御書所力、射殺伴狐、仍被勘罪名、去四日有陣定、被行此罪科也、

權中納言齋宮上卿宣下、右志明基爲追使云々、武道者前瀧口競郎等也、

廿五日丁巳 陰晴不定、時々雨、

廿六日戊午 天晴、

廿七日己未 陰晴中定、中宮大夫、權大夫時忠、向六波羅亭號泉殿、入道、檢知、依可爲御產所也、六角事兼沙汰、自閑院不當大將軍方也、

今夜自三條烏丸殿還幸閑院、日來依被渡中宮御物氣、主上御他所也、予不供奉、

廿八日庚申 陰晴不定、時々小雨、最勝寺御八講始也、有御幸云々、

廿九日辛酉 陰晴不定、辰剋着布衣覽免物勘文、布衣若不可被行也、參院、殿、上下一人未參入、以使者示觸右京大夫泰經朝臣、參入、覽免物勘文、今朝道志明基所持來也、章貞未斷輕犯左右獄囚事、此狀雖有先例、注着欽囚之時書未斷無其事、歟、問子細、申先例之由、其上強不仰之、雖落囚二人、尤奇此事也、問子細、清書之間失錯之由、須令改直也、而明日可有御幸取勝寺、明後日亦可有御幸鳥羽、仍今日內々可申定、而及日中御所中間、仍早參、只識(○)識(○)仰子細不書入、件兩人重、仰云、爲恒例事十人許犯者也、不可被免、仍今度無用之故也、仰云、爲恒例事十人許相許、輕犯者可免者、仍書出所持之折紙、經御覽、早如此折紙可免者、任仰旨示泰經朝臣合爪點、須有御點也、仍示合泰經朝臣合也、予問泰經朝臣云、免物事可申沙汰之由、可被仰誰職事哉、且朝○期、限事內々可申合也者、泰經朝臣曰、可仰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也者、此後予退出、

中宮雖御懷妊、節折如例云々、爲方違向楊梅邊、
(野宮本典書)
右一冊以右大臣經光公本書寫之、一校了、不審事之繁多、猶以他本可改正者也、
元祿第五歲九月二日
左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定基(春秋廿四)

今夜行六月祓、

治承二年

十月

一日辛卯 天晴、中宮御產御祈被始御讀經等、

法華經六口、寬辨、清雅、觀明、覺朝、平慶、隆豪、

最勝王經六口、融寬、覺義、玄秀、廓空、雅圓、章俊、

觀音經六口、行秀、信祐、辨忠、證中、榮雲、寬豪、

壽命經三口、長久、玄雲、能嚴、

已上御經二口沙汰受領功內、供米油土御門大納言別進內、以中門廊爲御讀經所、不奉懸本尊、

自今日宮主雅樂助兼濟奉仕御禊、至于御產期每日可參勤也、

典藥頭和氣定成朝臣參入、押借地文於御產所、母屋無其所、仍北庇北上長押口之、押力件文先書年號大歲、次書中宮職、次書借地文、當月朔日押之也、

三日癸巳 天晴、被始行中宮御產御祈御修法二壇、八字文殊、阿闍梨法印在覺(仁和寺)

准胝佛母、阿闍梨隆賢(龜岡)雜事大夫沙汰、

件法可有牛王加持云々、仍支度外申生牛王一果可被儲之由、

四日甲午 天晴、宮每日御戒、自今日法印全玄參勤云々、今日於石清水有種々御祈等、大夫進尹範、大屬季高參向行事、

御神樂、陪從已下祿信其功內、

御八講、五箇日、供米和泉守信兼別進內、布施信其功內、

御經供養、法華經一部、藥師、觀音、千手、金剛、般若等經一卷、心經廿卷、尊勝陀羅尼廿一反、

御導師法橋永印、興福寺、

請僧十口、晴尋、晴憲、忠恩、春圓、弘通、賴尋、緣辨、寬康、忠詮、觀慶、

供米和泉守信兼別進內、布施功內、

仁王講、七箇日、僧名同上、

御讀經、大般若經、自在王經、觀音經、十箇日、僧名同上、

被始行如意輪法、阿闍梨寬顯(仁和寺)、雜事藤山院中納言兼雅沙汰、壇所點御祈邊所、

七日丁酉 天晴、申終剋法皇密有御幸、令奉護身宮

給、後聞、有御布施、以金廿兩裹成獨結形云々、自御著帶日所被始行之供四壇、二品沙汰、三壇聖觀音、定通、十一面、英全、大威德定國、三位中將沙汰、北斗監、自今夜被改御修法當讀日也、

八日戊戌 天晴、未剋參宮、大進基親作御產次第、令見合大夫并亮、各相共評定改直之、

九日己亥 天晴、宮每日御戒、自今日權僧正實寬參勤、放光佛供養法印行海云々、

十日庚子 天晴、已刻著直衣被參中宮、有千度御祓、陰陽師十人於東面方勤之、每月御也、事畢賜御衣各一領、殿上人取之、廳官傳之云々、

申剋被供養泥塔一萬五千基、本數萬基也、而餘剩出來、於寢殿南面有此事、母屋并西庇立塔案、猶餘々立巽簀子、可構棚之處、無其沙汰之間、塔多有其煩、南庇階間五壇、無蓋、青略也、阿闍梨所進、階東間到長押東西行敷高麗一枚、為御導師座、階西間二箇間并北折敷同帖、為請僧六人座、御導師法印全玄、請僧六口、權少僧都玄理、法眼全玄、法橋什覺、阿闍梨行秀、光玄、經圓、皆御導師相具所參也、着法服、立磬、無鏡鉢并散花、事了賜布施、導師被物大夫被取之、

裏物大進基親取之、權大進光綱置請僧布施、僧綱絹裏各一、凡僧紙裏各一、次尹範、右大夫尉兼綱、簡衆也、取之、此外無人、各兩三反取之、入晚僧侶退出、

大宮權大夫經盛卿為御產御祈奉造立等身不動像一體、於宮奉供養、被物一重、絹裏一、同沙汰進之、御導師法印行海、權大進光綱奉行之、同御祈今夜法印全玄行冥道供云々、二品沙汰也、祭文章宮內卿永範朝臣、以消息送大夫許、大夫被相尋潔齋人、大夫進尹範申精進之、仍令清書之、

娑婆世界南瞻部州大日本國皇后敬白真言教主理智不二、清淨法身、摩訶毗盧遮那如來、三世十方一切諸佛、大慈大悲地藏菩薩、地前地上諸大薩埵、聲聞、緣覺諸賢聖衆、梵天帝釋、四大天王、三界諸天、北辰北斗、七曜九執、十二宮神、二十八宿、本命元神、當年屬星、內外宮、大小星宿、閻魔法王、泰山府君、司命司祿、五道大神、百部鬼王、本朝大小天神地祇、案上案下三千餘座、年中行疫神、并部類眷屬等

而言、伏惟、謬以庸昧之身、猥昇后妃之位、信教惟踈、備坤儀而有愴、內則不茂、毗乾化而謝譽、爰懷孕有慶、誕彌至期、然則產生得安全、母子共泰平事、則莫先於仰神明之威力、莫過於憑佛法之護持、自茲玄冬初、律白月十日、修冥道無遮之善行、祕藏殊勝之法、香華蠟燭次第陳列、飲食錢帛儀式周備、如說整之、如法營之、伏乞、冥道諸神、知見納受、一百位之冥衆、赴集此處、千萬載之仙算、增益我身、皇子忽誕、遂顯堯門之名、婦德永施、遂偏姚墟之美、世以歌龜斯之詩、天以授龜鶴之齡、凡厥退萬厄於未然、除百殃於無形、長秋宮之中、天氣之氣不犯、清涼殿之上、同骸之儀無違、內外願念悉皆圓、敬白、

治承二年十月十日 皇后敬白、
同御祈、法眼倫圓自今夜行閻魔天供、二品沙汰也、左大辨俊經草祭文、大夫進尹範清書之、

維治承二年歲次戊戌十月辛卯朔十日庚子、南瞻部大日本國皇后敬白真言教主、大日如來、十方三世

諸佛薩埵、梵天帝釋、四大天王、閻魔法王、閻魔后妃、泰山府君、司命司祿、五道大神、冥官冥衆、年中行疫神等而言、夫產生安穩之藥、只在甘露之法味、壽命增長之謀、宜仰大日之慧光、伏惟、雖無婦德之外被、謬排后房於中閨、唯祈三寶之冥助、欲至百年之仙算、爰懷日之夢新成、誕月之期已至、情思、母子之共全、冥憑佛法之加被、夫閻魔法王者、思內證、則實報寂光之主、謂外現、亦冥道諸神之尊也、歸之者壽命延長、恃之者念願成就、是以始自今夕一七日間、就甚密之軌儀、設如法之淨供、彼松風千年之琴、隨施張以改曲、楊州百練之鏡、待磨瑩以瀉形、況於佛界之清應乎、況於冥衆之明鑑乎、今之所乞効驗無疑者歟、然則閻王之護念時々無怠、冥衆之加持日々彌新、縱有怨家魔界之伺隙、縱有厭魅呪咀之求短、縱有年月日時之可慎、縱有宿曜祿命之成厄、退之未然、拂之未兆、早呈載育之慶、遙傳大始大媿之蹤、祇敬至深、必其尙贊、

被始行御修法二壇尊勝權大僧部兼兼(仁和寺)、延命權大僧部、實任(仁和寺)雜事、供一壇聖天、道意(寺)兵衛尉則清沙汰、於賀茂社有御祈等、

下社、

御神樂、

御八講、御經供養、仁王、御讀經、已上仁王經、

上社、

色目同下社、

已上御導師法眼章玄率十口僧侶行之、供米油信

兼進內布施功內、權亮維盛朝臣、小屬安陪資成參

向行事、

十一日辛丑 天晴、申斜參宮、法皇密々御幸令奉護身給、令轉讀化城喻品之間也、日沒之間一部畢、

入道大相國被候御前、大夫又被申定孔雀經法日次、自來廿一日可被始行之由有仰云々、

十四日甲辰 天晴、自北政所、爲宮御產御祈被奉造立供養一日等身不動尊、權大進光綱所奉行也、且自殿下

內々被仰付云々、辰剋被奉造始、法印行海加持御衣

木、佛師法橋院召付之、於御前奉始之、於常光院奉造

立、申剋造畢之由申、然而仁王會之間不奉渡云々、撤

仁王會御佛高座等之後、寢殿南庇階間奉立御佛、立像、

佛、供佛燈明造花、佛布施被沙汰渡、又布施納長櫃昇

立中門、御佛西間副南長押敷高麗帖一枚、東西、爲御導

師座、同南簀子敷同帖一枚、爲公卿座、乘燭法印行海

參上、光綱申事由、予著御前座、光綱未仰可始行之由、

予仰法印、々々啓白、供養畢着下座、予取被物、綫生、光

綱取裏物、

每日御戒自今日大僧正禎喜參勤之、

被始行供二壇、最勝太子法橋顯連、顯連、施俄鬼權律師

道顯、顯連、各於本房修之、雜事共二品沙汰也、

於伊都岐島別宮、六波羅御所、被行御神樂、入道大相國沙

汰云々、

於七箇靈所、以陰陽師七人被行泰山府君御祭、雜事二品沙汰云々、御鏡各一面遣之、使藏人五位簡衆勤之、

河合、陰陽師大膳大夫奏親、耳敏河、陰陽師主稅助時清、東鳴

瀧、陰陽助濟憲、西鳴瀧、陰陽師前天文博士、松崎、陰陽師大九

左馬佐、石陰、隱博士宣平、大井河、陰陽師前博士、季親、散位親長、

十五日乙巳 天陰、時々小雨、於中宮晝御座、以十口

僧被行百座仁王講、御產御祈也、五大力像、佛、仁王經

十部、新、雜事平宰相、沙汰云々、

十六日丙午 天陰、中宮御產御祈五壇法軍茶利法眼

實印、故大炊御、行之、而外叔父、故後忠賴、今朝入滅、及夜

陰聞之、但行時畢、明日申院可有沙汰云々、後聞、不被

改定之、自今夜宮御祈、以前權僧正公顯、於本房令修

尊星王護摩、雜事入道大相國沙汰也、一七箇日之後可

被結願云々、御木尊自禪門許被奉渡唐本也、大內記業

實草祭文、御諱僧正可奉書入之由、大夫被示送云々、

維治承二年歲次戊戌十月朔辛卯十六日丙午、南贍

部州大日本國皇后、敬白理智不二清淨法身遍照如

來、教令輪身四臂大聖不動明王、十方三世一切諸

佛、八萬法藏十二部經、地前地上諸天菩薩、聲聞緣

覺一切賢聖、別白本尊界會大慈大悲奇特擁護衆生

尊星王、梵王帝釋、四大天王、吉祥天、司命都

尉、七曜九執、二十八宿、十二神、五甲將軍、閻魔法

王、泰山府君、諸冥官冥衆、一千七百善神王、鎮護國

家諸大明神、年中行厄神、乃至自界他方三寶護法天

等而言、謬少肅雍之德早忝后宮之號、雖同體於龍顏

之主、偏懸懸於蓮眼之尊、然間懷孕之慶云呈、誕彌

之期已至、宜仰大士之誓願、以遂產生之平安、夫尊

星王者、諸佛之慈母也、得自在以救三界薩埵之大將

也、施神通以利群生、歸敬者咸應揭焉、念持者靈驗

殊勝、滅罪增益算延齡、能滿一切所求之願、是以

始自今夕限七箇日、傍瑜伽之壇場、修深密之秘法、

香花燈明供養恭敬、伏乞、尊星王還念本誓、必垂擁

護、縱有怨靈邪氣之厄、縱有厭魅咒詛之崇、却之他

方、拂之未兆、願照丹祈之至懇、同有蚌胎之共全、

尙饗、

於宮御所、爲大夫、沙汰奉始五大尊像、不動等身、佛師

法眼院慶、御衣木加持權少僧都良弘云々、
十七日丁未 雨下、於伊都岐島別宮坐八條、有御神樂、
三位中將知、沙汰云々、

十九日己酉 天晴、未剋參中宮、有一日大般若御轉讀
事、於內裏所被供養之佛經也、內府沙汰云々、導師法眼章玄、與福寺、其外
被賞卅口也、寢殿并中門廊設僧座、申剋事畢、給布施、
導師被物一重、絹裏一、〔自〕餘紙裏各一、皆挿短冊、殿
上人諸大夫簡、取布施、公卿不取之、
每日御戒、自今日法印行海放光佛供養、權少僧都良弘
參勤、

宮御祈於新日吉有里神樂云々、入道大相國沙汰也、藏
人大進基親於宮殿上下宣旨五枚於予、募成功、進納宮
御產用途料之輩也、三善信盛少監物功三千疋、藤原久
高治部丞功三千疋、同則親刑部丞功三千疋、同致保八
省丞功三千疋、內舍人粟田則良左右兵衛尉功七千疋
等也、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參會、仍下之、秉燭退出、
廿一日辛亥 陰晴不定、於中宮御佛供養云々、爲女房

彼御方沙汰之、小佛師一日之中奉造立等身愛染王、御
衣加持法印覺成、御導師同人也、權大進光綱奉行之、
被始行藥師法、阿闍梨權律師靜修、山雜事關白御沙汰
云々、場所點近邊所、

被行冥道供、權僧正實寬修之、雜事前太政大臣家沙汰
云々、祭文藤中納言長、草之、權大進光綱清書、
娑婆世界南瞻浮州大日本國皇后、敬白真言教主
理智不二清淨法身摩訶毗盧遮那如來、三世十方一
切諸佛、大慈大悲地藏菩薩、地前地上諸大薩埵、聲
聞緣覺諸賢聖衆、梵天帝釋、四大天王、三界諸天、北
斗七星、七曜九執、十二宮神、二十八宿、本命元神、
常年屬星、內外宮、大小星宿、閻魔法王、泰山府君、
司命司祿、五道大神、百部鬼王、本朝大小天神地祇、
案上案下三千餘座、年中行疫神、并部類眷屬等而
言、夫鏡雖不蓄形、對之瀉萬像之影、山雖不儲響、祠
之傳三呼之聲、機感之至取喻如斯、爰后德是薄、婦
能又踈、謬儼啓令於椒腋、忽著休祥於蘭夢、今當誕

月之迎期、殊思皇天之有祐、仍始自今日三箇夜、就

如斯仰作者、三七箇日其詞有相違歟、

喻祇祕密之軌儀、設冥道無遮之齋會、伏乞、一切冥

仁王講、七箇日、以社家僧十
御經供養、同松

衆、一切神靈、影向此場、納受此善、所憑者真言之加

住吉、
行事越前守通盛朝臣、宮職事大
屬季高、

被也、羨驗力之速顯、所祈者產生之居然也、得蚌胎
之共全、然則縱有宿曜祿命之厄、縱有怨靈邪氣之
祟、拂之未兆、退之他方、早答財施法施之精勤、新
垂能生所生之玄應、共保彭祖之齡、永傳堯母之號、
敬白、

治承二月廿一日

仁王講、七箇日、以社家僧十
御經供養、同松

於三社被始行御祈等、用途成功內云々、
松尾、

法華八講、五箇日、

御經供養、法華經一部、藥師觀音、千手金剛般若等經
各一卷、心經廿一卷、尊勝陀羅尼廿一反、

大般若御讀經、十箇日、已上導師
之外請僧三口、

行事宮內少輔棟範、宮職事權少
屬安倍實忠、

平野、

御神樂、

仁王講、七箇日、已上御經自京奉、其外布
施供米油神主盛樂受領功內

孔雀經法伴僧、

法印覺成、護摩壇兼行五壇中壇廿七日、又兼行十一面供七箇日結願、權大僧都有真、後

依所勞退出、權大僧都兼毫、兼行尊、勝法、

權大僧都實任、兼行延、權律師顯豪、十二天壇、本請權、律師印性服、

權律師俊證、命法、權律師仁隆、律師印性服、法橋永幸、

寬舜、已灌頂、神供、真幸、已灌頂、

已上上番、

理範、已灌頂、發願、經玄、已下皆、有識、源實、

信賢、慶忠、兼信、

隆遍、成仁、任性、

永仁、

已上下番、

七佛藥師法伴僧、

權少僧都玄理、法眼實圓、護摩、

法眼忠雲、法眼仙範、兼行業、

能性、十二天壇、晴暹、夜叉、寬意、

光玄、祥天、

北野、

百座仁王講、七箇日、以社家、僧十口被行之、

行事宮內少輔棟範、廳官右衛門志大原永政、

貴布禰、

里神樂、

行事廳官左史生秦信久、

宮御所當時寢殿東北廊也、而於寢殿可有御產、若隨日

可有憚哉可被尋問之由、予申大夫、々々被尋問泰茂、

當時、注進一紙、天一大將軍日遊行方、王相禍害絕命等

方也、

廿六日丙辰 雨下、未剋參宮、孔雀經日中時間也、申

剋有每日御祓、先宮主、次陰陽師頭在憲朝臣、衣、陪膳

越前守通盛朝臣、役權大進光綱、

廿七日丁巳 天晴、早旦時々小雨、但不及擁笠、大夫

被送使云、只今可參云々、仍逐電馳參、聊有御氣色、但

非御事云々、宮中周章、公卿侍臣群參、

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左大將、

寬玄、

高慶、唱、

連光、

蓮信、

隆賢、

良曉、

信操、

慶俊、已上阿、

廣命、已上二人堂、

幸嚴、

性宴、

賴尋、已上六人、

今日滅門八專日也、日次事兼有其沙汰、被始行他御祈

等了、強不可被忌之上、入專例不可勝計、去七日可被

始行大法等之由有議、猶及數日可無便之由有仰、被相

計其程也、廿一三日等之間、又雖被始行又延引、至于

廿三日者、仁和寺宮聊有御風氣、令申延給云々、

自今夜權大僧都雅實醒、修不空羅索法、件人輕服日數

之內也、外叔父已灌頂寬叔後思、、去比入滅、不被憚之、

必北斗供可憚云々、雜事備後守爲行沙汰云々、被始行

供二壇、業力業衣法眼仙範、山、雜事二品沙汰、摩利支天行

盛、雜事大藏權大輔基兼沙汰、各於房修之云々、

於二社有御祈、用途成功內云々、

實、源大納言、房、三條大納言、房、五條大納言、

定、藤大納言、國、中御門大納言、宗、按察、實、花

山院中納言、兼、大夫、時、藤中納言、實、子、

左兵衛督、成、右兵衛督、盛、源中納言、賴、權中

納言、實、皇太后宮大夫、朝、平宰相、盛、藤宰相中

將、實、六角宰相、通、右宰相中相、實、堀川宰相、

定、新宰相中將、宗、右大辨、長、修理大夫、隆、左

京大夫、經、左大辨、經、大貳、信、三位中將、盛、

大臣被候寢殿西庇、自餘中門廊三箇間敷帖相重祇

候、頭中將定能朝臣在此座、大夫、予、右兵衛督、平

宰相候寢殿東面方、內府三位中將被候御所、殿上

人佇立便宜所々、皆爲壇所御讀經所等之間、無其

所也、

已刻入道大相國被參入云々、自西門外宿、法皇又密々有

御幸、自西門北門方入御、八葉御車、被懸下簾、一令誦法華經、

內大臣被奉造立等身六觀音像、彩、先是上寢殿南庇御

簾、撤畫御座、先敷筵六枚、南北、其上置御衣木六支、佛

師法眼明圓、衣上着淨衣、其上着紫甲袈裟、令小佛師等令昇置之、法印覺成、鈍色裝束、參上加持、了明圓圖形像、下斧三度、小佛師五人參上彫刻之、明圓彫刻十一面像、各退、次法印退下、次撤御衣木、於常光院御所內、東壇上、奉造立、申剋造了、奉渡寢殿、法印宿裝束、甲袈裟、參上、被奉供養、予取被物、權亮維盛朝臣取裏物、伴御佛自今夜七箇日被奉供也、正觀音法印任覺、寺、東、千手大僧正禎喜、同、馬頭法印全玄、山、十寺、東、一面法印覺成、寺、東、准抵權少僧都良弘、寺、東、如意輪實海、同、伴布施供養同內大臣沙汰也、御本尊各被奉渡彼壇所等先、又大夫被奉供養五大尊、中等等身外三尺、權少僧都良弘爲導師、右兵衛督取被物、右少將時家朝臣取裏物、今日院被奉始等身不動大威德各一體、明圓同奉之、明日可有御供養云々、法印覺成又加持御衣木、孔雀經日中時之間也、法印被勤彼護摩壇、護摩了被着外座之時、暫起座加持之、不改裝束、乍着伴僧淨衣、被參也、自座主宮御壇所七佛藥師法也、差御使、着紫袈裟、被獻香水并結線等、入花瓶立櫃、結線裏紙、被申云、香水者可被灑供御、裏紙物者

御產之後可返給云々、大進基親取之獻御所、隆賢阿闍梨修准、牛王加持料可被儲之物等注一紙、以伴僧送大夫許、

注文云、
牛黃加持作法事、
便宜之所ニ屏風一帖、御生氣方之水、清キ提ナドニ入テ可被儲置、并大土器兩三、又折敷一枚、疊一枚、

陰陽師等參上有御卜、依非殊其氣色不始御被、又不召諸壇阿闍梨、權少僧都實詮日來渡御物氣候護身、又依院宣爲御驗者遣召權僧正昌運、不動御、即參入、以實詮之所召付之物渡御物氣、又召權僧正房覺、申云、日來依勅定奉祈皇子降誕之由、舍弟僧令參籠宇佐宮、房覺又參太神宮并熊野二箇度、而幸有懷孕事、最前可奉御修法之由存之處、于今無召、成恐之間有此仰、爲之如何者、頗攀緣歎、大夫被奏此旨於法皇、被仰云、爲熊野御使參入之間、可然法等被始行、非疎略之儀歎、左府

可勤仕御修法一壇之由被申、自今日勤修千手法、可候御驗者之由可仰歎、即遣仰了、猶鬱陶、參內有申旨等、反支可向御方事可被尋之由、予申大夫、被示大進基親、々々問陰陽頭在憲朝臣、云々申云、日遊反支無憚可向御方之方也、但此事醫家可申也者、仍問典藥頭定成朝臣、云々申旨如陰陽申、夜陰權僧正房覺參入渡御物氣、傳于女房渡物付云々、

廿八日戊午 天晴、早旦大夫被示送曰、自院有御佛供養、昨日所被造始等身不動大威德也、已奉渡可參上也、即參上、寢殿南面奉安置之、法印覺成、參上、被奉供養、予取被物、少進尹範傳之、大進基親取裏物、此間孔雀經法日中時被始行、仍法印逐電下宿所、改着淨衣參御壇所、被行護摩壇也、御佛被奉渡蓮光院、在巽外、御氣色無殊事、仍下晝御座御簾、令出几帳帷、猶暫不令供晝御座、
每日御禊、先宮主、次陰陽師掃部頭、安倍季弘、陪膳越前守通盛、役大進基親、

廿九日己未 天晴、每日御戒、自今日法印全玄參勤、

放光佛供養法印行曉勤之、

申剋有每日御戒、先宮主、次陰陽師掃部頭、陪膳權亮維盛朝臣、東、役權大進、光朝、西剋座主宮、着黃淨衣、令懸五條白帶、雲法眼鈍色、在御供、於每日御戒所西面、有御受戒、御戒具不被相具、仁和寺宮參給之時被相具之、今度無之、仍用每日御戒具、自今日印參勤、仍彼人所置之物、全支彼御弟子也、被奉授入齋戒七佛藥師法之間、先有此事云々、或又無之、不能進申之由、內々座主宮被仰之、大夫聞此事被申行之、事了有御布施、水精念珠被置冬御扇上、自南面簾中女房被出之、予取之奉座主宮、即法眼忠雲參進取之、于時及昏黑、廻東面方御加持、了令出給、被始行千手法、阿闍梨僧正房覺、雜事左大臣沙汰、壇所點近邊所、於二社有御祈、用途成功內、

稻荷、
百座仁王講、以本社僧十口被行之、
行事宮內少輔棟範、
祇園、

同講、以本社僧十口被行之

行事大進基親、

被行東方祭、三箇宿曜師慶算於雙林寺本堂行之、雜事白川殿女房冷泉局沙汰云々、祭庭掃除守護事可仰檢非違使之由、大夫被示送、仍仰道志明基令差遣左尉盛澄、抑此祭東方清流、南方高山、能算以後無修之人、而能算傳永算、々々傳慶算之由申二品、仍修之云々、

明日春日使依御懷孕不可被立、仍可有由御被、今日使立日也、今日可有御被歟、又祭日有沙汰云々、

(野宮本典書)

右以或本令書寫之、則加一校了

于時元祿第五仲夏十二日

羽林員外郎藤原定基

治承二一年

十一月

一日庚申 天晴、午剋參宮、今日依平野并春日祭、御讀經所御簾垂之、中門南約殿也、日來不懸御簾之間令懸之、僧雖參入、讀經不高聲、是先例也、見永保記、孔雀經法御壇所上下番讀經同〔不〕高聲、大夫其夜參御室御宿所、被申此旨云々、

渡御物氣如常、御修法御加持等可如常、是又保延例也、止每日御戒、是又保延例也、

每日放光佛供養如常、法印行曉參勤云々、於春日社御產御祈、被行百座仁王講、本社請十口僧侶〔被〕行也、雜事用成功內也、行事藏人左少辨兼光、今日祭也、爲行事辨下向、恒被仰兼光、又定御殿事也、應官左〔官〕掌紀賴兼、是又爲行事下向、同差行事也、今日雖可被立平野祭使、依御懷孕無其事、有由御被、又春日祭也、先例祭當日同有由御被也、但一座混合之、被行兩社由御被也、侍所司盛光率侍等參入、撤畫御

座、供御禊御座、酉刻有御禊、次有每日力神祇官供御贖物如例云々、六位不參、相語長云々、

二日辛酉 天晴、未刻參宮、有每日御被、陰陽頭在憲朝臣奉仕之、陪膳右中將賴實朝臣、役大進基親、先是宮主先奉仕由御被、梅宮祭也、而依御產不被立使之由也、次宮主又奉仕每日御被云々、僧正房覺參上渡御物氣、雖神事日、至于此條不憚者也、

有千度御被、是每月事也、陰陽師陪膳各十人也、法印出自孔雀經法御壇所、被來予前之間、被出力猶御神事歟、時習所爲如何、答云、如昨日也、讀經不可高聲也、被問云、御加持如何、先例不憚者、此時御室依日中時令坐御壇所、依御氣色法印被來問歟、申終剋退出、

三日壬戌 陰晴不定、時々雨、未剋參宮、御讀經所御簾猶垂之、是〔如〕一昨日々々依諸社祭可下也、早可卷取仰侍、即上之、

有每日御被、先宮主、次陰陽師大膳權大夫奏私、衣冠陪膳左中將泰通朝臣、役侍從佐盛、有每日御戒事、法印全玄奉授之、孔雀經七

山 枕 記 治承二年十一月

佛藥師等法昨日滿七ケ日、自今日被延引也、至于昨日、公家御沙汰、豐後守賴經遷

退出、陰陽師泰茂可參入歟、

七日丙寅 天陰、宮御祈被始行隨求陀羅尼供、阿闍梨法眼圓雲、山、元行烏垂沙摩法、又兼行、雜事法勝寺執行法印靜憲沙汰云々、

八日丁卯 朝間雨、及晚晴、宮御祈爲二品沙汰、於七ケ靈所、被行泰山府君御祭、

河合、陰陽師在憲、使壹岐守盛榮、

耳敏川、陰陽師主稅助時清、使前周防守時盛、

東鳴瀧、陰陽師前天文博士隆茂、使散位任行、

西鳴瀧、陰陽師大允泰茂、使侍長廣綱、

松崎、陰陽師助濟憲、使散位朝宗、

石陰、陰陽師掃頭季弘、使散位親長、

大井川、陰陽師曆博士宣平、使侍盛遠、

九日戊辰 天晴、自今日孔雀經七佛藥師等法又被延

引、二七々日、雜事入道大相國沙汰云々、

十日己巳 天晴、未剋參宮、秉燭退出、今夜宮侍并有

官輩、於常光院總社、御所內異有八女田樂事、各亂髮、面

施粉黛、渡南庭、是御產御祈云々、豐前々司光季爲神

主代申祝云々、件社伊津伎島御坐云々、

每日御戒、自今日權僧正實寬、放光佛供養權少僧都良

弘參勤、

治承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辛未 天晴、寅剋自中宮召使

走來、告御產御氣候之由、則馳參候寢殿東面、大夫時

被示曰、御氣色已頻、可奉仕御裝束歟、近臣三位中將知盛、

從資盛、皆上括、并宮司東帶經親、等周章、先是諸壇阿闍梨

過半參上、候寢殿南庇、兼垂母屋御簾、上庇御以母屋中

央戶內爲御所內、戶外副御簾高麗帖二枚、又東第一間

戶內御所東障敷同帖一枚、爲御驗者等座、此御所三四間四

立並戶、不似常、南庇四ヶ間如加敷之東第一間計之、件間

儀、仍隨便設座、西島居障子放之、暫立同間北方、南北

對座敷高麗帖八枚、爲諸壇阿闍梨并伴僧座、件伴僧不相

群集一間、其外母屋西第一間並戶內敷高麗帖一枚、爲仁

加權少僧都五壇法之中、之由有院仰、仍內參入簾中、

先例以母屋御簾中爲御產所、殊奇惡思食之驗者入簾中、候几帳

外、而此殿母屋中央立並戶、其內爲御所、仍驗者皆參入簾中也、諸壇

異口同音奉加持、仁和寺宮未昇給、孔雀經法後夜時終

頭也、御氣色急者、雖不行終時可令昇給歟之由、保延五

院降誕之時、高野御室不行、終日中時、依召令參給者也、申大夫、被答曰、隨御氣色之體、

自內方可申之由、入道相國被示也者、法印覺成雖修五

壇法、中兼行孔雀經護摩壇、權大僧都實任雖修延命

法、同勤伴僧、仍兩人各着伴僧、被候孔雀經御壇所、權大

僧都兼兼辭孔雀經伴僧、仍候諸壇列、修尊勝法也、

隆賢阿闍梨故醍醐皇性房、勤修准抵法、加持牛王進御所、

泉廊立屏風一帖、其內敷高麗一枚、大土器三口、所注

三云、折敷一枚、生氣御方淨衣水入提、所注中清、儲之向彼

所加持之、摺牛王獻之、以件水女房奉塗御腹云々、度々

居給之時重加持進之、件牛王加持事、或人云、聖寶僧正加持之由雖無

所注、有傳言、其後權僧正待賢門院御產之時奉仕之云々、但如體

賢覺勤之、仍今度隆賢隨所望奉仕云々、權少僧都良弘依召參

入母屋簾中、候御所南方戶外、件人真言師也、依殊憑

思食可被召入歟、

和寺宮二品守覺候給所、同西庇南二ヶ間東西對座敷同

帖四枚、爲同伴僧座、北一間敷同帖一枚、爲關白暫候

所、東庇二ヶ間敷同帖四枚、爲座主宮無品覺快候給所、

南簀子南階以東敷紫帖三枚、爲陰陽師座、其前高欄外

以紙捻結付八足八脚、八足立內者不可有、〇者之往反踏之上、

大進基進也、應官南階以西去砌三四尺許置軾一枚、爲宮

召使等召付之、主在堂下、是承曆三年例也、侍男共運置御帳具、并御

座、御几帳等於母屋西一間、被問吉時哉之由、尋申大

夫之處、被答曰、陰陽師未參者、于時天漸曙之間也、御

修法阿闍梨皆參、各着淨衣、兼習着惟鈍衣、予密々尋問之答

之意着、但法印任覺東寺二、依脚氣不參、日來又不參勤御加

持、只候壇所也、卯時座主宮着淨衣給、被修七佛藥師法也、御

參給、諸僧不動座、令候東庇障子內給、有二三間、件僧廿

候東長押泉、顯智、候母屋簾中並戶外、

物付二人同候、權少僧都實詮東一間並戶內、物付一人

同候此所、權僧正昌雲依召參入、不動法之人也、去月廿七

仍今日同候、候母屋簾中、御驗者四人可憚之由兼有議、可召

御讀經衆等或東帝、群參、候中門南釣殿、大般若、法

華、最勝、藥師、觀音、千手、壽命經等等也、

卯剋陰陽頭賀茂在憲朝臣參入、候南階以東簀子座、令

大進基親問可奉仕白御裝束之吉時、申云、卯時吉、仍

即令侍等令奉仕之、

其儀

兼撤尋常御座大床子、

先例押尋常御帳於東間、西禮御所儀也、東晴御、而此

殿母屋間狹、御帳寸法不叶、仍日來只供平敷御

座也、又雖可押件御座許、驗者物付等依可候其

所、兼皆所撤也、

立白木御帳於母屋西第一間、依間狹、御帳背先例、先

敷御座二枚、京蓮綾線、生絹裏、南北裏

其上四角並土居、

其上立柱、皆有方付、但此間猶時儘不見得、自今以後可付廣

而加常打、札也、南北腋柱各二本有脇金、此御帳不懸鏡角、然

未知可否、

其上組天井、於下組之、排簾也、內匠察運參之間

不打天井平金物等、懈忘之甚也、

四面懸帷、東南西卷之、五幅四帖、四幅四帖、額一筋也。

抑四月御產時用冬帷、十月御產之時用夏帷之由、美福門院御產之時有沙汰、此事為故實之由、故贈左大臣被注置、仍付彼說今度被申行之、去月為御當月之故也、但長曆二年三月廿七日被獻御調度、四月廿一日御產、件度被用夏帷之由、見行親記一門記、尤可指南之上、孟夏初冬用非其季之帷事、先例不詳、只被注故實、尤可勘知事也、

其內供中敷御疊、

其上供表筵、

件中敷并表筵等雜役之間之間無使、仍懸御帳帷了、以後令敷之也、

御帳內東南西立四尺御几帳各一本、母屋四面懸白壁代、

侍等立高足懸之、北方依為僧座上、兼卷上懸之、早速為令懸給也、抑本無壁代耳金、仍兼日

長押融穴、是忌打釘云々、

御所南戶內立白御几帳、不副立母屋南御簾、依御所在並戶內也。

御產御座自北方供之、

基親問曰、遊所在於陰陽師母屋無憚、仍母屋戶內供御座、問反支於典藥頭定成、今日不相當、又可令向乙方給之由申云々、先例母屋簾中敷御座五枚、其東北兩方四時儀也、為東晴之時可立西北兩方。立白五尺御屏風、御座上又立白三尺御几帳也、然而御所便不相叶、只隨宜自北供之、

敷御座之時、典藥頭和氣定成參入讀咒云々、

當土用并反支時、先並敷牛皮二枚、其上敷灰、其上敷綿、其上敷御座也、而今日不當反支、仍雖相儲其物等不敷之、散米土器等押桶各六口、

並置北庇、

近習女房等着白裝束、白衣白唐衣(上)藤龜甲織物(中)下藤立文、上藤井中下藤生絹、白生袴、(表)着打、(裏)候御傍云々、衣張袴、但廻着單衣等許云々、祇候御傍云々、御產御座女房敷々物、練絹兩而長九(〇八)尺弘五幅、布同以布敷御座上、布上敷絹也、移御

御座之時着青色御衣、可令用吉方色給之由、定成兼申行也、又着御白御裳云々、白練絹如雜仕裳、但此間陰陽師

等參入、北敷、加着小簀子座、大膳權大夫安倍泰親朝臣、主

稅助同時晴朝臣、陰陽助賀茂濟憲朝臣、掃部頭安倍季弘朝臣、天文博士同業俊朝臣、陰陽大允同泰茂、曆博

士賀茂宣平等也、陰陽頭在煮早參、自陰領額蒙召

入足上小幣、只每殿上人宮司等、台中將領實、在中將泰通、感前守

度用別割散米也、左少將清經朝臣、大進基親、女

房守定長、權右中辨親、宗、左中將有房、左馬橋頭信基、

房守定長、權右中辨親、宗、左中將有房、左馬橋頭信基、四位五位取御贖物大麻、初度供一前、後々取重折敷五枚許供之、

司取加所經泉廊、自北方獻女房、宮主又參入、先獻大麻、

返給着軾、奉仕御禊如常、每度如此、被行御卜、皆申卯

辰未申之由、但泰親申云、御產後母后可有驚思食事、

泰茂申云、其由不見及、皇子御平產之由所見也者、

法皇密々自西面北門方有臨幸、被奉加持、又諸僧無音

之由頻被責仰、大夫亮及近臣等奉其仰來南面方仰之、

召加諸壇伴僧之內能陀羅尼等、其聲成雷、公卿以下舉

臣達被候其南間、孔雀經伴僧可諸卿相重群居中門廊三ヶ

間、殿上人等無所于堂上、仍立中門外便宜庭上、

行御誦經用白布、禪門百段、二品五差着召使并諸人從者等、

奉神社佛寺等、

神社四十一ヶ所、

石清水、賀茂上下、

松尾、平野、

稻荷、三所、田中、春日、

大原野、大神、

大和、龍由、

住吉、日吉、

梅宮、吉田、

廣田、祇園、

北野、冷泉貴布禰、

石上、院內、崇神院、

宗形、大將軍堂、

京極寺、今熊野、

白川熊野、今日吉、
 法興院總社、法成寺總社、
 宇治離宮、北野今宮、
 橘逸勢、穀倉院內八幡、
 朱雀院石上、法輪一居士、
 木島、今西宮、
 東光寺、
 佛寺七十四ヶ所、

東大寺、興福寺、
 長谷寺、東寺、
 西寺、延曆寺中堂、
 東塔、西塔、
 橫川、無動寺、
 圓城寺、上醍醐、
 仁和寺、圓宗寺、
 法勝寺、尊勝寺、
 最勝寺、成勝寺、

延勝寺、圓勝寺、
 法金剛院、蓮花藏院、
 寶莊嚴院、歡喜光院、
 證金剛院、得長壽院、
 金剛心院、蓮花王院、
 最勝光院、十一面堂、
 佛頂堂、多武峯、
 浮妙寺、妙香院、
 法性寺、極樂寺、
 法興院、法成寺、
 平等院、東北院、
 最勝金剛院、六波羅密寺、
 同地藏、觀音寺、
 長樂寺、中山、
 河崎、觀音院、
 修學院、法界寺、
 河原院、祇陀林、

今天王寺、

清閑寺、

珍皇寺、

石山、

石間、

穴太、

鞍馬寺、

勸修寺、

石藏、

嵯峨釋迦堂、

法輪寺、

雲林院、

知足院、

靈山寺、

常光院、

圓明院、

頃之、六角堂、清水寺、六波羅三ヶ寺、
此外御所內常光院加修之由、資成後日所
 中也、四ヶ所不可燃歟、
但、被行不斷御誦經、用同白布、又用
 雜紙、
被獻之云々、
 使未歸來又行之、

被奉造御佛等、於中門南釣殿廊有供養、
件所為御讀經所也、御所無其所之故也、

等身十一面、
號伊弉岐島御正體、右兵衛督沙汰、佛師行命於常
光院造之、御衣木加持并供養御導師權少僧部良好

暫出廣中勤之、
右中辨經房朝臣
 取被物、
中務少輔季信裏物

次等身不動、
白川殿御沙汰、佛師明圓御衣
木加持、并供養導師同上、

次等身六字、
白川殿女房冷泉局沙汰、佛
師同上、加持并導師同上、
 已上二躰同時供養、右京大夫秦經朝臣取被物、左

衛門權佐光長取裏物、

次等身藥師并不動、
內大臣沙汰、佛師同上、加
持并導師權大僧部雅實、

以御衣劔等被奉諸寺諸社、侍有官輩持御誦經物、渡南

庭出西中門、御衣等美麗誠壯觀也、劔者禪門被獻歟、

內大臣被奉馬於諸社、臨其時引立西門外、侍等相具參

向所々云々、但太神宮御馬被付在京之禰宜、伊津岐嶋

御馬又被付在京神主云々、
 太神宮二疋、
內宮一疋、外宮一疋、
 石清水一疋、

賀茂二疋、
下社一疋、上社一疋、
 松尾一疋、

平野一疋、
 稻荷一疋、

春日一疋、
 日吉一疋、

伊津岐嶋一疋、

土御門大納言又被引御馬、太神宮二疋、石清水一疋云

々、如此之時輒不被奉太神宮也、而近年如此、於內府

公有父子儀、寬弘御堂被奉御馬於諸社、其儀相叶、至

于亞相者懇志之餘歟、
 有御立願事、大夫於御前被書御願書、
檀武、有裏紙、無懸紙、

書樣、無御諱書垂也、(○垂字底本不分)

立申大願事、

一、可參詣石清水事、

一、可參平野社事、

一、可參日吉社事、

右大願所立申如件、

治承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賜御願書於法印全玄、大進基親授磬臺并橋一枝授法
印、々々提磬入簾中、驗者候啓白御願書、歸出返磬於基
親、宿曜師法橋大威儀師珍寶鈍色裝束、白參上、候南簀
子、不知其故、亮重衡朝臣取紅打衣一領授之、珍寶給
之退出、即歸參、問子細、答曰、參向北斗堂珍寶私所建立
臨院、在清可祈請申之由、所被仰下也、於閑所可給歟、似
纏頭、人々有屬目之氣、御氣色雖及兩三度、猶令落居
給、有御下、乾東神并咒咀成崇之由下申、季弘申云、
御所雖一間內、可令移西方御者、又有御下、答依奉懸
之人及遲々歟、女房三人立一二三被下之、申第二吉

之由、

有免物事、七佛藥師法被行之時有此事、而二七々日空
過無其沙汰之間、忽此儀出來、頭權大夫光能仰予、仍
召基廣仰曰、勘文只今可持參之由、可遣仰明基之許
者、頃之持參勘文、兼日可致用意之由仰舍、所清書也、
予取之付頭權大夫曰、依可祇候宮中不能參內、可被催
他上卿也者、頭權大夫覽勘文於殿下、其次申上卿事、
被仰云、於此宮可仰下、不可催上卿者、予申云、可被免
散禁口許圖有其例、可被免獄囚口上卿猶可參內也、口
勘文令大夫奏覽法皇、即返給仰云、關白可被計免散禁
口許也、頭權大夫申此旨於殿下、々々有御爪點、權大
夫授予、重犯者兩三人申許之、其次令申殿下云、此事
尤早速可被仰下事也、奏內裏之間及遲々歟、且下知官
人如何、頭權大夫申殿下、歸來云、且下知何事之有哉、
仍召明基於南階下、々勘文、仰云、依爲中宮御產御祈
被七佛藥師法免給歟、○被以下恐明基退候東遣水邊、注
出囚等、賜奉行官人等令免之、合十三人也、此後召取

勘文付頭權大夫、々々馳參內裏奏覽、了即歸參返下、

不被合墨點、又不書端書、仍示權大夫令書之下明基、

今度免物大概依七佛藥師也、但其沙汰臨御產期、已混

合之儀歟、依御產被行非常赦事、保安三年、一品、天治

元、通、同二、仁、大治四、室、保延三、八條、同五、近衛等歟、大

治二年法皇降誕給之時有免物、尤爲吉例也、官人等自

今朝祇候、非使應催、或祇候本宮之輩、或依禪門命所

參也、右大夫尉康綱、左尉章貞、盛澄、右尉基廣、左志

資成、本宮右志明基、重成等也、已上皆着布衣、爲令拂

東方雜人、召盛澄基廣令候遣水邊、明基又持參勘文之

後在此所、自餘候西中門、又左尉季貞立鳥、在東泉邊、

禪門近習者也、不加催他廷尉等、

自內裏御使連綿不絕、右中將通親、左中將泰通、右少

將隆房、通資等朝臣、右衛門佐經仲、藏人所衆瀧口等

各兩三反馳參、承曆元永召寮御馬、殿上人等乘之馳

參、今度無其儀、殿上人等乘車所馳參也、

午終剋依御召仁和寺宮令持孔雀尾給、大夫云、令持五結給者、

後日仁和寺宮被仰云、結願之時持五結、

御產之時所持五結也、率上番伴僧十人令參給、令候母屋西一

間戶內給、令隨身御經机給、阿闍梨任性伴僧持之、大夫

大師御持經被奉渡御所者、後日仁和寺宮被仰云、伴僧等事也、經營一

合所隨身也、如讓我所惡思之物等納之也、不可及註付、至于大師御持經

者、奉相具否之條分明不覺悟、未奉渡之由存也、若又雖奉

渡、不進入御產所事也、此等粗注置引見可一定事也、伴僧等各

持經參上奉轉讀、後日仁和寺宮被仰云、此候西庇北一間、或

候其障子南、仍關白令候西庇南一間給、左大臣同被候

此所、下番伴僧十人於御檀所不斷禮拜、云、此事不存、又不

下知、而大夫歟大進歟之間、時剋已及未、又以御衣有御誦經、

仰伴僧等、更不可爲例事也、

又有御下、令過未申剋給者、子丑剋可令遂御之由、一

同申、但泰親朝臣一人申云、只今可令遂給也、全不可

申他時歟、此間內外周章、散米當障子聲頻、亮重衡、

權亮維盛參入母屋簾中、撤弘筵、打御物氣之間其聲不

聞之故云々、

大夫下知侍令開東門日來所閉、此事見曆琳產經卷、

未二點皇子降誕、女房春日局奉懸、大輔局抱、令奉着御替帶給

云々、不解本御帶、其內大臣誦祝詞三反、以天爲父、以地爲母、

上令着給云々、被置錢於皇子御帳御枕上、件錢九十九文、謂方三寸許、白生絹袋

獻之、大夫取之被傳內府、皇子諸卿下立中門外庭上、關白着
波御以前被置白御帳內也、
咨立中門廊東簀子給、令右少將顯家朝臣尋渡御事一
定下給歟之由給、申令成給了之由、關白令出給、諸卿
又歸昇、大夫令大進被申人々云、今月神事多、隨仰可
參給歟、各被申云、不奉神事之人更不可奉忌、隨神嘗
會節會爲七ヶ日外、不及沙汰歟、但初齋宮上卿花山院
中納言、初齋院上卿源中納言、又依獻五節新宰相中將
等退出內裏不混合、依爲新嘗會以前也、法皇又令出
御、有可令參熊野哉之議云々、此間自日陰間上轉甌破
三分、兼破之、以麻假結之、落後爲令破也、召使持之兼在棟北、隨其告
盛光相副令落之、件假自社所有大原渡內、仍更取上之、侍所司
膳、大炊令用之後渡、於聽破結云々、少屬安倍資成相具召
使、進寄令取之、出西中門、賜諸壇阿闍梨祿、僧綱料各
掛重、上達部取之、裏物殿上人取之、凡僧料掛一領殿
上人取之、裏物諸大夫取之、大進基親行此事、阿闍梨
等隨給起座、伴僧布絕各、於泉廊方諸大夫取之可給也、
權大進光綱可行之由予示之、基親曰、任先例於便所
雖可分給、只自應可給之由所下知也者、御讀經衆布施

各殿上人諸大夫可取之、然而殿上人數少、仍諸大夫
許取之歟、
御驗者五人候廳中、又孔雀經伴僧之內勤御修法之人
人不預此列、追可送遣云々、
御驗者五人於簾外候南庇、各賜御衣一具、自東島屋障子
內取出之、諸
大夫傳
僧正房覺皆紅八、司單衣、前
黃二重織物表着、左大將取之、
權僧正昌雲紫勾七、紅單衣、款
冬二重織物表着、源大納言取之、
法印俊堯紅梅薄勾七、增單衣、
前木二重織物表着、三條大納言取之、
權少僧都豪禪黃八、紅單衣、蘇芳
二重織物表着、土御門大納言取之、
權少僧都實全二色六、紅單衣、柳
色二重織物表着、藤大納言取之、
各從僧參進取之退出、御產成了後權僧正即退出、予
留之、被歸入簾中、諸壇阿闍梨出之後出簾外、賜御
衣退出、實全賜御衣之後猶歸入候護身、予仰俊堯
云、早退出休息可相替實全者、待賢美福兩院御產之
時、法親王以下被賜御馬、今度無殊事、承曆例也、
賜御物付祿、於泉廊給之、三位中將取出二色御衣六

領、權大進光綱取之賜物付三人、各二領分賜也、賜醫師

祿、依召典藥頭和氣定成朝臣冠、自東方參進、候南階間

簀子、大夫取衣一具紅勾五、紅梅單衣、
緋二重織物、召女房取之、給之、定

成朝臣下南階、於庭中再拜、入東方門、生出來取之相

從、寫給御衣事傳例所見、待賢
美福兩院御產以後有此事歟、

賜陰陽師祿、四位白掛各一重、緋重、單衣、
重裙二領也、五位白掛各一

領、諸大夫等取之於中門給之、御下符合之時給御衣、是又待
賢門院以後例歟、所賜表着小

得等也今度無此事、後日泰親

曰、先例皆給之、尤可給之歟、

宮主不賜祿、是例也、潔齋之故歟、

令供薦御枕、麻調使也、自
北方供之、

定成朝臣獻御乳付雜具甘草湯、又以蜜和光明朱又牛

黃等也、兼給之所料理也、

納手箱一合所儲置之御藥雜物等、

石鷲二、典藥頭定成朝臣十月一日進一對、入道大相國又一
對被獻之、其體白石也、似鷲、其程如大柑子、

海馬六、入道被
獻之、

鼯鼠皮一枚、同進、其廣如兔皮、
其色薄香也、

獺皮一枚、同進、
其色黃、

弓弦一筋、內大臣、
被獻之、

馬銜毛、定成朝
臣進、

已上當日御藥也、後開、第三日被納之、但至于定

成朝臣所進之石鷲、三日以後返給云々、

錢九十九文、同日朝人道被
獻之、祝言料、

甘草、入道
進、

光明朱、同、

蜜、兼日自藏人所遣召蜜御園所進非真蜜、仍定成朝臣賜祿
人所請、若副察官一人於仕人道御園所取進真蜜也、

牛黃、入道進、御乳付之後
被置皇子御枕上、

已上御乳付料、

令勘日時、大進基親召在憲、泰親、季弘朝臣等、於中門

廊西緣邊令勘之、陰陽師等不昇、此間內大臣大夫予着寢
懸尻勒之云々、

殿西庇座、須着公卿座也、而件座爲孔雀經御壇所、其間假敷帖於中
門廊爲公卿座、于時諸卿群居無所、殿西庇有便宜、仍被
着此座、

勘文遲々、頻催之、基親來曰、今日雖爲吉日、酉剋

以後無吉時、御浴殿始明後日可候之由、陰陽師等所申

也者、大夫被申內府、至于無吉時勿論之由被答、仍御

浴始明後日之由大夫被仰基親、後冷泉院申剋降誕、戌剋有御
浴殿、後三條院西剋降誕、子

如有御浴、況今度未刻降誕、當日雖依可有御乳付事、勘文遲々之由、今日御所又頻被尋仰、頃之獻勘文、入願覽寫、存懸紙、無裏紙、件勘文在憲朝臣令季弘朝臣清書之

勘文書樣、

擇申、今日未時御降誕皇子雜事日時、

御乳付并切臍緒日時、

今月十二日辛未、時未、

造御湯殿具日時、

十四日癸酉、時卯、

御沐浴日時、

同日癸酉、時午、可渡東方流水、

御藏胞衣日時、

同日癸酉、時酉、可至巽方

御着衣日時、

廿三日壬午、時午、可着御黃衣御衣

御剃髮日時、

十二月二日辛卯、時午、

御鼻負以練糸結之如恒云々、

皇子入御帳中、所立母屋西一間之白御方、故建春門院御弟、御帳也、自北方入御、又中宮外姨母也、

奉抱之即還御、須御坐帳中、然而近代之法異上古儀、南風寒、御帳間北並戶內爲御所也、彼御方洞院局被候御傍云々、

抑入御帳以前、母屋三々間副御簾令立四尺御几帳、子

帷大進光綱令立之、御產以前可立也、然而御所爲帷戶內、仍不立之、而今爲御修法結願所令立也、入御之間大夫於

簾中被示曰、南風甚利、可被下庇御廉者、仍仰宮司等

暫令垂之、其後御帳中也、

敷母屋御座、予仰光綱侍等運置南庇、光綱并少進尹範

取之敷母屋東第一間、綾白練御座二枚、南北並用並敷、副南簾

并東障子立五尺白御屏風各一帖、御座西方立三尺白

御几帳一本、此御座皇子御帳東間可供也、然而御浴殿之間依無同殿母屋有御產之時、東第一間押尋常御座、第二間供御產御座、所謂階間也、第三間供御產以後之母后御座、第四間立皇子御帳也、而此御所三間四面也、又於並戶內有御產、仍任今案且相准計敷敷、實者、賜御乳中央間北庇立迴屏風爲御所云々、然而存例只令供此御座也、賜御乳

付祿、白織物唐衣、同表着白裳、不摺紅張袴入白織物裏物、白衣宮

重納長橫、昇立局下口方、大進基親取之授右少將時家

朝臣、大夫息、室、家續子也、云々、

山槐記 治承二年十一月

治承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陰陽頭賀茂朝臣在憲

基親覽大夫、々々披見返給、又覽內府、々々披見返給、

次自臺盤所方啓之、勘文留御所、返給宮、

奉切御臍緒、先御產成了、即差小屬安倍資忠、右衛門府生也、無

御子息、遣切生氣方東河竹、即持參、口徑一寸許、亮重衡朝

臣取之參御前、作竹刀、只一削竹刀方、不再云々、亮無進之、

洞院局、大夫以練糸奉結御臍、長六寸三、所內大臣取竹刀奉

切之、鈍劍奉切、口內府與女房之間立三尺御几帳云々、此後御

胞衣至于奉藏之日、皇子御所東方立御几帳置之、此所

不令寄人云々、

此後有御乳付事云々、

傳聞、洞院局奉抱上、以綿纏指、拭去御口中并御舌上

血、血多入御口中、又以他綿纏、沾取甘草湯奉含之、又以

綿纏、沾取朱蜜奉塗御唇、又以綿沾取牛黃奉含之、次

奉含御乳、件洞院局去六月雖有產事、當時乳汁不出之人也、先例如

然人不御坐、此、寬弘五年從三位橘德子奉仕之例歟、承曆大宮、今度可

兩度不快、仍今度准寬弘歟、件御乳人參上、故兵衛大夫通清女

母儀二品家女房也、通清者侍也、觀房者故

前上野守實房朝臣孫也、父無官六位云々、

內大臣已下宮司改着束帶、今夜依可被渡御御也、

內大臣、即下殿如恒、長元三年關白(宇治殿)、內大臣(大二條

信、藤大納言(長家)、春宮權大夫(師

房)、宮司等着白裳、其後無所見也、

予、即下殿如恒、可着白裳哉之由、勘見舊記之處、長元三年關白

以下七人着之、其內兩大夫已下着之見右、永保元年或記云、亮

歟、天治記云、大夫以下着白重者、如此等者、予爲權大夫可着歟、

然而舊記等亮以下之所着被白重、大夫故九條院欲有御產

之時、六角按察通、不被儲白重云々、今度又大夫

被申合前太政大臣左大臣等、不被着之何事之有

哉之由有返答云々、予隨此等之議之上、爲廷尉佐

之宮司不著白重、若歟、答依着赤色

歟云々、此事不可然、大外記大夫二孟日着白重、

又讀書之時大外記着之、更不依赤衣、以之推之、

猶依廷尉不着歟、然者予爲大理、旁可有案、仍不

被人記不記子細云々、予於宿所隨身、着、○故九條院

亮重衡朝臣、白裳、問予曰、備亮自御浴殿日可着白裳云々、何據

多當日有御浴殿、又同日被渡御、仍宮司着束帶之間、無異議着

白裳也、當日々次不宜之時、後日有御銀并御浴殿事、然者當日宮

司依無可着束帶之事、後日着白重也、所謂承曆三年依浸日、翌日被渡御、有御浴殿、件日宮司着白重、是偏非依御浴殿事、當日不着束帶者、依無其用也、今度儀當日被渡御、明後日可有御浴殿、依可被渡御、宮司可着束帶、而不着白重之條、未知其謂、御產以後御裝束皆川白色、女房皆着白裝束、宮司何可待御浴殿者、土御門大納言(邦綱)亮男、被示可然之由、仍亮着白重也、

權亮維盛朝臣著躑躅下襲、或人曰、被申合左府云々、大進基親、權大進光綱、少進尹範、權少進兼資、皆着白重、大夫三位中將尤可被著束帶、不然如何、承曆三年、關白、大夫資綱卿、左大將、宰相中將雅實卿、皆被著束帶、可被追彼例歟、

此後可有孔雀經七佛藥師等法結願也、仍令敷座、先撤寢殿南庇母屋際帖等、母屋東一間御簾前敷經綱半帖一枚、可用高麗半帖、相尋之、為阿闍梨御座、副南柱一二三間敷高麗帖三枚、本白所敷、為僧綱伴僧座、其西頗絕席四五間并西庇南一二間副西柱敷紫帖五枚、為凡僧伴僧座、西鳥居障子暫可撤之、南階間以西簀子敷高麗帖三枚、為公卿座、此間漸及晚、仍阿闍梨御座東間障子前并母屋坤柱下供掌燈、有燈臺打、秉燭以前孔雀經法結願、今日二七日餘三夕日也、去月廿五日發願、事訖暫令候御宿所給、伴僧猶候御壇云、

云、

七佛藥師法結願了、御壇所右兵衛督賴盛朝臣也、座主宮參給、昇南階着座、伴僧廿人又候座、但此內堂衆六人候宮御傍、不着座、奉居、頭權大夫參進、其儀、其詞云、依法驗以、板出白聲也、仰賞、仰賞、法眼圓真、敕賜法印、御加持了有布施、色目同孔、此間堂衆退候、凡僧伴僧座末方、法親王樹土御門大納言取之、源大納言、裏物頭權大夫取之、伴僧布施以下、中御門中納言、裏物頭權大夫給、抑結願以前被申賜結線、去月廿七日被獻之、之後、御修法結願了、相具御卷數參給、付基親、々々遣廳云々、撤阿闍梨并伴僧座、垂庇御簾、出白御几帳、西母屋御簾、南庇中央間供白綾緣御座二帖、東西妻、其西立白四尺御屏風一帖、御座前立白三尺御几帳一本、南西庇相對敷白絹緣帖、南簀子南階間當東西柱立白燈臺各一本、打敷如、供掌燈、今夜不及殿上廊鋪設、件所日來依爲孔尋常時、雀經御壇所也、

所、本尊佛具大幕等皆撤之、御卷數被寄立北障子、事了取之遣、勸賞事自本宮付藏人頭皇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聽云々、勸賞事自本宮付藏人頭皇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被奏院、沙汰之間兩度往反、仰切了後、基親申事由、次參御室御宿所、申御加持可候之由、即令昇給、源大納言、土御門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予、右兵衛督着御前座、御室、御東帶平裝束、令持五、令參給、阿闍梨隆通、故右中辨光房朝、持御居宮奉相從、次伴僧廿人、法服平、着座、御加持臣子、頭權大夫經公卿座前入東第一間、僧綱座上也、始之間、頭權大夫經公卿座前入東第一間、僧綱座上也、凡僧之間、可就法親王、跪法親王御座右邊奉仰賞、其詞云、依御座左邊敷、可尋、跪法親王御座右邊奉仰賞、法驗可被修、東寺與行後七日御修法、大元法、灌頂等、以法印覺成在賜、權大僧部者、仰詞問頭權大夫法之先例、々(○云々)々、或職事直仰之、或仰第一公卿、其人就阿闍梨座、經本路退歸、御加持了有布施、法親王、織物每二重源大納言取之、經僧綱、與凡僧之間、裏物頭權大夫取之、伴僧、僧綱六口、各給裏一、土御門大納言以下取之、凡僧十四口、各紙裏一、殿上人宮司取之、皆自座後置之、殿上人數少、仍末布施兩三取加引也、御室御布施隆逼取之、御室物一度取加之、於南階賜從僧伴僧布施、又從僧各取之、或自提之退下、御室即令歸入仁和寺云

取打敷、敕使座西方副南欄敷之、大夫進尹範取燈臺立其上、權大進光綱取燈供之、此後亮自中門內方出逢召敕使、敕使插笏取御劔參進着座、內大臣自寢殿東方進寄、捧笏被請取御劔、敕使退座奉之、內府入階間簾中、經西庇也、持參北面、被案御枕上、敕使正笏候座、內府歸出跪勅使座東方被氣色、畏給之由也、使退座候、內府被返入東方、使正座、予捧笏取祿給之、內大臣雖可被取也、仍予取之、女裝束一具、光綱傳之、白龜甲織物唐衣白裳、不摺紅袴等也、常備袴用濃袴、況御產備尤可用濃袴、而長履行親子處時、皆注濃袴、仍用、敕使賜祿下中門廊東簀子南端、寢殿西并西北、徒跳去中門東砌五許尺、頗向良再拜、出中門、裏之儀、賜小舍人祿、六丈絹一疋、屬取之、內裏不織、若後日可撤敕使座下掌燈、役人、次撤座、役人又、此後予退出、于時子剋、御產之後被奉請呵梨底母十五童子、御使大夫進尹範也、自御着帶日大僧正禎喜所奉供之、彼僧正御產不參動御法者不可行他法之由被申之、修正觀音供、呵梨底(○母脫力)、於二品十五童子供等被候內御修法、壇所三條高倉也、
許被差緣臺如常云々、
御乳母大夫、時、室家、或洞院局、故從二位權中納言顯時、御女也、本

卒去、仍此人云々、先例降誕之後令參入敷、而此人且為所被參也、奉扶持御產間事、自去八月取被參入也、諸壇御卷數皆付廳、御讀經七種、法華、般若、大般若、藥、書一通、綱所獻也、御修法五壇留候七七日、續日可被結願也、
金輪王、法印濟源、後聞、廿六日結願、自御着帶日所修也、又相次修不動法、藥師、權少僧都實證、後聞、廿六日結願、三七日可結願之處、四七日餘四々日云々、體不知之、
千手、僧正、不動、法印、後、法印、
六字、法印、
依法被留之、不依人、抑全玄內御祈修葺法候閑院近邊壇所、又奉此御修法、同塗壇於彼一所、而依被留此御修法、禁中混有禪之間、又非續目難進退之由申云々、後聞、六字法渡他所云々、抑延引之間未付本沙汰所也、
自今夜七々日被修供二壇白衣、阿闍梨權少僧都實任、帝釋、阿闍梨法印行海、前右京、前下野守仲遠沙汰、權大夫賴政朝臣沙汰、此供自兼日有沙汰請定之後、今日御產成了、然而猶令修之云々、

被追御物氣事、各召寄物付於壇所、可被追之由、自臺盤所以侍被仰、仍大進示此旨於御驗者房覺云々、可存此旨、但產成了并發心地之時無追物氣之沙汰事也、先是俊堯云、二位殿、之習於壇所被追物氣、賜御物付可追之者、

御殿油七々日之間不消之、納押權少僧都實任、女房一人守護差油、自今日七々日之間、堂上堂下不可御清目、只取塵、庭上又以杙搜置砂者也、
十三日壬申、天陰、未剋着東帶、參宮、土御門大納言、那、大夫、忠、右兵衛督、着薄色奴袴、同參入、公卿座纒立白四尺屏風四五帖許、御簾又未懸改、每事懈怠、屬等云々、今日申日也、明且可鋪設之由侍所申之者、此事如何、昨日御產以前供白御裝束、降誕之後又下庇御簾、出白几帳了、今更憚日次之條未知其由、誰人下知不能已、又改一帖不可立屏風、勿論沙汰也、右中將通親朝臣、直、左中將泰通朝臣、帶、爲御使參入、不昇堂上、經南庭參入東方、左頭中將、能、又參懸尻於緣調、大進基親示曰、上野守賴高可獻五節、而被入鳴絃、舞姬參入夜當七夜、可有憚敷之由所申也、可隨自本宮令申給者、大進以敕定申大夫、大夫可在敕定之由被申、又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同懸尻於緣祇候、初齋院行事辨也、驗者三人每日必一度參入可奉護身之由被仰云々、朝僧

白唐衣、上、織物文龜甲裏單文中倍、平絹、下、織物文龜甲裏單文中、
白表着、倍平絹、上中下、織物文、
白打衣、綾文龜、甲、
白掛五領、上、
白單衣、單文、
白裳、紫色上、織物小葵綾不摺之、非禁、色上、織物井中下、織物生絹不摺之、
已上皆腰如常、
紅張袴、在白製袴上重之、腰內入紅袴、腰閉付之、紫色上、織物小葵、織物文小葵、下、白張絹、非禁色、上、織物小葵、下、白張絹、中、下、織物、
扇、塗胡粉、以銀泥畫松鶴、以白糸貫之、白銅紋目、
刀自女官半物雜仕等如常不着白裝束、

山槐記 治承二年十一月

正房覺、日中法印俊堯、夕權少僧都實詮、予晚頭退出、吉田祭依穢事不被立使、又無由御被、

治承三年 記

正月 小

一日庚申

以弘文院林想家本寫之、

(野宮本奥書)

元祿第三初冬十初日命家儀令書寫、一校畢、

左近衛權中將藤原定基

陰晴不定、午剋參前太政大臣殿、在山院、看督長火長引布帶、依爲節會日不召具官人、侍從兼宗在共、大相國鳥帽子、令坐客亭障子內給、言談之次被仰云、二宮大夫爲子息之人誰人哉、欲自讀如何、兼雅稱爲春宮權大夫、予爲此、予申云、御堂御子息之外無例歟、相國殊令自愛給、未剋參關白殿、土御門大納言、宗、春宮權大夫、在客亭座、頃之中御門中納言、參入、此後藏人左少辨兼光、司來、示可有拜禮之氣色、人々下云中門外、東上、殿上人同下立藏人所屏外、南面、兼光申事由、復命之後、土御門大納言以下公卿四人、殿上人左中辨重房朝臣、右中辨經房朝臣、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右少將顯家朝臣、藏人左少辨兼光、左衛門權佐光長、藏人勘解由次官基親、侍從兼宗、加賀守親國、少納言仲家、侍從忠季、侍

從兼經、上官大外記賴業、師尙、左大史隆職、六位外記史五人列立、家司不列之、殿下無答拜、夕了自上臈退、今日無打出、春宮權大夫早出被參院、依可被候申次云云、大納言以下列立中門外、爲扈從也、殿下自寢殿南階下給、此殿、無對、顯家朝臣獻御香、於門外乘車給、予褰御簾、前駟皆騎馬、無人于立御榻、仍顯家朝臣讓御裾於兼經、取御榻立之、予歸入、顯家朝臣、忠季、兼經候御共、參院給、即人々下立、春宮權大夫離列、相向關白退歸、此間罷返、後、於中門廊香脫下昇香脫、先年大宮大納言昇香、又宰相入道成賴如此、無取香之人、歸出之時、自取之置地上着之、此事後日春宮權大夫曰、於地上脫之猶可爲宜、況無取香之人之時、自取下着之不覺事也、傳聞、故法性寺殿被示治左府曰、依說香脫、乍着之昇降之條雖可然、隨時事也、庭上有人之時、懸尻於香脫着香者也、予往年爲殿上人之時、朝觀行幸之日、於院立中門廊、他殿上人一兩同(○輩)立此所、故中院右府入道于時爲右大臣左大臣、昇中門廊之間、脫香於地上被昇香脫者、今隨思出記之、入車寄戶、自其北間出簀子、經西對南東簀子并透渡殿南面西第二間東柱下簀子、東向、此處殿六也、階間當西第五間、仍退歸降中門廊東簀子南端、跣踐相向自御座間隔二夕間也、關白揖、出中門至于中門廊車寄戶前、着香立其所、不復關白、練、深不練、只漸步、右大臣、兼、內大臣、重、左大將、

實定、人々列中門外之後被參入、經公卿列末御身被加列、隨身留列後、被隔雜人、其久不來、大將後無人于取器、其似無用意、衆人有其氣色、物節何不相隨哉、被留之條、大宮大納言、季、三條大納言、房、又如何、隨身又不知故實歟、中御門中納言、宗、按察、實、春宮權大夫、權、左衛門督、時、子、左兵衛督、成、右兵衛督、權、權中納言、綱、平宰相、教、六角宰相、通、新藤三位、權、左京大夫、權、大貳、信、新三位、清、新三位中將、通、殿上人藏人頭左中將定能朝臣、藏人頭右中將光能朝臣、以下廿餘人列立、公卿一列、其末依人數多關白兩三度令立昇給、已次相從殿上人一列、五位左衛門權佐光長一人相加四位末、右少將降房朝臣東宮(○啓力)將也、仍帶野服、不付魚袋、但垂纒加列(○如例之)左少將時實同將也、如隆房、舞踏朝臣、但卷纒不加列、予案之、賀茂諸日御府卷纒供奉、可准歟、舞踏朝臣、殿上人退、公卿又中納言以下退、上臈先可退、而其列逼西對砌、爲開其路退也、于時日入之間也、次參皇嘉門院、九條於河原舉松明、關白參給、予謁女房、退出歸亭、今夜不參內、後開、有小朝拜、關白、左大臣、左大將、三條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左兵衛督、權中納言、六角宰相列之、節會之時、左大臣、左大將退出、三條大納言奉內辨、初參也、或人曰、內辨不尋關司着否之由、御酒敕使宣命使

○宣命使、六角相公勤之云々、

野本無之、右少將隆房朝臣東宮啓將也、然而垂纓帶野劔引陣云々、嚴親亞相隆曰、此事舊蹤不勘得、難決事也、於行幸供奉者、不可然之由思慮、於節會者、東宮御所爲他所者不可參內、御出禁中之時、陣列強不可及難歟、立后立坊等啓陣將佐、兼宮司之人或從本宮役、然者同所儀若有使之故歟、此事可因准者歟、左少將時實朝臣同爲啓將、不可列陣之由、予諷諫、案此事爲宮司之將佐從本宮役、難准歟、仰可警衛青宮之由被差進了、雖同所何離彼宮可加本陣列哉、至于本宮役即爲彼宮中、勿論之由所存也、仍示此旨了、愚案如此、

凡今日出仕啓將佐、鬪腋如恒、卷纓、相具平胡籙、左少將時實、左兵衛佐盛實、右兵衛佐基範先日交卿同子、等如此云々、右少將隆房朝臣垂纓、

予雜色車副牛童衣守新制之法、諸人只如例年、近年不及斷之、有法不行不如無法、已此謂歟、予歸華之後賜

酒肴一瓶、看盛大於看督長火長、今日依申日無東宮御戴餅、供御藥云々、儲君出御晝御座、近衛局久我內大臣女、奉抱、御乳母洞院局元盛方朝臣逝去輕服日數內、候陪膳、勤伴役之人臺盤所出、碗盤、菜廿杯、盛箭入櫃、交菓子、女官等祿上絹廿餘疋、綿百五六十兩、布三百段、菓子三百合許、假令用途如此、每年女房相替勤之云々、後取讀岐守季能朝臣、采女供膳如恒、主膳盛光於中門邊傳供之、而依權大進經仲命、昇堂上傳采女、候菓子候云々、專不可然云々、後二夕日不昇殿云々、

二日辛酉

天晴、今日朝觀行幸也、自院賜御馬、大依爲內々事不賜祿於舍人、只飼口二人賜酒飯、又菟秣等令相儲之、午刻參內院之間公卿已騎馬、仍於押小路西洞院騎馬供奉、二條東行、東洞院南行、四條東行、京極南行、於七條殿西面樓門子、弓渡御棧敷前、後聞、有數出南樓門、於法住寺殿西面南門留御輿、法皇御見物、了駕櫻輿、自頭中北面方入御々所云々、頭中將定能朝臣進出御輿前氣色、關白不令參會此所給之故也、大宮大納言

離列、進立暢門北方西面、揖入中門、就階下奏之、歸出、此間樂屋亂聲、大納言進出初所、向御輿揖、復列、

主殿官人二人擬暢門、乘輿入御、安御輿於中門、此間公卿昇殿上、法皇出御、乍着御草鞋令出東北障子戶

給、大宮大納言取御三衣宮、主上渡御、々拜畢還御々休所、改御裝束、近仗陣階下、主上渡給、御座南面設之、藏然而東面着御、藏

人頭皇太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召公卿、居右府後實子召之、若於座上可召歟、

左大臣以下着御前座、被仰樂行事右中將通親朝臣梅下

左中將泰通朝臣也、居衝重、關白御前藏人右少辨光雅勸盃

御膳、陪膳三條大納言、役供宰相三位等、隆輔御落於南階上、隨欲取落

拍子按察、付哥右少將雅賢、笛右少將維盛朝臣、筆築

頭中將定能朝臣、琵琶新宰相中將、等侍從兼宗、今度始候御遊、無失錯、柱(〇猶(イ)殊神妙合(令)之、

尊、鳥破、席田、律青柳、萬歲樂、更衣、五聖樂急、哥四、樂三、賜

祿、予於西對簾中聽御遊、此後予退出、兼宗乘予車後、

彼車令遣後、傳聞、有御贈物、御本土御門大納言取之、被引御馬二疋、左少將資盛、右少將資時引之、有勸賞、內大臣宣下、內記不參、仍仰外記云々、

從四位下平清宗、侍從、平資盛、左少將、去十二月廿四日任五位少將、勢九夕日源資時、右少

已無五位少將、皆敘四品、

參仕公卿、

- 關白、
- 右大臣、同、
- 左大臣、兼參院、
- 左大將、實定、着櫻下重、入御之後即退出、大宮大納言、隆季、兼參院、柳張下重、
- 三條大納言、實房、土御門大納言、邦綱、
- 藤大納言、實國、右大將、宗盛、入御之後即退出、
- 按察、實賢、兼參院、柳張下重、春宮權大夫、兼雅、
- 左衛門督、時忠、途、予、
- 左兵衛督、成範、參、右兵衛督、賴盛、河、
- 左宰相中將、實家、六角宰相、家通、參、

右宰相中將、實守、堀河宰相、賴定、奉會院

新宰相中將、實宗、新藤三位、隆輔

大貳、親信、二條烏丸參會

新三位中將、其通、自樋口京極供機數前許被參會此所歟、京極而皇嘉門院女房車有三兩、爲見物三位中將女院密々御覽歟

後聞、內御方臺盤所菓子六十合、爲院司所課、仍爲大藏卿泰經朝臣奉行舊年遣仰越前守通盛朝臣許之處、召使存國所課之由、持向沙汰人許、件國內大臣知行國也、即獻請文之後忘却、當日任例著蒞粥柿浸歟等鉢酒瓶等借請法勝寺、遣國司許之處、申一切不承之由、相尋之處、次第如此云々、仍院臺盤所人々所集繪折積菓子有七十合、忽被渡之、件菓子還御之後被奉送內裏、是恒例事也、

東宮啓將佐不供奉行幸也、

今日猶無東宮御戴餅事、依衰日也、

但供御藥、後取藏人右少辨光雅云々、

三日壬戌

天晴、今日有廳始事、未剋官人等來、左尉中原章貞、源

仲賴、源季貞、志清原季光、安倍資成、府生安倍久忠、右尉中原基廣、志中原明基、府生大江經廣等也、明基申云、見參之外重奉官人左大夫尉大江遠業、志中原清重、右尉平兼隆、志中原重成、府生紀兼康等也、今日延引之由披露云々、若承誤件日遠業不參歟、只今遣召了、其後參入者、定及晚頭歟者、仍予着直衣冠、出廳、章貞覽吉書、其儀見去年記、吉書至于久忠許之後、予起座歸入、官人等相率立門糺雜犯一人、仲賴彈之、事畢或歸着廳、或退出、此間清重々成來、申剋遠業朝臣來、可有免物歟之由、明基兼所申也、先例有無不定、就中見囚悵無輕犯者、仍無免物、去年十二月廿九日渡此亭、三條立廳屋、依無殘日無廳始、今日所始也、見政所吉書、不出客亭、於內見之、

今日右中辨經房朝臣、權右中辨親宗朝臣、左衛門權佐光長、中宮權大進光綱、美濃守定經、加賀守親國、侍從忠季、侍從兼經等來、

春宮大進光長談曰、今日東宮有御戴餅事、

元日申日、二日御衰日、今日雖戌日、不可有憚之由、陰

陽頭在憲朝臣所申也、長治元年元日二日有御戴餅、三

日依爲申、有沙汰件日被止之、五日七日共爲吉日、可

被用何日哉之由有議、七日爲戌日、可被用五日之由有

沙汰、仍猶戌日不快歟之由有疑、而三々日以後例不分

明、付在憲朝臣申狀、雖戌日、今日被行之、何事之有哉

之由、有殿下仰、件餅今日自院所被獻也、用近江國燈

餅、自院廳召彼國院執事別當讀岐守季能朝臣、沙汰進

之、御硯宮蓋時松鶴、無螺細、長治於院有御戴餅、被申情內御硯

仰、仍無今度敷薄樣、紅匂散薄、無下繪、長治記注紅紙、仍被用紅薄

其儀、是彼道長治例云々、其上置餅三枚、次第上廣、散黃薄、以泥

橋、三成、大根三筋、以白薄襪裏其尻、殿下令取案件薄、給、此

外無他物、今二々日料橋大根納折積常折積、亮裝束、

積一合、召亮重衡朝臣於院、爲御使被獻之、仕丁二人

着退紅、持長橫、今一人持橫、稱警蹕、廳官一人相副、

亮相具之參內院、獻東宮臺盤所、東宮渡御內御方、

若狹局故建春門院御乳母、當今奉把、亮持餅在御共、女房

取御劍前行、於東對東面北第脫方間東向戶內用東向戶先例

麗帖、有御戴餅事、關白令持餅給、光長參關白殿申云、可有御、內

也、光長重參內奏此旨、可令權亮維盛朝臣持御劍壺切、大

夫右大將被奉抱主上、御直令戴給者、

東宮御藥、後取藏人大學助平親能、一薦云々、

及深更上官來、六位史六人許來申云、至于右大將家、

外記相具、自彼所相分、於見參者外記參入定令進歟

者、其後外記不見、如何々々、

四日癸亥 天晴、有東宮御戴餅云々、

五日甲子 天陰、入夜雨降、被加東宮殿上人云々、

左少將時實朝臣、左少將實教朝臣、

右少將時家朝臣、藏人右少辨兼光、

藏人中宮大進基親、中宮權大進宗賴、

右馬頭定輔、

已上昇殿、

右少將資盛朝臣、左少將資時朝臣、

已上還昇、件兩人去二日朝親行幸賞被四品、

無東宮御戴餅云々、被忌八龍日歟、

被〔行〕被位、依故障不參、傳聞、右大臣執筆、召權中納言綱、被下勘諸宮給、有飛驒（驛）功過定、與奪三條大納言、見合右宰相中將、讀帳左宰相中將、書定文堀川宰相、清書上卿左兵衛督、書手新宰相中將、實宮文中御門中納言、權中納言、堀川宰相取之、參入公卿見役所、此外不參云々、天曙事畢云々、

殺人、

正二位藤兼雅、平時忠、前建春院、

正四位下藤光憲、平經正、

從四位上藤基業、策、

正五位下藤伊輔、源兼忠、中宮、高階經仲、

藤光輔、策、平業房、藤定輔、

藤信清、藤盛定、藤定經、父經房、遠蓮華王院、御塔行事賞讓、

從五位上藤範實、從下、丹波伊基、藤忠季、

藤公經、上西門院、

從五位下源基行、藏人、源賴經、式部、三善盛俊、兵部、

源能宗、兵、藤定國、兵、橘貞光、兵、

清原良業、外記、惟宗祐重、史、藤雅經、大皇太后宮、

賀茂有安、皇太后宮、平知宗、春宮、藤賴房、女御、

兵庫助、藤齊方、諸司、橘近輔、同、中原賴基、同、

兵庫助、藤盛實、同、同季光、同、佐伯友賴、同、

兵庫助、中原景盛、源景賴、左近、藤章助、外衛、

今日未刻許從四位下行諸陵頭和氣貞統死去云々、良醫也、抑去安元二年依奉治法皇御腫物之賞、於院以資賢卿、被從四位下之由被仰、然而其後不仰內記之間不作位記云々、

六日乙丑

朝間天陰、午後晴、今日東宮御五十日也、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朔日當五十日、其間無沒日、仍以滿日可有此事也、而元日中、二日御哀日、三日四日五日八龍日次之間、及今日也、當五十四日、是又當承曆日數、自此事無先例、一歲立太子例清和、冷泉、鳥羽近衛四代也、於清和鳥羽二代者、百日以後有立坊、於冷泉近衛二代者、又五十日以後有立坊、今度可被模天曆保延等御百日儀歟、而天曆記髣髴保延度、以長治二

以臺盤所之臺盤一脚立加之、

啓陣事、

以釣殿爲其所、御座禁中之時、此座所見不分明云云、若可候本陣歟、大進光長申合左府處、被答曰、儲此所何事之有哉者、

予參入之後、檢知御裝束、依爲中宮權大夫也、

示宗賴事等、

一、西弘庇南第四間北方向戶覆御簾事、

件戶閉之、不懸御簾、此事不可然、晴方爭向閉戶哉、忽召御簾令覆間、寸法不叶、仍以二枚合懸之、此所如弘徹殿儀、尤可懸御簾之所也、雖爲不吉例、承保二年件間有打出、然而今日依無其儲不出之、又不出几帳帷、當時儀外見擬東宮御方二間、何事之有哉、

一、南簀子二箇間令敷弘筵事、

件筵不敷之、理不可然、與弘庇南簀子平頭也、自晴方見及、仍至于第二間令敷之、

一、立中宮炬火屋於透渡殿南庭事、

同殿上事、

如常、

東宮畫御座事、

西庇戶間放扉、大柱巡懸亘之、

御簾事、

母屋有差筵、但無、庇有差筵、有鏡子、但南西間依有圖、

差筵事、

母屋庇西孫庇南簀子二之間、透渡殿、敷之、孫庇南簀子渡、殿北平頭也、

敷弘筵事、

獻圖、

面爲中宮畫御座、令奉仕御裝束、權大進宗賴行之、左大臣被、

仍午終剋參內、開院、乘毛車、無文、來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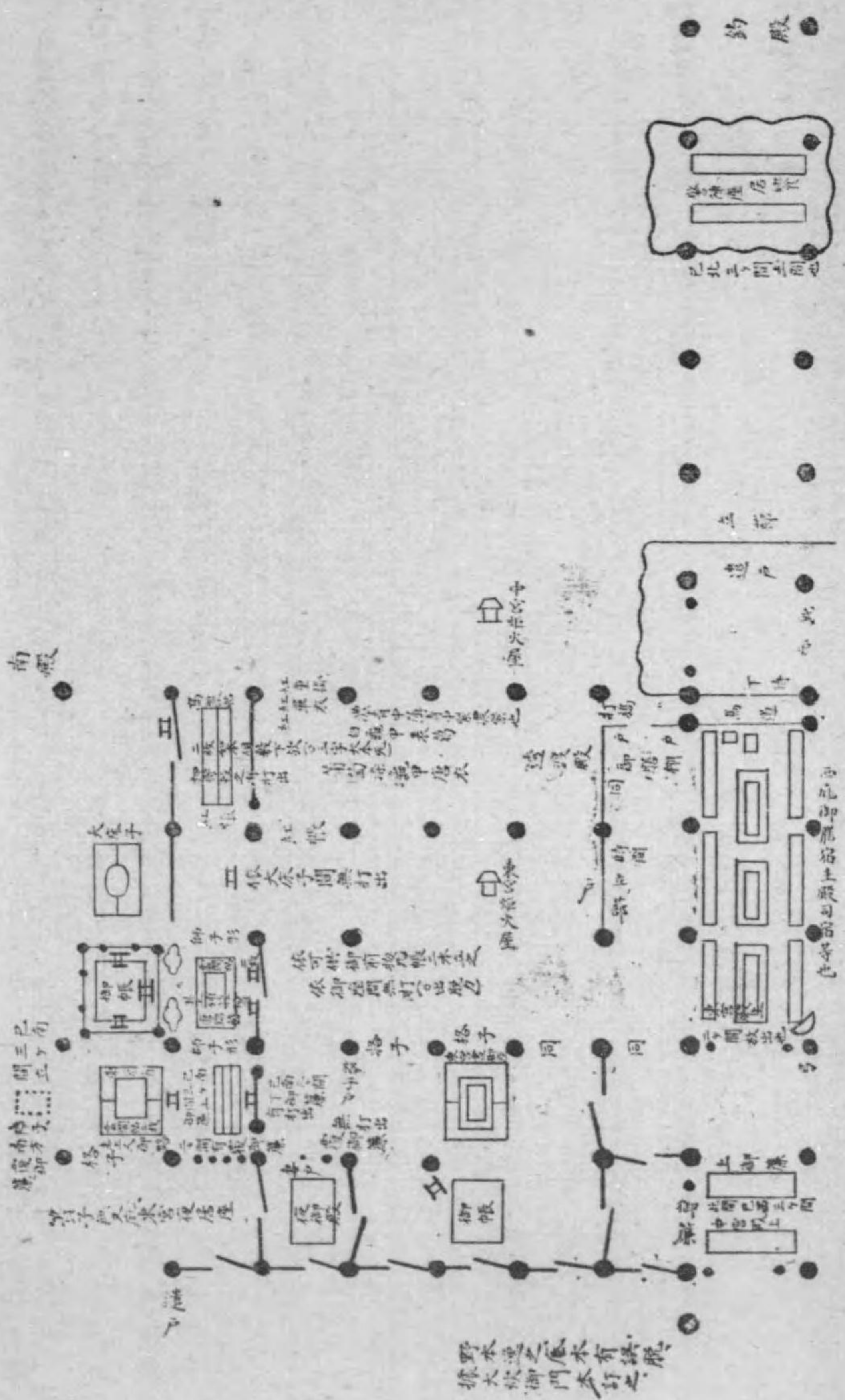
參中宮御方、畫御座在南殿後、依無便宜、假以南殿西、

陣等相加重被宛國々云々、一昨日大屬成舉、左大臣、

以承曆例、饗膳等被計宛諸國者也、立坊之後藏人所啓、

度又被憚保延例歟、左大臣傳、被作次第也、親王之時、

年東宮御着袴并親王百日儀因准之被計行云々、而今、



西壺可立也、而立東宮炬火屋、依所狹難立彼所、依御所便雖不女當御參間、立便宜所常事也、仍令立此所、今有暗裝束儀、爭不立之、

一、中宮御前物供之時可立庇御調度事、先例立之、有其儲哉之由尋之、不候云々、御裝束存式、尤可被立歟之由示之、宗賴示大進基親、々々欲遣召御食、又申合左府云々、基親來曰、御所狹、雖不被立何事之有哉、存此旨不注差圖、但可爲本宮沙汰、難申左右者、予答曰、此御裝束中宮々司奉仕之由存知所申也、左府被獻差圖者不能左右、可被隨彼命者、仍今夜不立之、

所々居饗、

內殿上院飯、遠江守盛實朝臣調進、件國大宮權大夫入、飯廿坏、盛樣器、臺盤三脚緣居之、(與十坏、端十坏)、其、菜廿坏、盛方折槽、以折槽口寸法爲盛物高、件橫塗銀泥、以紺青、折槽之內、高與紙立均、

精進物一杯(加布良)、居第一、殘十九坏皆魚物盛也、此內有零陵子燒、以色、薄襪裏之、總廿坏、一巡居列臺盤三脚中央、

山槐記 治承三年正月

或曰、院飯者折槽內居筭盛菜也云々、調備之體不知、子細之由、國司申云々、仍左府被注下之旨如此云々、交菓子二外居、口一尺二寸、高四寸、彩色并金口帶紙立等、皆榮折槽長臺盤二脚中央各一合居之、一巡居列

交榮折槽也、

此外無盛器之菜、主殿司曰、饗頭申云、殿上人着行之時、三獻盃看物等可進也者、

同臺飯所院飯、攝關守行盛調進、但日來忘却、驚當日儀、忽令調之云々、及深更未進之云々、件國右大將(宗盛)知行、

色目同殿上、但不可具酒云々、

中宮女房衝重六十前、件國前守通盛朝臣、件國平宰相教盛知行、

件國右兵衛督朝盛知行、

同侍所饗廿前、越中守雅隆朝臣、件國前治部卿光隆知行、

信兼、

東宮殿上廿前、尾張守知度、件國中宮御分也、無定文、依爲親王時上達部殿上人、饗宛備前守時房、

件國內大臣知行、

同女房衝重廿前、丹波守經正朝臣、常陸介經仲、

件國大藏(卿泰)經朝臣知行、

同廳廿前、駿河守維時、石見守能賴、

件國右大將宗盛卿知行、

啓陣廿前、件國藏人右少辨光雅知行、

昇居粉物長槽於便所、

十合、丹波守行雅調進、件折槽塗銀泥、以紺青綠青畫鶴松、影透牙象、有金銅伏輪口帶等、其內居筭盛餅、作鶴松立之、納長槽

一合、件長橫塗胡粉、蓋并身影透洲濱、張水色薄物、蓋上洲濱邊立松鶴、足有金銅甲杏、小物有金銅木尻、以苗八組爲鳥粟、無葉總、
 件國春宮權大夫兼雅知行、
 十合、因幡守隆清調進、折櫃如丹波、長橫塗胡粉、蓋并身影透洲濱、不張薄物、不立松鶴、今物如丹波、以蘇芳打衣爲鳥粟、
 件國大宮大納言隆季知行、

十合、若狹守師盛調進、其體皆同因幡、
 件國大宮權大夫經盛知行、
 十合、因幡守爲明調進、其體又同、
 已上四合、合昇立西中門內西殿、自御前不見之所也、保延陣頭侍者等先昇居長橫於御殿、供市餅之後、陣頭侍者等自長橫取出之、就閣下獻、殿上人今度只可昇立閣所之由、有左府命云々、

此外十合、美作守基輔朝臣可調進云々、件國右、籠物五十捧土佐守宗實調進之、親王之時定文被充資賴、件人去年除目下名在任、依爲國所課新司調進之、件國左府所被知行也、今度次第被仰不可有籠物之由被執、然而爲知行之國所課、依不可自由調進之由、被稱云々、仍不取出之早可返國之由、大進光長下知云云、事畢光長召取見之、其體一尺四寸許髻籠不彩二枚押合、籠上開付五寸許竹輪、籠內破續色々薄樣下、夾之、其內入栗、付三尺許松作枝、枝卷絹、以白糸

之櫃所被渡也、
 此間雖可被獻內臺盤所贈物、諸國不相叶、仍無其事、保延長稱六十疋、納續二合、但馬國獻之、綿千兩以粗糸結、之納長稱、大進光房爲御使相具參上、歸參申獻了之由者也、
 先是公卿着東宮殿上、于時、今日參入公卿、

- 關白、左大臣、輕、右大臣、兼、
- 內大臣、實、左大將、定、大宮大納言、隆、
- 三條大納言、房、土御門大納言、綱、藤大納言、國、
- 右大將、宗盛、中御門中納言、宗、按察、實、
- 春宮權大夫、兼、左衛門督、時忠、子、右衛門督、檢非、權大夫、中宮
- 右兵衛督、盛、源中納言、賴、權中納言、實、
- 平宰相、盛、左宰相中將、家、六角宰相、家、
- 堀河宰相、定、新宰相中將、宗、大貳、親信、通、
- 已上廿四人、此內着殿上之人大臣三人、大納言五人、實定、實房、邦、兼雅、子、參議二人、教盛、
- 綱實、國宗、盛、中納言三人、兼雅、子、參議二人、家通、
- 一獻、勸孟權亮維盛朝臣、帶劔押笏、藏人傳孟、維盛朝臣取左府次座之時者、雖大臣不取之、在連座之時者、取之者也、而今左右大臣共在端座、尤可取歟、瓶子權大進經仲、帶劔笏、此時○事、

山槐記 治承三年正月

結付之、片輪奈二三、案一脚爲殿上人所課、隨時以銀作之、居沉折敷洲濱等、寬弘如此、

早日遣買市餅、
 上十五日用東市、下十五日用西市云々、仍今度兼日內々召仰彼司、令史遺料米一石、百日又遺一石、今案、宛遺五斗也、同日如何之由問大進、答曰、先例五十日於遺一石者、件米廳沙汰、但亮重衡朝臣進云々、又買餅之市社城市姬云々、坐市屋方、申祝云々、遣幣料紙一帖、膝突白布一段、大屬中原成舉左大夫已、相具仕丁二人一人折櫃居土高坏、亮沙汰、悉退紅下、向市屋、持參市餅、

餅五十五果、裏紙納折櫃、件所積白、廳所遺也、
 亮取之獻臺盤所、即返給、於便宜所御厨子所預散位久信右衛門、令盛銀盤一枚、
 自內御方被渡御膳、

藏人藤原通業給、爲御使、出納小舍人相副之出西中門、大進光長少屬安倍資成左衛門志、請取之、藏人不賜祿、件御膳具自內藏人所兼賜內御厨子所令盛之、納

二獻、勸孟平宰相、於後養子取孟、藏人傳孟、瓶子中宮權大夫進宗賴、
 汁、兼居之、六角宰相申上之、相公體不申上、左府示之令申上、光長曰、位殿上人、不幾、大臣陪膳四位殿上人可動、五位殿上人又可假送、而事繁爲還意之基、仍兼可居之由申合左府、被答何事之有哉之由、又申殿下、被仰云、猶大臣許追可居也者、公卿四五置著座之後、光長令藏人時房擬端座汁一杯、若存殿下御料歟、此後大臣進被著座左座、左府不稱催汁、稱兼居由被示可申上之由也、
 此間東宮出御々座、白織物御細長、御小袖立坊之後、供併事用吉時、兼所聞者午剋也、今已及申刻、

內御乳母別當三位邦綱、奉抱、御乳母洞院局可奉抱也、而兄前民部少輔盛方朝臣進去、輕服日數內也、可有憚之、由殿下被仰、仍三位奉抱云々、
 女房近衛局故久我內大臣娘、祇、持御劔、
 女房候座、
 已上々髮、額許

供御前物、御臺六本、壽松鶴、置金銅布知、無御飯、御陪膳權大夫伏箸起座、出殿上東篋子南腋戶、於透渡殿西妻拜笏、依可傳女、取打敷、白二重織物、有色々鶴松文、藏人、就御座間簾下傳女房、於殿上被示予曰、獻打敷之時者、傳之、如何、若又置打敷於板敷、卷御簾之一尺四五寸計卷御簾後、更取之可獻乎、予曰、前案可宜者、

突張之、爲供御是例也、件間御几帳一本差合立之、白帷二帖之中供之也、野本大本作註、○是例也以下

役供四位殿上人七人、東宮殿上人也、但警將不役之例也、

右中將通親朝臣、右中將賴實朝臣、

左中將泰通朝臣、右中將辨經房朝臣、

右少將雅賢朝臣、權右中辨親宗朝臣、

左少將清經朝臣、已上不帶劍、不持笏、

供了權大夫如元垂御簾、拔笏復殿上座立箸、予勸盃之間被着也、

此間供市餅云々、

銀盤一枚盛之、

柳箸七摩粉木等置樣器、其體如管、臺云々

已上居中盤一枚、

銀銚子入漿煎、相具之、自臺盤所方亮重衝朝臣傳中、龍女房二人、但先是亮摘切餅五十果入銀坑、相具御之坑、以摩粉和摩漿煎獻之云々、陪膳女房取之居第一御臺、

三獻、勸盃予、於座後簀子取盃、藏人傳之、藏人左少辨兼光

可被候御供之人々起座、被參內御方、

粉物置御前、御前物供了、後可居歟

於西中門陣頭侍者等取上之、

讚岐守季能朝臣、不持笏、左少將實教朝臣、帶劍、

右少將時家朝臣、同、右少將顯家朝臣、同、

右少將資時朝臣、同、去二日行幸實教四品、雖除目前前帶劍

東宮御前專不可帶劍笏、學士宮司外不帶者也、

各取一合、御前簀子副西欄北行並居之、五合之外不取上之、有籠物之時同置此所也、今度依左府命止也、

主上渡御、御直衣、

藏人兼合敷筵道、自御殿對、額間北行、西北渡殿西行、至于南殿東面北戶、御後東戶也、依爲殿內不敷筵道

傳聞、藏人左中將定能朝臣取畫御座御劔前行、關白、左大臣、右大臣、內大臣、右大將被候御供、

經南殿御後、自中宮畫御帳北間東障子入御、關白合

撤粉物、假人如初、

主上移御母屋御座、御帳如御座也、是中宮畫御座邊敷之御座也、

東宮還御裏御所、

改御裝束、

藏人左少辨兼春宮大進光長、藏人右少辨光雅、藏人

勘解由次官基親、中宮權大進宗賴、春宮權大進經仲

等、已上撤頭笏、參進、卷庇御簾、取御几帳置南殿、取打依主上御也、

出置母屋南一間、垂母屋御簾、撤東宮御座置南殿、

其跡供主上御座、如東宮御座、一事無相違、於御前龍鬘者、改而無御簾、仍密々持歸東宮御座敷之云々

御座左右供掌燈、公卿座不供、女房座同撤之置南殿、

西弘庇南第二間并一間北邊敷厚圓座四枚、爲大臣

座、透渡殿南北相對敷圓座、爲大納言以下座、

主殿官人立明、依遠狹二

主上出御、

關白令候御簾給、即令着第一圓座、

召公卿、

關白令藏人頭皇太后宮權大夫光能朝臣召之、頭權

候廉中給、左大臣以下被後殿上參、參進之時、依參上之宮畫御座前、東宮出御之後也、歸着之時經透渡殿、自殿上下方被着、參此路可然歟、

藏人中宮大進基親曰、關白被仰云、主上何強自閉路

可入御乎、至于晴方可供筵道歟、左府聞此事被示

曰、於次第者不注入御所、藏人數筵道由注載了、左

右只可在御定事也者、予案之、渡御弘徽殿之時、自

瀧口方妻戶入御、不令出晴方、今日御路相叶彼儀

歟、令廻晴方給者、可令經南殿簀子、還可無便歟、殿

下儘被〔示〕此旨歟、不審事也、

東宮令向吉方給、

主上令奉合御、以木七三度、令奉合云々

撤御前物、

今度陪膳不參、是例也、通親朝臣以下七人、如初、參進、

次第撤之、於打敷者通親朝臣更歸參可取也、而漿煎

折敷不能取出臺盤所方、仍被出御臺六本折敷許

之間、清經朝臣所撤打敷也、件御前物罷出東宮進物

所云々

太夫跪左大臣後簀子召之、無便宜出諸卿着座、

大臣三人着弘庇、大納言以下可着透渡殿之處、雖圓

座、大宮大納言、三條大納言、土御門大納言等列座

大臣末、早出、藤大納言雖參會、依其所退歸、中納言

又不可着中納言後、仍透渡殿雖有座無着之人、

居衝重、尾張國備進之、有飯、大宮大納言雖不可居飯云々、後聞、諸

司云、穩座看物不居之、只居衝重之時有飯者、兼殿上人居

之、座下無路、仍經房座上上甚

無便宜、一兩居了被開座末、

賜盃酌、勸盃頭中將定能朝臣、

供主上御膳、懸盤六脚、御汁物等也、皆用朝觀行幸御膳

陪膳土御門大納言、解御、取打敷、裏瀧蘇芳織物、乍帖持之、

西簀子并公卿座上、數御前、不替、春宮藏人傳之、大納言經

蹕、先例如此、依取打敷不替云々、役供平宰相、左宰相中將、

六角宰相、堀川宰相、新宰相中將、大貳等也、依人數

不足、大貳二反供之、六角相公外皆稱警蹕云々、先例或不稱

不稱之、今儀無所憚、以警可爲善歟、抑又役

供道經公卿座末、異于陪膳、何是非哉、

地下召人着座、

散位經仲、散位範光、散位範信、

公卿退、

主上還御本殿、加渡御儀、侍

撤御膳、春宮藏人等撤之、

改御裝束、

卷母屋御簾、垂庇御簾、出打出、權亮退出、仍只可供改

中宮御座也、其體同主上御座、然而不改之用主上御

座云々、如元又敷女房座、

撤公卿及召人座、

御座間簾外南北理下供掌燈、

中宮出御々座、

女房候座、

供御前物、懸盤六枚(○脚ナ)御酒盡居折敷一枚、御湯坏又居折

敷一枚、是皆內々借用御座時物具云々、榎木懸盤如何、

省事煩歟、三位中將知盛卿

調進之、久信調備云々、

陪膳大夫、時忠、時芳、裏瀧蘇芳、被持之禮如春宮權、就簾

下傳女房、供膳之間不被卷御簾如何、每度持揚御簾

獻之、

役供四位五位殿上人八人、

山槐記 治承三年正月

散位有賴、散位信賢、散位親資、第一陪從雅樂頭、

居衝重、內藏寮居之、無盃酌云々、

此間置御遊具、兼取置下侍、

御遊、呂安名尊、鳥破、席田、

律伊勢海、萬藏樂、長慶子、

承曆御五十日催馬樂樂等如此、

拍子、按察、實賢、盛朝臣、

笛、藤大納言、實國、六角宰相、

賜祿、

關白、大貳一重、頭權大夫取之

大臣、同、

納言、大貳各

參議、同、

藤大納言被加大納言列、三條大納言早出、仍有

其所歟、按察春宮權大夫以下着透渡殿圓座、

拍子、按察、實賢、盛朝臣、

笛、藤大納言、實國、六角宰相、

篳篥、頭中將、實宗、新宰相中

箏、春宮權大、和琴、將實家、

夫兼雅大、

關白、大貳一重、頭權大夫取之

大臣、同、

納言、大貳各

參議、同、

藤大納言被加大納言列、三條大納言早出、仍有

其所歟、按察春宮權大夫以下着透渡殿圓座、

拍子、按察、實賢、盛朝臣、

笛、藤大納言、實國、六角宰相、

篳篥、頭中將、實宗、新宰相中

箏、春宮權大、和琴、將實家、

夫兼雅大、

右中將道親朝臣、不帶

左中將泰通朝臣、不帶

左少將清經朝臣、帶劍

藏人右少辨光雅、同、

藏人中宮大進基親、不帶

今度尤可帶劍笏也、主上已還御、又非東宮御所

何撤劍笏哉

中宮入御、

御膳自臺盤所方罷出、

被獻粉物於所々、

十合、內臺

十合、內臺

十合、中宮臺

十合、院臺盤所

十合、本宮臺

十合、內大臣家小松亭、誤送

已上春宮權大進經仲爲御使、

已上春宮少進時兼爲御使、

所々賜屯食、

右中將賴實朝臣、帶劍

權右中辨親宗朝臣、不帶

藏人左少辨兼光、不帶

今度尤可帶劍笏也、主上已還御、又非東宮御所

何撤劍笏哉

中宮入御、